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六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465/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六〇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養知錄八卷

〔清〕紀昭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紀汝倫刻本

.....一

課業餘談三卷

〔清〕陶煒輯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四五

心鏡編十卷

〔清〕譚文光輯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五八

子苑一百卷(一)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一三四

養知錄八卷

〔清〕紀昭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紀汝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養知錄八

卷》提要

或問於予曰養知錄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天之於人者無乎不備也而人之所具於心者亦無不備也利欲所昏習俗所染於是盡失其本心之明至於臨事往往顛倒錯亂而不可究詰其初惟專利於身其後迺無一而可甚至肆臆妄行身名俱壞而猶甘之而不悔夫豈人之本無知哉蓋所以喪其良心者有由然耳予甚憫之特為指其大義示以徑塗俾知父子兄弟之間家庭日用之際胥有不可越之範圍必當全之思誼反而自省其理自見而因以內之不失乎已外之不拂乎人慎始圖終兩全無害又如婦人女子知理者鮮事公姑則不盡其道接娣如則不得其歡即於其夫亦不知小心敬奉而不相違之義故人閨門之內求所謂雍雍穆穆秩然有禮而不亂惟然有恩以相接蓋其難矣今亦詳為開示又引古之賢婦賢母所以相夫訓子而宜其家者以為之標的皆所以養其良知良能使之不汨於物欲不累於習俗褻之顛倒錯亂而不可究詰者庶其有身乎是則予作書之意云爾或曰五倫之理根於五性君臣大義固無所逃即朋友相濟亦人之不可缺者也今子但言其內而不及其外何也曰

予之是書益為居家者言之也雖在國在野均名為臣而未嘗委贄從王究與服官者有間故議不之及且忠孝一理人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故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誠明其理之一致而無待外索者也況朋友之誼本由兄弟而推人能篤於兄弟和於宗族睦於姻戚即交友之道已蘊括於其中矣又何必多為引釋以自亂其例哉或曰是則然矣抑吾聞君子之為善也盡其職分所當然而不顧其他者也故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

未知錄

明其道不計其功今子之言多雜於吉凶禍福之說應感之理豈君子無所為而為之義乎子曰不然君子為善固無所為而為然福善禍淫應從逆確有此理不同矯誣故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又書伊訓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豈古聖人之諄諄相戒者亦有所為而為之乎且人方不明道義不知從違駭然而語曰為善則為君子不為善則為小人應之者益亦寡矣惟使之知其如此則言不如此則凶天道淫威赫然不爽庶有所畏慕以祈於善迨其服膺既久德

性漸貞曉然於日用事物之理祇父恭兄之要胥吾性之固有而不可失者也則亦不待督責而自無所為矣又何必先為之極以盡其趨哉問者首肯而退因

答之詞以頌於首乾隆戊子仲秋之吉怡軒居士撰

例言

一是錄為常人勸善兼為婦人孺子說法故文旨無取其高微引不欲其博而論中諸所綴言皆明白易曉且義極平近無人不可行也

一是錄大約取材於朱子小學溫公家範而變其間繁非敢與先賢異同但意有所主故獵其精要自關門選刪繁就簡似覺省約易入

一古今異宜異者其制而不異者其理也故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卷知錄

而且推之於其或繼周百世可知誠見其理之不易也今人言及聖賢輒相嗤曰爾何人敢言聖賢不知聖賢亦人耳其日用動作往來酬酢皆在人情之中但處置底恰好耳今且不必言學聖賢凡事只揀好底去做看是如何果狂癡貪鄙者益乎抑公正明白者益乎

一朱子童蒙須知最是教小兒要訣且其書無多童子當先讀之故茲錄不及

一是錄前七卷皆論居家之理通論則雜採古人之言

行以為矜式故前後不復詮次然亦略有塗徑首斥趨利之失戒人之貪得也次明廉恥之要勸人之自愛也又次挾怙過之非勉人之更新也此實要緊關頭三關打破其餘俱沛然矣

一十三經皆不名經名經者唯孝經而已故錄中所引詩曰詩書曰書禮記曰記儀禮曰禮孝經曰經取其便於觀覽耳其他記傳及諸子論說但採見聞所及不及盡詳其從來也

一是錄但抒己意為家人童子輩講說之資義理之疎

卷知錄

密編類之當否且不暇計若以為著書則吾豈敢

怡軒居士又識

養知錄

論事父母舅姑

事父母者子之職也奉舅姑者婦之道也子職以孝為先婦道以順為正此乃人生大本大源之地不可稍有忽畧嘗見古今發祥之家莫不由茲而興從未
有薄於所生而能使慶流子孫者且今日我之所以
事親即異日子婦之所以事我慎之戒之萬勿自違
恨悔

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受

養知錄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事親之禮節目雖多愛敬二字乃其通身骨子也拈出

悖德悖禮尤為倒行逆施者頂門一針

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

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

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蓼蓼者莪也莪生為莪長大為蒿莪獨可食蒿則無
同以此父母生子以為養材至長大而乃無用也幼則無
自傷已非美材不能養親因追念父母之劬勞而不食其
報為可哀之甚也詩杜蒿也瘁病也生者本其氣也鞠者

成其形也附撫也養也長者謂和其身體育者謂養其
性情顧旋視也復反復也腹懷抱也皆言父母之恩所謂
勞也

觀蓼莪所詠動魄驚心一字一淚人能時時誦之則知

父母之恩至大而圖報之忱自不容以自巳矣 右二

餘畧言父母當孝之意

記曰子事父母雞初鳴盥漱栉縋笄總拂髦冠緌纓端

緝紳搢笏左佩紛帨刀礪小鴈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鴈

木燧偃蹇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盥漱栉縋

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鴈金燧右佩玦管籥續施繁

養知錄

衰大鴈木燧紵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

聲問衣煖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

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漿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

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醴醢酒醴芼羹菹麥黃稻黍

梁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薑薑粉榆兔藹蒲醢以滑

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

雞初鳴盥漱櫛縋拂髦總角紵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

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盥洗手

櫛也縋黑黼髮者笄也櫛束髮者髮也髮為之櫛
初時剪髮為髻之形此所陳皆以先後之次第櫛也初櫛也

養知錄

猶眠耽於逸樂不亦悖與

器餒者食餘之名

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咳欠伸跛倚聒視不敢離決策不

謂即刷去之不使見於人也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

深不苟訾不苟笑

志先意承

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有甚長進夫人于一身皆父母所有何有於財且父母

之財獨非已之財乎乃世俗無知子婦私積相習成俗

已牢不可破而其父母見之往往反以為喜抑又何也

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

家婦老謂傳家事於家婦也介婦衆婦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

趨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

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

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養知錄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

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

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出妻之說近世誠有未易行者然苟識此意則知父母

為重妻子為輕必不肯信婦言而逆親心也

曾子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養犬

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

不逆

記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從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父母怒不

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執與熟同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

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後故不櫛不翔

不為容飾也不惰不怠也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

養知錄

伊川程子曰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

亦不可不知醫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

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

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

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

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孝矣而父母不愛如之何曰貴已而已昔舜父頑
母嚚傲日以殺舜為事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負罪引慝祇載見替叟變齊懷替叟亦允若誠之至
也如替叟者猶信而順之況不至是者乎

橫渠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
喜當竭力招致賓客之奉當竭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
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
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孝知錄

右自記曰以下二十一條皆事父母舅姑者之儀節品
則也今縱不能盡如古法亦當畧存其意父母日安否
如何飲食如何或意有所欲而不能自致者如何喜愠
如何平居則左右色養以慰愉之有疾則夙夜保護延
醫以調理之時時留心無敢忽忘亦非甚難為之事何
至天良盡失置父母不問甚至觸其怒而遺其憂雖名
為人與禽獸何異乎

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
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
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就世俗言之所謂不孝者如此若士大夫則所謂孝者
大矣其不孝者亦已多矣但由此而思其他可以類推

右二條略舉不孝之罪凡為人子者所宜戒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
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

孝知錄

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簠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
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
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依聲春容而有餘也此曰大功
之喪三由而依此父母之喪哀
痛之極故其哭也氣竭而息無復餘
聲所以乎擊胃也踊以足頓地也
記曰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歿而杯圈不
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父母雖歿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

母羞辱必不果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尹氏注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而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如將見之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養知錄

論事父母易知錄

九

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致齊三日於內就齊所也敬齊七日於外親之存致其敬親之心則若親之著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

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不用不用作他事也即下不敢盡其私夫日猶言此

司馬溫公曰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父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

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常法此不復論

溫公此論可謂曲量人情矣如此而猶有侈然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吾不知其何心也按溫公又曰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飲酒食肉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阮籍宜擯四夷無令污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饈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騰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酢置竹筒中以臘閉口衣襟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臠其官屬潘起識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遠也今之

養知錄

論事父母易知錄

十

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饈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騰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酢置竹筒中以臘閉口衣襟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臠其官屬潘起識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遠也今之

士大夫居喪飲酒食肉無異平時又相從晏集醜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歷舉古來居喪飲酒食肉者之非以寄其慨極為痛切與前本屬一段因是編略示大義不欲多徵故節錄之以為士君子之居喪者戒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櫟馬布裹鞍轡

伊川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知報本

春知錄

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程子所言自是正理但祝壽之禮近世行之已久如果自身高年兒孫祝嘏亦事之可為者但不可自為要樂而忘父母劬勞耳

橫渠張子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右十二條皆言喪祭之禮治喪奉祭乃人子事親最重最大之事家禮載之詳矣茲不復舉但引古經及先儒數條以示其義云爾

書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按舜之所處天下之至難矣而卒能克諧以孝不至於姦此固非聖人不能亦可見天下無不可處之事第患所以自盡者疎耳故首錄之以為人之事親者勸

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春知錄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

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尊卑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潤潤屬屬如將不勝如

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集註所著

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皆大聖人也而其事親之禮不過

如此豈有甚難能者哉亦盡其心而已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善繼善述俱就父母身後言之武周之事雖非尋常之所可及而士大夫家紹承先烈莫勿替亦必有其道矣固不以分而有殊也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善知錄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

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記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

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

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

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

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于忘孝之過子是以謂也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

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

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高士傳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

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為小兒啼哭雖於親

側欲親之喜

老萊子楚人

說苑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

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

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

善知錄

事父母身

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

見於色下也

伯俞姓韓名俞

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

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

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江革字次翁臨淄人王莽末負母逃難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

鄉里韓之曰江巨孝

漢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色日夜號泣

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

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怒而還之

嘗汝南人安帝時徵
拜侍中辭疾不起

魏王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
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
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泫涕門人受業
者並廢蓼莪之篇王哀字偉元父儀為司馬昭所殺及司
馬氏篡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
不忘

晉經

晉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
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
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
春知錄

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災復有雀數十飛
入其幕後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
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王祥
字休

徵郡人歷仕
親晉位至太保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
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南齊庾黔婁為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遠疾黔婁思
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惡驚其志至時易疾
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中真甜苦易辨黔婁親承其

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
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泣
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
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
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
為會稽太守甚加祿賞為營塚塋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
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
春知錄

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素慈愛
愈固紡績織紉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父母哀其
年少無子而蚤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行時屬妾以其
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
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
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
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孝文皇帝使使者賜黃
金四十斤後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邨氏家訓曰崔山南兄弟子孫之盛邨氏家訓曰崔山南兄弟子孫之盛

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
并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
寧一日疾病長切咸華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
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崔山南名
珣字從律唐博陵人武宗時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養知錄

論別夫婦內外

夫婦人倫之始上承宗祀下育子孫所關實為至鉅
然愛而無別則禽獸之道矣故夫之於婦不可徒慕
其色婦之於夫要在輔之以德能於相愛之中而寓
相敬之意斯有得於唱隨之義也

記曰昃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
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
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
著如錄

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附猶託也託於通嫌之義而厚其別也
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舅帥以敬先妣
之罔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
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
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中之以父母之命附也亦事宗廟之事先妣之謂婦人室使代姑祭也
無違宮事無違姑命也
佩巾華裳也
以威悅巾之屬

右二條言夫婦之始

記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櫬柩不敢
縣於夫之櫬柩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沐浴夫不在
欽枕簪篋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櫬柩以木為之如荀漢縣衣於其上即今之衣架和即櫬通作代植曰櫬橫曰櫬浴室也枕有篋篋有櫬皆器而藏之不敢棄也
人家內外最要整肅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又曰閑有家悔亡男女有辨所以
謂之別也故不獨娶於異姓為然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
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著知錄

卷之八

一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歲無間故妻雖老年未滿五十必
與五日之御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妻九女夫人一妻一妾五女大夫一妻二妾三女士一妻三妾四女
專一多餘勝妻每二人當一夕凡五日而猶莫敢當夕女君之御日也即今自當御日亦不敢當夕而往所以辟嫌也

居室之禮體統要嚴而情誼要周妾御莫敢當夕體也

必與五日之御情也

外言不入於柵內言不出於柵

右四條言居室之正

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上九有孚
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右一條論型家之道程子易傳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
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
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言慎行
修則身正而家治矣一段釋大義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
故極言治家之本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人自化為
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況欲使人乎治家者在妻
孀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

著知錄

卷之八

一

禮法不足而清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忌恭敬而家不亂
者未之有也故必嚴威則有終吉保家之終在乎威二
者而已一段釋上義文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
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
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一段釋象傳之義

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
從父遠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
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日及乎閨門之內不百里
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

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女有五不娶逆家子不娶亂家子不娶世有刑人不娶世有惡疾不娶喪父長子不娶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曾大家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工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此謂婦德擇詞而說不道

善知錄

新刻朱子家範

忌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洗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工此四者女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女子在家不可不讀孝經論語及詩禮易通大義古之賢女無不好學左圖右史以自

儆戒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園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此難兼職以教訓也

右四條論婦人之義

記曰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

文中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媿妻媿無數教人以亂且貴

賤有等一夫一婦廢人之職也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

不起門人私語文中子明世宗時從祀孔子廟庭

右二條言置妻之法 庶人之職一夫一婦固其當然

至若士大夫家或中年無嗣以圖子息或房內乏人以

備使令亦理勢之不能無者也要在使之知分安於早

進之節倘寵幸太過以致並耦匹嫡或防閑不密當使

善知錄

新刻朱子家範

露面出頭則大札之道也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

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

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

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

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其富貴解者

不輕其夫而做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

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做婦勢以取貴豈非大失德哉

者能無媿乎

右二條論結姻之則

晉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漢梁鴻世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絕不允同郡孟光壯肥而黑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故答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共隱霸陵山中後去吳依大家卓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

齊知錄

齊知錄

齊知錄

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方舍之於家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掃道鄉邦稱之擇婿而憐其清苦者少也

去富驕就貧素則更奇此三人所為由世俗觀之莫不笑其愚者卒之宣成大儒仕至司隸而父與少君亦流譽當時景仰奕世果財賄之為重乎抑在人之為貴乎

右三條夫婦之相得者

周宣王姜后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宣王嘗早臥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有過非夫人

齊知錄

齊知錄

齊知錄

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晉公子重耳至於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妻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後果得國為文公成霸業與齊桓比烈焉

右二條賢婦之能成其夫者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取外妻女宗養姑愈謹因往來者請問其夫歸還外妻者得女

宗之如謂女宗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如曰夫人既有
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貞
順者婦人之所寶豈以專夫之愛為善哉夫禮天子妻妾
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
乎且婦人有七去七去之道妬正為首如不教吾以居室
之禮而反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
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閨號曰女宗

右一條婦人之不妬者

漢宋宏為司空時帝妹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以
奉和錄

微觀其意主曰宋宏威容羣臣莫及帝因召宏問曰貴
交富易妻人情乎宏對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

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自誓其詩曰汎彼
柏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
死矢靡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後云之此是共伯也微也之詩亦不
時獨也婦人心中只夫一人也

魏大將軍曹爽從弟文叔妻燕郡夏侯氏之女名令女
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
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
及與被誅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
寧為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其意沮乃微使人諷
之令女嘆且泣曰妾亦唯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
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
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敗鼻
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啻苦乃爾且夫
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
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或時尚欲保終況今棄亡何
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右三條夫婦之守義者

養知錄

論處兄弟妯娌

兄弟猶手足也人非至愚其誰不念同氣所最難處者妯娌耳蓋其初由異姓而聚既素無親暱之情其後各謀其室又易生猜嫌之漸室家紛爭往往由此不知兄弟既如手足妯娌豈同陌路相飲相愛彼此體恤其中有多少好處人自弗思耳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應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養知錄

論處兄弟妯娌

十

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觀孟子此言可見兄弟之愛根於天性後來漸致疏薄或寢成讐隙皆自失其良心者也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燕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儕儕蓬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帟是究是圖無爾憂

水鳥飛則鳴行則搖有危難之意况與悅同聞則發也蓋衆戎助也

常棣之詩周公所作也發明兄弟相關之意至為諄切

人能識得此意必不肯薄於同產而侈言異姓之歡矣

朱子集傳曰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次章乃

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

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

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

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不愈猶必

共禦外侮其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

養知錄

論處兄弟妯娌

十

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不

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

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違而

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究而驗其信然

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

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怡怡二字最好所謂天性之親而無間者也

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兄左

提右攜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則連帶則共

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並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所移者免夫

顏氏名之推字介卿

柳人歷仕梁齊周隋

形容兄弟情事可謂曲盡至謂娣姒猶方底圓蓋語則未免稍激夫娣姒雖非兄弟之比然周旋一堂共事舅姑其長於我者謂之如幼於我者謂之娣姒然一雁行形也豈真素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渺不相涉乎世上一

養知錄

論兄弟相親

一

種庸俗人無論矣使稍知理義者處於其間必不肯誇唆其夫而使薄兄弟之愛也

橫渠張子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思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凡人處已接物但能自盡其分必無猶人之理況兄弟之間乎大凡人家家兄弟不和其兄必曰弟之不我恭也其弟必曰兄之不我友也夫弟之不恭焉知非兄之所致兄之不友焉知非弟之所激苟反其相責之心還而

自責未有不見其非者况外人偶以非禮相干尚有已荒之意兄弟一本所生獨不可稍為含忍乎且人輕於言弟之非人未必遽鄙其弟而先已不直其兄樂於誦兄之短人未必即嗤其兄而先已甚惡其弟不過徒傷和氣遺笑外人何其愚也

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逃其嫂而棄之

養知錄

論兄弟相親

一

漢侍中薛苞父死弟子求分財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惡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從賑給

兄弟爭執大抵多由財產不知人生有分不在此也且使祖父無所遺留而我遂不活乎觀薛苞之事末俗可以愧矣

漢膠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鬪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於戶自掘曰膠彤汝

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正家之道自治為先身苟正矣家人自當化之若有未化亦惟反躬自治徐徐教導不可遽加斥怨蓋一家之人當使恩義貫注責之愈急則應之愈緩自責誠密則應之倍神此理勢之必然也若繆彤者可謂得其方矣抑繆彤固善而其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改其行亦非常人所能也故詳錄之以為人之處兄弟者勸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其妻知錄

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隋吏部尚書牛宏弟弼好酒而酤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宏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朔方節度使李光進弟河東節度使光顏先娶婦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婦母已亡光顏妻籍家財納管鑰於光進妻光進妻不受曰婦婦逮事先姑且受先姑之命不可改也因相持而泣卒令光顏妻主之

觀光顏光進之妻一尊其如一敬其姑彼此謙讓何等完美然則妯娌之間豈真不可處哉亦顧其人何如耳右六條兄之友其弟者

晉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山廬朱屢以非

義知錄

始末兄弟知錄

禮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恚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嫉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僕覽輒先嘗朱懼覽致覽遂止

覽字元通

王祥之孝古今罕有乃其弟覽亦不可及也而覽之妻更不可及一門孝友釀成和氣卒之祥為太保覽仕至大中大夫而其子孫顯榮赫奕與六朝相終始天之報積善之家也為何如哉

晉咸寧中大疫潁川庾家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屬氣

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索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家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如此十有餘旬疲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家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疲癯之不能相染也

魏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帷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

椿知錄

卷之九

七

安石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變庭無間言

魏崔孝芬兄弟孝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甚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雖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布不入私房言山有須對衆分給諸甥亦相親愛有無

共之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尺寸以上皆入作之庫四時分贐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楊崔二家北魏之巨族也家門隆盛一時罕與之匹而其傳家唯以孝悌恭讓為主故其子孫綿遠福祿攸長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理洵不可誣也

唐英公守勅貴為僕射其姊病親為熬火煮粥火燄其髻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勅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勅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

椿知錄

卷之九

八

宋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右六條弟之恭其兄者

北齊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蘇瓊字

養知錄

論教子孫

人之一生少依父母中由自立晚則全靠兒孫兒孫賢否固由家運使然然教之之法不可以不豫也嘗見父母愛子過於驕逸往往致生忤逆後雖欲懲之亦靡及矣是孰貽之戚耶語云少小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斯實名言宜為深省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開口說一愛字凡為父母者莫不然也下却云能勿勞

養知錄

論教子孫

乎夫勞則疑於不愛矣不知勞正所以成其愛也愛而不勞其人能成者與有幾即上哲之性驕逸甚亦託無成況其下焉者乎此勞之一字為千古教子者第一要訣也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論教弟子之職也一出入一言一動處已接物教行學文時時磨礪無頃刻之暇蓋皆所謂勞之也如此教之而子弟安有不成者哉

列女傳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胎教一層後人不講久矣然不可不知此義按傳又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蹀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又曰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

養知錄

論教子孫

惡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意肖之此實有至理不可忽也吾願人之為母者知之

記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肇華女肇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

衣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三十而有室始理男
事凡男拜尚在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象
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酌酒漿
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
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成童十五以
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不出恒居於
內也姆女師也婉安婉謂古語婉之言媚也謂容貌皆柔
順之意教麻象績事也治絲繭織紵事也織
以機紵以針組紃屬刺似條皆女功也

右內則一段凡古人教子女者其規模節次大略如此
如舞象舞勺大夏等類其制久湮不可復行至若教之
養和錄

食教之讓教之女紅教之拜跪乃自古迄今理之不可
易者何不可行之有哉在為父母者知而教之耳

橫梁張子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
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
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
只依舊

張子此條深中後世子弟銅習凡為父母者所宜戒也
楊氏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
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古今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

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
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熱德性若自然矣楊公名德
字大年宋

北州人任太家真宗官
至翰林學士卒謚文
楊公此條真得教小兒之法凡為父母者所宜教也

列女傳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
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
為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
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

養和錄
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
之既長就學遂成大儒

此古之賢母能教其子其成就也如此

左傳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
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凌長遠聞親新間舊小
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哉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去順教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慎禍是務去

而連之無乃不可乎弗聽時安重之意說文

莊公不聽石碏之言卒成篡弑之禍而州吁亦尋為國

人所殺此偏於溺愛不能教子而其失也如此

漢伏波將軍馬援兄子嚴救並書識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

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

養知錄

論教子

五

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

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馬援字文淵漢之元勳功業蓋天下而其教誡子弟不過如此可見教模者之必能任重而浮薄者之鮮克有成也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惟靜則不能研精微則不能

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何及也

此書義意最精乃修德之符券入聖之階梯也雖非小子後生所能領會然時時誦心與口造自能化去矜心消除浮氣不患德器之不成也

柳玢戒子弟書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說古道惜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順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聞人之

善知錄

論教子

六

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頹銷利德義替福徒在厥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五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迹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怨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脣宜刻骨

柳玢字直清唐京兆華源人公諱之孫仲邦之子昭宗時任至御史大夫

右所陳五戒字字切要人家善敗關頭恒由於此生平所為然而自思保無有似此者乎如果有之將何以保

其身而全其家乎

康節邵子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睹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習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仇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善知錄

論教子孫

七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啟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胆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公綽字子寬文宗時為河東節度使韓休長安人元稹

時宰相

宋呂榮公希哲申國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

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初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達知州事先生千之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善知錄

論教子孫

八

人家教導子弟齡以前父母主之成童以後則師友之功為多師友非正則習於邪僻師友不嚴則沒其功課故父兄於此必為審擇於前而盡禮於後苟延師不以其禮師雖賢必不肯留即留矣抑豈肯盡心教其子弟哉嘗見人家父兄忽畧於此徒博延師之名訖無教

導之實遠自誤其子弟而已矣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鼎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中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中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附論教小兒五則

一要教之渾厚凡子手能持口能言便須導之以正不

養和錄

論教子弟

九

可誘其捷人習人小時慣了大來便成殘忍刻薄之漸
二要教之謙讓非惟在大人之側使其循規蹈矩即兄弟姊妹一同嬉戲飲食少者必後長者彼此儘讓不可爭長競短三要教之禮貌凡作揖拱手洗臉梳頭必使之安詳周正不可惶遽粗疎四要教之節儉凡吃飯穿衣不可太華太盛非但杜其侈心抑且為之惜福五要教之讀書天下萬事萬物無一不在書中人能讀書便知許多道理聰俊者固可為崢嶸之地愚魯者亦可為寡道之資以此教之縱不能大通乎人可保無驕惰之

矣矣

養和錄

九

養知錄

論厚宗族

宗族者一本九族之人也雖屬近屬疏不若父子兄弟之戚然本本水源實同一脉待之均不可薄接之尤當以禮且宗族茂盛彼此依庇則外人不敢或侮亦勢之至便也論語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又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嗚乎此周家忠厚開基之本而亦凡人收宗睦族者之所宜然也

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養知錄

論厚宗族

此史臣述堯之德也克明而下首及於此則九族之重可知矣蔡傳九族高祖至元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

詩曰伐木許許醕酒有英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遠不來微我弗顧於粢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遠不來微我有咎伐木於阪醕酒有衍簋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踴踴舞我追我暇矣飲此湑矣

舍之薄者清亦醕也酤買也坎坎鼓聲踴踴舞貌

醕酒湑之而去其糟也其美醕也小半也通言也行多也醕醕

伐木之詩序以為燕朋友故舊今借以喻宗族雖義取斷章然曰諸父兄弟則同姓固在其中矣且人五服以外漸遠漸疎夫其洽比之情亦有朋友之義而異姓之親如母黨妻黨在五服以內者均不可薄也但由睦族之意以推之則胥得其理矣

記曰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此語最好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且不敢以賢知先人而況富貴乎且富貴之氣無處可施者也況宗族乎如

漢萬石君者可以風矣

萬石君事載後

養知錄

論厚宗族

司馬溫公曰夫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勢力之強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馳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羣聚以禦外患則反為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之以禮使人知父子兄弟之親人知愛其親則知愛其兄弟矣愛其祖則知愛其宗族矣如枝葉之附於根幹手足之繫於身首不可離也豈徒使其然然條理以為榮觀哉乃實欲更相依庇以扞外患也故自古聖賢未有不先親其九族然後能施及他人者也彼愚者則不然棄其九族遠其兄弟欲以專利其身殊不知身既孤人斯戕之矣於利何有哉詩曰懷

德惟寧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苟為獨居斯可畏矣

詩書所陳情理之正溫公則並推其勢言之雖君子睦族不專以此然觀此愈益知族之當睦矣

漢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賢行皆自以為不及也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席廁踰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

春秋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之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名耆姓石氏以身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子舍諸子之舍小房也牛馬近身衣也石君為寄械箭囊器也外門里門舉宗備言聞族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若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忍之一字最為要訣人家兄弟不和族人睦睦必皆有大故或一言半句之錯薄物小故之失往往至於忿爭遂成讎隙甚可愛也若稍為含忍豈有不可過去之事其要只在克已

宋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盛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

春秋

卷一百一十五

四

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范公此段字字誠懇真藹然仁者之用心也人能體此尚安有薄於宗族者哉先祖贈中憲公敦樸好義生平施棺捨粥捐穀設館霑被於人者不可枚舉而於族人尤加篤厚其有不足則必周之如有非義則面誨之殷勤撫字無間歲時而自奉却極儉約昭嘗記服一褐

袍十餘年未嘗易之若過義所當為及有益於人者雖
數千百金不少吝惜以故捐館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流
涕而親友族人皆述先祖之德者至今三十餘年矣
猶言不絕口嗚呼庶幾古人之風乎

司馬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
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
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
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

宗諤所定也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進士相宋
太宗幸臨文正宗諤公第三子也

卷之八

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
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
子以為此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
不可君其國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
之昭公不聽果及於亂

宋華亥欲代其兄為右師譖於平公而逐之左師曰汝夫
也必亡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既而華亥
果亡

右左傳二條皆專利其身而不恤宗族者禍及於身

也

養知錄

論御奴僕

奴僕雖賤亦人子也彼為饑寒所迫歸命於我我之使之不可過於凌虐亦不可縱其安逸分之以事閑之以矩寬宥其小過而厚給其衣食此御奴僕之道也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簡者不煩瑣也寬者不暴戾也煩瑣則下無所措暴戾則衆無所容非唯生怨抑亦不靖

養知錄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本注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意矣

橫渠張子曰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失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何如耳

此實名言蓋即教婦初來之意也又須時時提掇無使怠忽不然彼雖有敬事之心亦不能久而生惰矣

溫公居家雜儀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拂曉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

設椅桌陳盥漱櫛櫛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簪衾侍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休則復拂床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為姊後輩謂前輩為姨

本注人貴賤故使之務相雍睦其有爭鬪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序長幼

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信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養知錄

其有酗酒生事不安本分者責之責而不改亦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

面二舌飭非造謠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竊者逐之放

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溫公雜儀大略已盡而吾謂人之御下持躬先要整肅

毋為戲嫚尤不可與家人之婦相狎一與相狎則不能

後為節制家中規矩必壞且使稍有剛氣者遇之往往

致有殺身之禍不可不謹也

此欺檢之行本不足道然近世士大夫之家時有犯者故特為戒之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
子也可善遇之

養知錄

養知錄

論制財用

制用之道不外勤儉二字勤者不廢事也儉者無虛
糜也過於貪得不可謂勤好自鄙吝不可謂儉酌盈
而劑虛量入以為出此持家之本也

記曰冢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三
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養知錄

王制此段乃天子制用之法也天子總理萬物覆育群
生積儲不厚一旦水旱告凶軍興旁午無以濟之必致

國用空虛人民流離故冢宰制用規模如此之遠計畫
如此之周而且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
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非唯分所宜亦勢使
然也若士大夫及庶民之家則不然矣革野以辛苦自
持仕宦以清廉為本日用調度稍使充裕而已豈可厚
自封殖為子孫驕淫之資哉曰若然則子之引此節之
意何也曰為夫不知物力不顧艱難隨手虛糜以致國
乏者言之耳蓋農家日用今年所入乃期歲所需不

稍留有餘以防意外乃養生之正理並非欲人日夜持
籌深謀遠計為子孫無窮之慮也且夫讀書者貴通其
義不必泥其詞苟泥其詞則此節所言亦有不必然者
安有三十年之間皆遇豐歲而儲十年之蓄者乎此節注
即即為劉宗萬先生語之先生笑曰子之論則洵美矣然王制之意乃合上下言之古者藏富於民所謂三十
年之通乃君與民共之者也並非天子自為蓄積如此之多也子覆按之良然然予之本意原為尋常士庶貧
而不止者說法雖與經義未協議論似不無所裨姑存之以誌予之寡昧粗疎且以見立言之難也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祭所以事鬼神宜豐不宜儉且如庶人之家祀其祖先
春知錄

一歲不過數次雖值凶年所費幾何理固不可儉也至
孔子所言用下牲者又當別論

司馬溫公曰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
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
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此條自是制用正則人能如此自無匱乏之虞不必過
於經營致生鄙吝

魯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歡之家而
主猶績乎懼于季孫之怒也其母嘆曰魯有亡季使僕

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
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
之民莫不鰥寡勞也北狄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
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收相宣序民
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歲以歲天刊日入監九御使潔奉
神郊之樂成而後即安諸侯修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
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
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
朝而受業畫而講貫夕而習後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春知錄

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統公
侯之夫人加以紵絰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
士之妻加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
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自上以下誰敢淫
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慶事猶恐忘先人之
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
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祀也
大采家職也少采朝水也制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相習
識知也司歲司天文者謂禹相氏保章氏之屬也地德廣
修陽政也天刑肅殺陰政也日監國之象也月相之象也
以修其事也庀治也統祀之象也前無者一也

司馬溫公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弊如此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右三條皆發明儉字之義 或問制財用一節觀子之意似重儉一邊而所謂儉者又必清心寡慾不務封殖

卷之四

惟以廉謹貽其子孫子之意可謂善矣如有子孫席祖父之業家計豐盈日用之外尚多餘饒豈盡委而棄之不置產業乃為高尚乎曰惡是何言也子孫承祖父之業當念祖父創立艱難培植深厚日用之外幸多餘財正可以廣祖宗之德修子孫之福宗族親友豈無不足者道路饑寒豈無當恤者時時以方便為心念念以忠厚為本斯乃用財之道繼續之本也如此而猶有餘資即開置田園增修廬舍亦光裕之謨而理之當為者也孰得而嘆其陋乎安有委而棄之不置生理非惟理不

可亦無是情也

卷之四

養知錄

通論

前所論者悉居家之正理也仿而行之無俟多言矣
 然古人嘉言懿行亦不必於居家而婦人孺子聞
 之而心解者時時稱說可以開人之銅蔽啟人之聰
 明發人之善思消人之鄙吝亦持身涉世之一助也
 故畧為採輯以著此篇俾知天下之理皆在目前但
 一平心察之無不立見勿徒為利欲所昏耳

養知錄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
 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
 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
 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
 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此言真截斷眾流之句也末世人心所以不古若
 者皆利之一字汨之耳不知言利未必得利而害已隨
 之不言利而利自在執得孰失何去何從人盡知所法

擇矣又人必打破此關其他方可有為不然雖言仁言
 義而利之根株未拔終不濟事孟子七篇大旨不出於
 此所以救已壞之人心迴狂瀾於既倒故程子謂其拔
 本塞源而昌黎韓子稱其功不在禹下者蓋以此也
 子曰邛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
 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至言而千古不悟可嘆也

孝友朱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養知錄

讀此不覺失笑可見讓人者未必吃虧而好爭者未必
 獲益也何苦日據臂而不休哉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

不若人何若人有朱子集注耻者吾所謂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

其所榮為甚大

濂溪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

可教聞過則可賢通書本注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人若無耻則何事不可為故周子以為大不幸而朱子

又釋曰我不仁明耻之於人更重也人能行耻則守關

頭又常存耻之一字於胸則於為人處乎其不差矣
或問於程子曰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曰耻其不能而為
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耻其不能而祈於能遂勉強竭力以為之善用其耻者
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且妬人之能不善用其耻者也
終亦無耻而已矣

子曰過則勿憚改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

兼知錄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論語本注小人憚於改過而不
悔于自棄故必文以重其過

源溪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
規如獲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人不能以無過過而能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故古
之君子不重無過而大改過抑嘗論之人之有過固偶
然之誤然不可謂之非病既曰病則改之自宜速矣譬
如人身有疾其初甚微猶未大傷血脉忽而不治漸至
不可救藥是孰覺其生耶人之於過亦猶是也始或一
言失檢已本無心人亦諒之積而不改則人必共惡之

矣始或見事不明冒然錯舉已不能無失乃積迷不反
漸失漸甚又或明知其非剛愎自用任性到底小之則
喪其名大之必殞其身皆由護過之一念積之也人可
不知所戒哉

橫渠張子曰戲言出於忘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
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
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達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
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
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

兼知錄

遂非不智孰甚焉

此東銘也本曰廷惡意義雖不及西銘之廣大然辨別
戲過之分而戒以長傲遂非之失句句透切可謂深中
人之膏肓矣學者所宜三復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記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
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呂榮公曰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
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

於此馬分赤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凡人說話須要安詳容止須要周正外面好其中自好所謂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也倨傲鮮腴草野粗疎皆非讀書人氣象

呂氏童蒙訓曰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呂氏名本中字居仁

宋東萊人中國正獻公之曾孫也累官中書舍人

朱和錄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今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播起戰鼓其間前頭如何只認操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沈半浮濟得甚事又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嚴立功程克著意思久之自當有緣不可求緣速

之功又曰為學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

古朱子四條皆教勉學者之格言也朱子訓子帖及白鹿洞書院揭示所以言為學之方者至詳且密有志者當取全書讀之並不採錄

橫渠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朱和錄

明道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命之士猶為有位者言之愚謂人苟存心愛物無時無處而不可以濟於人也不獨有位者為然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諱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又曰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戒怒存誠乃臨事之要訣當官如是凡人亦如是也明道程子曰治恐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恐明理可以治懼

程子所言又是一義然可互相發也

記曰教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此理最好人能知此自無隙末之事矣

呂榮公曰思警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呂氏童蒙訓曰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

妄

妄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

云為死者減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

獄判燒春磨受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隨散

雖有判燒春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

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

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曾子曰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情孝喪於衰

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抵人之作事其始皆知罷勉到後來多懈惰了又或

小有得意便趾高氣揚而不思善後之理往往至於債

壞殊可惜也故必提撕此心時時警察方不至於違悞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初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

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惟其不肯事賢故為不肖且既不知事賢則愈不肖少

長賤妨貴六逆之屬也人皆知惡之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

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敬兄

養和錄

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

婉禮之善物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寸

養字絕妙從容涵育教之俟其自化久之自當有成若

遽加斥怒或置之不理彼既不明道理又重以督責往

往致生憤戾不可不知

顏氏家訓引詩云教兒嬰孩教婦初嫁

伊川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先自不好了也

司馬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東軒筆錄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魁或戲之曰

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呂氏雜誌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柳氏家訓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歲夕食蔬茹而已

凡人喫飯穿衣各有其節過豐不可過儉亦不可也不計已與其過豐而失之靡奢過儉而失之褊若乃節奢

以自刻矯飾以鳴高則吾均不取也

呂氏雜誌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則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按此緩字乃從容暇整之謂非遲緩之緩也若遲緩則誤事矣

呂榮公曰大約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畧宋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果嘗求奏選秩賢作詩曉之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怕怕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鴝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談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屢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東所忌苟不慎權機是危從此始矣

足為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念怒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蓬條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義氣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凡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墮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

養知錄

卷四

七

牢亞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踈進徒為耳

贊字文素大名八登後府進士第仕宋太祖官至太傅封魯國公

句句格言後生當熟佩之

節孝徐氏訓學者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

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徐氏名積字仲車宋楚州人仕至宣德郎散宗時賜號節孝處士

一定其志一指其方言愈淺而情愈迫矣故錄之以殷是集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辘轳至闕而止過闕後有聲公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

養知錄

通論

七

人視之果伯玉也

漢明德馬皇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顯宗命后母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思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階遇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官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后既正位宮闈念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詞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奉大練裙

不加綠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羸反以為綺數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上奏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暴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身

春和錄

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熏之飾者欲身卑下也以為外觀見之當傷心自勸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憚息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今臣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暮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

諱使臣長抱刺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索御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故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

春和錄

封達慈母之舉舉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遠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舍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明德馬后三代而下第一賢后也宋之宣仁明之孝慈庶幾近之

漢東平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髯要帶八圍顧宗甚愛重之拜為驃騎將軍位三公上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詔歸職遂就藩國十一年薨

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薇以增嘆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按東平憲王顯宗之同母弟也帝友愛深至待之日隆而若受寵若驚恭謹彌至故始終恩禮不衰至肅宗之世尊禮愈崇諸王莫與之比雖二帝篤念懿親抑王好善之誠有以乎於無間也前後規諫多見褒納中興一

善知錄

頌帝尤善之誠東京以來之賢王也

漢劉寬溫仁多恕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惠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還收之寬神色不異徐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華陰人仕祖帝
靈帝位至太尉

漢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人仕和帝安帝位
至司徒連太尉

晉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勸力皆此類也後為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欬膝危坐閤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世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輒取其酒器摘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

善知錄

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侃字士行潯陽人仕武惠
懷惠元明成七帝位至太尉

唐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蹤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隣投賴水濱王被誅炯終五川今皆如行儉之言

行儉字守約梓州人仕太
宗高宗官至金牙道大將軍

有不沽禍者行儉之言真千秋龜鑑也

韓文公曰孔戡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是

避退怯如懦夫然戡字若勝孔子三十八代孫初佐昭義軍後除衛尉丞分司東都卒贈司議員外

司馬溫公曰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

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

子仲郛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

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至則命

一人于第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

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後各定於中門之

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過儼歲則諸子皆蔬食

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

吾不敢忘也姑姊姪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為擇壻嫁之

皆用刻木妝奩纈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

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郛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

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通公權於

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

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郛終不以違公權為嫌

字諱象仕至天平節度使公權字誠龜仕至太子太

保無夫曰整衾鏡匣也顯結也文顯顯之有文者

柳氏家訓曰仲郛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

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

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

凡理藩府急於濟貧恤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糴軍食必

精豐通租必賞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

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仲郛歷任山南西道制南天平節度使

元城語錄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

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安

初善易之友遇而自陳指目之所行與所事自相

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

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說文誠字信也仲郛之誠者此也

必待藥材治後後主又後漢

郭訓傳考蓋能操臨與陽同

右養知錄八卷 先君子訓課不肖倫等而作也

先君子平居敬以修身慎以接物日用倫常咸示模楷未嘗徒以言教洎晚年養疴林下嘆曰古者父子家庭之際率有遺囑余今病廢顧他無念慮謹依朱子小學溫公家範等書分門別類區為八條即以當余之遺囑也可於是力疾纂輯倫等敬錄之書成而

先君子竟捐館舍矣倫泣而環奔之不忍讀追讀禮之後倫頻年教授生徒往往援為門人子姪輩說法受者人錄一本以備觀摩未嘗攜之通都大邑謀

養知錄

以授梓也不謂是書不脛而走固已流布河汾並

先君子所著毛詩廣義山右積書之家亦有錄而藏之者前者恭承

詔求海內遺書翰林院庶吉士曹 以其家藏本進遂得

並邀

御覽毛詩廣義編入四庫全書經部詩類是錄編入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錄據搜羅遺述

盛世誠厚幸矣癸卯倫司鐸滿城每於月之朔望聚諸生宣講

聖諭三八校課文藝之餘齋中偶集亦時出是錄相示聞者

頗以為切於人倫日用且為字無多何不付諸剞劂捐一年清俸便可藏事倫甚趨之即以授梓並恭錄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一則弁於首刊竣備述顛末敬識於滿城學署之杏蔭草亭

男汝倫謹跋



養知錄八卷

編修曹錕
齡家藏本

國朝紀昭撰昭有毛詩廣義已著錄是編乃其訓課
家庭之作雜引諸書所載嘉言懿行而以已意發
明之分爲八門一曰論事父母舅姑二曰論別夫
婦內外三曰論處兄弟妯娌四曰論教子孫五曰
論厚宗族六曰論御奴僕七曰論制財用八曰通
論大旨皆爲家庭以內而設故不及涉世之事其
曰養知錄者自序謂人爲利欲所昏習俗所染於
是盡失其本心之明豈人本無知哉蓋所以喪其
良心者有由然耳特爲指其大義以養其良心良
能故曰養知云

課業餘談三卷

〔清〕陶煒輯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

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課業餘談

三卷》提要

課業餘談卷上

清 秀水陶 煒寶玉述

天

泰元天也亦曰上

御名

大鈞大圓太清太顯其名最多

鬱華奔日之仙也亦名鬱儀結璘奔月之仙也璘一作

鄰曜靈亦日也望舒月御也亦曰織阿含譽景星名也

格澤亦壽星也女牀主後宮之星河鼓即牽牛也白榆

壽星也農丈人星主農政之官也銀潢繩河絳河等名

皆指天河也風伯曰飛廉亦稱其伯元冥屏翳皆雨師

學海類編

二

課業餘談卷上

一

考據

也滕六降雪巽二起風一雪神一風神也豐隆雷師也
列缺電也雲撓雲屈曲也遲明天未明遲遲其明也質
明正明也陽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
數之窮皆刳數也龍見角亢為東方蒼龍之宿農事始
畢辰見東方也火見火星繼角亢者也農祥房星也
辰正正月初也玉燭四氣采醴雀餒似甘露而非枉矢
流星形若火也少女風將雨微風也少男風將雨急風
也風角占風之角驗休咎也亭午日中則亭也

地

黃輿地也漢郊祀志稱地神爲泰媼提封封積土表界也提舉也舉四封之內而計之也宗膾胥敖叢枝堯時國也吳泉虞淵也彭國附庸也厠水岸也又溷所也山椒山頂也窮髮不毛地也結恨三泉三泉爲小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爲九泉管窺井無水井也蓬顆蓬土也鉤盾弄田宴游之田天子所弄也仙的峰之尖射者也阡陌田間車馬大道也商鞅盡開之爲田則田多而疆界廢所謂開阡陌也

人物稱謂

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上

二

考據

同產子養昆弟之子爲子也耳孫元孫之子但耳聞也尊章舅姑也彌甥對父舅而言也食子子奉養者也收子子葬身者也門子卿大夫之嫡子謂代父立門戶也偃子逐疫人漢大儺則選黃門子弟以逐疫也覲猶巫也女曰巫男曰覲蹇修古賢媒也靈氛善卜人也巫咸古神巫也變童崽子皆美童也公主天子女下嫁必使上公主婚曰公主也葭莩之親葭蘆也葭其莩中白皮物之至薄者言薄親也贅子贅質也質子與人三年不贖遂沒爲奴也願行在前行者也縣官宅家大家天家

歷代稱天子也郎君唐奴稱主人也前輩唐宋通稱猶今先生也健仔健接也仔美也姪娥亦美也杜連一曰田連善鼓琴者也便娟一曰娟娟一曰娟娟士也支離善屠人也又倭人也倭倭醜女也闔跂偃人也

官

涓人涓潔也掃除涓潔之人也司李卽司理也皋陶爲大理其孫利貞值商季逃難食木子得全故姓李氏也中候軍中候吏也補黑衣之缺黑衣衛士服也祕祝秦官國有大災祕過於下移諱其事也漢桓使具瑗將左

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上

三

考據

右殿騶殿騶騎士也復陶晉典衣官也中二千石中滿也輿臺輿眾也佐眾舉事臺給臺下廝役者也中盾卽中允也率更爲太子掌更漏也洗先馬馬在前行猶導馬也大田大農也闔人精氣奄閉也尙書機衡機衡北斗二星名於天文爲喉舌也尙書秦爲天子主書者也千牛刀名也象胥譯語人也蒲類將軍蒲類西海名鴻臚鴻大也臚傳也大聲傳道也端公唐稱御史也金吾鳥名性不睡故用以巡警也節推節度使推官也鞮鞢氏夷樂官也

禮

受釐受禧也原廟再作廟也謀求子之神也伏臘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冬至後祭百神曰臘泰折方澤之形四曲折也餼食璧似接續而祭祭羣神從者也獮狂狂鬼也族人炊古主炊饗神也膏肓脂及香草也鬼趙上催鬼走也馬步害馬神也效祭魁詠淫祀也茲釋俎溫祭物也祖道祖祭名即較祭行人祭黃帝子燮祖也封為壇以祭天禪為壇以祭地也禪本作壇縣蕞立竹束茅引繩界位以習禮也褊腰腰祭名褊以立秋日祭獸

學海類編

太

課業餘談卷上

四

考據

樂

立均木長七尺而施弦以考樂音者也方響上圓下方磬類也淳于形如鐘而口弇懸而振之以和鼓也玉懸大螺也宮懸四面懸也軒懸缺南面也判懸東西懸也特懸獨懸一肆也參差洞簫也據槁梧梧琴也楚如豎簫而長者也徘徊房露房露古曲名孤子之鈎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隱琴隱長四寸五分約即琴徽也九

寡九子之寡母取其聲哀也以下散樂唐梯弄梯戲也角觝兩兩相當角伎力也象人假面戲也追人分肢截首戲也奇蟲魚龍戲也拔河分朋對挽競勝戲也都盧緣高戲也都盧國名其人體輕而善緣也高繩更步索戲也尋撞緣竿戲也白打宮中鬪戲也潑寒胡以水潑人效寒胡戲也蹙鞠即蹴鞠也

器

琨敲玉箸也六博者投之以行碁琨作箇同彈碁兩人黑白子各六碁局中心凸列碁相當彈中者勝也格五學海類編 六 課業餘談卷上 五 考據 簋也簋有四采至五即格不行故謂之格意錢一曰詭億一曰射意即灘錢也方罫碁局閒線目也晉制犀比比集也言晉工作博碁之著比集犀角以為飾也剛卯漢人於正月卯日刻金玉桃木為佩以當吉祥逐疫者也赤仄錢以赤銅為其郭錢紺色也筴錢如榆筴也紫泥天子六璽皆以五即紫泥封之牢盆牢價值也盆鬻鹽盆也淳金釵器金飾器口也寓錢象泉皆紙錢也倣賤同蠻夷贖罪貨也藻率韋為之以藉玉也鐔淫衛劍飾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羽葆鳥羽蓋也劍履皆

軍容軍容不入國劍履上殿殊禮也履以皮爲之盤戾綬盤草名以草染綬也鞞鞞佩刀上下飾也洪頤旌名虹霓爲纓纓旗上旛也絞韞馬服草以絞皮爲之星旌旌也罽罽小網也罽蹄連綱罽網蹄免網也罽罽也互屠家掛肉物也犛犛登山履也以鐵爲之如錐頭施履不蹉跌也別作櫟雷櫟義同櫟以木爲之如箕形行泥上也胡牀今交椅也皋比虎皮褥也毳毼毛席也書櫃盛書夾也六麴竹織方扇也便面障面扇也膝膝有帶囊也藥裏藥囊也篋與竹器除糞土者也赫蹏蹏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上 六 考據

薄小紙也軍持淨瓶也甌無底甌也積竹杖攢竹杖也鋸筩盛錢器即撲滿以竹爲筩如鋸狀投密告之書可入而不可出也筵筵筵小破竹也折草卜曰筮梲薦澌筮筮星皆漁具也漢侍中掌虎子虎子便溺之器也數

三釐若干未定之詞干從一從十言或如一或如十也一端二丈也一匹兩端也百雉三百丈也雉飛不過三丈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其品數百也錦繡千純屯千束也

賦役

收介特卹單身民也登下開收民版也繭絲謂浚民之膏如抽繭絲不盡不止也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障自衛也發閭左之戍秦民復除者居閭之左因戍不足併復除者發之也卒更正卒一月一更也踐更出錢贖貧

者月與二千也過更天下之民皆應三日戍邊不能盡行人出錢三百入官官爲給戍也頭會箕歛從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也流庸流民出外爲傭也緡錢二千而一算漢武計人貲錢每二千令人一算算百二十錢也馬復令養馬免徭役也形民之力言隨民力任使如金冶器隨物制形也以律占租出租如法不於律外取之也半牀租調男子有妻者爲一牀無妻者半之也粟謂之租力役謂之庸布帛謂之調兩稅夏秋兩納正稅不零輸也除陌於民市易除其陌頭之錢也保馬保官之

馬而養之令無死傷也方田限民田而計以方也手實令民手書其戶口田畝之實數也月椿錢諸州封椿之錢按月解發不可蠲損也版帳錢起民閒苛稅書之於版也經總制錢經制使所統額外之稅月椿板帳之類也

課業餘談卷中

清 秀水陶 煒賓玉述

形體

皸均坼裂瘰竹凍瘡也睚眦怒目也盱衡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欽頤曲頤也折額過折鼻莖也露紒卽露髻也坐行膝行也視流視不端也目瞿以目瞿連也搏膺搥胸也噢咻痛念聲也宵貌宵貌也心儀心向也壯髮當額前髮侵下而生也洿汙米言米淚汙集垂下也清盧盧童子也呂馬重面之面之不正視也意烏怒

學海類編 二 課業餘談卷中 一 考據

聲而擁樹馳以而擁之立而馳車中也魁結椎髻也頤指顙動而指使也踈盤踈踈與踈同脚掌病戾不可行也捫胡捫頸也邊墜失據而墜也上僂肩偃也磬折曲躬如磬也甚口有口辨也齷齪言過言也緩頰徐言也股弁股戰若弁也宛古屈舌也盛鬋盛鬋也曼睪潤澤其視也跼蹐曳疾也偏髻茅髮覆眉也絆變月事也義甲假爪甲以彈筆者也臧三耳臧獲之臧奴也奴本兩耳更有一主聽者爲三耳也絕脰斷頸也絕元斷喉也戟手詈人狀舉手如戟形也煩手奏樂不以正也三折

肱言其臂三次損折歷病之多乃爲良醫也恙食心蟲也古者草居露宿多被此苦故問人疾苦以爲恙也熊經身不動而迴顧導引者學其法也踣卻足蹴之也君將設學之殷嘔吐也重腿墜下腫病也癰癰小兒病也恬糠舐糠也晉侯夢楚子鹽其腦鹽以口啜也諱服即呼灼薄關西人以被杖而呼爲呼灼又呼暴義亦同墜言失言也漂言浮言也將指足大指也蠱厥被戲作力貌神蕊形茹蕊垂屈茹臭敗也卹削刻畫也言伎人美麗如刻畫而成也沮顏焦齒皴俱四夷之狀也龜手學海類編 二 課業餘談卷中 二 考據

飲食

雋永雋肥肉也漿酒霍肉霍豆葉也言視酒如漿肉如霍也張飲供帳也具器食一盤食也翠鵝鳴尾上圓肉也桐同酒以馬乳爲酒撞桐而成者也舉白見器空白以驗乾也大白大爵也酌印少飲酒以潔口也水曰嗽

酒曰醕偏提酒注子也裹蒸以糖物和米竹籊裹蒸之若今角黍也餠餠九餅今之元宵子也胡餅今燒餅言以胡麻著餅上也草具草率之具也攻苦食啖啖淡也鬱養彊就謂非時進御之物皆火室蒸鬱強使成熟也熊白熊當心白脂也苦酒今醋也蓐食早食於蓐寢也露雞露栖之雞也山膚芳椒之類產於山故曰山膚也雕胡菰米也安胡同霜苦霜時菜也起溲蒸餅也不托饌飪今湯麪也畢羅亦湯麪也餠餠餠也廊餐唐制常朝賜百官食也杜舉揚解潔洗而後舉也禮始杜簣故學海類編 三 課業餘談卷中 三 考據

服

諸于大掖衣也祿象飾盛飾也側注冠側立而下注也阿錫細繒也戴勝龐婦人玉首飾也革踏皮履也履綦腹下飾也都布即荅布白疊也短褐短衣長襦也章豎所著廁踰近身小衫也牛衣編亂麻爲之不得要領要腰也持衣者先領持裳者先腰也龐服雜色服也袒日服婦人內衣也韎韋之跗戎服若袴而屬於跗也弁髦童子垂髦加弁既冠棄之也復陶裘也衣製雨衣也弋

綈黑色粗帛也窮袴有前後襠不得通也袿袿婦人上服也襪衫袿婦人長帶也贏服微服也袿袖口也算勝勝算袋也縵曳帶也屣履即草履也白越白布也葛越葛布也露卯屣齒達褊上也承露古巾名也羈羅帷帽蓋而者也縉紳綈作指插也謂插其笏於紳也又作薦紳薦進也進而插之也袂褊漁服也不借草履言價賤不須借也收我衣冠而緒之緒藏也侈者畏法藏其美衣冠也踊則足者履也玉導所以導髮入冠幘中如今抵也岑牟樂工短衣也揚袖以戍削袖衣袖也戍削

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中

四 考據

裁制也萃蔡衣聲也

宮室

虎落編竹爲藩拒虎者也罍恩罍恩簷戶門網也突夏複屋也仙陀佛寺也按堵按其次第牆壁不動也觚稜殿堂最高處也駘蕩漢宮名言春時景物滿也駘駘娑亦漢宮名二字本狀馬行迅疾言宮之深大迅行乃徧也枋意指亦漢宮名言美木盛也杜治奉道家淨室也甌脫土室邊人候望伏宿之處也甲第甲於諸第也嚴籓天子射苑也壁帶爲黃金釭工壁帶壁中橫木露出

如帶者也壁帶中以金鑲飾之如車釭也磨廡磨蘇平屋也庌逐舍野中逐候賓客之處也屈戌窗上銅鐵扣也塹塹平塹垣宮外垣也門牡門鍵也以鐵爲之枅枅屋中央也窰數梁上四柱交疊如蟲狀也交輿交東南隅輿西南隅也游極梁上浮柱也陽馬角梁也雙枚重梁也櫺櫺櫺曲短梁也雲塗梁上柱也禁楸駢短方牀也采厲芒蒲大梁也槐栢連簷也符簷椽上竹也藥街待蠻夷之館也桓櫨行馬今攬取也

舟車

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中

五 考據

舳舻舳船尾安柁處舻船頭刺棹處也濯歌濯歌也艘宗舟著沙不行也五兩候風鳥羽建桅上者也鹿車車小裁容一鹿也輶輶車猶溫涼也方鈇駟輶旁以五寸鐵貫中以翟尾著之輶兩旁恐馬相突也左轡以旄牛尾置驂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紫軹第車轄也韓魏閒方言屬車車馬相屬連縣不絕也銜檠之變銜馬銜也檠車之鈎心也言或銜斷或檠傾也柴車賤者所乘言曳柴也柴穀同露車載物之車無帷蓋者也金根車天子所乘金畫交龍於轄上也說輶脫車下縛也

輦路路輅同柴車也輅車兵車也楚人恭之脫局恭教也局車上兵闌也蓋差車連車也巾車車之有帷者也鹵簿車駕儀衛也鹵大楯法駕從物其所陳次第著之於簿故曰鹵簿也

草木

卷施宿莽也昌歆菖蒲菹也新雉香草也伏鴟即蹲鴟芋也荅逕離支荅逕似李離支即荔枝也槐生五日曰兔目十日曰鼠耳窾木空木也澀勒竹之有芒者也一名篋篋徒勞樾兩樹交陰也君遷輓棗今丁香柿也如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中 六 考據

何九百歲一實長五尺而甘羅鹿梨也盧橘金橘也繫計梅楊梅也栲櫟樹也薏苡薏苡知母也文無當歸也將離芍藥也杜若似良薑而細者也杜衡馬蹄香也狀如葵藟短醬土葦蓂也蔓生即今蔓葉夫須莎香附也摧益母也菴卷耳即今蒼耳天苴芭蕉也菟葵紫背天葵也鮮支梔子也山礬芸香也燕麥野麥也腐婢赤小豆花也戎菽豆也樵蘇樵取薪蘇取草也

鳥獸蟲魚

慈鳩母雞也交晴似鳬而脚高辟火屬玉辟水旋目皆

鳥名也青鞾雉尾開青毛也潛鵠似鵠而大謝豹杜鵑也題鵠桂亦杜鵑也駿驥錦雞也駕即鸚似鶉無斑者也鷓鴣燕也鷓鴣寒號蟲也鷓即伯勞今苦鳥呼姑惡者也夾鳩鷹也祝鳩班鳩也泛捧駕之馬覆馬也超御之馬良馬低頭口至膝也肅爽良馬也雞斯戎馬釋西伯囚者也騰遠射干皆猿類鳴陽拂也啄卵生也乳胎生也山都形如崑崙體生毛獸類鬼也茶首兩頭鹿也驟情馬騶介馬也官形曰騶俗謂扇馬風馬牛不相及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軼而奔亦不相及也鹿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中 七 考據

死不擇音音作蔭休蔭之處也婁豬求牡之豬艾猓艾老也猓牡豬也猓般虎皮也般與斑同牛馬維婁維馬繫也婁牛繫也猓記狗狂狗也柑馬而秣之柑木銜馬口也驛旄之盟旄牛也言大盟也昆躡好馬名蹄平善登山也周陸區遮禽獸為陣圍也獬獬獬類而白腰以上黑獬似孤青色居水中食魚者也獬獬獬類而白腰以爲雌獬獬一名獬獬似獬而狗首言非類爲牝牡也王孫猴屬也果然獸似猴者也程豹也蜻蛉蟋蟀也蛾與蟻同范密蜂也炳魚書蠶也鳴蛤蛙也胸脇蠶聞蚯蚓也

沈虎虎頭魚也潛鹿鹿頭魚也昭兆寶龜也魚牛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者也宴靈一曰木一曰元龜也率然大蛇也翺鰲也鯨鮪河豚也鯢鯢魚腸也

課業餘談卷下

清 秀水陶 煒賓玉述

武

期門漢武微行與左右騎射者期於殿門後因以名軍也戊己較尉諸干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言於西域無定居也要害於我爲要於敵爲害也伍伯當道驅除之卒也亦曰五百烈卒巡人也哀師伏兵衝擊其中也橫草之功橫臥草中言勞苦也武彘精兵也當百軍吏也尺籍五五相保之符也蹲甲而射積甲射之以比力也

漏師泄漏軍事也交綏兩軍皆退也軍退曰綏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當心高處也于掖夜巡也楯瓦楯脊也執鉞執劍也績篋績赤色草可爲染者篋旆同赤旆也呼庚癸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軍中乞糧之隱語也叟兵蜀兵也漢方言謂蜀爲叟連拄連刺也躑札柳端午軍中走馬射柳也雞翹插雞尾以告急也按聯貫木爲營相聯不絕也餘皐戰船也金支羽蓋也李陵傳張空拳拳弩也空拳無契之弩也擘張手張弩也蹶張足踏弩也大黃肩弩也負簫簫盛弩矢者也一作鞬排檄

正弓弩之器也。索弩發箭處也。黃閒射雉弩也。剛挂射雉弩矢也。塼服弩車闌閒置皮篋以安弩者也。谿子蠻中柘弩也。巨黍古良弓也。忘歸箭也。夏服夏后之盛箭器也。曠郭弩曠引滿也。曠箭之服也。大屈弓名也。五兵矛戟弓劍戈也。劍琢當作煥劍。真玉也。韞韞提登兜鍪也。革箭皮甲也。木薦木楯也。渠荅蒺藜也。菴盧軍行宿室也。迪以戛斜挂長矛也。蘭錡兵架也。賜夷甲名。勃盧矛名。剗剗曲刀也。棘矜棘戟也。矜戟把也。檠戟有衣之戟也。歐刀劍也。中黃方五之旗各以其色居中者黃也。

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下

二

考據

刑

令甲法令首篇也。漢宣帝詔令乙第二篇也。江充傳令丙第三篇也。漢章帝詔慮囚卽錄囚也。椎埋槌殺入而埋之也。搏掩搏入而掩取其財也。伏質質錐也。古者斬人加於錐上而斫之腐刑腐木不生實也。城旦春男子旦起行治城婦人則舂也。鬼薪取薪給宗廟也。白粲擇米使白也。暴室掖庭之室取曝曬衣也。薄室義同。請室請罪之室也。爰書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詞也。琅瑯長鎖也。撈掠一曰撈格擊也。董卓縱軍士搜牢謂牢固貨藏。

者皆搜取之也。無噍類噍噍嚙食也。言無復活而噍食者也。疏捕搜捕也。又尋其足跡而捕之也。臂掖薩側手毆人也。狙擊密伺擊人也。乳藥飲鴆藥也。唐宣武兵變執城將曹全另之另卽副字也。從刀與另異。耐刑去頰旁毛也。鉗矜鑽椎鑿之類。酷刑也。胥靡胥相也。靡隨也。古者輕刑聯綴之使服役也。殊死斬刑言身首殊異其處也。髡鉗鉗以鐵束項也。惟春手舂也。鈇左趾以鐵鉗著左指以代刑也。沈命法沈沒也。取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瘐與死繫囚以飢寒死也。女徒雇山錢女徒當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下

三

考據

喪

窆窆成窆厚也。窆夜也。猶言長夜謂葬也。楬柩棺中靈牀也。櫨小棺也。東園祕器東園署名其器如方漆桶缺其一而安鏡於中以殉葬。蓋東園署所作也。槨葬槨。

草也葬禮草率也方中天子陵中也銀鏤黃腸以銀鏤棺以松木黃心爲槨曰黃腸也祔送死者衣也塤崩去下棺於土也屬辟皆棺也土棺四重二重爲辟三重爲屬羨延墓道也殯有身亡也槨傍棺全一邊者也百金祝贈終者衣被也和棺兩頭也翰檜翰棺旁飾檜棺上飾也聖周夏棺名也

人事雜解

醞藉如醞有味如物有藉也媒槩媒酒醉也槩麴也言造作而成如酒之媒槩也齊人名麴餅曰媒相駁執意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下 四 考據
不同如馬駁色也矯虔矯托上命而固爲邪也威槩威而立節槩也首鼠兩端如首鼠一前一卻也尉薦安慰而薦達之也陵夷如邱陵之平夷也蟠木得爲天子器以左右爲之先容容雕飾也先爲雕飾然後得見天子也侵牟如牟賊之食苗也稽故稽留以事故也旁午一從一橫也又曰分布也繯午猶雜沓也薄遽迫速也甚閒謂毒亂也選更怯不前也飢餓委被屈曲也捏畢撞秘皆撞而倒也滑稽吸酒吐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借以擬人之善言也鹵莽耕不善也滅裂芸不善也操

奇贏謂有贏餘之財蓄積奇物也掌故掌故府之典籍也發蒙振落物有所蒙發而去之葉將落振而墜之也有卻有隙也奏厠向厠也闌入闌出妄出入也回容回護也立表示人曰標揭書示人曰榜標榜猶表揭也阿堵猶此處也甯馨猶如此也狼藉狼藉草而臥去則凌亂也模稜捫摸也模之可左可右疲飢極疲倦也旁魄猶旁礴也胖蠻蛟類喻羣集而眾多也地忍之第忍之也竭來去來也不訾不可量也藉甚狼藉甚盛也貫行謂條陳事相續而行之也仞積仞滿也伊優屈曲佞媚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下 五 考據
之狀宴娛與嬉同庶有豸至乎豸解也折閱所閱貿易之價虧折也罨畫龍色畫也姑布相術也覩羅縷委曲也

古音轉注

欽乃襖襖委蛇逶迤万俟木其冒頓沒突可汗克寒
閼氏脂龍茲邱慈允吾鉛芽袒免但問宿留秀潘
繆毒勞爾千丁躑躅汗防什方食其異雞曰磳密低
曲逆區遇祥河臧哥咎絲皋陶茶首蔡茂方良罔兩
斯占賜規控揔空忽盧維雷確獬鬣犀比隆慮林閭

沙羨夫	鬱壘律	中盾允	輪邊扁	遁邊巡	柴差池	鬱蘊隆	天苴巴	休屠儲	學海類編	風裁采	綸關巾	盟孟津	姑射亦	不其箕	瀧雙水	惡池津	魁結推	畏佳陲
費盡禕	都龐龍	淫濫預	宛鬱拳	焄庖人	慘參差	日施移	褒余糾	莫藹教	課業餘談卷下	落魄拓	犧梭樽	贈繳勾	令連居	魯般班	句讀豆	谷蠡鹿	惟嶧隗	
虔劉鷹	荷雀星	川欄棟	團焦標	翩幅翻	斗獻希	須搖曳	元端冕	酒鎗鎗	六	服避匿	率律更	方防與	甯霽馨	先零憐	肅爽霜	慮廐廐	推頽蟹	
宛句幼	泉比皮	炫燭曜	揣靡摩	餘汗干	無慮間	伊帆祈	妖蠱治	旁魄薄	考據	濡九水	平反翻	單蟬于	疆場亦	赤市蒂	月氏支	朱提殊	梁闇諒	
倪來黎	徙斯縣	偶俛俛	華聊騷	烏亘恒	義儀臺	旖施旒	三紅絳	旖旎旎		朝請去聲	牢愁曹	繁曙延壽	選懦輟	樊於烏期	汨密羅	取慮趨閭	辟倪睥	

商顏崖	負陪尾	涪溪灘	井幹韓	關鴻弓	羨延門	漾蹉水	茄荷驚	烏雅稔	諸遮於	不羹郎	僕區風	凍洩水	汜帆勝	隋安星	大宛冤	學海類編	課業餘談卷下	七	考據
-----	-----	-----	-----	-----	-----	-----	-----	-----	-----	-----	-----	-----	-----	-----	-----	------	--------	---	----

課業餘談三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國朝陶煒撰煒字賓玉秀水人其書仿釋名廣雅之
體採輯經史中淺近而易解者以類編載自天地
至古音轉注分二十有一篇大槩人所習知稍加
裒綴別無考訂之處甚至採昭明文選之注連行
累牘而沒所自來尤非著書之體

心鏡編十卷

〔清〕譚文光輯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心鏡編十卷》提要

序

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者此上知也。世有幾人導之而不爲善傲之而自爲惡者此下愚也。世有幾人故勸懲之道重焉凡勸懲之道要在使人一觸目輒聳然動念惶然改慮譬猶鏡之鑑妍媸然鏡無蓄形臨鏡者果燁乎如花溫乎如瑩不獨奪人目精先已奪已之目若嫫姆倭僂何待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已先自憎其醜矣顧人但知鏡貌之鏡不可以有形逃詎知鏡心之鏡更不可以無形遁見一善言善行而不聳然動見一不善之言不善之行而不惶然改是無人心者也夫人心本如鏡也其忽焉墮入于惡也猶至明之鏡氣一呵上卽時障蔽也其漸染于惡而不知不覺也猶至明之鏡日受垢膩漸爲所蒙翳也苟非勤加拂拭其爲明也幾何余自幼見刊行勗善等書輒孳孳不倦隨手摘錄秘之篋中雖未敢謂奉行有素而清夜捫心必求有合乃始成寐否則徬徨達旦因思鏡貌之鏡不可一日離鏡心之鏡獨可一日舍乎邇年來游歷浙之東西見有鄉先生纂述格論及自立言垂爲家訓者開窗彙集

心鏡編序

一

而檢閱之其有合聖賢之旨兼可以醒人目者復加採入遂亟取付梓以公同志顏之曰心鏡豈以鏡人哉鏡已耳昌黎云刮垢磨光言既鈍之鏡刮之磨之仍可獻其朗誰謂心之光明有是編以拂拭之猶或疲于屢照乎勸懲之道于是有取焉世不乏好善君子幸卽一人之鏡爲人人之鏡也可乾隆十二年歲在丁卯夏四月上浣粵東古岡州譚文光質菴氏題

凡例

一是書之刻爲勸善也顧善未有不本于理者古聖教人首重明倫倫明則大本旣立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故分門以敦倫爲第一卷

一彙纂嘉言何書不可摭摭然仙經佛錄與夫巷語街談槩不敢載間有摘入者姑取其不墮元虛不流猥鄙聊附以醒聾瞶若卷首必本先賢格論爲宗主

一是編自採錄刊行諸本外其參入者則得之浙中見聞居多另採諸子百家凡若干條俱向所未備

一每卷談理爲主證事次之稗官野史見見聞聞事不勝載或擇一二信而可據者寔之亦小學遺意也

一是書之分十類取成數也其無所附屬者亦以類相從如言行則附見于修身積德等門出處則附見于涉世樂天等門報應則附見于積德愛物等門閱者毋謂爲淆混

一每門條數多少總期理足而止前人著述儘繁不敢以語句之新異書重筆複其有未備者卽韻語亦間採焉

一每條各註以書名所以便考核也其有他本未註卽註他本書名不沒所自兼寓揚善之意云

一是書止期指示明切可觸目警心錯綜登入世之古今人之先後不拘焉

一凡訓世格言如惜字放生等編牋幅刊布者類垣破壁亦粘一紙不復逐條載入恐涉數見也

一凡閱善書苦無耐心茲編不尚新奇亦不入迂腐俚鄙置之案頭隨時展玩始而敦倫繼而立身終而安命不無小補云

心鏡編目錄

二

一是書纂輯既成用當韋弦之佩而已緣勸梓者衆遂取付刷手仁人君子其必有以教我矣若謂蒐輯已備則固不能免于掛一漏萬之譏也

質菴氏謹識

心鏡編目錄

卷一

敦倫 共計七十九則

卷二

修身 共計一百十九則

卷三

勤學 共計四十七則

卷四

積德 共計六十則

心鏡編目錄

一

卷五

治家 共計六十一則

卷六

居官 共計六十五則

卷七

涉世 共計七十七則

卷八

愛物 共計二十八則

卷九

樂天 共計四十六則

卷十

養生 共計三十二則

心鏡編目錄

二

心鏡編卷一

古岡州譚文光輯

敦倫

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胡文定公

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管子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否。叔向曰。管仲善制割。賔須無善削縫。照朋善純緣。衣成若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

心鏡編卷一 敦倫

一

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庖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韓子
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以是諫非而救之。是謂下忠。韓詩外傳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荀子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

以范文正公爲第一。東谷贅言

謝諫議必最知人。平生薦不過數人。皆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德意錄人矣。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

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哉。長春言

劉誠意基家居。高廟詢以天象。悉如條答。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濟以寬。誠意本傳

蔡忠惠公襄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

心鏡編卷一 敦倫

二

邇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爲人歟。乃亦若鴛白鳥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自警編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楊龜山護卽依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夫大臣者。以道事君者也。士君子隱居求志。正豫養斯道。爲致君澤民之本。一旦得君而事。大用之。則伊呂之

勳。小用之。則龔黃之業。自古大臣。未有不講於道。而可以事君者也。鹿門子

蕭何不與曹參相善。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漢書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楊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思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曰。眞宰相也。自警編

心鏡編卷上 敦倫

三

人臣得君而事。便以父母之身。委之朝廷。身且不有。遑恤其他。故自古忠臣。知有公而不知有私。知有國而不知有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金少蘆先生

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須要溫柔敦厚。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誠。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豈可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龜山先生

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自警編

龐莊敏公爲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爲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謝之曰。戡還當處以兩府。公曰。茲事出于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言。全上

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于古人。韓魏公

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之不忠。子之不孝。常始于見其有不是處爾。續自齊編

心鏡編卷一 敦倫

四

爲子者當先意承顏。諭父母于道。不幸而父母有過。又當從容諫諍。必至于無過之地而後已。苟視親有過而不諫。與用言相激而不恤。大非孝也。欽家要畧

世之善爲人子者。常善爲人父。不能孝其親者。常能虐其子。此無他。賢者能自反。則無往而不善。不賢者不能自反。故爲人子則多怨。爲人父則多暴。規家日益編

愛子之道在教。教子之道在嚴。嚴斯成之也。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也。區區飲食衣服末矣。周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荀子

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于周公。拜起驕倖。三見三咎。往見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論衡

天子孝。龜龍負圖。庶民孝。草木榮茂。素履子

父母子之天地。與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楊子

孝子事親。不可使親有冷澹心。不可使親有煩惱心。不可使親有驚怖心。不可使親有愁悶心。不可使親有怨

心鏡編卷一 敦倫

五

恨心。不可使親有愧悔心。不可使親有缺少心。不可使親有難言心。先意承志。盡力服勞。此之謂悅親。此之謂色養。此之謂順德。世人無所不愛。而愛兒女之心最真。吾謂爲人子者。不必他求。只以體貼兒女之心。體貼父母。便是至孝。羅氏世編

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其孝。乃真孝子也。韓魏公

具此身者。人皆有親。無親則與禽獸等矣。故立善多端。惟在于孝。所謂孝者。惟在隨分自盡。不必割股割肝。然

後爲孝。且父母恩同天地。此身皆父母所有。恃以報恩者。惟此心也。同善錄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讀上下之分。庶子孫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俱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盡其道。而家道正也。故曰。家不難于有嚴父。而難于有嚴母。不難于有嚴母。而難于有順父之嚴。母父所振飭。母奉以行。而後家道之正。無或有不正者以敗之。其嚴也。乃所以爲順也。故象傳曰。嚴君而六四之傳曰。順在位。苟或不順。是二君也。其能治乎。南山讀書錄

心鏡編卷一 敦倫

六

婦于舅姑。以人合者也。子于父母。以合天者也。從來未有子不孝父母。而婦獨能孝公姑者。故凡婦之失禮。皆其子有以致之也。天誅神罰。豈可盡責之婦人乎。願爲人子者省之。同上

父母生我。自取一乳名起。百凡事務。無不祝願到好處。我乃不自保惜。萌一邪念。行一非義。至不齒于人類。不亦可以愧死哉。人能常念及此。自不敢爲不肖之子矣。

承家訓

人人生子。不以爲異。若論人生一箇人出來。耳目口鼻。四體百骸。悉具。豈非天地間至祥至瑞耶。和氣致祥。一毫乖戾。生不來。卽生得來。亦決非善物。同上

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然世有不孝之子。而未嘗受不孝之刑者。只因父母之心。本于慈愛。子孫悖謬。不欲聞之官司。富貴者恐貽羞門戶。貧賤者亦望其反哺。而曲加含忍。容隱。故不孝者。或免于刑。然父母吞聲飲恨之際。不覺怨氣所感。是以世之不孝者。或斃于雷。或死于疫。或後世必至衰微。蓋王法可幸。免天刑終不可逃。人可不惕然省乎。胡師蘇

心鏡編卷一 敦倫

七

凡人父可以仗子。子不可以仗父。父仗子者。已發則有接手。未發則得幫手。如子必仗父。不爲乖橫之醜。馳卽爲嫖賭之敗類。至于鮮衣美食。癡福庸庸。握算持籌。謀生逐逐。尚其次之。可取者。若能清白自守。訓子成人。則尤稱克家之子。後不可量者矣。姚氏家訓補

凡言孝。必帶言順。蓋孝者順也。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如同一言也。與爾子言。則爲嚴父。與父母言。則爲

逆子矣。況唐突與觸忤乎。施之朋友且不可。況父母乎。故進言自有法。言固如是。惟色亦然。孔子曰。色難。溫節孝。嘗言一副冷面。孔父母看之。其實難當是也。故要盡孝。平時須先做涵養工夫。變化氣質。若微于色。發于聲。是待僕隸下人之道也。然遇豪奴悍婢。即不敢以此加之矣。至束縛之。駕馭之。是待馬牛犬豕之道也。父而孺。隱忍而不發。必病且殆。父而強。不怒于色。則怒于言矣。病且殆。子受惡名。怒于言。則父子相夷矣。故曰孝者順也。大舜盡孝。總不出一順字。嚴遵會萃合漫錄

心鏡編卷一 敦倫

八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或父之昵于私愛。然爲子者。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人倫要旨

人子一生大事。止此送終一事。于此而心有不盡。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相諉。致有後日之悔。竊以爲長子力能獨任。不必更求衆子。衆子之中。力或可辦。便當以爲已任。不必偏累長子。各人行孝。各人盡心。爭先致力。纔是人子。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彼且于生命可捨。何區區財物足云。醒世良言

兄弟同受形父母。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人之身。所謂骨肉至親也。人惟不明此理。故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猶吳越。居雖同室。迹若路人。不知薄兄弟。卽是薄我父母矣。可歎可歎。胡師蘇

心鏡編卷一 敦倫

九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于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承父意。遂不禮于伯叔父者。殊不知已之兄弟。卽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于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于伯叔父。則不孝于父母。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于已。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袁氏世範

世之人設樽俎。會聚賓客。雖日費萬錢。畧不掛齒。至于同胞兄弟。分門析戶。視若秦越。或因寸土之地。斗粟尺布。爭訟不已。是誠何心哉。葉南鄉約

人家兄弟不和。多因爭財產之小利。溺婦女之私愛。爾不知財產乃身外餘物。婦女乃異姓相聚。終不如我兄弟至親。後漢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

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我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隋牛宏爲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無所怪問。惟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如二人者。彼于兄弟之愛。豈財產婦女所能奪也。胡師蘇

人家兄弟常作二想。則無不爲友。兄恭弟矣。二想者何。當養生送死時。應作譬如父母少生一子想。當析產授業時。應作譬如父母多生一子想。南山讀書錄

心鏡編卷一 敦倫

十

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言所惑。吾見罕矣。若等豈有是耶。柳承翰家訓

兄弟間偶有不和。慍處。卽宜明白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看大舜待象。傲未嘗無怨。無怒也。只是箇不藏不宿。所以爲聖。同善錄

嫡庶之分甚嚴。兄弟之情無間。有因妾生子而遽令小

並大者。此不學之人也。有以嫡之子而公然長凌少者。此不肖之尤也。總之爲父者。不溺私愛。而茂大義。爲子者。不緣異母而乖同氣。則兩得之矣。姚氏家訓補

心鏡編卷一 敦倫

十一

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于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且遠者。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晏子可謂善睦族矣。今人不明此義。故有千金飾裘馬。而同氣競錙銖。一日食萬錢。而宗族不免于飢寒者。此其人可與晏子同日語哉。厚于人倫者。當不若此。省之省之。胡師蘇

夫綱振立。刑于有道。使室人凡事敬順。情欲之感。無介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于動靜。則刑于不難矣。語云：妻妾乃屋漏之史。官慎之哉。同善錄

宋宏曰：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通鑑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筭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

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閭閻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古學彙纂

夫者。扶也。以道相扶者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者也。白虎通

妾之爲言接也。言得接見于君子。不得伉儷也。禮疏

夫婦敬則家多賢子。故親迎以先之。告廟以重之。朱子

凡婦人不能育子。而復禁其夫之納妾。以致無後。論其

罪則爲極惡。論其情尤爲大惑。蓋妾若生子。嫡母尊于

生母。前賢制禮。朝廷立法。凡喪服誥贈。首先推尊嫡母。

心鏡編卷十 敦倫

三

則是妾之生子。與親生何殊。而必妬嫉生心。試思榮榮

無倚。族屬爭財。曷若令其夫畱存嫡血。已亦與有依賴

乎。醒世良箴

中年喪偶。或謀續絃。必使前邊兒女。視後母卽生母。爲

後母者。亦必視前之兒女卽己子。此其要只在做家主

的用心周到立身端正。同上

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歸。則此女雙瞽矣。女家曰。

女子已爲廢人。何可奉箕箒。廷式竟娶之。及倖高密。育

女得疾死。哀哭良切。東坡時爲守。慰諭之曰。余聞哀生

于愛。愛生于色。子娶盲婦。愛從何生。廷式曰。某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若綠色生愛。綠愛生哀。色哀愛絕。于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爲妻乎。東坡拊其背曰。真丈夫也。德慈錄

一夫一婦是正理。若年四十而無子。不可不娶一妾。然

中間却有箇處法。不善調停。使妻妬而不容。妾悍而難

駁。安望其生。且育哉。調停謂何。自處于正而已。姚永菴家訓

聖人之序五倫。終之以朋友之交。朋友爲五倫之一。而

寔輔之以全五倫之道者也。朋友責善。不過欲其無忝

心鏡編卷十 敦倫

三

于人倫而已。故事君得以全其忠。事親得以成其孝。兄

弟得以和。夫婦得以義。是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

得交盡其道而無悖者。皆朋友力也。故朋友之于人倫。

義若輕而寔重。分若疎而寔親。善交友者。當以信義爲

先。篤于信義。自然相知以心。相依以命。相托以妻子。相

矜以財帛。相資以道德文章。相成以功名事業。相恤以

疾病患難。如此豈復以富貴而驕。貧賤而忽。死生存亡

而寒盟爽約乎。是之謂君子之交。金少雷先生

禮記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

成。小人甘以壞。交友者最宜詳味。愚齊語言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馨。即與之化矣。

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

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所與

處焉。案語

與賢于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賢于己者處。則自

以爲有餘。以爲不足。則日益。以爲有餘。則日損。范數美

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亂

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陳眉公

心鏡編卷一 敦倫

古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

不見其長。則頃刻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不顧其短。雖

終身與人交游可也。袁氏世範

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或露才揚已。皆是病發。當

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便懷鄙薄之念。非君子與人爲

善之心矣。王文成公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楊子

詳交者不失人。而泛交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

不先交而後擇。葛洪

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

傾蓋。而若昵。迥異則白首而無愛。抱朴子

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歐陽文忠公

與人交。不爲人所信義。未至也。仲長統

交道之喪久矣。高者不過鬪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

食。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悅。或深情厚貌。以相遁。

求其貴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

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平

居自考。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

心鏡編卷一 敦倫

圭

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而日用之節。講

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新月

異。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

責。飲食俱忘。黃陶菴社集日記錄敘

師弟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于君父。朱子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來臥。安知

被裏破。蓋朋友之合。譬誰無情誼。必要其終。然後見君

子。小人之用心。東谷贅言

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守

此然後故舊可保。陳白沙

同人與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于心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然要使誠意。交通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于人有益。而在我無自辱矣。程子遺書
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反爲友怨。薄矣。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久而誠孚。益爲友敬服矣。黃德鑑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史記

心鏡編卷一 敦倫

末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詔笑。如嚼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明心寶鑑
今人與朋友交。但酒食游戲相徵逐。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浮誇之氣多。詩書之氣少。每至失色于人。失言于人。內而見父母。外而見大賓。舉止傲慢。出言鄙倍。識者竊笑之。恬然不覺也。何則。氣不斂。心不收。則無以檢點其身。心無以檢點。其身。心則無以應事。而接物。故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嚴西齋草堂漫錄

心鏡編卷二

修身

伊川先生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二程語錄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亦然。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王陽明先生

心鏡編卷二 修身

一

學道之人。每日于十二時中。遇物應緣之處。不得令惡念相續。苟或照顧不著。偶起惡念。便當急著精彩。搜轉頭來。若隨他相續不斷。則障道結業。神嗔鬼責矣。大慧禪師
今之持敬者。多拘迫。故覺屢隨不快活。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生。不知敬是我心自做主宰處。不消苦著力。只略綽提撕。便是文公所謂。覺得心放心。便在了。可謂發千聖不傳之妙。同善錄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國。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李伯陽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于欲。無入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懼之無間。同善錄

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朱文公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

心鏡編卷一 修身

二

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溫公嘉謨集

趙康靖公榮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嘗置黃黑二豆于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于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于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此與趙清獻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于上帝同也。自警編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

然。況他人乎。張子韶

荀子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昏昏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勸學篇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元誠語錄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

心鏡編卷二 修身

三

吾得于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爲一代之名臣矣。自警編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綠雪亭雜言

薛文清公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合天。則道不外是矣。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得宜。則業廣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于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釋訓編

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已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而又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若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日益編

王陽明先生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及者爲聖賢之心。警語類鈔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

心鏡編卷二 修身

四

得來。病痛盡在這裏。慎言錄

薛文清自少卽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爲御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覽讀。精思密玩。值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爲師訓。皇朝名臣錄

王陽明先生曰。樹木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于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學古齋集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洞靈經
王荆公方盛氣議天下事。程明道曰。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徐議之。此如持冷泉沃炎火。欲不渾身通冷得乎。雪詩小書

王陽明先生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爲謙。謙字便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最樂編

心鏡編卷二 修身

五

人之不幸。莫過于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燈文集

薛文清公每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宜。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卽輾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嘗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警心錄

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

進學 皇明寶善錄

雲長公生前忠勇死後威靈萬古以來一人而已然史稱公喜讀左傳而言語文字不少概見今傳對一聯云出公筆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噫此二語者何善與人同廣大若此哉雲長小書

耕堯田者有水患耕湯田者有旱患耕心田者無憂無患日日豐年樵談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丹鉛錄

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是即孟子告貉稽意百

心鏡編卷二 修身

六

峰日記

專涵養上用工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上用工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吾輩用工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王文成公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鶴林玉露補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閒思妄想不求靜未嘗不靜也陳白沙先生

范忠宣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忠不到聖賢地位古今樂石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思閉戶。故君子當以太和元氣為主格言鈔

說人之短而乃護己之長。誇己之長而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若能克去此弊。豈惟進德且以遠怨胡師錄

心鏡編卷二 修身

七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足者博聞景行錄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小牕清紀

衣垢不煎。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慙色。行垢不煎。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省約三書

有人夜怕鬼。陽明先生曰。即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餒。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或曰。正直之鬼不須恐。邪鬼不啻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

正人乎。卽此一怕。便是心邪。故有逃之者。非鬼逃也。心自逃耳。如人好色。卽色鬼逃。好貨。卽貨鬼逃。怒所不當。怒是怒鬼逃。懼所不當。懼是懼鬼逃也。釋訓編

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蘇黃門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樵談

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卽時而避。勿恃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卽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晁文元

心鏡編卷二 修身

八

倪宗玉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愚問觀之。將何如。宗玉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銷踏蹬之憂。絲雪草雜言

顧尚書東橋公璘。嘗著二警詞以自勵。其左警詞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其右警詞曰。好辯以招尤。不若訥嘿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妬。不若韜

精以示拙。噫。二詞真藥石之語也。新知錄

福從善。禍從惡。人孰不祈福而免禍。何不究其所從。義得利。利得害。人孰不趨利而避害。何不辨其所得。衛門錄

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自心先生

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恥。全上

人或入荆棘中。徐以理之。則出。旨哉斯言。吳百峰日記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

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慾

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長者言

心鏡編卷二 修身

九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莊子

辨含于訥。巧隱于拙。剛蓄于吳。直蘊于謙。明養于晦。五

者藏用之道也。懷然錄

至道之用。嗇鄙細不可。吉人之詞。寡深密不可。節俠之

生。輕剛狠不可。通達之財。疎暴殄不可。才子之氣。高矜

驕不可。廉吏之守。嚴刻剝不可。書神要語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開茸爲寬

大胥失之矣。省期長語

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昭明文選

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劉下公

饒一著。添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免隙駒之易過。忍一言。

免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清和。救劫寶經

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真色人。自有一種

心鏡編卷二 修身

十

堪愛堪敬處。所以可貴。衡門錄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症。習陰謀者。必

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寓諸

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最樂編

范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

塊玉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粗礪底物。方磨得出。譬

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

增益預防。如此便得道理出來。日益編

見美女時。做狼虎看。見黃金時。做糞土看。這箇中間。享

了多少清福。讓他說話。我只閉口。讓他指點。我只袖手。

這箇中間。省了多少閑氣。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

怨。不與他較。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著力

再忍。受不得時。耐心且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世

情濃處。淡得下。塵俗牽纏處。斬得下。這箇中間。息了

多少妄想。緩步當車。晚食當肉。寡營是智。無病是福。這

箇中間。討了多少受用。收得放心。戒得忿怒。薄得世味。

遠得嗜慾。這箇中間。省了多少精神。既不作偏。亦不好

事。既不損人。亦不利己。這箇中間。消了多少灾厄。董元宰警世言

心鏡編卷二 修身

十一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

做君子。則惑之甚也。格言抄

勿謂一念可欺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勿謂一言

可輕也。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勿謂一事可忽也。須

知有身家性命之關係。勿謂一時可遲也。須知有禍福

子孫之報應。沈隱堂座右銘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

點。長者言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

貧富關。保養縱慾。是人鬼關。警心錄

錢煨恬退高曠。嘗以三不識自許。謂誠心直道。不識人。生有機穢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嗜好。事。委心任運。不識人世有經實事。最樂編

品詣常觀勝于我者。則愧恥自生。處境常思不及我者。則怨尤自息。警心錄

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方是真修之士。全上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

心鏡編卷一 修身

士

綸自臨深履薄處得力。居業格言

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格言鈔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

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脩。救荒歉。助義

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訕。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富室。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細。張何初先生

心鏡編卷一 修身

士

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仇而相害也歟。薛文清公

諺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幾分飢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練性。真外可以經世務。

若向肥甘軟滑中。捲却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陳眉公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長吉言

前輩有云。戒酒後語。忌食時嘆。忍難忍事。恕不明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寶鑑錄

襟抱如光風霽月。節概如泰山喬嶽。古今名喻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宋語

疑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薛文清公

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書御要語

人以厚道待人。正是自己占地步處。故曰寧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衡門錄

齊劉計自少至老。不見喜怒之色。每于可競之地。輒以

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余少而剛褊。事

後不能無愧悔。嘗書晉人衛玠所云。人有不及。可以情

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之語。以自警省。冬餘錄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秘笈

言必信。行必果。古之小人。今之君子。格言鈔

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程子

成德多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魏環溪

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莊子

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藥。魏環溪

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尹和靖

劉忠定公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言行類編

無以仇隙而語盡。無以新交而歡盡。無以小人過悞而法盡。警心錄

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連那靜時工夫亦差。王成公

或問夏原吉曰。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

不怒。始忍于色。終忍于心。久則自熟。不與人較。何嘗不

自學來。警心錄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司馬溫公

覺人之詐。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動于色。此中有無窮

學識。格言鈔

王通教授河汾之間。弟子賈瓊問息謗。曰。無辨。問止怨。

曰。不爭。警心錄

害身莫甚于色。故色慾聖人之豫戒。書曰。不邇聲色。孔

子曰。戒之在色。未有邇而能戒者。羅念菴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

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廣談

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怠。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唐石銘

人不誠處。都在言語上。朱文公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者。縱實見確聞。不可開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者。縱閒談酒話。亦慎勿言。袁了凡

一座之中。有彈射人者。吾獨端莊沉默。以消之。此之謂不言之教。同善錄

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警語類錄

心鏡編卷二 修身

七

出言須思省。則思爲主。而言爲客。長者言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薛文清公

荀子云。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于鐘鼓琴瑟。明心寶鑑

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枚乘語

古人云。禍莫大于縱己之欲。惡莫大于言人之非。又云。

以言傷人者。利于刀斧。以術傷人者。毒于虎豹。皆名言也。自警編

人須有容德。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掩瑕。

有容之謂也。薛文清公

好名休要霸占。也須勻些兒。惡名休要推辭。也須分些兒。呂新吾

英氣最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淺深。薛文清公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恩怨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蒙南鄉約

畱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畱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畱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畱有餘不盡之福。以還

心鏡編卷二 修身

七

子孫。王參政四箴銘

能改過則天地不怒。能安分則鬼神無權。同善錄

自責之外。無勝人之術。自強之外。無讓人之術。格言鈔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稱。同善錄

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卽有大不稱心事。隨後至矣。知此理。可免怨尤。格言鈔

怒亦人情。能制爲尚。古惟顏子。能不遷怒。可見功夫甚

難。怒而輕發。其爲害也大矣。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小不如意。怒形于色。總由義理不明。涵養無力。故血氣粗厲。而不能制也。有道之人。心氣和平。神情安定。拂意之來。不爲所動。則澹然自化矣。若夫胸襟狹隘。不能容物。氣質粗浮。動多鬱勃。欲其存心修德。不亦難乎。同善錄

俯仰身世之間。亦多故矣。而其要總貴于自立。能自立。則經權常變。確然有以自守。而不爲事物所搖奪。自立維何。讀書明理。承上率下。保身宜家。其大綱不出謹慎忠厚勤儉六字。嚴遜曾西應判話

心鏡編卷二 修身

六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字。是八箇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姚承菴家訓

人只秉一箇公。守一箇正。執一箇實。持一箇平。總來存一箇仁。卽小有差失。人亦自能亮我。全上

天下許多道理。一人豈能兼收。論學問只宜以不如人爲恥。天下無窮福分。一人豈能悉受。論享用只宜以過人爲愧。全上

凡人不屈則不伸。屈于此必伸于彼。此感應自然之理。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故但求其可

伸者。于已而不必患其見屈。于人而留其可伸者。于後而不必疑其見屈于今也。西應判話

神氣不收斂。則不能發皇。心思不凝聚。則不能通徹。學問不專一。則不能有成。卽屈伸之理也。引而伸之。觸而通之。凡事皆然。全上

吳五亭立身句云。惟人萬物靈。仁義關宏造。大患在有身。沉冥非至道。苟得物。易櫻居正哀。可澡圭泉曲。無遁繩墨邪。必討薰蕕一器分。君子慎小草。補園集

心鏡編卷二 修身

九

心鏡編卷三

勤學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朱夫子

諸葛亮誠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慙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漢書

心鏡編卷三 勤學

一

小兒輩不可以世事分讀書。但當以讀書通世事。石樓幽事
山谷云。弟子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病者。獨有書耳。讀書鏡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正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楊子

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荆園小語

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于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黃魯直

胡文定公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一坐

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閱。自警編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讀書鏡

讀書須求良友。參訂互考。大助性靈。譬登山臨水。必須結伴。與之嘲風弄月。則得眺覽之趣。又如禪門開教。必須對叅。與之更端發難。則得宗風之趣。小窗清紀

王文成公寄諸用明書云。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聞偕陽諸姪去歲皆出應試。非不喜其

心鏡編卷三 勤學

二

年少有志。然私心竊以爲不然。倘遂得志。豈不悞却此生耶。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若不以吾言爲迂闊。當自有進步處矣。荆園小語

讀書須于五更清晨時用功。較之辰巳以後。幾倍有益。蓋平旦乃天地清爽之氣。最當挹取。昔人云。一日之計在于寅。人于此時學事。事必精萃。入于此時讀書。書必熟透。警心錄

子弟擇師。必須延敦厚博學。習知禮教者。厚其束脩。不

徒專尚文詞。孫簡肅公家訓

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謂過今日。尚有明日。殊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懼哉。省約三書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晚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鶴林玉露

讀書不獨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義理收攝故也。警心錄

心鏡編卷三 勤學

三

凡讀書思索之久。當閉目靜坐。養其神氣。少時再從事于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薛文清公

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防檢。陶習謙晦。沈厚性情。禁絕浮誇傲誕者。與之游。庶可成遠大之器。孫公家訓

子弟性資鈍拙。莫將舉業擔悞。早令習練。公私百務。大都教子。只是要渠做好人。不必定要渠做好官。如農桑本務。商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為。非貧不至失節。但皆不可不學。以延讀書種。

子。同上

柳世隆性清廉。惟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材也。不如一經。警心錄

劉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燕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所借。時人謂之書淫。宋書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無學術。何以處之。眉公秘笈

心鏡編卷三 勤學

四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虫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堦聲。雪洒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有全益無少害也。同上

靜坐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學者只要靜箇心。此上頭儘有進步。程伯子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濶遠。踐履要篤實。能



是四者可以學矣。陳白沙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驕雅兩字。則讀書定不深心。最樂編

凡子弟所當痛戒者不一。而以不聽父兄師長之言。及昵比淫朋為最。若戒是二者。自能尋向上去。衡門錄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長者言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母陷于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

心鏡編卷三 勸學

五

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為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陽明先生客座私視文

學止于誇多鬪靡。不知性靈為何物。變化氣質為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于禽獸者幾希。陳白沙

變化氣質。居常無可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能不憂惶。失措便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王文成公

田氣化為鶩。雀入大水為蛤。虫魚且有變化。而人至老不變何哉。善用功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長者言

謂舉業與聖賢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曰。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無非真學。無非道也。而況于舉業乎。謂舉業與聖賢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曰。心苟忘之。則雖身由之。亦是俗事。而況于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容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王文成公

心鏡編卷三 勸學

六

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格言也。子聞尹彥明從學于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鳥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此言。誠可為淺露之戒。張子諒

讀書貴于能用。若讀而不能。則雖博如書肆。辨若懸河。猶為無益。孔子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也。故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彼益一無所得。所謂能讀而不能用者也。與未嘗讀者何異哉。郭登咏蠹魚詩云。瑣瑣如何也。賦



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今之學者其殆蠹魚之類乎。可慨已。新知錄

潘良貴字子賤。有磨鏡帖行于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鶴林玉露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于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

心鏡編卷三 勸學

七

與古人天淵懸隔。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同上

昔陳烈山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吾有放心。不曾收拾。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後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朱子

爲善最樂。讀書更佳。只此二句。知其味。便是天下大福。人少年欲知爲善。又必由讀書。又云。關了門。閉了戶。把絕四頭路。正是讀書時也。何謂頭路。人心紛擾。要長要短。皆是頭路。須一切斷絕。件件看破。都沒要緊。件件寡

去。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此心空明虛妙。人品日高。文章日進。此爲善讀書人。同上

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數件難處置事。不覺骨寒毛聳。心膽隨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細心。真是枉讀了古人書。乃知讀書務要設身處地。打算一番。纔成一箇致知學問。同上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同上

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于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

心鏡編卷三 勸學

八

容易放過。更于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同上

人多。是恥于問人。假使今日問于人。明日勝于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此舜所以好問。孔子所以無常師也。教家要略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秘笈

壁書覆瓿。裂史粘牒。誰不惜之士。厄窮途。偶落陷阱。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侑腹中

之文哀哉。黃清翁

趙季仁謂羅景倫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秘笈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王陽明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強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鏡

心鏡編卷三 勸學

九

山谷論書法云。此事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爭也。可移以爲講學者告。嚴遵山集

心鏡編卷四

積德

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家語

爲不善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莊子

漢明帝問東平王蒼。處家何者最樂。王曰。爲善最樂。漢史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三國志

壞人之善無後。敗人之成天誅。越絕書

心鏡編卷四 積德

一

以歲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行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徐幹中論

孫叔敖幼時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泣對曰。人言見兩頭蛇必死。見今見之。是以憂。母曰。蛇今安在。曰。恐後人又見。見因殺而埋之。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集百祥。仁除百禍。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楚矣。史記

凡人在顛沛患難。善用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下蔭兒孫。警心錄

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有日日可行的善事。乞丐有日日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踉蹌過耳。晦翁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長者言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格鈔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同上

識些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蓋不識好惡。

心鏡編卷四 積德

二

如童稚。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不可免也。厚生訓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高忠憲公家訓

處富貴之境。要知貧賤人痛癢。值少壯之時。須念衰老人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况。立旁觀之地。應識局中人苦心。航中帆

天之生人。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體。無富貴貧賤一也。世

間之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甚至終身不識有室家之樂者。吾不知其幾矣。富貴之人。豈惟無飢。且肥甘足于口。豈惟無寒。且輕煖足于體。華堂峻宇。妾媵滿前。靡有求而弗得。靡有欲而弗遂。天之厚我。不越庸人萬萬哉。故雖日行方便。猶不能補報天之萬一。而乃或任其饕餮之性。恃勢凌人。則天其喜我乎。惡我乎。子孫其受福乎。此理甚明。不待細思而可曉也。衡門錄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常久之計。

心鏡編卷四 積德

三

司馬溫公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水鏡錄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讓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景行錄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逐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王陽明先生

凡人有勢。不可使盡。有福。不可享盡。貧困。不可欺盡。此

三者。乃天地循環。周而復始。故行善者。福雖未至。禍自遠矣。行惡者。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利己。切宜戒之。應驗錄

當厄之施。甘于時雨。傷心之語。毒于陰兵。印室編

陳璉晚年家貧。勇于行義。嘗訓諸子。遇貧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多寡。若必待富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期。警心錄

袁了凡與陳顯亭書曰。我輩平日辛勤刻苦。爲子孫創

心鏡編卷四 積德

四

業者。死來皆用不著。所可恃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人受命于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警心錄

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高盛名而寔不副者。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袁了凡

口過一節。犯者甚衆。隨風訕笑。不能自禁。無論言之太過。卽語語真實。已將此人肺肝。揭摘無遺矣。博一時之

快意。積一生之陰惡。損德不少。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思之慎之。吳百峰日記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于子孫者。不可不培。楊襄毅公父聰言

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同上

有術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心鏡編卷四 積德

五

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至今。不差。豈不優于子之算數乎。鶴林玉露

杜祁公衍性好施。張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半及於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爲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讀書鏡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緒山先生

凡善救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其言不
勸。自行。若人怒彼不是。我却以爲是。何異燎之方盛。又
搗膏以熾之也。福壽全書

樂與人爲善者。人有片善。則節取之。有微善。則獎借之。
未善則勸教之。欲善則贊成之。卽其不能爲善也。亦常
以善人期待之初。無鄙棄之意。至于人之有過。則非但
不敢言之。且惟恐或聞之。或親見其過也。則乘機以化
誘之。委曲以彌縫之。初無責怒人之意。如是與人。真如
春風太和之鼓物。被其澤而化者。固有出于不知不覺

者也。故其功莫大焉。同善錄

心鏡編卷四 積德

六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
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
之道也。若忘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同上
人之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感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
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是相愛相成之至。
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
且或強辯不從。更塞他覺悟的路了。同上

昔人語科第者曰。半積陰功。半讀書。誠然。然陰功非但

分人以財而已。孜孜切切。惟以濟人救人爲事。行之數
十年。此意純熟。動念卽是方謂之陰功。何者。此乃仁心
也。仁則生生則吉。而科第在其中矣。此萬驗良方。幸勿
忽之。高忠憲公

偶友人談士大夫家。多走泄元氣。余曰。不必論他不義
事。只一得第便走泄。又未須論得第。只子弟能搦管行
文。便走泄。要知祖父質朴敦龐一段意思。纔向衣冠文
采。已耗去強半。故發達未便是好消息。厚者力培之。薄
者力削之。嚴正邪白雲小言

心鏡編卷四 積德

七

寒夜煖衾熟睡。便須知惜福。便須知謹身省事之功。問
如何。曰。世間多少沒衾蓋的人。衾中多少睡不著的人。
同上

人有能學做一好事者。無有能學發一好念者。心猶種
也。念猶苗也。無此種。則無此苗。同上

羅夫人。楊誠齋婦也。平居衣飾。止用銀帛。生四子三女。
悉自乳。曰。飢人子以哺。吾子是何心哉。三子皆登第。嚴

珪筆乘

韓山子謂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

苦從祖宗積惡來。平日專事苛刻。討便宜。損人利己。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日我自殺之。臨終我自憂之。不惑之甚哉。善德錄

或問司馬溫公曰。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乃虛語耶。公曰。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如樂書有惠于晉。厲雖剛愎。猶保宗祀。書之餘慶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厲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不善。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及之。

心鏡編卷四 積德

八

張湯雖險詖。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光顯歷世。宜矣。警心錄

趙閱道嘗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卽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于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曾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遜齋集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之。偶夜行。聞有老婦哭之而哀。公問之。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移去。所以泣也。問其居何在。正五百緡所買者。卽取屋券焚之。不受原直。遂自陽羨還毘陵。勿徙宅矣。勸善錄

趙清獻公朴。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容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隣翁之居。期廣公第。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隣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自警編

凡人爲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乃天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同上

心鏡編卷四 積德

九

廖德明。朱文公高弟也。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闕。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勸。爲質之文公。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驥。而暮爲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道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德明官至正郎。同上

但願親戚人人豐足。寧我隻貧。自守。若使一人富厚。九族飢寒。便是極缺陷處。溫節孝家訓

余嘗自揣。深過涯分。特書小聯云。得此已過矣。敢萌半點私心。求爲可繼也。須積十分陰德。姚永春家訓

宋王沂公父拾遺字紙。香湯洗曝。燒之。夢宣聖賜會子爲嗣。未幾生男。遂名會。三元及第。爲賢相。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置身通顯。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解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彰彰。古今炯鑒。人可不敬惜字紙哉。同善錄

語曰。討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味。蓋此念纔一思。討便宜。便自壞了心術。自損了陰陽。大失便宜。卽在此處矣。不必到失便宜時。然後見也。姚永春家訓

心鏡編卷四 積德

十

同年建德王廷嘗語余曰。渠爲諸生時。提學歲考後。適有分守某叅政行縣。諸生謁見。問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幫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某僉事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撲責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二公去後。祿位何如。乃後分守公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公陞陝西副使。遇安化作亂。竟被害。吁。豈謂一問。遂能致禍福哉。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

表也。存心仁厚。則一言一行。動依于厚。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動依于薄。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人。豈享福祿之器哉。陳棟塘見聞紀訓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于諸侯。皆受金于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已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于諸侯矣。子路拯人於溺。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

心鏡編卷四 積德

十一

自俗眼觀之。子貢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寔非也。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寔是也。然此就一節論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廣益編

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作事有剛有柔。二也。慕道近君子。三也。安分寡營。四也。不嗜殺。五

也。爲善不求人知。六也。忍耐。七也。不厭人乞假。八也。喜人規切。九也。常自知非。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無作奸作惡。十三也。不談亂。十四也。夜臥不便睡著。馬上不回顧。十五也。不談閨閫事。十六也。作事周匝有終始。十七也。不忘人恩。十八也。揚善掩惡。十九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一也。不忘故舊。二十二也。能損己爲利人事。二十三也。知人詐僞能含容。二十四也。能惜福。二十五也。受享知慚愧。二十六也。語言有序。二十七也。當人語次不攪。

心鏡編卷四 積德

十一

奪二十八也。不嫌惡衣食。二十九也。不面訐人。三十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一也。不念舊惡。三十二也。常思退步讓入。三十三也。盡心爲人謀。三十四也。受謗不急自解。三十五也。精信因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未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已相。青箱雜記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自警編

方諫議謹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長者。同上

有修橋人。有毀橋人。此天堂地獄之小因也。有坐轎人。有荷轎人。此天堂地獄之小果也。餘可推矣。龍舒居士或曰。陰德曷從而修之。曰。凡可修者。不以富貴貧賤拘。但于水火盜賊。飢寒疾苦。刑獄逼迫。逆旅狼狽。險阻艱難。至于飛潛動植。千力到處。種種方便。雖一言一語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如此存心。則陰德無限量。而受報如之矣。保生心鑑

心鏡編卷四 積德

三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縈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于邠。將出殯。聞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慙然。卽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日益編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我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我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德謨錄

楊州衙胥某。素行不法。而富于財。值辛卯夏。飢民滿路。某煮粥賑濟。喫粥一碗者。償錢一文。時按院秦世禎巡視淮揚。微服私行。向衙胥云。汝既有此救民美意。併不索此一文錢。豈不大佳。衙胥某云。吾非敢云賑飢之粥。

也。吾固賣粥而第損其價耳。蓋下等百姓固無論若平時有體面者。雖飢餓欲死。有不肯至賑粥之處者矣。吾名為賣粥。則彼持錢欣欣而來。喫之有名。并可買歸給其妻女之在家飢餓者。于計為便耳。按院聞其言稱善。私識其姓名而去。及按院來揚蒞任。有幾詞告此衙胥發其舊事者。俱批賑粥免究。警心錄

安溪李文貞公云。人能勉強便好。六家叔少時。聞人家有不祥事。便有喜色。余規之曰。叔父何為倖人之災。樂人之禍。叔父頷之。自後便強為咨嗟。或作愁苦酸悽。不可忍耐之狀。其始未必即出于實心。到後來便習而成。性他如今福祿壽考。甲于一族。若那意不變。便非享福之相。榕村語錄

心鏡編卷四 積德

古

心鏡編卷五

治家

居家有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朱文公

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為根為幹。為枝為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胡師蘇

心鏡編卷五 治家

一

欲去病。須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須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夕之事也。名公訓纂

齊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修身為要。以樹藝牧蓄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垂範。清修妙論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百餘。以進高宗。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眾。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長

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守祖宗法。不聽婦人言而已。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日知錄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醒世良言

書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詩曰。婦有長舌。爲鴟爲鴞。蓋

婦人治內爲職。所謂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者。若干預外政。凌駕夫子。豈非晨鳴之牝雞。長舌之鴟鴞乎。家道

亦從而不振矣。慎之慎之。規家日益編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防奴僕奸盜。婢妾若與主翁親

心鏡編卷五 治家

二

近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至破家者多矣。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而防其終。同上

男女有別。人之大倫。前後管門。須擇老寔知事者。婢僕

不許出入混雜。孫公家訓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其陷于惡。但不忍詞怒傷

其顏色耳。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喻。安得

不用湯藥針灸救之哉。厚生訓纂

博與奕。乃貪心殺心癡心。嗔心之變理也。于事雖小。害

道則大。人家不肖子孫。墮其窟窖。至于敗蕩家業。喪身

失命者。要皆一念貪癡之心。有以溺之耳。少年之人。尤宜警戒。故曰。世人不省事。日日博與奕。贏得轉頭空。何須論高著。保合編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鄙。人多不知也。鄙

奢之極。必生奢男。小應清紀

諺云。若要寬。先了官。錢糧最要早完。免致官府比較責

辱。若差人押催。反致多費。孫簡肅公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乃無後患。不可以人情契密。不

爲之防。或失權。成爭端。方子良

心鏡編卷五 治家

三

親舊借貸。只須量力捐助。以盡我心。勿外本圖利。以生後隙。孫簡肅公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長

言

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鬧。人來告愬。只當責備自家

子弟。奴僕。或訪知情事。可惡。卽加懲戒。以警其後。則家

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縱而不怨矣。胡師蘇

凡祖宗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

酒食。肉。居宿于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

殺之。陳自沙

葉氏問祭祀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葉象鄉約

蜀太子賓客李鄴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溫公家範

凡成家之要有三。曰勤。曰儉。曰多算。若苛刻占便宜。及一切損人利己之事。不與焉。凡敗家之故有三。曰惰。曰

心鏡編卷五 治家

四

侈。曰少算。若寬恕周窮乏。及一切利人損己之事。不與焉。衡門錄

聞之先輩云。俗言做人家。便至算悉錙銖。不顧體面。不知此但做了家。不曾做得人。有一等局面要好。遇事過隆。此但做了人。不曾做得家。兩者均非至當之法。必做人做家。兩無損害爲可。保合編

司馬溫公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

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悞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利害幾何不使入于吾心。雖犯至于十數。亦不畧見于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孫公家訓

母養幼婦。毋贅女壻。男十歲勿內宿。女十歲勿外出。同上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三姑六婆。決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者。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鄉隣之忿爭。皆此流構之也。抑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奸之

心鏡編卷五 治家

五

媒。其害不可勝言。格言鈔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蓋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意。寧免背後評議。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積成怨恨。況兩遞其言。又從而增益之。兩家之怨。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自不能離間所親。同上

白屋子弟。有志讀書。便是向上之人。所造正未可量。若世家子弟。不務讀書。未有不趨入下流者。每見膏粱纨绔。席祖父遺蔭。不由教訓。結交匪僻。下賤博奕。暢飲呼

爾汝敗家風。蕩檢踰閑。不復羞悔。及遇白屋中。有有志
上進者。輒瞋目傲之曰。我世家子也。爾等何得與我輩
齒。嗚呼。祖宗創業垂統。孰非自白屋起家乎。似此驕盈。
不自立。世家獨不可變而爲白屋乎。樂郤之後。降爲皂
隸。戒之最之。吳百峰日記

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若事事足
意。便有不好事出來。消長之理也。胡文定公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
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從寬一分。留

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綿遠。格言

小兒嬉戲。殺蝶蠅虫。蟻之類。宜力禁之。不惟恐其傷生。
亦杜其殺機。使長大慚知仁恕。迪吉錄

人家子弟已識字後。卽禁看淫書小說。此種本屬子虛
烏有。少年誤認爲真。眩目蕩心。最爲害事。嘗稽察其背
後借看。搜出卽投之于火。十二歲後。父卽攜之同寢。留
心察其睡中動靜。居常女婢僕婦奶子。不論美惡老少。
概不許近。只此一關。能與牢守功名壽算終身受用不
盡。黃慈乙養蒙編

心鏡編卷五 治家

六

程大中公。胸性寬而斷。中外相待如賓。夫人謙順自牧。
雖小事必稟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仆奴婢。諸子或加
訶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所怒。必爲
之寬釋。惟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肖。以母
蔽其過而父不知耳。賢妻編

儉之一字。衆妙之門。無求于人。寡欲于己。可以養德。淡
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壽。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
養廉。忍不足于前。留餘于後。可以養福。警心錄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則止。東坡謫齊

心鏡編卷五 治家

七

安。日用不過百五十。以竹筒貯。不盡者待客。與李公擇
書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年之道。上
今人飲饌。務尚豐腴。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
幾。祇以厭飫諸僕從耳。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判時。
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于
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
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
大夫家。食非羅列。器非金銀。不敢會賓客。嘗數日營聚。
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風俗頹敝。

如是有世道之責者既不能禁忍助之乎園涂錄

東坡請客所設不過數品。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東坡集

空青先生論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禮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斗秤平準。三也。每開紡織讀書聲。四也。少與造五也。六婆不入門。六也。不蓄優僕。七也。和睦隣族。八也。門多士君子。九也。早完官稅。十也。庭除洒掃。十一也。閨門整肅。十二也。尊重師傅。十三也。宴客有節。十四也。無長夜飲。十五也。不延妓女至家。十六也。不狼藉用物。

心鏡編卷五 治家

八

十七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八也。居喪循禮。十九也。交易分明。二十也。祭祀必恭敬。二十一也。卑幼凡事稟命家長。二十二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三也。閨人謙婉。二十四也。家人多服布衣。二十五也。不喜鬪訟。二十六也。不信禱賽。二十七也。不聞婦女聲。二十八也。不聚座談。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寢興以時。三十一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也。童稚能應對。三十三也。無博奕戲詈。三十四也。舟車什物能借人。三十五也。婢僕不搬鬪是非。三十六也。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

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道廣集

丁清惠公賓最寬厚。有一門生好以刻薄謀產。公貽書戒之曰。產業將貽之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仁厚。斯可垂之永久。若以產業為冤業。非惟為子孫作馬牛。直為子孫作蛇蝎耳。戒之戒之。鑒往錄

費榮敏公家秤量無二致。嘗刻銘于上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其子孫世守之。警心錄

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

心鏡編卷五 治家

九

泣。俱自然。竊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途。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女諍詬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謔也。妖冶唱歌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于夜靜聽雞聲。于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陸象山先生

先正有言。孝子一念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賀達聖致親友書

兄弟分居。是人生最不忍言之事。然亦多有勢不得不然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人好尚不一。統于一人。恐難趁衆意。各行其意。又事無條理。况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自度一家之中。人。能學前人同居。固是美事。如或不然。反不如分爨爲受。勉。強。聯。絡。久。必。乖。戾。警心錄

侍郎孫公鏗云。大司寇方崖趙公大佑。乃祖廣德守次山公崇賢。訓家甚嚴。方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欲爲烘

心鏡編卷五 治家

十

足之用。乃祖見之。叱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爾不能耐寒耶。如霜天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于苦寒耳。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厚生訓纂

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故座有嘉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黃魯直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久雨。宅後古牆頽陷。得錢滿缸。奴婢喜走告鄭。鄭焚香

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憫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溫公家範

黃白之說。固有是事。乃大福德之人。鬼神欲資其了道。故以畀之。亦非資其富貴也。世之碌碌者。妄意希冀。信丹客虛誑。而迷戀不已。然不知非求之所得也。況得之未必能享耶。借使有之。彼丹客者。豈不自珍秘。而肯輕以與人耶。其不可信明矣。故俞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衫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些養自身。又滁州魯訓導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吾見世之被此而敗家喪業者不少矣。噫。保合編

心鏡編卷五 治家

十二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摘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齊整。勝絕鄉邦。光映門戶。却是花開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爲斂抑。差緩敗傾。又若約而爲泰。時屈舉贏。則旦夕獲亡之道也。四則編

頃見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最吝嗇升斗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鈴于身夜則置鈴枕下病甚將絕子孫竊其鈴開藏室發篋筒取其財其人後蘇求鈴不得憤怒而卒子孫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鬪訟雖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許于公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蓋由于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弗求多餘多餘鮮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粗糲布褐不能自管若其不賢耶雖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

溫公家訓

心鏡編卷五 治家

三

楊誠齋公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家寒月黎明卽詣廚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公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我矣按此卽陶彭澤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之意

省身集

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爲至要蓋子弟失教至長大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嫜敗壞風俗小則隳壞家

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

同善錄

賢不肖皆吾子爲父母者切不可毫髮偏愛偏愛日久兄弟不覺怨憤之積往往親沒而爭訟因之創業思垂永久全要此處見得明不貽後來之禍

姚承業訓

娶婦務不如我嫁女務勝我二語傳爲美談然猶從世俗起見余謂總不若以孝友禮義爲主有此四德則和氣致祥縱使舉動簡樸兒女自然秀異失此四德卽令舉動豪華兒女必然癡蠢此締姻者不可不慎擇也

家訓補

心鏡編卷五 治家

三

世俗好于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昔富今貧昔貴今賤遂致負信棄約連年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悔

司馬溫公

大觀中劍州羅鞏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每以前程事默祝一旦夢神曰子有罪宜卽還鄉鞏曰鞏平生無過願告以得罪之因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爾鞏曰家有兄弟獨罪鞏何也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

咎餘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既悟悔恨束裝亟歸同舍者訝之。鞏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今人惑于葬師之說惟欲預圖後蔭選期卜地延數十年不葬其親者尚其以羅鞏爲戒哉。感應錄

甫田林氏之先字用賓名觀者常遇一異人待之甚謹一日異人語公曰近見一嘉地葬之者公卿等下麻粟慮君福德未足以當奈何公曰吾德則薄但得此地而與吾宗人共之豈無一人足當之者異人歎曰卽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告之處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

心鏡編卷五 治家

西

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爲撫州守孫曾俱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今子孫科第甚衆蓋公念及祖宗以光令緒篤愛一本全不以彼此爲異同仁孝感乎卽累世顯榮亦理之固然者。善便錄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者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驛伶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夫之婚哉。溫公家訓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絕

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曰獨夫天人不祐。溫節孝家訓

遠邪伎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至科第文章總是兒郎自家本事。同上

家處窮約時當念守分二字家處富盛時當念惜福二字。承菴家訓

訟非美事卽有橫逆之加須十分忍耐莫輕舉訟訟卦辭中吉終凶不克等語最宜三復究之作事謀始一語則絕訟之本也。同上

心鏡編卷五 治家

主

今人酷信風水將祖先墳塋遷移改葬以求福澤速效不知富貴自有天數生者不努力進修而重責死者之蔭庇有是理乎甚有貪圖風水至傾其身家者曷不反而求之天理也可惑已。同上

治家規範以清肅爲主凡宜淫導欲之事上行必下效斷不可躬自作孽致釀禍端。姚氏家訓補

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此一生之風水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一家之風水也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此一國之風水也余不知

其他。白雲小言

心鏡編卷五 治家

六

心鏡編卷六

居官

古岡州譚文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政訓

天下國家。寬大培根本。何以培之。曰。仁而已。薛文清公

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

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

時。工夫更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覺。砥礪。則平日志

向鮮有不移奪而弛然日就頹靡者。王文成公

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同上

心鏡編卷六 居官

一

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益

除弊以解懸。民心卽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

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真知利弊之

詳確。則是非混淆。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

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

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于廣詢博訪。取決賢知。不專一

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不

失先王之意者。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于民矣。屬錄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

而賢智之所深慮。薛文清公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以通下情爲急。同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爲尤難。小總清紀

清貴容仁貴斷。張洪陽

周埤初爲相。謂韋澳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埤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埤深然之。同善錄

心鏡編卷六 居官

二

如問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成而生怒心。不可因他言詞圓轉而生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王文成公

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死。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德慈錄

先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

朝最宜詳味。雪溪錄

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名言。賈文元公

善愛其身者。能以身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蔡虛齋

李景讓之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則災及其身。雖婦人之言。可謂居官急職之戒。薛文清公

心鏡編卷六 居官

三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灼文集

真西山論萊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鶴林玉露

今人初釋褐作吏。虛僑恃氣。自負清廉。動與上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凌先進。齟齬一二死灰之鄉。

紳以自鳴其猛。此與孟氏之訓違。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夫諧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禮。博擊豪強。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事。最易蹈襲。後悔何及。沈氏記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一邑之長。若能以事父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于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堂屬箴銘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

心鏡編卷六 居官

四

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恣。而貽人怨。每見見任官。多稱鄉宦之豪橫。而鄉宦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避。皆不怨也。吁。可戒哉。省躬長語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呂氏蒙訓

吳芾云。與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得罪于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于君。不若退而合于道。二公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長者言

嘗讀易曰。惟深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未識深字之義。後

觀歷代謀事者。多以淺而致敗。乃深悟其理。唐德宗時。

李懷光自山東提兵赴奉天之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

白志貞之奸。曰。天下之亂。皆若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

誅之。既而反爲杞等所譖。不得入朝。快快以叛。身名俱。

喪。梁王彥章爲招討使。嫉趙巖張漢章之奸。曰。待吾成。

功。然後入朝。清君側。趙張聞之。曰。吾輩寧死于沙陀。不。

可爲彥章所殺。譖而罷之。宋濟王爲太子。嫉史彌遠之。

奸。呼爲新恩。以爲他日貶之。非新州則恩州也。後反爲。

彌遠所廢。夫此三人者。功尚未成。位尚未得。肆口揚言。

心鏡編卷六 居官

五

以犯小人之忌。安得而不敗。夫小人者。如虎狼蛇蝎。吾力能除。則除之。否則避之而已。安可先犯其毒。以致斃哉。昔郭子儀會賓客。姬妾不離側。盧杞至。問疾。獨屏之。或問之。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我族無噍類矣。蓋其慮患之遠如此。雖然。使杞聞斯言。其爲怨毒。不更甚乎。舜當堯時。未嘗言四凶之奸。及其攝政。則放而殛之。孔子平日。未嘗言少正卯之奸。及爲司寇。七日而誅之。如天之有雷霆。不可測也。由是觀之。深之時義大矣哉。讀書偶得

朱子謂欲求臨難死節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愚謂欲求犯顏敢諫之臣。當于難進易退中求之。蓋奔競之士。專心利祿。豈顧國家。無論迎合取容。卽有時犯顏敢諫。乃中有所恃。寔是巧于進者。如漢谷永杜欽之流是也。惟淡泊廉退之士。視爵祿如浮雲。以身家爲外物。其亦何所戀。何所畏。而不痛切言之哉。漢汲黯唐魏徵近之矣。同上

虞謙爲大理卿。獄獄每加詳慎。必得其平。嘗謂人曰。彼無憾我。我無憾矣。沙溪集

心鏡編卷六 居官

六

王梅溪十朋守泉日。會七邑宰。出一絕勸酒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勉以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知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諸宰皆感動。二詩有萬物一體意。爲民牧者宜置座右。警心錄

黃梅汪益齋長子可受。登萬曆丙辰進士。初授會稽知縣。瀕行益齋以詩送之云。送爾江干酒一杯。仙郎行上

越王臺。好音寄我循良譽。莫把民間一物來。同上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賈公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衍。獨以生事爲問。賈退謂公門下士曰。黯今以文冠天下。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之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名列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亦不問可知。獨懼其生事不足。進退皆爲廩祿所拘管耳。賈爲歎服。同上

心鏡編卷六 居官

七

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蓋潔己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德而無功。可乎。長春言

官雖尊。決不可以人之性命佐己之喜怒。官雖卑。決不可以己之生平佐人之喜怒。同上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譙諸曹有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爲愛黃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爲晚節之規。自警編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

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選妾姬。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無問遠近。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劉元城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讀書鏡

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心鏡編卷六 居官

八

溫公家範

楊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疏食步行。故舊長者或勸之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可乎。碩輔寶鑑

胡威父質。父子清謹。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來清堂錄

范忠宣公知慶州。歲大飢。公請發倉賑濟。郡守皆曰。奏請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卽死。今刻不待時矣。奏豈能

及乎。諸君但勿憂有罪。我當自坐。當日卽發賑之所活無數。公享壽考。子孫榮貴。名臣錄

寇萊公數短王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萊公之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每議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同上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閭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皆命輿至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始相親愛。風俗遂變。警心錄

心鏡編卷六 居官

九

明太祖召宋文憲公濂。問廷臣臧否。濂但言善者。帝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同上

湯潛菴先生云。斌壬辰讀書中秘。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清暇。當肆力古學。爲經世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汝者。虛心領畧。庶有進益。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以修身。儉以

養德名位素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只因脚跟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潛菴語錄

吳英問晦翁先生曰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晦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寔檢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警心錄

晦翁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晦翁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苦

心鏡編卷六 居官

十

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同上

任延拜武威守帝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同上

撫民當寬束吏當嚴史稱劉寬以蒲鞭示辱謂之寬矣。然使其無罪則蒲鞭可以勿施若罪所當懲而概以施之是廢法也。袁安不治賊吏稱長厚矣如摺檻疑似入人賊罪固不可若苞苴貪黷而概以貸之是縱奸也。西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朱夫子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始行新法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康節先生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嗚呼先生

心鏡編卷六 居官

十一

深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名如此謂先生爲隱者非也。警心錄

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浼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誇示炫露于人其言偶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柄遂爲所播弄矣。當事者一嘖一笑俱慎之可也。同上

楊慈湖知溫州自奉最菲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陸象山知荆門軍時曰簿書目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故于錢穀事綜核不遺。張子韶僉書鎮東軍

判官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讀此三言。可悚然于清慎勤之不可須臾忘矣。三魚堂集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父老。衣粗衣冠白冠。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膺吏民之任。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意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知斯三者。一生之餘事。

畢矣。鶴林玉露

心鏡編卷六 居官

三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警心錄

仁宗天聖間。陝西旱蝗。詔有持杖劫人倉廩者。減其罪。司馬光奏曰。周禮荒政十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民。獨于盜賊。愈更嚴急。今若明降敕。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可使之自相劫奪。今歲水災已甚。嚴以除盜。而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且將不可禁。

禦。况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于寬仁。而終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警心錄

富鄭公弼知青州。值河朔大水。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待缺寄居者。皆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受賞。出于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

心鏡編卷六 居官

三

受糧而歸。凡活五百餘萬人。上遣使勞公。加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蒸為疾疫。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同上

范文正公知杭州。值歲飢。公日出宴于湖山。縱民競渡。召諸寺主僧。諭以歲飢。工價甚賤。可興造殿宇。又新廩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其傷耗民財。不惜荒政。公乃徐條敘。所以宴遊興造者。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俾工伎貿易之人。皆得仰食于公府。荒政之施。莫此為。

大既而兩浙惟杭州宴然民不流亡。同上

宋謝瞻爲豫章太守。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晦寵貴用事。賓客輻輳。瞻驚謂之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晦果以叛誅。同上

李德裕平泉州。居戒子孫曰。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子孫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

心鏡編卷六 居官

古

者。祇足貽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吁。觀二公之言。後之仕宦者。宜何所取法焉。讀書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

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文定深重之。卽薦知德安府。

再擢貴州左布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舊德錄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元城曰。知所以相薦否。元城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尚論編

鄒志完浩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然官京師。遇寒

心鏡編卷六 居官

五

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又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尺竿頭更進之力。自警編

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于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生平以直亮忠信。取重于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烏得以伸其

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于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讀書鏡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筮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曰。石門議論平平。爾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綠雪亭雜言

心鏡編卷六 居官

六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兆。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者。與張乖崖納侍女事頗相類。東谷贊言

唐相李義甫專橫。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死。而憂及于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也。溫公家範

羅文莊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不足

惜。惜認義命二字。不與生平訓汝。謂何。乃有是言。竟不許。蘅齋錄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攜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紫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僞。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鶴林玉露補

心鏡編卷六 居官

七

宋璟治廣。廣人爲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耳。今欲釐正之。請自臣始。譚賓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贖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概。又問車脚幾錢。答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贖米及脚錢。因責審諸。他御史皆有斷色。李母以一婦人。乃能如是。足爲世法。鶴林玉露補

吾人第一義。要思做箇好百姓。有資質能學問。可便做箇好秀才。又有造化能進取。可便做箇好官。然總做到

爲卿爲相。却還要思。是箇秀才。是箇百姓。乃可傳之于後。鄉先生歿而不可祭於社。成得甚事。姚承菴家訓

居官居身。原非兩截事。然如居官而必求尊顯。畢竟是兩截事。嚴正邦白雲小言

晏子相齊。擁蓋而出。意常有以自下。此其所以歷相三君。而名顯諸侯也。若一行作吏。輒意氣自雄。凌壓一切。識者知其滿必覆矣。謙與傲之分。卽福與禍所係。可不戒哉。可不慎哉。吳百峰日記

心鏡編卷下 居官

太

心鏡編卷七

涉世

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遭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家語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列子

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諸禍皆從忽起。故人作事不可不慎。同上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文清要語

心鏡編卷七 涉世

一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書紳要語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省身集要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詐。嘿懿行也。過嘿者藏奸。名公訓纂

甚喜中勿許人物。甚怒中勿答人簡。同上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景行錄

薛文清云。分外之事。一毫不可預。誠哉是言也。衡門錄

君子論事。當先去有我之私。一動于我。則此心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于理。亦既忘其本矣。王文成公

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後人作事。無本。受多少煩苦。費盡心力。作事不得。初微齋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皆當以慎重處之。薛文清公

或問張無垢曰。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尊生八段

心鏡編卷七 涉世

二

天下事。斷非意料所能及。費心思。何用。惟順理而行。置成敗得失于度外可也。衡門錄

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張無垢先生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尊生八段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觀而深考。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文清公

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先定己之心。心定自有區處。惺然錄

雷電風雨。參差交動于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于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文清公

處已于暗。處物于明。暗能燭明。處已于明。處物于暗。明於我何有。省身集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清修妙論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景行錄

心鏡編卷七 涉世

三

誠寔以啟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污。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勿始于我。凡事無但知私于我。聖賢每存心于無我。天下之事盡

其在我。司馬溫公我箴

或曰。人情叵測。殊難處。以予言之。人豈真難處哉。但能儉約而有惠。庶不爲人所怨。慈和而有威。庶不爲人所狎。簡直而有禮。庶不爲人所厭。嚴毅而有容。庶不爲人所忿。渾厚而有斷。庶不爲人所欺。含蓄而有量。庶不爲人所忌。故九夷雖陋。君子欲居。豚魚無知。信猶可孚。人豈真難處哉。省躬長語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共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恭也。臨財而不見屬者。吾必不信也。日益編

心鏡編卷七 涉世

四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林和靖省心錄

蔡虛齋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吾學編

聖人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王文成公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自

已出。此待人之道也。廣善錄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否。并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縱使卽能去惡。亦已病矣。況傷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無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文清公或問。寡怨有道乎。曰。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媿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小瞻清紀

心鏡編卷七 涉世

五

接物大宜寬宏。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故曰。長者之懷。汪洋而無涯。偏人之情。刻覈而繁瑣。文清公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景行錄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求其合。覺人之詐。不形于言。有無限意味。尊生八牋

言欲遜。遜免禍。行欲嚴。嚴遠侮。孫公家訓

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于流。事上處下之道。薛文清公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同上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其庶矣乎。灼艾集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跡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分明。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與久處也。胡師蘇

每燕會交接之間。或人品不齊。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

心鏡編卷七 涉世

六

類推之。人之所忌諱甚多。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

忌。令其愧憤。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省身集要

薛文清曰。小人不可與盡言。慎言集訓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同上

人爲事遂志。不可輒喜。有不遂志。不可遽憂。其中禍福

難知故也。省約書

常見人于極尋常事。處置得宜。便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從改名言

昔人謂人世爲塵海。仕途爲宦海。以喻險也。嘗觀雲間

顧公刺語。爲之三復。語曰。天下之險有五。而至險不存焉。一曰塗險。二曰山險。三曰水險。四曰物險。五曰兵險。

五者之險。猶可測也。惟天下有至險。羊腸蜀棧。不足以喻其艱。太行秦嶺。不足以喻其峻。呂梁孟門。不足以喻其深。封狐雄虺。不足以喻其毒。快簇利刃。不足以喻其害。鬼蜮爾形。魍魎爾心。設機置阱。變詐橫生。蜜口劍腹。貝錦聚蚊。笑中有刀。胎裏藏兵。譖人若潤。膚慙切身。轉眼敗覺。覆背無親。嗟哉。險乎。惟人心之不平。可奈何哉。

心鏡編卷七 涉世

七

雖然。嘗讀易而得之。需言險在前也。習坎言重險也。聖人皆以有孚勉之。至于中孚。又以利涉與之。然則吾儕涉世。其安身立命之道。固有在哉。他非所宜計矣。新知錄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召網。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驍勇之士。多死于鋒鏑。聰明之士。多敗于壅蔽。各因其所長而禍之也。君子慎毋以炫露而招損哉。什類書

狎侮戲謔之來。處之者。惟不答而已矣。所以不答有二

道。我。有。所。以。招。之。者。則。內。自。反。而。更。之。無。所。以。招。之。者。受。之。如。弗。聞。也。令。彼。有。知。當。慚。而。自。止。設。其。無。知。意。亦。浸。消。最樂編

小人不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與校。如校之則自小矣。韓公

人所喜者。是便宜。人所惡者。是喫虧。詎知天道自有總算盤。在每見占便宜一世子孫。即被人侵欺。甘喫虧半生。自己忽一朝發達。冥冥中不由人算。如此蓋淺言之。

心鏡編卷七 涉世

八

為喫虧精言之。即顏子之犯而不校。孟子之三自反也。故前人有喫虧歌。勸世最善。宜書一通。粘之屋壁。以便省覽。吳百峰日記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最樂編

或問張無垢先生曰。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是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同上

君子之于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

過。程子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朱子

小人當遠之于始。一飲一食。不可與作緣。非不我恨也。泛然若不相識。其恨淺。若愛其才能。或事勢相借。一與親密。後來必成大讐。格言錄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畏敬。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徧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為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治心編

心鏡編卷七 涉世

九

吳五亭諸物句云。絲素斯易汙。璧白斯易玷。嫩醜固難混。包含貴無儉。尤叢惡介特。謗沸忌光釀。固使習脂韋。寧遠裂行檢。春風吹油。遇者各屬厭。補閣集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太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最樂編

處大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奮發于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逸則不勞。若先怠緩。則後必躁急。十行九悔。何得謂之安詳。同上

塞上翁馬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有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折髀，人弔之。翁曰：「又安知非福乎？」後兵出，丁壯者戰死，其子以折髀得免。君子謂塞翁識倚伏也。淮南子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之來，祇速我躬者，固當宏量以容之。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辱，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

心鏡編卷七 涉世

十

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于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之讐，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緣雪亭雜言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者，卽生物不暢茂，其合轉迴環者，則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鼈不蓄，淵

潭深，則魚鼈之屬聚焉。人之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積蓄，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沈者，則所蓄必多于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靜有力，而事必成。噫，觀山水可以觀我矣。薛文清公

工于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詳于禁者，有法外之遺好。風林無寧翼，湍水無縱鱗。奸宄之熾，皆緣禁網之嚴。罅漏之多，每由防範之密。故聖人寬多不足之名，而推其餘以遺後人，不忍盡用其術以求多于天下。龍川子

嘗于寺壁見一詩云：「漫誇李白與劉伶，荷鍤騎鯨得令

心鏡編卷七 涉世

十

名肯許，二公偏喜酒。只緣世事不宜醒，愚謂不宜醒者，君子處世之微權也。而常醒醒者，君子處身之大法也。新知錄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尚論編

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情也。蓂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長而露人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樂乎

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省心錄

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敬謹益甚。子路問其故。對曰。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夫人爲善者少。爲譏者多。此身若在安知其免禍也。嗚呼。世之忘偃僂之恭。肆偃蹇之傲者多矣。如成回者。幾人哉。妙明子

張飽驅于大江。馳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吾嗤。樂莫大焉。省心語要

心鏡編卷七 涉世

三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于是小試洲渚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爲盡操舟之術。遽謝舟師。椎鼓徑進。亟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樂失柁。然則名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名喻

天之將明。必俟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寔。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俟暗者非所憂。俟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凡事須退一步。方可爲修身齊家之要道。鶴林玉露稿

毀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阻。薛文清公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自警編

人有偶爾之戲言。無心出之。有意聽之。無稽之談。信爲寔事。遂生意外之嫌疑。致釀無端之奇變。皆此一言之戲啟之也。故曰。凡戲無益。嚴西齋刺語

凡與人遇。宜思其所最忌者。苟輕易出言。中所忌。必謂有心譏誚。痛恨切骨矣。書云。唯口出好與戒。慎之哉。

心鏡編卷七 涉世

三

姚承菴家訓

今人但說人不是。責人無禮。余嘗謂反之卽爲道。且問我所以待人者何若。同上

予嘗不得已與世俗人同處。猥屑紛瑣。藉藉于前。予浩然自適。或終日不發一言。若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語也者。向以爲殊得和而不同之旨。今而知其不可也。蓋傲也。斯人吾與。因其機節而利導之。不亦可乎。嚴遵山集

心鏡編卷八

愛物

程伊川養魚記云。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其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小者如箸。支頤而觀之。戚戚焉。吾之感于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教。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能禁之于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于此也。

此也

心鏡編卷八 愛物

一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特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恒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即使不活。亦愈于烹煎也。非有所求。觀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厚德錄

曹武惠王彬。宋名將。勳業無比。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

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日錄

宋錢唐張奎。就溪剖魚。魚跳躍。奎撲捉。傷指痛。曰。我傷指。尚不可忍。魚遭烹割。其毒何如。遂盡放去。後不復殺生。生。服生錄

每見產難之家。殺生保救。是以油救火。其火愈焚。經云。宿無冤債者。頃刻生下。若是冤家。不卽分解。皆殺業所感也。夫畜生尚不可殺。况忍淹死兒女乎。一葦集

心鏡編卷八 愛物

二

黃魯直謂東坡曰。某適到市橋。見生鶩繫足在地。哀鳴不已。得非哀祈于我耶。買而放之。東坡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常買魚以水養之。活者便放。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痛苦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坡愀然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閻老之責乎。同上

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言五業。以殺業爲首。楞伽經云。若能悉捨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于

食肉未能盡斷。願且以漸次方便。除去殺心。先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爲我殺則不食。四者家無事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于衆生無殺害意。一身既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爲功利不可限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無忽。俞偉猷

世儒語不殺生。則必斥爲佛教。是亦未考于聖人之訓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孟子曰。見其

心鏡編卷八 愛物

三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殺聞殺。不食。則不出。見聞而食者。亦無幾矣。孰謂聖人之教。全不戒殺乎。胡廬山

牛代人耕。息不遑喘。犬代人守。睛不遑轉。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姚龍懷

聖王不能絕人之不血食。然取之以時。用之有度。蒐苗獮狩之外。不得禽荒。又禁麇卵殺胎。殀夭覆巢。昆虫未蟄。不以火田。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無非愛物好生存惻隱之心耳。同善錄

宋哲宗元祐元年。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聞帝在宮中。盟而避蟻。頤進講之暇。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領之。宋史

程子與客語爲政。先生憮然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以養無用之牛乎。先生曰。子之言。知計利。而不知

心鏡編卷八 愛物

四

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乎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警心錄

道流作醮事。竟必謝將。大者殺羊豕。小者具三牲。其說酬將之護壇場也。不爾。且得罪夫將。其他吾不能知。只如雲長公之大義。天植王元帥之赤心。忠良彼豈以區區口腹故。反加禍于修功德之齋家也。有是理乎。敢以告夫明理之士君子。竹隱二筆

放生功德。不必究竟。生命得全。卽一放。頃已得圓滿。菩提勝果。譬如重囚臨刑。暫釋還獄。明知異日無得生理。

而喜今日之不死。彼物得放。亦復如是。何況機絲漸熟。檀信響應。廣作勝事。咸生歡喜。漁人破網。弋師投弓。轉業世界。成清淨土。皆由于此。李長蘅

刀兵之難。在于人道。或數百年一見。或數十年一見。至于畜生道。則無日不見。普天之下。一遇雞鳴。卽有無量狠心屠戶。手執利刃。將一切羣獸。奮然就縛。爾時羣獸自知難到。大聲跳躑。動地驚天。救援不至。各各被人面羅剝。裂腹刺心。抽腸拔肺。哀聲未斷。又投沸湯。片刻之間。閻浮世界。幾萬萬生靈。頭足異處。骨肉星羅。積其尸

心鏡編卷八 愛物

五

可以過高山之頂。收其血。可以赤江水之流。覽其狀。慘于城郭之新屠。聽其聲。迅于雷霆之震烈。如是所造無量惡業。其端皆爲吾等食肉所致。則食肉之非招報。亦不輕矣。世人云。人既殺而我食之。我無罪焉。嗚呼。食其肉而譏罪于屠家。其能譏乎。故卽不能持齋茹素。而于物類少食一件。亦免一件之罪。諺云。一日持齋。天下殺生無我分。誠哉是言也。文文肅公

富貴人。最易作善。亦最易作孽。有其力。有其位。有其智。三者皆惡業資糧也。至若一餐數百命。貧賤人。無此業。

意未至而先意承志者。代爲殺貧賤人。無此業。是以往昔高賢。惻然戒懼。隨在設放生之河。不時懸禁屠之榜。至圍山而獵。竭澤而漁。尤爲申嚴號令。禁止殺機。誠恐事權旣去。縱有善願。而無善力耳。普願當道仁人。身先四民。而風之以好仁之德。功德更不可思議矣。王弁州

心鏡編卷八 愛物

六

良辰美景。人逢之而色喜。物遇之而心傷。人于此時歡欣暢飲。物于此時魄震魂飛。人于此時骨肉團圓。物于此時母離子散。人于此時飾衣服。賀新禧。珍羞羅列。物于此時血淋漓。腸寸斷。肝腦沙塵。故節日殺生。第一殘忍。忍之所爲也。試于操刀之頃。葛地回光。一照。雖嘉穀在御。當必黯然神傷矣。袁了凡

杭俗歲暮祀神。大則封羊蒸豚。次則用猪首雞魚之屬。予未出家時。持不殺戒。乃易以蔬果。家人雖三尺童子。無不愕然。以爲必不可。予燃香秉燭。高聲白神云。某奉戒不殺。殺生以祭。不惟某之過。亦非神之福。然此意某一人獨斷。其餘皆欲用牲。倘神不悅。凡有殃咎。宜加予身。若濫無辜。非所謂聰明正直者。家人猶爲予危之。終歲合宅無恙。遂爲例。蓮池大師竹隱隨筆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果蔬菜。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癢。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同上

世人恣意殺生。廣積冤業。姑計逃執。指示七條。開列于後。餘可類推。一曰生日不宜殺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已生始誕之辰。乃母命垂亡之日。是日也。正宜戒殺持

心鏡編卷八 愛物

七

齋。廣行善事。庶使先亡考妣。早獲超昇。現在椿萱。增延福壽。二曰生子不宜殺生。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不知一切禽獸。亦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他子死。于心安乎。夫嬰孩始生。不為積福。而反殺生造孽。亦太愚矣。三曰祀先不宜殺生。亡者忌辰。及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夫八珍羅前。能起九原。而使之食乎。無益而有損。智者不為也。四曰婚娶不宜殺生。世間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成婚。殺生不知其幾。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殺理。既逆矣。又婚禮吉禮也。吉日而用凶事。

不亦舛乎。五曰宴客不宜殺生。良辰美景。賢主嘉賓。蔬食菜羹。不妨清致。何須廣殺生命。窮極肥甘。笙歌饜餮。于杯盤宰割。冤號于砧几。嗟乎。有人心者。能不悲乎。六曰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病。殺生祀神。以祈福祐。不思已之祀神。欲免死以求生也。殺他命而延我命。逆天悖理。莫甚于此。七曰營生不宜殺生。世人為衣食。故或畋獵。或漁捕。或屠宰牛羊犬豕等。以資生計。我觀不作此業者。亦衣亦食。未必凍餒也。殺生營生。神理所極。以殺

心鏡編卷八 愛物

八

呂後百無一人。種地獄之深因。受來生之惡報。何苦而不別營生。業乎。我勸世人。不能喫齋。且先戒殺。戒殺之家。吉祥種種。若更能隨力放生。不但增崇福德。必且隨願往生。永脫輪迴。入不退地。諸仁者有緣。便請回心。莫生疑悔。蓮池大師戒殺七條

千百年來碗裏羹。冤深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半夜聲。願禪師

不信放生者。從惡道中來。餘殃未盡。未當解脫。故爾頑暗。夫有福之人。然後能聽種種福之語。能行種種福之事。彼之憤憤。乃福薄使然也。袁中郎

放生一節。惟行于所見而可。若必欲放。如常熟粘鳥者。初止四人。一聞嚴養齋有放生之意。粘鳥者至二十餘人。是所取適于所放也。何爲哉。姚永菴家訓

客有難者曰。天生百物以養人。不食何爲。答曰。上帝好生。人與物同一生也。豈忍殺彼以養此。且天生五穀及蔬果。所以養人者甚備。何必殺生。人有絕穀食而死。未有絕肉食而死者。是知肉食非天意也。客又曰。祭神宴客。非特殺。何以明敬。曰。聰明正直之謂神。但鑒誠心。不貪血食。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寔受其福。知

心鏡編卷八 愛物

九

祭享不在犧牲也。至於素食之家。賓客亦相體諒。菜羹蔬食。可致殷勤。何須廣殺生命。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知燕飲不在羅列也。客又曰。天下殺生者甚衆。一人持戒。所救幾何。曰。勸人同戒。其功固普。卽衆人殺而我獨戒。畱天地一綫生機于物。未嘗無補。客曰。所放之物。被人捕去。奈何。曰。捕者自捕。放者自放。既放之後。未必卽遭捕去。就令復捕。目下則已得生。若謂放之旋捕之。不如不放。試問被執將殺之人。願放而緩須臾之死乎。抑不願放而就戮乎。願放而冀微

何哉。警心錄

心鏡編卷八 愛物

十

屏山西溪。爲同人放生處。主之者履菴先生。佐之者吳赤一。而金客生實勤其事。是其爲心。皆所謂與天地合德者也。客生疑是言大而近夸。余曰。是不然。設一物于此。命懸于刀俎矣。而子惻然欲生之。此與天地生物之心。有異乎。而此一物之方罹刀俎也。忽遇子而脫于難。此與受生于天地。有異乎。故謂子之心。不盡如此一心。之與天地爲一也。則可謂此一心之非天地之心也。則不可謂物物之于子。不盡如此一物之以子爲天地也。

則可謂此一物之于子不以爲天地也。則不可然則子無疑于此一心之非天地之心也。其亦盡子之心使盡如此。一心之與天地爲一也。則幾矣。子又無疑于此一物之于子不以爲天地也。其亦使物物之于子盡如此。一物之于子而以爲天地也。則幾矣。既以語客生遂退而稽于古訓以辨疑廣善云。嚴逸山集

人心辭讓是非羞惡。半由名教薰習而成。惟是性命相關處。從根蒂發來。故惻隱心最真最切。孟子言遠庖廚以全不忍。余獨請近庖廚以驗不忍。試一身臨刀几之

心鏡編卷八 愛物

七

旁慘痛萬狀。鼎俎在前。能下咽乎。今習俗已慣。卒難屏除。請先約之以禮會。禮君大夫士無故不殺。所謂故者。祭祀與賓客耳。末世祭祀簡畧。惟以享賓爲大故。而浸淫及于無故之故。靡日不殺。以爲固然。夫一舉十有二物。天子之俎也。日饋雙雞。國君之膳也。而今尋常燕會皆有之。此何禮哉。語云。食者甚甘。死者甚苦。以苦博甘。甚可憫痛。况數巡之後。一飽之餘。目饒胃憎。舌廣腸窄。往往飲止碎屠。肉不滅齒。雖蘭般玉饌。無異腐餘。又何苦捐衆生之命而供一人不甘之口哉。吾今與里社約。

宴尊賓不得過十器。常日款客不得過五器。不拘月日地方。遇卽放生。庶由禮食。漸返古先。錢清川

客爪署時。鼎俎所供。不越腥羶。一日忽得食雀。座客嘆美不置。余惻然久之。憫此微軀。亦供一筋。因徧買放之。覺生意滿目。可樂。因綴放雀行以貽座客。詩曰。江城刮屋西風作。簷隙啁啾啁寒雀。飛飛不越叢薄間。上著黃帔下鐵脚。羽族此爲最瑣細。官版頗解恣饒啄。一枝罔顧艾如張。十步已教遭急縛。殊異山陰紙換鵝。敢比崑山玉抵鵲。居然入饌洞魚熊也。佐鼈羹並雞臠。盤筵却

心鏡編卷八 愛物

七

喜少腥膻。肥脆翻憐耐煎燂。老饕只愁放箸空。橫嚼何由快滿壑。頗憶家園穫稻時。率場穿屋無人捉。飲啄何優游。決起搶榆枌。跳躍鷹鵂對此忽。心惻翩翩重惜毛。羽弱小物何亦判安危。開籠放雀如放鶴。銜環敢望報德厚。鍛養每歎生機薄。智昧三嗅良足悲。網開一面亦云樂。鳥獸狝獮時使然。四海謳歌頌咸若。抽毫覓句句不來。注目空江企寥廓。吳五亭補閣集

苓山放生社引曰。乙酉秋冬之間。殺氣駢塞。苓山者。邑之荒墟也。且不免山之人疾。屢相告曰。傷哉造物者其

將以吾徒爲犧爲醢爲膾爲鮮耶。何其厲也。予曰。子以爲人之愛生有異于物之愛其生乎。凡今之人。顧日取古所稱並育不害者。而犧之醢之膾之鮮之。亦嘗反而自省曰。吾實不仁矣乎。則將曰。我貴而物賤。彼固可犧可醢可膾可鮮乎。夫人貴于物。于是取天下之物。而犧之醢之膾之鮮之。卽不曰此人之過。然則天尤貴于人。于是乎假手焉。而取天下之人。而犧之醢之膾之鮮之。獨可曰。此天之過乎。嗚呼。至于今日。而爲犧爲醢爲膾爲鮮之苦。斯人其亦知之矣。顧猶勿省。其將倖免于天。

心鏡編卷八 愛物

三

之所犧所醢所膾所鮮也。庸可得乎。芑山之人。聞斯言也。油油然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山之高僧戒公。又從而勸相之。使各出金錢。一月一會。以救物之危。困殘傷而莫必其命者。今而後。芑山之人。其永永勿爲犧爲醢爲膾爲鮮矣。達此意于邑。于國。于天下。天下之人。其永永勿爲犧爲醢爲膾爲鮮矣。嚴遠山集

心鏡編卷九

樂天

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則退讓。而不矜。薛文清公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同上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欲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飲食神言

一生做人要訣。被孟子一句道盡。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衡門語

心鏡編卷九 樂天

一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飲農家。見其壁上有詩。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爲誰。或曰。晦翁詩也。其一曰。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爲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綠雪亭雜言

蘇東坡詩曰。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如疲。竟作粘壁枯。邵康節詩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雖居

人世上却是出人間。此語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自

樂處酣歌。時光容易過。苦處奔波。早晚偏難度。世界號婆娑。苦樂平分破。佩玉鳴珂。生辰不似他。戴笠披蓑。安閒不羨他。別人騎馬我騎驢。更有徒行箇。日月疾如梭。天地旋如磨也。非故意相催促。覆轍翻舟。那箇曾回首。大劍長矛。那箇曾丟手。無數世間愁。憑著人承受。拜將封侯。是英雄釣鉤。按簿持籌。是愚夫枷杻。休題能向死前休。更算千年後。步步使機謀。也要天公湊。行年五

心鏡編卷九 樂天

二

十曾參透。皂帽絲絛。一第猶難料。紫綬緋袍。一品猶嫌小。量盡海波濤。人心難忖著。翠養翎毛。爲誰頭上好。豕養脂膏。爲誰腸內飽。千尋鳥道上雲霄。何必多經到平地。好逍遙。高處多顛倒。世人只是回頭少。畫棟雕梁。推收紙半張。絲鬢紅粧。消殘淚幾行。此事本尋常。漫說多魔障。百草芬芳。須防秋降霜。萬木萎黃。須逢春再陽。假如傀儡一登場。多少悲歡狀。旁人費思量。兀自生惆悵。不知刊定傳奇上。南陌西疇。是兒孫馬牛。趙舞秦謳。是歡喜冤讐。萬事總悠悠。勞生何所求。一簇眉頭。

心鏡編卷九 樂天

三

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強又說醜。饒君一日可千秋。空落得多僝僽。青山暗裏遊。玄化空中守。義皇一夢。若知否。麋鹿山邊終日防。弦箭。鸚鵡簷前終歲愁。猶犬身在畏途間。頃刻憂機變。恩愛纏綿多成仇。恨緣涕泪流連多。因歡喜。綠白駒過隙難畱轉。何苦又加鞭。靈臺一寸間。簇起冰和炭。任教世事如電閃。鐵鎖重關財寶終須散。玉液金丹遲速難違限。但放此心寬。萬事從天斷。不坐蒲團。西方掉臂還。不帶蓮冠。南華合眼看人間。苦海黑漫漫。送盡聰明漢。飢來粥與餠。睡要床和簟。此外不須多纏繞。百寶黃齏。須了今生事。一縷紅絲。須是前生繫。人生有推移。總是天安置。智似靈龜。何嘗脫死期。巧是蜘蛛。何嘗不忍飢。命通若在四更時。夜半猶憔悴。千年薦福碑。九日滕王記。勸君且等時辰至。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善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對鏡且開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王荆公詞

居之安。貧爲福。萬事分定要知足。粗衣布襪山水間。放

浪形骸無拘束。好展卷。愛種竹。花木數株喜清目。餘煩襟。遠塵俗。靜裏絲桐下。指熟。渴烹茶。飢煮粥。雅淡交游論心腹。中則正滿。則覆推已及人。人信服。不妄動。不問卜。衣食隨緣。何碌碌。遇飲酒。一歌曲。歡會無多歌再續。常警省。念無欲。世事茫茫如轉軸。人生七十古來稀。百歲光陰真迅速。對山青。依水綠。造物同遊何所惡。及時勉勵樂餘年。一日清閒一日福。錄

唐子畏勸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更有炎涼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

心鏡編卷九 樂天

四

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朝裏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轉多。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檢點眼前人。一年幾度見芳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可憐一半無人掃。警座新言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世事靜。方見人情淡。始長心。寶鑑

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非。邵堯夫

無求到處人情好。不飲從他酒價高。明心寶鑑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

味于淡也。長者言

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岩棲事

拙之一字。免了無千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警錄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妒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長者言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

心鏡編卷九 樂天

五

號。皆有不平。自幼至少。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仰羨之。若神仙。而其不如意處。亦與貧賤者無異。特所憂患事異耳。故謂之缺陷。世界蓋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矣。蟾心編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慍。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曾參有履穿時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傍花隨

柳之樂。學道而至于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概于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是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履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

心鏡編卷九 樂天

六

樂樂不以憂廢。憂亦不以樂忘。鶴林玉露

陸放翁燕居日課云。以書史爲園林。以歌咏爲鼓吹。以理義爲膏粱。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菑畬。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修持。以作善降祥爲因果。以樂天知命爲西方。眉公秘笈

丁鴻問于龍門子曰。君子何以處貧也。龍門子曰。安之曰。安之未能也。請問其次。曰。忍之曰。忍之之道奈何。曰。茅茨土階。視如華棖。飛輦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裘敝屣。視如繡裳朱舄之華。藜羹糗飯。視如

五鼎八珍之美。醜妻惡妾。視如毛嬙西施之艷。則羨念不生矣。是忍之之道也。忍之久則自然矣。自然則安矣。虞丹子在旁聞之。啞然笑曰。吾處貧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乘之以仁義。被之以禮樂。飽之以忠信。友之以廉潔。雖凍餒瀕死者數四。未嘗啓齒一言。蓋雖然若有晉楚之富。不知所謂貧也。是何也。心無愧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則愧怍生矣。愧怍生。縱富貧也。况寔貧乎哉。夫子盍以是告之。而徒說彼區區者。不亦誤乎。龍門子

心鏡編卷九 樂天

七

婦勝空房。坡翁廣之云。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又云。薄薄酒。飲兩鍾。粗粗布。著兩重。粗薄雖異。飽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東坡集

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蓋歎世人希進躋榮。沉醉于名利中而莫知止也。吉水羅念菴洪先建言忤旨。歸田之日。當道交章屢薦。堅志不起。嘗有詩曰。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圓蒲。而今始解開非偶。到得能閑幾丈夫。永豐羅一峰倫以抗章忤權貴。謫官而歸。作詩曰。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

濯濯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
澗竹。一般春意隔牆梅。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灘。
頡堆鉛山費健齋宏。總角狀元以黑頭宰相告歸。年未
五十日居小樓。名曰至樂。大學士王守溪寄以詩曰。橫
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
于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牕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
問主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吁。若三公者可謂超
然遠覽。知進而知退者哉。新和錄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

心鏡編卷九 樂天

八

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非看破貧富貴賤。豈易
道此。南山錄

平生學博名高。祿位崇峻。子孫福澤盛長。世皆羨之。臨
時一些帶不去。可自信者。惟炯然一念光明。不令昏散。
為末後了手一着。王龍谿

楊慈湖云。人生只忙過一場便休。小隱書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
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長者言

入市而歎過路客。紛紛擾擾。總是行尸。反觀而照主人

翁靈靈堂堂。無非活佛。紫羅園清話

白沙先生詩云。吾儕生分薄。於福敢求全。此名儒守分
之言。吾人不可不詳味。衡門錄

吳五亭任運句云。四序旋璣衡。兩丸跳烏兔。運行惟主
健。盈虛尚守固。燭幾得夷憚。滯迹召舛忤。春華自敷陽。
秋寔必賁露。勤敏合自然。戶樞恒不蠹。補閑集

白居易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橋木數十株。臺榭
舟車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琴淫詩。往往乘興
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

心鏡編卷九 樂天

九

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啟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
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
為閒日月。吟罷自哂。揭襲發酷。又飲數盃。兀然而醉。古
所謂得全于酒者。故自號醉吟先生云。小隱書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
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
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
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柳文。
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

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若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于聲利之場者。但見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人能真知此妙。則

心鏡編卷九 樂天

十

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鶴林玉露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土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

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同上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于中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同上

王陽明先生曰。吾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爲。淡然無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

心鏡編卷九 樂天

十一

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往雜亂。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以上人。其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臨水登山。甚得其樂。文公曰。只恁閑散。不可須臾讀書。鶴林玉露

明道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畜魚數尾。時常玩之。曰。欲觀萬物自得之意。警心錄

人能受一命榮。竊升斗祿。便當謂足于功名。敝裘短褐。糲食菜羹。便當謂足于衣食。竹籬茆舍。草簾蓬牕。便當謂足于安居。藤杖芒鞋。蹇驢短棹。便當謂足于騎乘。有山可樵。有水可漁。便當謂足于莊田。殘卷盈牀。圖書四壁。便當謂足于珍寶。門無剝啄。心有餘閒。便當謂足于榮華。布衾六尺。高枕三竿。便當謂足于安享。看花酌酒。對月高歌。便當謂足于歡娛。詩書充腹。詞賦盈編。便當謂足于豐贍。是謂之知足。常足。若夫進功名于百尺。棄道德于方寸。日汲汲于未足。如金張貴遲。終蹈身灾。石

心鏡編卷九 樂天

主

鄧財雄。卒罹族滅。君子可不以水月鏡花爲幻。好謙惡盈。爲戒哉。高深市

慾海無涯。不有以節之。何所底止。家累鉅萬。擊鐘而食。恨不挂一命之榮。策名通籍。身在朝列。恨不登三事之貴。拜相封侯。大權在手。恨不蒙九錫之命。黃屋左纁。富有四海。恨不享富歲之期。臨食浩歎。登臺獻歡。牛山爽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亦何饜之有。苟知足。則隨地皆可安閒。苟不知足。則一生無非。火宅榮啟期林類之徒。帶索拾穗。樂而行歌。卓哉至人之識。與天爲徒者耶。屠緯真

答王惟寅書曰。足下住淮清渡口。烟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侘傺。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閑境不貴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境自寓。清虛內境煩囂。則幽居亦有麗維。同上

心鏡編卷九 樂天

主

此室之意乎。吾言汝書之。季子之金印。買臣之畫錦。長卿之駟馬。何曾之萬錢。古之人得志于當時者之所樂也。靈運之山水。淵明之琴酒。北山之猿鶴。謫仙之影月。古之人不遇于時者之所樂也。吾非不欲爲得志者之所爲。而慕窮者之所樂也。富貴有命。不可倖。而致于是。卽所居之宇。造方丈之室。藏書一篋。置酒一壺。設榻一張。而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名之曰四友。明窗棗几。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于古。瞑目攘臂。訶斥姦諛于既死者。此吾之友于書也。清者聖。濁者賢。寄嘯傲于一尊之中。而逍遙于無何有之鄉。此吾之友于酒也。及乎書疊窗几。典闌尊俎。曲肱而高枕。坦腹而獨臥。訪周公于恍惚之間。與蝴蝶悠揚而俱化者。此吾之友于榻也。烏巾道服。蒼頭白髮。顏乎其間者。吾之樂也。若夫

曉色動而窗牖明。夕陽盡而燈燭光者。室中之朝暮也。和氣襲而書帷溫。南窗開而薰風來。竹簟設而涼颼至。簾幕垂而紅爐然者。室中之四時也。吾與三友相從乎一室。無言而妙意。不想而萬慮。息物且不得而我累形亦于是而我忘也。王梅溪

閒非易事。須是胸中有靈丹一粒。方能點化俗情。擺脫世故。小隱清紀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黃山谷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惟江

心鏡編卷九 樂天

古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自太白詩句中來。夫風不用錢買。而取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夫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一歲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此樂。或爲俗務牽奪。或爲病苦妨障。雖欲享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閒無事。遇此清風明月。既不用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爲樂。是自生障礙也。王夢水

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富翁。每緣公務入城。殊苦其煩。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種。老于山林足矣。忽室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

可是知閒適勝于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也。敬庵子

朝夕奔走。老死而不覺。不知富貴自有分定。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不得者。蓋千萬人。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奔趨而得者。亦其定分中所有。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義命所在。不可不知。袁了凡

煩惱自外來者。以理應之。卽時擺脫。唯自心生者。葛藤不斷。最難消豁。須一刀斬截之。姚承庵

心鏡編卷九 樂天

五

易豫和樂也。卦以豫爲吉。又自九四外。俱以豫爲凶。本義云。衆樂故吉。自樂則凶。蓋卽孟子論樂之旨也。因是可悟孔顏樂處。其殆忘已之至者與。嚴蘧山集

客過草堂。叩余岩棲之事。余倦于酬答。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間。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寥寂。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秘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傳。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

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清言

心鏡編卷九 樂天

共

心鏡編卷十

養生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保身矣。
薛文清公

益州父老曰。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使心不亂。求心不狂。思不貪嗜。慾不著迷。惑則心先無病矣。心君無病。則五臟六腑。雖有病。不難療矣。清修妙論

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翹。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腰理奔浮血。多樂

心鏡編卷十 養生

十

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志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詠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伐人之生。甚于斧斤蝕人之性。猛于豺狼也。養生類纂

劉文肅公忠。修勵行檢。時國家無事。翰林程李輩有文學詞藝。好交遊。有聲譽。公獨卷斂沈默。方正寡合。一介不苟得。嘗云。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盡。以是知克己最難。蓋粗暴之氣。不惟損德。抑尤其損身。尤甚。予生平被此字最多。因書公言以自警焉。南雍劉記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

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嘔。亥寢鳴雲鼓。寅與漱玉津。妖邪難犯已。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病。須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若能依此戒。平地可朝真。孫真人百字歌枚乘云。出與入。命曰。履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四十字。吾當書之門窗几席。縉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見之。元豐三年十一月雪堂書。東坡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

心鏡編卷一 養生

二

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耆之老。良然。間有不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也。東谷贅言

硯與筆墨類也。而壽夭不同。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于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唐子西

二客方對奕。有哂于旁者曰。吾見二肉柱動搖耳。客曰。

何謂也。曰。二君形存而神離。神在黑白子中久矣。相對峙者。非肉柱而何。客默然。竹隱隨筆

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力。于盛年無損也。若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日錄

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情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王文成公

心鏡編卷一 養生

王

鄺子元有心疾。聞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子元往叩之。老僧曰。公之疾起于煩惱。煩惱生于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此過去妄想也。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如願。或期望功名名遂。或期望子孫登庸。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

處安脚。又公此疾。亦原于水火不交。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憚劬勞。禪家謂之事障。二者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月餘心疾頓愈。雪亭雜言

心鏡編卷十 養生

四

病有十可却。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見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嗜慾淡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寬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自香山養生語

病有十不治。縱恣情淫。不自珍重。一也。窘苦拘囚。無滿洒之趣。二也。怨天尤人。廣生煩惱。三也。今日預愁明日。

一年常計百年。四也。室人噪聒。耳目盡成荆棘。五也。聽信師巫禱賽。廣行殺戮。以重業緣。六也。寢興不適。飲食無度。七也。諱病忌醫。使虛實寒熱妄投。八也。多服湯藥。蕩滌脾胃。元氣漸耗。九也。以死爲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十也。同上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善念自生。羅清話

游靜宇問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否否。內典謂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我此心。廣大高

心鏡編卷十 養生

五

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作此孽障。拘囚鬼窟乎。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曰。吾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耿先生聞之。歎曰。此元宗正訣也。不獨伯陽。陽明。心釋迦合掌。卽尼父亦當首肯。最樂編

東坡嘗謂李方叔曰。某平生于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于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各按摩訖。便瞑目聽。

息既勻。直宜嚴整其天君。四肢雖復有痾癢。亦不可稍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于五更時起。櫛髮數百。頰面盡服衣裳畢。須于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片時。數刻之際。其美無涯。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即興。冠帶上馬。率以爲常。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慧性開通。必從戒謹中來。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覺悟者也。警心錄

朱子云。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恐忽有大事來。

心鏡編卷十 養生

六

無以應之。陽寧先生討寧箴。謂三司曰。某向在長安馬。上時。目光不敢過馬首。今羽檄交馳。不交睫者。七晝夜矣。而形神如故。幸有平日之養矣。紬繹二公之言。吾輩蕩心暴心之事。安得不猛自省改。同上

司空圖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何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者之自戕其生也。楊誠齋謹好色者曰。閨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卽前詩之意。男女雜言

腎堂者。元關也。心腎合爲一脈。其白如線。其連如環。中

廣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爲九天眞一虛和之妙氣。至精活命之深根。五臟六腑。百關百脈。金津玉液。日月光華。皆在焉。人惟淡然無慾。精氣散于三焦。榮華百脉。慾事一作撮。三焦精氣。從命門而瀉。卽無慾事。而慾想一萌。命門火動。精氣流溢。不復歸根。不瀉。猶泄也。故黃庭經云。急守精室。無妄泄。保而守之。可長活。金丹秘要世人以病爲苦。而先德云。病者衆生之良藥。夫藥與病。反奈何。以病爲藥。蓋有形之身。不能無病。此理勢所以然。而無病之時。嬉怡放逸。誰覺之者。唯病苦逼身。始知

心鏡編卷十 養生

七

四大非實。人命無常。則悔悟之一機。而進修之助也。竹園遺筆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初潭集

了明長老曰。身爲死物。其內活潑潑地者。爲活物。莫于死物上作活計。宜于活物上作活計。于深愛此。清修妙論晚食當肉。安步當車。無罪當貴。無災當福。莫飲即時酒。莫食即時食。避風如避箭。避色如避賊。類編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可出。可無懼哉。故人能謹身守法。則禍門常杜。能清心寡慾。則鬼門永塞。王少湖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年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生平不令煩惱。則日無餘嘆。亦不要事。至即遣之。釋然不留胸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能陰相耶。警心錄

費文憲公宏及第後。末年乞養病歸。時尚書張簡公

心鏡編卷十

小

特過之。備述其生平多病之狀。慰諭惓惓。移時乃別。以一封見贈。文憲視其題封。則字扇一握。手。其物之太簡。及啟封。則扇面備書養生要。有云。不以脾胃煖。生冷。不以元氣佐。喜怒。又夏至前嗜慾。冬至節嗜慾。乃知公之愛我。不減于骨肉之厚也。遂佩服至者。又爲之記。以見前輩愛士之心。厚生訓纂

以患難心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往而不泰矣。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則無往而不安矣。警心錄白玉蟾曰。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下以養

德。守清淨以養道。名不係簿籍。心不在勢利。此所以出人之殼。與天爲徒。清修妙論

老來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似夢。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蒲簟。簷雪飛時暖布茵。誰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邵堯夫

能靜坐固好。然勿認與應酬時分作兩橛。但得意思常自寧謐恬和。是無時不靜坐也。此語得之。白雲小言

養神之道非一。而收視爲要。養氣之道非一。而寡言爲

心鏡編卷十

九

要。養精之道非一。而遠色爲要。同上

試自看每甜睡而起。色澤自佳。但一涉應酬勞頓。便不逮初時。可見人多從忙中易。老能省緣寡慮。最是駐顏養壽之法。同上

吳五亭養心句云。枯枝風不搖。止水明足鏡。意起同鼯毛。百垢無一淨。守寂真岐趨。坐忘得恒性。遊乎物之初。至味必靜証。月印萬川圓。旨哉安己竟。補閑集



心鏡編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譚文光撰皆哀輯前言往行之可爲法戒者故
以心鏡爲名分敦倫修身勤學積德治家居官涉
世愛物樂天養生十類每一類爲一卷取格言舊
本抄撮而成亦自警編厚德錄之類

子苑一百卷(一)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子苑目錄	人倫門	卷一	君臣一	卷二	君臣二	卷三	君臣三	卷四	父子一	目錄	卷五	父子二	卷六	夫婦	兄弟	卷七	祖孫	叔姪	宗族	卷八	師生	卷九	朋友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十	朋友二	性行門	卷十一	仁厚	殘刻	卷十二	寬恕	坦夷	乖戾	方正	奸佞	卷十三	剛直	柔懦	公平	偏私	卷十四	沉毅	淺躁	果斷	遲疑	鎮定	倉皇	狷介	圓通	卷十五	俠烈	豪爽	鄙陋	曠達	拘曲	卷十六	謙抑	簡傲	威嚴	退讓	卷十七	爭勝	柔順	卷十八	戒慎	驕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十九	縝密	疎虞	恪勤	懈弛	任詆	廉潔	貪汙	卷二十	儉朴	侈泰	狂妄	施予	吝嗇	卷二十一	睿哲	卷二十二	愚蔽	敏捷	遲鈍	夙慧	卷二十三	機權	執泥	卷二十四	韜晦	矜衒	勇敢	怯弱	卷二十五	誠篤	欺詐	卷二十六	信實	假託	淫縱	沉湎	學業門	卷二十七	儒學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二十八	儒學二	卷二十九	儒學三	卷三十	讀書	卷三十一	著作一	卷三十二	著作二	卷三十三	自新 精專 博洽 藏規	卷三十四	曲學	卷三十五	道一	卷三十六	道二	卷三十七	道三
										目錄									
										四									

卷三十八	釋一	卷三十九	釋二	卷四十	釋三	卷四十一	釋四	卷四十二	術解 巧執 射 劍 御	卷四十三	字畫 相 命 璧	卷四十四	夢 卜筮 獵釣	卷四十五	運化	政事門	卷四十六	政治一	卷四十七
										目錄									
										五									

政治二	卷四十八	政治三	卷四十九	政治四	卷五十	政治五	卷五十一	政治六	卷五十二	賞罰	卷五十三	名分	卷五十四	用人一	卷五十五	用人二	卷五十六	用人三	卷五十七
										目錄									
										六									

用人四	卷五十八	禮賢	卷五十九	薦賢	卷六十	棄賢	卷六十一	錢穀一	卷六十二	錢穀二	卷六十三	禮一	卷六十四	禮二	音樂一	卷六十五	音樂二	卷六十六	灾祥一	卷六十七
										目錄										
										七										

卷六十八	災祥二
卷六十九	軍旅一
卷七十	軍旅二
卷七十一	軍旅三
卷七十二	刑名一
卷七十三	刑名二
卷七十四	獻納一
卷七十五	獻納二
卷七十六	壅蔽
卷七十七	守令

卷七十八	風俗一
卷七十九	風俗二
卷八十	人事門
卷八十一	言語一
卷八十二	言語二
卷八十三	容止
卷八十四	窮達一
卷八十五	窮達二
卷八十六	貧富
卷八十七	高蹈
卷八十八	好名
卷八十九	尊生
卷九十	樂生
卷九十一	勞生
卷九十二	問貽
卷九十三	燕會
卷九十四	離別
卷九十五	遊覽

卷八十七	疑信	恩怨
卷八十八	嫉害	謔諧
卷八十九	賈禍	慮禍
卷九十	救難	患難
卷九十一	壽夭	歎逝
卷九十二	喪葬一	達生
卷九十三	喪葬二	
卷九十四	祭祀	
卷九十五	神鬼一	
卷九十六	神鬼二	

卷九十七	品藻一	
卷九十八	品藻二	識鑒
卷九十九	獎譽	企羨
卷一百	非議	排調
子苑目錄終		

子苑卷之一

君臣

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顯頊左徹亦仙去也博物志

皇甫謐曰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桑以天子之禮親自臨喪以報大德焉鄭道元水經註

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戒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

王

卷之一

王小心翼昭事上帝幸懷多福呂覽

紂作桎數千昵諸侯之不諱已者杖而桎之文王桎紂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驚常推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桎况守其法教乎詩曰濟之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賈誼

文王伐崇至鳳黃虛戰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先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

無可使也韓非入曰晉文公與楚戰主黃鳳之陵後繫解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居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居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人雖不肯先居之人皆在是以唯之也

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翼右翼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聞而死左右弗冒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乘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肩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惟而守之民之觀者摩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官止可悲也夫勢為民主真與民為仇殃怨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蓋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斗之為胎也細若麤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患一類也過敗之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賈誼

卷之一

二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冒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呂覽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賈誼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

衛州吁重於衛假於君辟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辟非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左傳作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

惡矣公子圉左傳作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報左傳作復惡已甚矣或曰

卷之十

年

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惧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鼃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之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弥含憎惧死以微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郟而亦中行作難鄭子都殺

伯咥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
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
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
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
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子誅旣不當而以
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韓非

宋萬與莊公戰獲手莊公莊公敗新序作宋與魯戰師敗為

魯西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為大夫于宋：萬與閔公

博婦人皆在側新序有公謂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

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新序作唯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

卷之二

四

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君之美惡乎

何宋萬怒搏閔公絕脰新序作搏閔公仇牧聞君弑

施而遇之于門手作新移劍而叱之萬臂撒佚牧碎其首蓋

者手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新序有趙盾之難碩不旋踵詩曰惟仲

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韓嬰繫蠶曰宋閔公殺婦人而

知天下諸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

對古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平閭

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過也

家左車受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也日不敗績而今敗

續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東語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傳小白鮑叔辭称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傳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推任子以死已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必免之有手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聞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

卷之一

五

夫國人憎惡亂之母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祀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亂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死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

出奉令則可鮑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管子曰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之惡公子糾之毋以及公子糾公子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也故今鮑叔傳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若君而猶不全也其天耶人事則盡之矣

卷之一

六

魯君束縛管仲與召忽將與齊管仲謂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者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子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憐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憐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于徐伯曰昔者

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君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于

卷之二

七

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諂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為圖政令不善墨、若夜辟若野獸無所朝慶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鍾鼓流于博塞戲其工贅誅其良臣教其婦女獠獵卑戈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縣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實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君有

卷之一

八

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謀惡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礼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于國家上下得休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衆臨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君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實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辭已遂進不退假寵驚貴專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處以攻賢者見賢者貨見賤者過貪于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倨傲不恭不友善士諂賊與聞不弥人爭唯趨人詔湛洎於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伶還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管子

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經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閥故曰秦則反敗矣經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逆狙而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不許則國失勢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則昏則緩急俱植不許則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故主虞

卷之一

九

而安吏肅而嚴民朴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奸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飾臣克親貴以為名恬爵祿以為高好名則無實為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勢則馬為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情上故上情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誦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重賦歛多允道以為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諛賊此之謂也姦臣痛其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為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

下請厚賞居為非毋動為善揀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管子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為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富貴者其唯尚賢乎管子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說文作遠翟人攻衛韓詩作公欲共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韓詩而者韓詩而也韓詩而所貴富韓詩而者官人也君使官人與鶴戰余烏能戰遂潰而去翟人

卷之一

十

至說文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韓詩說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禠韓詩說有若臣者因自殺先出韓詩說其腹實內懿公之肝韓詩說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殉韓詩說君非徒殉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韓詩說有詩曰四方有美我獨韓詩說○韓詩說有飾以文韓詩說公喜居憂民矣不較我他不敢休韓詩說○韓詩說有飾以文韓詩說公喜多而不顧其民韓詩說而輕大臣韓詩說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韓詩說城雖失衛君庸涕而拜其臣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韓詩說將君之貴韓詩說入衛君死我樂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死我樂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歡姑害人民建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為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正而遠邪偽

笑反也。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備者，伏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扶，其債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其野不遠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蔡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
事於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尔自平，勞實謂尔伯」
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
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
吳越，巴牂牁帳不度，雕題黑齒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
中國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仲對曰：「夫鳳皇」
為鳥不降而厲，隼為鷹隼，巢豐庶人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莖者，

卷之一

二

屢中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
蓬蒿藜藿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昔人之受命者，」
龍龜假河出圖，雉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見，有者雖曰受」
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乘」
天子之命，而母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
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天子致胙于桓公，而不受，天」
下諸侯稱順焉。」
帶子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
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諸誅太子，太子將死，」
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出以輔吾君，申生

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
卒，狐突辭於諸侯，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
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自殺。說苑

公子重耳之鄭，文公不敵，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今」
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晉」
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
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
公將烹之，被瞻據鎧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
無有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于鄭」
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于晉患也，行義于鄭而見說于文

卷之一

三

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呂覽

文公反國，至河令，遽豆，捐之席，尊捐之。說苑作全弄，手足胼胝，

面目黎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
也十九年矣，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
反國邪？」咎犯對曰：「遽豆所以食也，席尊所以卧也。」說苑作遽

也，以官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勞有功者也。說苑作勞，

而君後之，說苑作國君，數士無所取忠，今臣有與在後中，

說苑作今，至于國，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

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
築社者，遷楨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

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於河非
此作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舅氏同之者有如水祝之乃
況璧而盟汲冢竹書紀年曰晉惠公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逐
公子重耳以璧授公子曰臣負驪絁從君逃于天下臣之罪多
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以此璧公曰君不與舅氏同心
豈有如水投璧於河乎推哭曰天間公子不犯以為功吾
位遂逃焉

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
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於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
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
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功補周室之闕勤
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

卷之一

五

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
地遂霸諸侯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
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舅犯者耶呂
覽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殺之靈公
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
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
盟主而不救天罰俱及矣詩云凡民有心匍匐救之而況國
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
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畏匍匐救之趙宣子

之謂也韓嬰

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卻克戰于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
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使公
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子將戮之呼曰自
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矣卻子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逢丑父
殺其身以免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
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
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
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

卷之一

五

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子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春
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
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
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
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景公逢丑父是也夫
冒大辱以往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
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
也者正于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者仁義而羞
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
順人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于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

辱為亦不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耶其于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推矣故欺三軍為大罪于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于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于生故君子以辱生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推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之序辭也置王于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耳今著之

卷之一

十五

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東獲為虜矣曾子曰辱者可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楚莊王舉兵伐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家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王厚賜與約使及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

宋雖急懼母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說

晉厲公侈濫好聽諂人欲盡去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犇郤錡郤至子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游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出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殺

卷之一

十六

之人主之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

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擅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韓非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圓廩人以告公如園射鴻

二子侍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
遂獻公立公子黜呂覽新序曰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
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愛
民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虛夫君神之
主也而民望之也日月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于民上以
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
與爵邑盡退朝而乘嘖然而嘆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
送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于難吾笑也喜吾自得
也吾亦無死矣崔杼弑齊君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
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

卷之十一

士

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
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甚私暱孰能任之且
人有君而弑之吾為得死之而為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
入崔子曰子何不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
吾不知也吾何為死吾且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
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後之也遂
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晏子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蒍說苑作使晉而反荆蒯蒍莊公子將與

如那蒯蒍曰驅之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
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蒍曰善哉而言也說苑有然

早言我能諫而不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
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
而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
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蒍可謂守節死義矣僕
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說苑作僕夫之死也雖未
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
矣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蒯蒍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韓嬰

卷之十一

十八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
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盜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
私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聞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
可謂仁者之勇矣新序

景公至自敗晏子侍於逆臺梁丘據左傳作據造為公曰維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烏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
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秦穆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

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晏子二十年在左傳出游公阜中一節語相語相類見獻可門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民安為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為君何

卷之

九

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為君厚藉歛而託之為民進諛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于下民心固于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為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下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晏子

景子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諛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掩其

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推居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掩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為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為苟進稱事授祿不為苟得休責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為私邑賢質之士不為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

卷之

十

其功此臣之道也晏子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奢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為名不倍民以為行上也潔于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諛諛以求進不阿久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急奉官從上不敢隨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誇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

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惟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俾窮于富利之門畢志於猷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稱君有能不足以勞民愈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適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晏子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

卷之一

廿

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晏子高子問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敬聞一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于公也盡微而不能立之政所謂使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莖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于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于民而厚於養藉飲過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欲豐厚其築高大其壘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于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者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暴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

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要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群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為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為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惟忻其於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有聞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証持祿事惰君者優送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

卷之一

廿

維谷此之謂歟晏子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是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恤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礼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為奇戚不同則疎而不排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於行是以進不喪已退不危身此正上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茲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休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

議不薦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為生償于刑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晏子

景公游於菑說苑作晏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而因為

遲說苑公乘與素服解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趨則又乘比

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

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

天降禍於齊不加於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

姓將誰告夫 晏子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

景公曰趙駕頻且之乘使驕子解轡御之行數百步以驕為

不疾奪趙代之御可數百步以為不盡盡釋車而走以驕為

且之良而驕子解轡之巧

晏子死景子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礼

也公曰安用礼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

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以何礼之有免而哭

哀盡而去 晏子

叔向御座平公清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

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礼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

托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韓非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

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

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槨之與之邑表氏與縣潘氏書而

納諸棺曰世々萬子孫毋變也 檀弓

子苑卷之一終

卷之一

苗

子充卷之二

君臣

晉遂乘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送救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于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栾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執晉君釋之說苑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于予口入於尔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二也奉

卷之二

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說苑

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此國必敗王師辱王名虧壞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後于王而遁說苑作黜至於郊使人後于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子囊作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

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君說苑作將皆依不利說苑作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說苑作伏劍而死說苑作請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衾纁其上說苑

有以狗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于國

亡之所以數至也郭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為國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說苑文子曰吳王為也出韓鄭之疾弑之而立是為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呂覽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詳見子胥出亡挾弓而下問問太子甚勇之為是而欲與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

卷之二

予於是拘昭公于郢數年而後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與師伐蔡請救於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與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

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新序吳與楚戰莫驚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疆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廷

決腹斷頭不旋軌而死說苑閭閻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合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隨之乃相

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韓嬰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說苑作楚王欲殺之

相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申鳴曰何舍為子

乃為臣乎說苑有申鳴對曰舍父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

有位說苑作於廷汝樂而不憂矣我欲汝之仕說苑作也申

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說苑作楚王其年說苑作

三居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

說苑作將往死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

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棄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

遂辭而往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

柰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說苑作天也劫其父以兵說苑作

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

善則從其父持之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

有分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說苑作子申鳴流涕而應之曰

始則父之子說苑作今則君之臣已說苑作忠臣也吾聞食

其能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說苑作乃君之忠臣

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婦賞之說苑作申鳴曰

受君之祿說苑作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

父說苑作定君之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

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說苑作何面遂自刎而死詩

曰進退維谷韓嬰

殖華將戰而死苾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鴻烈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

鮮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

馬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馬王曰止

楚國之有不殺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

之有朕肱也匈脇有疾轉之朕肱庸為去是人也說苑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弋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悞

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繼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

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受萬夫之命而傷

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說苑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

可昔天以越與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

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

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

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韓非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所

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

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礼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

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礼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

武伯乃止孔鮒

齊師侵魯禮子作公叔務禮子作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人
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
既言之矣故不免手禮子作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
死焉皆殯魯人歆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可無殤乎禮子作家語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於庶
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
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恥之
節禮子作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
不謂之不廉污穢而退放則曰盭盭不飭有坐淫亂禮子作
婦母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禮子作
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着有
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
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
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
而為之諱也所以愧恥之是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
而謹發禮子作何則則白冠纓盤水加劔造乎闕
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
而自裁君不使人猝引禮子作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

賈誼作耳吾遇之有禮矣賈子作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
恥成俗死則為臣臣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諫死宗廟法度之
臣諫死社稷之主上之臣諫死君父之臣諫死君父之臣
與之俱生波且為我出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
得與之俱死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
此之可為長太息者之行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
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遷其事而不能充
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
聞退而記之家語
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
曰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
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臣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家語
田常弑簡公乃盟於國人皆死其家說苑作盟者曰不盟者死及家右
他方他人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說苑作而事之舍君以
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說苑作而事之舍君以
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殺人而盟是背君說苑作而事之
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切乎暴人說苑作而事之舍君以
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劔以死說苑作而事之舍君以

乃自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
惟谷石先生之謂也韓嬰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
也史叟曰武子勝博多聞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
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
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說苑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
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
為國所以剴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
感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贊蚩夷亦同保合

卷之二

九

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異顏色諧和
詞氣華柔動止許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欲洽然察其志
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狙嫉相蒙遂喪
其道故天告災時地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間禍我狄交侵
喪亂弘多萬物不化亢倉子

邦龍觀問事君亢倉子曰既榮死而臣人者也心莫若公貌
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歆露和不歆難正不歆犯古之清勤
為國修正今之清勤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正者區處條別動
得其宜合於大体為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于小
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抵物得其所以事為主抵物失其所

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瞻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
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者不必有才臣不忠
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忠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
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
明王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事肆其所為用中等之人
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亢倉子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鱗曰安用之簡子曰良
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
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聰
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

卷之二

十

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也而棄之何良之為若不棄君安得
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由以來若未能乃
亦良也簡子曰善說苑

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
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
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語胥渠也期吾君
驪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
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
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
而獲甲首呂覽

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鬻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
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
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
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
必近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
曰是為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夫亂君臣之義者
無此失吾所為、之矣凡吾所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
也非從易也呂覽曰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
不為報至其感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
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報我飢而不我食而時使我
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
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我亦眾人

卷之二

士

而必加禮于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
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
韓非曰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
之理以被禍難為智伯臣也上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
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黥刺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
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于智伯報襄子之仇
中之末此吾智伯伐中也而主忠以為忠而高之賈子曰豫讓事
五易而人問豫讓曰變容必報智伯五起而弗中襄子之智伯
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
鼎已而折節致忠行出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事遇其大
頑垣無耻集苟無節廉取不立且如過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
而見已便則主上有便吾身而學之矣主上好苟合而可則
于無恥下主則主上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率于群下也
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為死使人處于梁下
泰身而變形吞炭更聲襄王將出豫讓偽為死使人處于梁下

馬驚不進襄王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王重其義不殺
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猶久入繕宮襄王動心則曰必豫讓
也還王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鵲吞炭為喑殺寡人
伯朝士待臣也豫讓曰中行君眾人所臣非義也子壯士也乃
日以豫讓中水漿毋入口者三

知伯驚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
越而道聞知伯驚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及吾將死之御曰
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
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
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新序

卷之二

士

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
讓以為臣乎蹇重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曰何也對曰臣
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
君亦何如哉文侯曰說苑有受觴而飲醉不獻說苑曰無管仲
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
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
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礼無乃難乎故
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礼之士莫高乎節欲、節則
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

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呂覽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

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

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

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

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

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新序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

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君將

加諸膝退人君將隊諸淵毋為我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

禮之有

卷之十

十一

孔思請行孔叢子作穆公欲相子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

也將焉之孔思對曰盍聞君子猶鳥也駭則率孔叢子作號

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

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率也去駭從

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率矣孔思

之對魯君也亦過矣呂覽

齊王戮其君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怒故戮

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塗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

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

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

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

過乃今聞命請改之孔鮒

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說苑作中之申公子培說苑作

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

諫曰子培賢者說苑作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顧察

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說苑作大勝

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

有功也於車下說苑作人也賞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

暴不敬之名觸死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

卷之十

十一

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兄之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

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服其罪而死說苑作故王

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

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動人不知不為沮行

無高乎此矣呂覽

齊王疾痛論衡作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

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

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

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

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

期將往不當論衡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

復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

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

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燬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

文摯曰誠欲殺我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

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

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呂覽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說苑作喪親三年君與

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忽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

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

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

宣王悵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韓嬰又曰

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懼於子亦弗為也故君不

親五官中郎將嘗與群賢共論曰今有一九葉澤濟一人疾

而居父俱病與居邪與父邪諸人紛紜或父或君原勃然曰

父子一本也亦不遠難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

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責何謂三累親惟

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疎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

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

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子石登吳山而

四望喟然而太息曰嗚呼悲哉郵折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

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而敗臣執其咎

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

不猜於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卒無敗事是以臣主並

各有得也孔鮒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

乎此也孔子順荅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礼亦行

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称礼何也子順曰

以礼括其君使入于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荅曰其在商書

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

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捫迹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

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

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

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礼執節事太甲者也

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

未之聞也孔鮒

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

大也詩云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及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

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

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于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于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榮辱之本在乎主之本在乎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法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為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茂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無患乎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以制諱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以得可以知其所以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納門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呂覽

足送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俗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于群而人俗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俗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古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拙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散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禹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羌呼唐離水之西獒人野人篇罕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雁門之北鷹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僭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靡康禽獸少者使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遠興遠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則之諫其君之過也外之

則死人臣之義 呂覽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韓非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貴韓非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詐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信而不處謙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

卷之十

十九

理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後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茲嗣服此之謂也 荀子

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為滌泰也以為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

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誠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辟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 荀

卷之十

二十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內是使一民外是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導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聖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晉之欒犯齊之管仲

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
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
取焉足以稽矣荀子

天下之行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
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損
窮則疾力以申重之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
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倦如是則常無不順矣以事君則
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術荀子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諛諛事暴君
者有補削無撓拂迫脅於亂時窮居于暴國而無所避之則

卷之二

七

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
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
遜而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
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諛爭而不諛撓然
剴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
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
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閔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撲馬若
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愛也而辨其
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馬書
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

荀子

通忠之順權險之年禍亂之役聲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
順信陵君似之矣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
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
和而無絰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夫是之
謂禍亂之役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
一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荀子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荀子

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

卷之二

七

吊喪不之臣之家荀子

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荀子

子苑卷之二終

子苑卷之三

君臣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及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謗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末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為

卷之三

卷之三

臣主退不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若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若若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哉烏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退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于君朽骨爛肉施于土地流于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顧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孝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孝天下之惑術也孝子

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孫臣妾他人之親曰其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奢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其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奢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事心於事主者為忠臣

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

卷之三

三

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鑊錮傳休不敢弗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倍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同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

韓非

辟齒之用齊也權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推鍛榜擊故身死為戮而天下笑

韓非

鄙語曰厲憐至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語也非此為劫殺死之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法術以知奸即大臣以專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

卷之三

四

渾齒用齊權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厲雖癰腫疵疵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之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于厲矣由此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姬子都莫之媒嬖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帝甚蹈毋自瘵焉

韓非

雖知之死則死不可改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
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
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
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
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
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韓嬰

留侯張良之大失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登
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
韓破良家童三百人棄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
為韓報仇以大父之五世相韓故遂享礼淮陽東見滄海君

卷之三

五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
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
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說苑

漢王之困荊陽也紀信曰臣詐降楚王宜間出信乃乘王車
出東門稱漢降楚軍稱萬歲震動天地王與數十騎出西
門得免楚圍羽見信大怒遂烹之鄭道元

漢祖之出荊陽令御史大夫周苛守之項羽拔荊陽獲苛曰
吾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侯能盡節乎苛瞋目罵羽怒

烹之鄭道元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

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網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
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役於外據土子民治
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
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
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強持衡而御縱內無堅計
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于凡人之手為天下所
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
事君專心一意身無竟外之交心無歆斜之慮正其國而制
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于諸國失道者誅
秉義者顯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

卷之三

六

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
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成倫陸賈

礼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紘吁嗟乎騶虞騶
者天子之園也虞者園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興十乘以明貴
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紘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
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
也者可以養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
者亦若此而已礼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礼先爵
於卑賤而后貴者始差敬膳下決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

不賞差殺不下決上不率樂故礼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
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薪藏
陳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後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
永以為好也上少授之則下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
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賈誼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
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忘
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
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
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

卷之三

七

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
止共惟王之印韓嬰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
曰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
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
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
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
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
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

子結受命往滕陳人之婦于鄆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
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
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
忠無危而擅主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專有
非其義然也董仲舒說苑有傳曰詩無通故
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
君命而尊齊侯董仲舒

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之義
比於地故為人臣下者視地之事天也為人子者視土之事
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

卷之三

八

而弗名者皆併功於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美孝之至
也是故孝之子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之事天也猶下
之事上也董仲舒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為移
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
平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
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夏以旃
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
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鉞鉞湯鑊之誅而
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

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給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為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新序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不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慶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

卷之三

九

勉主以禮誼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辭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貪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於論渴於策

卷之三

十

猶不冒盡節容：手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患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諛臣也五曰專權擅勢特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辨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惠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說苑參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謬也想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說苑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邠大夫之不伐善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

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楊雄

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勗之而已痺則秦儀軼斯亦忠嘉矣楊雄

建武二年封驃騎大將軍景丹為侯國丹讓世祖曰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鄉酈道元

更始為赤眉所殺故侍中劉恭夜往取而埋之光武使司徒鄧禹收塋於霸陵縣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鮑永持節

安集河東聞更始死婦世祖累遷司隸校尉行縣逢更始墓遂下拜哭盡哀而去帝問公卿太中大夫張湛曰仁不遺舊

忠不忘君行之高者帝乃釋酈道元

卷之三

十一

王者臣不酈為諸侯臣以其專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許公

不世待以初或曰王者臣得復為諸侯臣者為家世主上不

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為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

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其少復得仕於諸侯也白虎通

君臣者何謂也君群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續堅也屬志自堅白虎通

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白虎通

王者所以不臣三何也謂三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三臣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臣不妻

父母何妻者與已一体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

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世紀季妻歸於京師父母

之於子雖為王后尊不加於父母加王何王者不臣也人譏

宋三世內娶于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

中和氣所生非礼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

召子不疾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白虎通

王者有斂不臣者五謂祭尸受授之師將帥用兵三老五更

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

使極陳天人之意也故礼樂記曰當其為師則不臣也當其

為尸則不臣也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為敵國不可從

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

明不可臣也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為人子弟礼曰父

事三老兄事五更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士傳

子孫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異朝則迎之於著觀則待

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為庭燎設九賓享礼而後歸是異於

眾臣也白虎通

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

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尔伯不言名也不名

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曰單

父不言名傳曰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大也盛德之士不名尊

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聃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曰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礼者何無義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爵祿也故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者爵魯臣者以不行白虎通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者未嘗不破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大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

卷之三

三

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於小司執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恩害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不隕墜其世甚者載奠盈百是何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內外晉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真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臣不思順天而時往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者為賢白起蒙恬秦以為

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此等之傳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天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損舊喪其本心皆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祿賜盡於嬖奴率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肆驕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歸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

卷之三

四

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臣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縋而生癰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以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典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穢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髀掣胸捨死深穿街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推冒寵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顧禪福祚以備負滿貫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王

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誦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儕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柄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三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為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群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動為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家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為卑而憎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俱門之不堅而為作鐵樞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若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尔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不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德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王符

會稽孟章父英為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

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為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為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占之義何以異論術

自天子達於庶子好惡愛樂其修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民為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脩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荀悅

問君以至美之道：民：以至美之物養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倫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尔 荀悅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荀悅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休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賈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

輕則喪吾寶也奇悅

或曰在上者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伸以義屈高祖雖能伸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伸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伸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伸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傳太后之伸意而怨於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伸也喜如陽春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奇悅建安中關羽圍于禁於襄陽城會沔水泛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龐德奮劍乘舟投命於東岡魏武曰吾知子禁三十餘載至臨危授命更不如龐德矣廟道元

卷之三

七

魏武時嚴才與其屬攻掖門王修聞變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修字也相國鍾繇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卿何來也修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時人以為美談廟道元

馬超之圍冀也涼州別駕閭伯儉潛出水中將告急夏侯淵為超所擒令告城無禁伯儉曰大軍方至咸稱萬歲超怒數之伯儉曰卿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遂殺之廟道元

王陵為司馬懿所執局廟而嘆曰賈良道王凌魏之忠臣唯汝有靈知之遂仰鵠而死廟道元

惠帝征成都王穎戰敗時舉輦司馬八人輦猶在肩上帝人競就殺舉輦者乘輿頓地帝傷三矢百餘奔散唯侍中嵇紹扶帝士將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衆曰受太弟命唯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斬之血汙帝袂將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廟道元

卷之三

八

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匪躬者安上之屏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鯁也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容申緇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乎附也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滂而談潔進思盡言以攻訐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無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水也納謀貢士不宣之于口非義之利不棲之手心立朝則以砥矢為操居已則以羔羊為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學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羨張陳之畫奇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蒙之守終甘此離紀炙身之分戒彼韓奕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婦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懷恒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疎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為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

召為軌義送往事居則竭忠貞而不迴博噬干紀則若鷹鷂之鷲鳥省蕃扞疆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為國况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減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責以顯親託良哉於興歌昆吾曩器能者鑄勳臯陶后稷亦何人哉王通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入之道子曰正其心聞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尔所及也王通

卷之三

九

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王通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聞鳳凰乎覽德輝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王通

房玄齡問王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尔恭執尔慎庶可以事人也王通

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王通

子苑卷之四

父子附降生婦姑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十月而就嬖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為王太子懸孤之禮義東方之孤以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鷄鷄者東方之牲也中央之孤以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孤以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孤以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孤以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豕者北方之牲也五狐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狐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闕四通門之左中央之狐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天下母取土母取于名山通谷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難知易諱也養隱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子朝王太子是謂

卷之四

一

臣之子也此正礼胎教也周妃后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謔獨處不偁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太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賈誼

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

卷之四

二

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說苑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說苑

鄭莊公母莊姜惡公寤生與段京居段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故城穎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城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忻大隊之賦洩之之慈有嘉融之孝得常矣鄭道元

晉獻公之太子至靈臺地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地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非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

卷之四

三

我行之殆歟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礼也恭嚴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礼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礼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歟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地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為見疑於歟國也已之不歟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為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速嫌一節之士也新序

公太子當是中生此言申生之死與傳異安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孟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狄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檀弓呂覽同許見諸門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非此有非子之罪也子胡不往之必免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不釋我重耳曰不辭則不若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國於宗出困於適是重耳也吾聞之忠不暴君知不重惡勇不

卷之四

述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漢伏紐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許曰莫方妻方成是貝錦彼諸人者亦甚太甚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優作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為喪人無實仁親以為實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曰客君惠吊臣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呂覽同

楚成王商臣為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聽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享江芊而弗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吁後夫宜君王之欲廢汝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為之諸侯乎曰不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脯而死許遂自殺韓非

許悼公疾瘡飲藥毒而死太子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飭粥隘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新序左傳昭公十九年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殺其君

卷之四

子曰盡心力以事君含藥物可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廊之民賤妾請有道於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為老而見犇雖然是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恠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莊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害害公法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草木傷禽獸不為野

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於國矣雖然要聞之勇士不以衆疆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於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有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婦明日蚤朝而復於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

卷之四

六

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貝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威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梏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梏者刑傷梏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於衆而三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蒞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梏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梏之法出犯梏之囚晏子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不可

服士不可窮、不可任國不可窮、不可竊也晏子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韓非

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惧其生龍蛇以禍汝、禁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娶於栗懷子及范宣子遂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王充詳見救難門

卷之四

七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丘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丘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韓非
韓詩云子為親隱最不得正君誅不義仁必不幾矣不得受雖連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

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孔子榮君之貶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家語

孔子適齊行遊作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

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

焉說苑作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擁鑣帶索哭音不哀孔子

下車追而說苑作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

今非喪之所非有喪說苑作子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

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

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

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說苑作是二失也吾平生厚

友而今皆離絕說苑作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說苑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

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說苑作而孔子曰小子識之

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傳云語孔子行問

哭替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舉魚也被褐擔簞哭

於道傍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舉魚也被褐擔簞哭

志失之三失矣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

問吾事居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

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皆請送

歸而養親者有三人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說苑作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

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

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

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

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說苑有草木欲長露不使

也家語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為禮

也孔子曰噉菽飲水盡其心斯謂之孝子歛手足形旋葬

而無槨稱其財斂之禮貧何傷哉家語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

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

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撫膺無哀容無加

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

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願以明其子為令

德也家語檀弓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昔日

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

必多曉於禮矣夫韓詩外傳云魯公父文伯死其妻不哭也

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居魯魯之不出

皆謂之曰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視者

死之日宮女綴絲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

也吾是以不哭也從死者乃如之何德者無良孔叢子曰公

父文伯死而內人從死者不用於魯退而士是子素宗之而不

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不用於魯退而士是子素宗之而不

好人之不夫已聞之曰事氏之婦尚賢於此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

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於不孝呂覽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敝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呂覽

卷之四

主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悅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荀子

曾參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後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家語 鴻烈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

曾參之養親也治事嚴主烈君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性壽其功至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

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欲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向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感有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駸赫孽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

卷之四

主

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惛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善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子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是故孝成於身道治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啟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之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擇於貌故能溫容

而文明夫為人臣者殺其身以益於君則為之况利其身以善其君子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為之師傅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可以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游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孝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元倉子

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賈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

尹文子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曰

卷之四

忠

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

呂覽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烏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檀弓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

焉為之君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彼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彼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孔鮒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春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嫡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祚也公曰苟

卷之四

五

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推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其所以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心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

孔鮒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北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晏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賁也

孔鮒

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
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
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
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
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
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
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墨子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
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
以此誠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

卷之四

十

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女其母自悔而言曰
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
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
曰宜尔子孫繩々兮言賢母使子賢也韓嬰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礼請去之母
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
礼也非婦無礼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
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
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礼也非婦無礼也於是孟子自責
不敢去婦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休詩外傳

子苑卷之五

父子

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
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嬰
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
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
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于
天君何憂焉如受命于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
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

卷之五

西

父嬰教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為孟嘗君號
其母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漢李之
田子為相三年婦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曰子安得此金對
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
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
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
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
尔子孫繩々兮韓非

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手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
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
焉鴻烈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

新序

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

之悲也

新序作何其子之

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

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

不觀臣之母三年

新序有

矢昔為舍氏

以贖之則無有而身故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曰

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推非石也

新序作悲在心也非在石也非在

存乎心而木石應之

新序

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

乎已而發乎人豈必疆說乎哉

新序

誠乎此而論乎彼感

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

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

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

異息若草木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

通隱志相及疼痛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

謂也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

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

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款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

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

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

朱象之罪矣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冤一時之

瑣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惟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

夫是之謂冤說罪謫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

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

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冤瑣化何世而無冤何

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

卷之五

三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有才藝仕於魏王

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

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者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率以

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

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

皆以為堯問鄭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

王曰善子順問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

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

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聞子文生於湣而不害

其為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

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

子 160—181

臣則臣亦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時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孔鮒

孔臧與子琳書曰子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肄學傳滋晝夜行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習至柔而為之穿蠋虫至弱水為之弊夫雷非石之鑿蠋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体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後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是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礼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群臣並參侍見待崇礼不供

卷之五

四

棄事得獨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母令尔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幾乎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闕難蹴踘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為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街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與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鳴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

競加賞贈月餘致金百金西京雜記

子和寢疾不瘳乃命其二子留堇鳥二子長曰長彦年十有二次曰季彦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德不就養志于家常彦季彦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誦誦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婦魯奉車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父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為得願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劇手吾以定矣遂還其車孔鮒

卷之五

五

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甥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為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韓嬰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生土、生金、金生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

所為其承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
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子受之乃天之道
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
之矣顧問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雨地之所
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君從天氣者故曰天風
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
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
子也五行莫貴於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
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
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

卷之五

五

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
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
者所以悅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
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悅
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董仲舒

人有嫁其子而教之者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
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鴻烈
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世說新語曰趙母嫁女臨去
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
其况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騮馬者乃命其子曰騮字叔馬其後

改為登字叔昇史記登發千侯

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
拜為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馬提
翁叔從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
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論衡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於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
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
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
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
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詞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

卷之五

木

貌不悖乎目卑休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
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
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
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
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
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行成於
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
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榮其本而榮華搞
矣說苑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

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無有贏儲家亦近太湖
中後自雕胡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養為郡縣表
其閭舍 西京雜記

漢成帝之為太子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
道西至直城門方乃得度上怪遲問其故以狀對上悅乃著
令太子得絕馳道也 鄴道元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聞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
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
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
一兒祭已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代王 風俗通

卷之五

七

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
側人有咏薺者氏為泣涕悲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
虎常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 鄴道元
汧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為人所害
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北今淪於水亦云
有人葬汧北墓宅將為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修
此激似今墓宅然激作甚工又云女嫁為陰縣恨子家貧萬
金而自少小不送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故命
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恨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後語遂盡
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

所壞今石皆如丰楮許數百枚聚在水中恨子是前漢人 鄴道元

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
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父母之裕不
裕矣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
也 楊雄

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矣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
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而乎曰與堯無子舜無
父不如堯父舜子也 楊雄

卷之五

八

輕軒周進顧訪病姬乃其母也誠願宿憑而冥感昭徵矣 鄴
洛縣城有 洛
洛縣城有沈鄉去江七里江士遊之所居詩至孝母好飲江
水嗜魚膾常以鷄鳴遡流汲江子坐取水溺死婦恐姑知稱
詩遊學冬夏衣服實投江流於是至孝上通洞泉出其舍
側而有江之甘焉詩有田濱江澤南泉流所溉盡為沃野又
鴻泉之中旦常出鯉魚一隻以膳焉可謂孝悌發於方寸
徵美著於無窮者也 鄴道元
縣長趙社遭吏光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
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終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

二年二月十五年尚不得喪終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群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 鄺道元

隗叔通者性至孝為母給江督水天為出平石至江督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鄺道元

礼服傳曰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傳曰子不得為父臣者閨門尚和朝廷尚敬人不能無過失為恩傷義也 白虎通

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者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白虎通

卷之五

九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公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謹按礼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側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端耳 風俗通

俗說袁元服父字伯楚為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為字謹

卷之五

十

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殿乘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為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啟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為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渡度伯楚名彭清擬夷齊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壅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為頌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動率皆此類也何其眼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為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為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礼傷孝莫肯收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觀之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于天何不高戶誰能及者夫孝問貴能行君休博雅政宜有異乎答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為鄉里超然遠覽何為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彼斯言之玷恐多

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風俗通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卒孝廉為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扉耳頭不着巾身無單衣是常木橋食止壘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疆及母終亡不列服位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論若異域下牀閭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隨又不能送遠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也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于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告餘曷有執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由護子由殺雞黍見其子烏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為

卷之五

十一

高斯亦婢、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吾茲者乎風俗通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逾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閑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慰與聞為之先後叔達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尔乃奮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衮號為名宰風俗通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敏辯於持論卒孝廉光祿王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貲叔矩謂其兄弟礼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冀野下

困餓口孝之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

解債負土成家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不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憂兄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翽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父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翽欲得我不受也子翽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謹按礼父為士子為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太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蒙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

卷之五

十一

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其身苦思率礼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誼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况於父子敬意之至猶用夷悅况於寵族乎抗獎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為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輝托疾上也劉矩屈体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風俗通

故龍舒侯相故滂稱龍舒君以滂之孝豈不欲其父之顯達
願子嗣以公薦則不必告之其子以私則其子受私何異于
父之自受也孝
子必不然矣

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瞻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
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耻焉是
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之以志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
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
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疏廣不遺賜金子孫看賢不待多富若
其不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霸有
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家賑而貸
之遺賑貧窮恤疾苦則必不居富矣 王符

卷之五

十三

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顏烏所居之邨烏
口皆傷一境以為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
其縣曰烏傷矣 鄭道元

曹娥父盱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哀父尸不測乃號踴江介
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當沉若不值衣當浮裁落便
沉娥遂於沉處獲水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甥邯鄲子礼為碑
文以彰烈 鄭道元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自計不
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偃耳而去自非誠貫
精微孰能理感於英獸矣 鄭道元

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
徃事之無失也 王通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 王通

銅川夫人好學子始述方為城府君重陽子始著曆日且曰
吾恨覽者或費日也 王通

子鷄初鳴則盥漱具服銅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間
者送迎之必澡以拜 王通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然其
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
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王通

卷之五

十四

人之命相賢愚貴賤脩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
者或感五行三光或感龍跡氣夢降生凡庶亦稟天命皆屬
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則鬼
神不能改移而聖智不能迴也華胥履大人之跡而伏生羲
王符曰跡出雷澤女媧感瑞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
華胥履之生伏羲女媧感瑞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
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舜修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
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太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
見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感牽牛星顏
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
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 劉晔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禹母吞燕卵而生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禹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体故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赦王季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識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者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

卷之五

十五

副言其不感動母体可也言其闔母体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免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高母燕卵與免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竟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闔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

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雉雀施氣於雁鵠終不成子者何也唯雀之身小雁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燥一鼎之銅以准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跡之一人一鼎之燥銅也姜嫄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性類父龍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為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

卷之五

十六

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為此壯壯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于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闔於庭吐漿於地龍亡漿在櫝而藏之至幽周王發出龍漿化為玄龜入於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龜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龜所交非正故褒姒為禍周國以亡以類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論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婦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

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

之故也呂覽論衡曰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已曰伊尹之故也出水疾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即東走十里顧其

卿皆為水矣伊尹命不當故其母感夢而推此以論歷陽之柳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

徐偃王之異言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於水濱

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獵於水側得棄卵銜以來歸獨母以

為異覆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

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

也偃王葬之徐中今見有狗壘焉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

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為號

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

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闕遂為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

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酈道元

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清是生六子孕三年啟其左

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其四曰求言是為之郇

人者鄭是也酈道元

哀牢國之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

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九子驚走一子不

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抱之其母為語謂背為九謂生為隆因

名為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

一婦生十女九龍皆以為妻遂因季育皆畫身像龍文衣皆

著尾九隆死世不與中國通酈道元

子文之生妊子棄之虎乃乳之遂收養焉卒為楚相褒離國

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

捐猪圈中猪以氣噓之棄馬廄中馬復噓子故得不死卒為

夫餘之王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

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之分限而妄覲多貪命在於貧

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也

劉晔

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害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

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養之酈道元

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又

曰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

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為舅姑也白虎通

子苑卷之五終

子苑卷之六

夫婦附錄

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盡斑
傳物志

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
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酈道元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逆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儀二
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儀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
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儀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
之虛未論於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敢拜祝答

卷之六

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儀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
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
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
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
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儀不珍
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虛未曾習于織
紉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說苑

楚莊公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
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
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



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于王尚湯沐執

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

美人而進之于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

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令沈

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

乎莊王曰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

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伯楚史授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伯

楚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新序曰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

王曰今旦與諸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妾聞君之故莊

王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

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

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

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妾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

丘子虞丘子猶首曰如樊姬之言于是辭位而進孫叔

孫叔敖叔敖相楚莊王卒以伯樊姬與有力焉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勉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其

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

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適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

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

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

其託乎再拜而辭晏子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聞其夫為相御擁大蓋

策驅馬意氣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

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
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廼為人僕御然子之意
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
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

杞梁之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墜故琴操曰殖死妻援琴
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為
之墜鄰道元

叔梁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妻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
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賢顏父問三女
曰陳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

卷之六

三

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
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尔能矣
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悞不時有勇而私禱
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家語

哀公問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
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
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
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群生閉藏乎
陰以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之極霜
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始殺于此

卷之六

四

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
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
所以效匹夫之聽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
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死從子言
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于閨門事在共酒食而已無閭外之
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衆知而後動可
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
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
疾子者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
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
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
人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家語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曰同姓為
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
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
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祢以尊之下治
子孫以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家語
曾子以其妻黎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黎烝小
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遂出之終身不取其

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家語梁鯨齊人字叔魚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三年而有子家語

孔子南適適楚至于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璆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視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渾、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哉清哉

卷之六

五

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與然而棄之從流而挹之與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視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我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視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于此有絺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垂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不早去今竊有狂

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于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開流言而不信者何我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君問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己攝罵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譽夫人與焉于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京衛君夫人譽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續組織維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于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孔鮒

卷之六

木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葉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孔鮒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拊益之尚猶賈

不售今厚送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韓嬰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卅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孔鮒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白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膚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

卷之六

七

所容入衛嬖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袒裼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于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宜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

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拳手拊肘曰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于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東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

卷之六

八

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傳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新序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韓非

親迎之禮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荀子

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

感也以高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
重始也荀子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
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趙王如意為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
言歎息淒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
和之又說在宮內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趣
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
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
臨百子池作于闐樂：畢以五色綵相羈謂為相連愛八月
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

卷之六

九

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
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
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
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為戚
夫人死侍兒皆復為其妻也西京雜記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
秋之元詩之閑睢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尔素
成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
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
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有其母嗚呼戒

之卦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
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賈誼

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奉樂思
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未婦也厥
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
不殺三月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縭
九十其儀言多儀也韓嬰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
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本而傳之
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
不爾從韓嬰

卷之六

十

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于開襟樓俱以習之西京雜記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
價倍貴焉西京雜記

李夫人兄延年知音尤善歌舞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
莫不感動常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
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復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曰
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曰延年女弟上召見之妖麗善歌舞
得幸早卒上憫念之以后禮葬悲思不已賦詩悼傷東道元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翟公所禮欲以兄女

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
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其婦採桑于郊
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
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辱于今日也採不
預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于郊未返既還
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
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
以告北曾參毋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
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
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昔

卷之六

主

王之未理者為璞死混未腊者亦為璞月之旦為朔車之轉
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雍伯雒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沒塋之於無終山、高八十
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
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伯
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嫁焉陽氏譜叙言翁伯是
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
焉爰仁博施天祚玉田郡道元

豫章郡衣冠人有數婦暴面于道尋道爭之錄以給其夫與
馬衣資及奉孝廉更取富者一切皆給先者雖有數年之功

婦子滿堂室猶放黜以避後人憐物志

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
從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于室隨夫之行故禮郊時
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諡春秋歸夫
人皆有諡夫人何以知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
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即今是爵君稱之與國人稱之不
當異也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
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
也論語曰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白虎通

卷之六

主

情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氤氲萬物化淳男女構精萬物
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
禮保傳記曰謹為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禮男娶女嫁何
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
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耻防淫佚也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男
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教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
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
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
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

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于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三、八二十四加一為五而繫心也陰數偶再成十四、加一為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佚也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贅納徵曰玄纁故不用鴈贅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節序不相踰越也又婚禮贅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偶也禮昏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納徵束帛離皮納徵辭曰吾子有加命貺室某也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其請納徵上某者壻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礼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不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夫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頤者防淫佚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禮昏經曰賓升北面奠鴈再拜、手稽首降出婦從房中也從降自西階墀御婦車授綏遣女於祢廟者重先人之主体也不昔敢自專故告祖也父母親命男女何親、之至也父曰誠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女必有端繡衣若笄之毋施襟結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父誠于阼階毋誠于西階庶毋及門內施鞶褰紳以毋之命、曰敬恭聽爾父母言夙夜無愆視矜鞶祭去不辭誠不誥者蓋耻之重去也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授綏姆辭曰未教未乞与為禮也始親迎辭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主人曰某故敬具以酒父命醴子遣之迎命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娶妻不先告廟到者示不必安也婚禮請期不敢必也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婦人亦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嫁娶必以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婦妻追冰

未泮周春曰仲春之月合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
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
天之義也夫雖有惡不得去也故禮郊特牲曰一與之齊終
身不改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紀綱亂之大者義絕乃得去
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
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
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姪者何兄之子也
娣者何女弟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
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

卷之六

十一

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嫌妬也一人有子
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
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
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也
詩云姪娣從之祁如雲韓侯碩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
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二國未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
德同以邑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妻何
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
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于
士妾雖賢不得為適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祿禮

經曰將加諸卜敢問女為誰氏也人君及宗子父母自定娶
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承經禮曰親皆沒已聘
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大夫功成封得備八妾者重
國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故禮曰納女于諸
侯曰備掃灑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
再娶之義也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
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
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于天子故增爵稱侯
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為天王后故爵稱侯知
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人者

卷之六

十一

何開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為侯
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聖人交禮也女行虧缺而去其國
如之何以封為諸侯比例矣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
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代無大夫惡
其內娶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耻與禽獸同也論語
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姓則卜
之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故春秋傳曰訛娶無黨也王
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婚禮貴和不可相若為傷君
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
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

同姓者王之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為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覲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現者何尊之也不于路寢一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群公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卿大夫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妻也士一妻何下卿大夫禮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為之總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季姬更嫁鄆春秋訊之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主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於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訊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然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壻吊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吊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母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

卷之六

七

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歸禮昏經曰告于公宮三月婦人李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妻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于婦道入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傳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父母者亦婦與夫一体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妬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鷄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閭閻之內祗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見異辭故設此也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天子妃謂之后何后君也天下尊之故謂之后明海內小人之君也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春秋傳曰迎王后于紀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知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他國稱之謙之辭也妻者何謂妻者齊也與夫齊休

卷之六

八

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戚以出通人為嫁娶者取也男女何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沒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于家事：人者也又曰夫者扶也扶以道扶也婦者服也服以禮屈服配匹者也昏禮曰夫親脫婦之巾纓傳曰夫婦判合也何謂相與偶也婚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尔新婚謂婦也所以婚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婚亦陰陽交時也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梳為

卷之六

七

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中曰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白虎通

賈季貌醜妻不為言與之如臯射雉雙中之則笑酈通元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婦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遠天以婦凌夫遠人遠天不祥遠人不義前悅

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鉤弋不幸不憂殤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

皇后之德邵矣哉前悅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風俗通

張負妻黃氏女也名帛負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負手於灘下出時人為說曰符有光洛焚道有張帛者也酈道元

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行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

卷之六

七

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于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况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危榮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蚕織之業廢其玄純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脩周旋之好承星奉火不已於行侍從婢使晞暉行路錯雜褻譴可憎可惡遊戲佛寺觀戲漁畝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帟周章城邑杯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誨淫之原不急之甚刑於寡妻家邦乃正顧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葛洪

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族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濫不可忍論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旧典至于德為鄉閭之所重言為士人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敝俗然民間行之日久莫竟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葛洪

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王通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視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壬薛姓

卷之六

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王姓出舜之後封于劉至漢有王任齊者號王氏崔姓帝魯姜姬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

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王通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姊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遷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蓋簋之事則嘗季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圍也豈敢度其私私亦防衛國之難也家語。此下係前皆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估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頑王心慙焉遂通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

然塞于禮義以啟于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于戾可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修明其事必遵奉焉對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兄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

卷之六

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孔鮒

王娶與族兄凱避地荊州依劉表有女表愛蔡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謂曰君才過人而體貌躁非女習才凱有風貌乃妻凱生葉即女所生博物志

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王通

兄弟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

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而血流漂杵賈誼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唐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

卷之六

三

方乘舟時倂傳母恐其死也閨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於是壽閨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泰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中心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倂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倂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与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母為前也壽又為前竊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倂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謀也新序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了使魯人殺之韓非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受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廢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請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說苑

卷之六

四

袁宏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未歸喻令自寬金卿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即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詈余也郢道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則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韓非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己日生康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為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妣曰茂樊大

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蘅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西京雜記孔奇字子異即褒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次孺孔家於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誥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王莽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依大將軍竇融為家常為上賓從容以論道為事是時子異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焉孔鮒

卷之六

五

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何以言之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為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疎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為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畧也至姊妹雖欲有畧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白虎通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况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白虎通度違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歎上病不

見聰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昱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為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計耶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即我忘身且忘之况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太為違害朝廷此辟公肝食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矜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聞昔何所堪施強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為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風俗通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為上計歟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奉孝廉為陝令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家無屋宗家猶有廢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為其飾偽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壤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志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其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素盜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不知欲令繳：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况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風俗通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字咸都俱各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為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輝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悲灼待之有度後

卷之六

七

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等密共穿踰奪取衣食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餐徒暗：而已子平固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脩將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咸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輳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坐頻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咸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風俗通

葛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遣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為文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

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矢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詔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為驃騎營主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為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異驃騎之宅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抱朴子

卷之六

七

王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嘆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于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王通

子苑卷之七

祖孫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營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禘退犬戎追王大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穀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曰

卷之七

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曲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于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孔鮒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后我未之前聞也趙而就子服伯子于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而自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

家語有立孫檀弓周制字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鉅鬯詩曰釐爾圭瓚鉅鬯一卣韓嬰

夫子閑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泰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並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

卷之七

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鮒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尔會而小人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廓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類吾之宗君請以為獻王命分寶王於魯公時庸展親歸未于周公作歸未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為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于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于溫先大夫宣

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
苗之有衍我是以託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于簡
主而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為人強毅而法能
忠詒而無愚擬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啟于趙氏
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
人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唯是寔之事實之所
以後其先人者弗使弗侈允釐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
以悅我之所脩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唯無宗君之忝
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程本

卷之七

三

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以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
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
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齊敵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
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于趙祿仕於
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
之顧後世免祚不忝前人不一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
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孔鮒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自叔梁紇至相魏居大梁始
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為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為
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

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李為家轉相承作訓
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唯可以教侍中安國受紹
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
未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
年著書十篇而卒孔鮒

卷之七

四

父各取所能仕則仕能孝則孝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
季祖之子孫或孝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一故季不稽古仕
無高官文非相且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
是故弗克負荷矣答曰伯之子孫今其可仕季之子孫何所
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
成王伯禽雖致泰平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
笑曰善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
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曰與子心實不與也答曰吾其然
此君未言頗欲相侵故激至于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
太丘長陳寔：子鴻胥卿紀：子司空群：子泰四世于漢

魏二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故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
慙長祖不及孫：按晉書王昶至永世有萬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不如父：謂港也亦以此類

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王通

文中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

適不用爾王通

越公初見文中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

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

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孔子自

嗣厲公及正考父位戴武宣公至孔父嘉主錫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過明時越公曰奚若其祖公

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父子其道鍾美於是也是

人必能叙彝倫矣

叔姪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馬側門而與之言

皆不踰閭家語

梁孝王賈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強婚冠之上謂王曰兒堪弁

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而字：以表德自非顯

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

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壯有室兒年蒙憐未有父之端

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餘日賈朝至聞而遺其馬帝

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西京雜記

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飢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為食

餓久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于己子歲敗

穀盡不能兩活賊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

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王充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

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超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大尉李

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

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

哀切李公達于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並王為大

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

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

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

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閔

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逐賊親

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碻惡之而厚與焉大義

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

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

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為魏伐中山

歡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冒命放獸而孟氏

旋進其臣處猶不忍況弟子子孟軻訖無惻隱之心傳曰於

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風俗通

廬山廟甚神能分風擊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為貳擊流為兩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出子女現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兒女代之而船得達公直方知兒女怒妻曰居何面於當世也後下已女于水中將渡遂見二女于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故于寶書之于感應焉鄒通元

卷之七

七

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閨朗之笙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王通

宗族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給鵠鷺舍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篳篥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減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

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得與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減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管子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患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重于地禮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通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未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鵲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

卷之七

七

明發不昧有懷二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耻內省不疚何憂何惧是已矣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置然輕詐妄計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于是雖取

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
是其所以窮也董仲舒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于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
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
之親而不敢滅君所以謀也家語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
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
曰無思之甚也昔者季孫問于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
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
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

婚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孔鮒

卷之七

九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曰夫人之
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
十五宗故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
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
齊自襄桓以來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戟
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纒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
子若其孫散而之于四方惟重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
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踴而
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

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
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為決
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
以為器所以立正于公也義適而理訓奉天下無敢以容其
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為式所以立信于公也德澤汪濊威制
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為準所以立
義于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為國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
已也而又公歛其怨私受其福矣公實其名私享其實矣齊
之亡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荀子

卷之七

十

王充細族孤門或問之曰宗祖無淑慝之基文墨無偏篇籍
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為高夫氣無漸而卒至
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于衆而突
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况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
千萬言宜為妖變安得實斯文而多賢答曰為無世鳳皇歎
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加珎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
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故賢是則澧泉有故
源而加禾有旧根也屈奇之士見個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
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于牒籍希出之物勒于彤銘
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

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毋驕驕驕無害犧牲祖濁
商清不勝奇人鯀惡禹聖稷禹舜神伯牛寢侯仲子紫金
賴路庸固田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
雲桓氏稽可通出君山更稟于元故能著文王克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
將有事族人皆待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
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
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
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宗其為曾祖後
者為曾祖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

卷之七

三

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遷轉別于大宗也別子者自
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
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尊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
宗何曰諸侯世傳子孫故尊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
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
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
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所以九何九之為言究也
親疎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
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
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通人有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

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
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
為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
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堯時俱三也
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於末故
與禮母族妻之黨雖禮母族父之族足以貶妻族以附父族
也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婦譚公惟私也言
四者據有服耳不相害所異也白虎通

卷之七

三

昔者聖王現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曆之去就省群后
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傳稱氏之徽官百王公之子
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有徽品於
王謂之千品昔堯賜契姓姬姓姬姓姓如氏曰有夏伯夷為姜
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
末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故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
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
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
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

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廓、北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然。古之賜姓，大諱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曆七國，咸各稱王。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及謚氏，官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及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故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或避惡離夫，吹律定姓，唯聖能之。今民散久，鮮克達音，律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捐捐焉。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須胸顯，史四國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且為東蒙主。魯僖公母成風，蓋須胸之女也。季氏欲伐顯，而孔子訖之，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為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商生尚為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宛西三十里有呂望，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間，晉惠公徙置陸渾州，薄甘戲露帖及齊之國氏，高氏、襄隍氏、士氏、強氏、東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棄氏、子潤氏、子乾氏、公族氏、翰公氏、賀氏、盧氏皆姜姓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為十二姬，周初已勝藏，任拘、釐、姁、衣氏也。當春

秋，晉有祁奚，季子薦，離以忠直著。管子姓已氏，夏之興有任奚為，夏車正以封于蔣，後遷於祁，其嗣仲虺居蔣，為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謝，章昌米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台氏女為后，稷元妃繁育周先，姑氏封于燕，及燕文公有賤妾燕姑，夢神與之蘭，曰：「余為伯僚，余而祖也。」以是有國。香人服媚及文公見姑，賜蘭而御之，姑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姑氏之別有闕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始音與古姑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旧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于程，其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通晉為司馬，遷自謂其後祝融之孫，多為人姓，已禿彭姜，妊曹斯，辛已姓之，嗣颺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季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泰龍，封諸豷川，豷夷彭姓，豷豸皆能馴龍者也。泰龍逢以忠諫，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已姓之班，昆吾、藉、扈、溫

重禿姓稷秦龍則夏滅之祖姓彭祖永常諸稽則商滅之
姜姓會人則滅之姒姓之後封于郕會路偏陽耶取仲任為
妻貪冒愛悵蔑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
當儉滅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聞
其痛悼也匪風異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
相使禁伐不行遂以見亡路子嬰娶晉成公姊為夫人鄭
舒為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荀瑩武子伐滅偏陽曹
姓封于邾顏子之支別為小邾皆楚滅之芊姓之裔熊嚴
成王封之于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
季紉嗣為刑子或封于夔或封于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

卷之七

七

楚伐滅之公族有楚季氏列宗氏聞強氏良臣氏耆氏門氏
侯氏李融氏仲熊氏子季氏陽氏無鈞氏為氏善氏陽氏昭
氏景氏嚴氏嬰齊氏宋氏宋纖氏即氏申氏訥氏沈氏賀氏
咸氏吉白氏伍氏沈濊氏餘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
午氏西氏王孫田公氏舒堅氏魯陽氏黑肱氏皆芊姓也
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也金冒主為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
孫叔敖者為章之子也左司馬成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
梁者成之第三弟也楚大夫申無畏者又氏文氏初紂
有蘇氏以妲己女而亡殷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為司寇而封
溫其後洛邑有蘇秦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隴凱摯

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連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後嗣有臯
陶事舜曰臯陶妻夷滑夏冠賊姦究女作士其子伯翳能
議百姓以佐舜禹授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鳥休人元
為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紂并殺惡來
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遊西海忘歸于是
徐偃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
為氏其後失守至于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為列侯五
世而為武靈王五世亡趙恭叔氏邯鄲氏警屏氏嬰齊氏樓
季氏盧氏原氏皆趙嬴也姓惡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封
之於秦世地理以為西陲大夫沂秦高是也其後列於諸侯

卷之七

七

世而稱王六世而始皇生于邯鄲故曰趙政及梁曷江黃
徐莒蒙六英皆臯陶之後也鍾離運掩菟裘尋梁脩魚白寘
飛廉密如東灌良時白巴公巴郅復蒲皆嬴姓也帝堯
之後為陶唐氏後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為御龍以更豕
常之後至周為唐杜氏周襄有隰叔子遯周難于晉國生子
與為季以正於朝無閒官故氏為士氏為司空以正于國
無敗績故氏司空食朱隨故氏隨女氏士為之孫會佐文
襄於諸侯無惡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改為成率居傳瑞刑
法集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於是晉侯為請
見服于王命隨會為卿是以受范卒謚武子武子文成晉

荆之盟降兄弟之國使無間隙是以受邠櫟由此帝堯之後
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陞氏士氏季氏司空氏趙氏
范氏邠氏櫟氏虞氏冀氏穀氏蕃氏擾氏嫫氏傅氏楚氏令
尹建嘗問范武子之德于文子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
祈建歸以告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五君以為諸
侯主也故劉氏自虞以下漢以上德著于世莫若范會之最
盛也斯亦有脩己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
於杜也 帝舜姓虞又為姚君媯武王克殷而封媯滿于陳
是為胡公陳哀氏咸氏留氏慶氏夏氏宗氏來氏儀氏司徒

卷之七

七

氏司城氏皆媯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為工正
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為威王五世而亡齊人
謂陳田矣漢高祖徙諸田閔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
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陽田先碭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
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
家故更氏云莽之行詐寔以田常之風敬仲之後又有皮氏
占氏沮氏與氏獻氏于氏鞅氏梧氏坊氏高氏竺氏會氏帝
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於宋今之睢陽是也
宋孔氏祝其氏韓獻氏李老男氏巨辰經氏事父氏皇甫氏
華氏魚氏而董氏艾歲氏鳩夷氏中野氏越椒氏完氏懷氏

不弟氏冀氏牛氏司城氏同氏近氏止氏朝氏欽氏右歸氏
三伋氏王夫氏宜氏徵氏鄭氏目夷氏鱗氏臧氏施氏沙氏
黑氏圉龜氏既氏據氏磚氏己氏成氏邊氏戎氏賈氏尾氏
桓氏戴氏向氏司馬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河生宋父宋
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
金父木金父降為士故曰臧于宋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
防叔為華氏所偏出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
伯夏叔梁紇為鄆大夫故曰鄆叔紇生孔子 周靈王之太
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穀維水闕將毀王宮欲
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季躬

卷之七

七

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遂廼而退歸告平公曰太
子晉行年十五而耄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
子晉太子晉與語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
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
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
年而太子死孔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
故傳稱王子喬仙之後其嗣避周難于晉家于平陽田氏
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 魯之公族有媯氏后
氏衆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孫氏服氏公山氏南宮氏叔孫氏
叔仲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公巫氏公之氏子千氏

華氏子言氏子駒氏子雅氏子陽氏東門氏公折氏公石氏
叔氏子家氏榮氏展氏乙氏皆魯姬姓也衛之公族石氏世
叔氏孫氏齊氏子齊氏司徒氏公文氏折龜氏公叔氏公南
氏公上氏公孟氏 將者亦常在權寵為貴臣及留
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貲
千萬為韓報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推副車秦索賊急良
乃變姓為張匿於下邳遇神人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
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為韓
王而拜良為韓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
徒或勝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強
妄生意以為此乃代王為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
嬰氏禍餘氏公族氏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亦有
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
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畢公高與周同姓封於畢因為
氏周公之薨也高繼職焉其後子孫失守為庶世及畢萬佐
晉獻公十六年使趙風御戎畢萬為右以城耿城衛封萬今
之河北縣是也魏顆又氏今孤自萬後九世為魏文侯文侯
孫瑩為魏惠王五世而亡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
侍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思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今孤氏
不雨氏葉大夫氏伯夏氏魏強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

厲王之子交封於鄭恭叔之後為公文氏軒氏軍氏子彊
氏強梁氏卷氏魯氏雅氏孔氏趙陽田車氏孤氏王孫氏史
龜氏姜氏姜憲氏邈氏皆衛姬姓也晉之公族祁氏又班為
呂祁芮又從邑氏為冀後有呂錡號駒伯祁犖食采於苦號
苦成叔祁至食采于溫號曰溫季各以為氏祁氏之班有州
氏祁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黎奔楚以祁宛直而和故
為子常所妬受誅其子駘奔吳為大宰懲祖祢之行仍正直
遇禍也乃為謠諛而亡吳凡祁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也
溫氏伯氏靖侯之孫栾賓及富氏游氏賈氏孤氏羊舌氏季
夙氏籍氏及襄公之孫屢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
叔生韓萬傳晉大夫十世而為韓武侯五世為韓惠王五世
而亡國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為韓王
孫以信為韓王後徙王代為匈奴所攻自降之漢遣柴將軍
擊之斬信於滎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信子頽當及
孫亦未降漢封頽當為弓高侯亦為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
為侍中貴幸無比案道侯韓說前將軍韓魯皆顯于漢子孫
各隨時帝分陽陵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
子孫餘留匈奴中軻氏豐將氏國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
李氏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為姓及伯有氏馬師氏
褚師氏皆鄭姬姓也 太伯君吳瑞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

嗣立斷髮文身保以為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
北吳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閭閻之弟夫槩王奔楚
堂谿因以為氏此皆姬姓也 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
亭為上黨守嫁禍于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
斯俱誅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
將軍女為元帝昭儀因家于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為李重義
諸儒號之曰德行雅：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
其文晉大夫卯息事獻公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食采於智
：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於大史為輔氏晉大夫孫伯
鸞寔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詩頌宣王

卷之七

七

始有張仲孝友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蔑矣唯晉張侯張老寔
為大家張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首山後
魏有張儀張丑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
陽武人也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令以防奸
惡有利于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子安世為車騎將軍
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遜權而好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
賢胤更封武始遭王莽亂享國不絕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
我前有丞相張禹御史大夫張忠後有太尉張輔汝南人太
傅張禹趙國人司邑閭里無不有張者河東解城邑有張城
有西張城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優姓舒唐鳩舒龍舒其止龍

鄧淫恭會六院葉高國 慶姓樊尹駱 娼姓鄧優 婦姓
胡有何 歲姓滑齊 犄姓棲疏 卿姓署耆湯 鬼姓饒
攘殺 隗姓赤狄 姬姓白狄 此皆大吉之姓齊有鮑叔
世為卿大夫晉有鮑葵漢有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漢鄧生
為使者弟高為將軍今高陽諸鄧為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
謚穆仲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傾子男姓封于
鄧後田氏為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北有古鄧城
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至漢有鄧通鄧廣後漢新野禹以佐命
元功封高密侯孫 太后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 權
京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大

卷之七

七

水飢饉而能復之整平豐稔太后崩後群姦相叅競加譖潤
破壞鄧氏天下痛之魯昭公母家姓婦氏漢有隗囂李孟短
即大戎氏其先本出黃帝及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陶氏繁
氏騎氏飢氏樊氏茶氏皆殷氏旧姓也漢興相國蕭何封鄧
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
後也御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陵襄陽人也杜陵新豐繁其後
也周氏鄧氏畢氏榮氏單氏尹氏鎰氏富氏華氏葛氏此皆
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之之采以
為王史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絕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
師楚有令尹尹矣尹吉甫相宣王有大功績詩云尹氏太

養士

盡心
孔
鯨

師生

新序作老黃帝師大撓新序作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

師子州父新序作尹壽又作洲文莊子云堯之

供帝舜師許由新序作禹師大成新序作統贊湯師

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時子斯武王季子郭

桓公師管夷吾隰朋不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

晉公孫叔敖莊王曰孫叔敖汝申坐尹竺吳

子胥文之傳者王公列國之義大夫和傳云哀
曰必孝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孝而

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

乎大墳顓頊李手祿園帝譽李手赤松子堯李
辟李手甲壽禹李手西王母易李手資手相文

子斯武王季乎太公季乎號叔仲尼季乎
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

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

帝智不至于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呂覽

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

師也治唐圃疾灌浸務種樹織葩履結罝網捫

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鱉求鳥獸

也視與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

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時令疾起翔必嚴肅此

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不納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 呂覽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一此不解是謂孝則管子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沚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管子

卷之八

三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于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簪錯食陳善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載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還而戴唯噤之視同噤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激拚前飲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桴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咽還

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饋如于

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據臂袂及肘

堂上則播灑室中衽手執箕膺襟殿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

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

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

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

稽暮食復禮昏將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擲之

遠近乃承殿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碗以為緒

右手執燭左手正擲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擲遂

出退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徹衽則請

有常有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

始是謂弟子之紀管子

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

人說教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 鴻烈

顏淵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

馬家語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

辭不辯宰我侍三恕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

夫六子自厲也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益懿子曰夫子亦有

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亦胥附乎
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則有光後
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家語曰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
親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于耳

言偃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季於夫子

家語

子夏問于孔子也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

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

之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

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

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成王知

卷之八

四

父子君相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

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

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于季之謂也世子齒于季則國

人現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

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一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君在則禮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長也則禮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

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也

在季之為父子焉季之為君臣焉季之為長幼焉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城一有元

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于
君則為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固公優為也

家語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

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于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

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

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呂覽

孔子季子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

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季馬此二

士者無爵祿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季天下之顯榮者必稱

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弥衆弟子弥豐充滿天下王公大

卷之八

五

人從而顯之有受子弟者隨而季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

子季于孔子田子方季于子貢段干木季于子夏吳起季于

曾子禽滑釐季于墨子許犯季于禽滑釐田繁季于許犯孔

墨之後季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榮者得當也

呂覽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

說苑作子夏孔子曰
有蓋可以行

商之為人其甚憐也

說苑

者故能久也

家語

子路與子羔仕于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桀也

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于中庭

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家語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于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瑟以散情而後乃食之家語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季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王充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匠之門多病人藥括

卷之八

六

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荀子。說炎云東郭子惠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聖人之道以天下之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莞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渰者淵莞蕭澤言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斲而鼓之說苑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晏子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為子及景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以君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晏子

公明宣季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孝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孝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季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宣說之季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季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季而未能宣安敢不孝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

卷之八

七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膏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嘗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膏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其然詩曰綿、翼、不測不克韓嬰顏闔將傳衛灵公太子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

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
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
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
之為無崖達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
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
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為其
殺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怒也時其飢飽
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
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南華

卷六

八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戰置兵
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
我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拘跡
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忘道善者師子不師羿善舟
者師舟不師莽善心者師心不師聖閔尹子

庚桑子謂南榮越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魯
鷄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有
巨小也今吾才子不足以化子：胡不見南老子南華口實
南榮越既遇老聃而若慈父雁行避景變立地進
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平焉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逍遙
遊云列子

御風而行然善也尹氏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固聞

請漸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
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
曩章戴有請于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復脫然是以又
來列子曰曩吾以子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
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
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
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
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
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

卷六

九

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
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如鼻：如口無不同也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竟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
木葉輪轂竟不知風乘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
浹時而慙慙者再三女之片体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
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冲虛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
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
之行幸願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

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滅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孔鮒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毆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墨子

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于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千金于

卷六

十一

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千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墨子

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未李無往教致師而李不能李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李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于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祛衣往受業韓嬰

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于得聖人聖人生于疾李疾李在于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強

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極溺而碰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莖也使世益亂不肖主益惑者從此生矣呂覽

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于李則邪僻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于李則君不能令于臣父不能令于子師不能令于徒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為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

卷六

十二

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李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教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慢過自用不可證移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毆而教之阿而誦之若恐弗及弟子處居修潔身狀出倫聞識踰達就李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始而惡之弟子去則莫終居則不安歸則愧於父世兄弟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

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奪其所惡李業之欺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矣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休人之情愛同于己者李同于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孝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又况乎違師於道術之言乎故不能孝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辯論則不審教人則不精於師愠懷於俗羈神於世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昏于小利惑於

卷八

七

嗜欲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則有異心以簡則有相反離則不能合、則不能離事至則不能受此不能孝者之患也覽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易子告楷者勿問也說楷者勿聽也韓嬰作問者不告者弗問有爭氣者勿與辯韓嬰作論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韓嬰作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韓嬰作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現顏色而言謂之瞽韓嬰作瞽無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韓嬰作君子不瞽言謹其序詩曰彼交匪舒天子所

予此之謂也韓嬰作言必交志然後予。荀子

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休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無法則俚、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然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礼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礼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故季也者礼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荀子

卷八

七

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能則必亂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法師有法而知則連通勇則連威云能則連成察則連盡辯則連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二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且慕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

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
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
匠積反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
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
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習俗則為君
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李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樂矣
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
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故曰維此良人弗求弗
迪維彼忍心是頌是復民之貧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荀子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父而信可

卷之八

五

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葉本詩曰無言不
讎無言不報此之謂也荀子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也其人不教不祥非君子而好之
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荀子

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旧趙王內傳趙姬傳之
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為魚藻宮西京雜記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
學故太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
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季有緝熙於光明韓

禮者則天地之休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
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是
智若師也情安禮智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禮天
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韓嬰

卷之八

五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
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長
之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
固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
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
為太師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師之道之教訓三公之職
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
燕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
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
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
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
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
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
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

則入于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季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勸勝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于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

卷八

七

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季，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鴈和，步中采芻，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飲以樂，失度則失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孝，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

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潔廉而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者承天子之遺忘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聖四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季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

卷八

七

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皆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故，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教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承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賈誼

或稱春秋而為之贊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宜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于民也教之故記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儻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道以道之賞明齋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

卷之六

六

賢人以輔相之愬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于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義理之正不察寬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備於威儀之教詩書禮樂無經天子李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于親戚不惠于庶民先禮于大臣不中于刑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直于戎事不信于諸侯不誠于賞罰不厚于德不強於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希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忘欲犬行大

禮大義大道不從大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李趙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季左右之習詭其師各遠方諸侯遇貴夫人不知大雅之辭各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通問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之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維絲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

卷之六

六

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教飲酒而醉食肉而飽而強食飢而餒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有坐而莫恃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為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器御之不卒不滅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其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詩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節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賈子

同味而嗜厚腴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群者其必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鴻烈

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齋蚤晚任多少通疾徐造而勿超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董仲舒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孔叢子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為輕薄章後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為華碑于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西京雜記

卷六

五鹿充宗受學于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已授以文石大如鶩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為碩學也西京雜記

或問世言鑄金、可鑄欵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欵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踈尔曰吾問鑄金得鑄人楊雄

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祠子之命也務季不如務求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閱之書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楊雄

卷六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孔子自陳曰臣章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李家陛下謬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為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闕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願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鳥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李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經術學之為言竟也悟所不知也故李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識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者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

魯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尹師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師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于外尊師重先生之道也禮曰有未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垂我耄耋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宰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為世漬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壁也象壁圓又以

卷八

五

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壅也雍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視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于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外也又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紉曰序序里曰序序者序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

禮五帝記曰帝序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尔舍明令必次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序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于里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復罷示如之皆入而復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其有賢才美質知孝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白虎通

卷八

五

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紵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紵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紵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能驚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

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鷄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鷄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聞道歸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存四科斯蓋变性使愚為善之明效也王充

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礪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与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隋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如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

卷六

古

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隋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孝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柁尾以為旌奮志滅氣阻戰為強夫禽獸与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為旌奮志滅氣阻戰為強夫禽獸与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

同類乎推此以論百姓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王充

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辨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者以致義為本以華現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潰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愚矣王符

卷六

古

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吏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孝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与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瞶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為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曲弗能照也聰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于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于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禹湯之珪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為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窳然後唱焉以現其和導焉以現其隨之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迹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闡張以致之固未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

卷本

三

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苟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也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与辯也孔子曰君子然後能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苟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辯者何也曰以俗士為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聵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聵者之不見也于己之心多數明白至与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多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連人也猶鵲鳥之欺孺人也鵲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然似若

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躕臆足而不為獎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徐幹

卷本

三

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故李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触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于襁褓之中而加素紫之官終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于予奪利病感于唇吻愛惡無時暫之毀譽括厲于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固机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算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奉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藏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于邪偽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覩彼以知此驅之于直道之上歛之于檢括之中懷乎若跟掛于萬仞慄然如乘奔以履水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甯蒙教道之福霍禹受車意之禍中山東平

以好古而安燕判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
染乎伊呂其興勃然幸登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傳尤
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
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
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開邪矯枉宜必抑
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葛洪

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
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
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王通

文中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閔吏仇璋止之

卷八

廿

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類類如也重而不亢目矜如也激而
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
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惧是必
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
如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
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師五常扶三才控六轡藝吾安
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執仇璋
也此董常則不然足方薛收則有餘王通

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王通

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

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
常仇璋薛收程元倫聞六經之義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
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王通

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豐然再拜敢
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
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馬道喪已來斯廢久矣
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四方之志
蓋受書於東海李育李詩於會稽夏璵問禮于河東閔子明
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
如此王通

卷八

廿

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蒼薪而亡蒼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韓嬰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逐再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陳周園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夫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飴君子澹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發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觀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南華

卷之九

五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廢賜也好說不若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交不知其君視其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載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語家

溫伯雪子適齊舍于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

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于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數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數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作賁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南華。呂覽精論篇有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

卷之九

五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識之就謂參也不知禮乎家語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墻陰曰子何為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思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栢既茂矣望之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之上乞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鄙妾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僂就則傷嬰思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李

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子星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者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一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乎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之遊于羿之彀中一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憐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南華。呂覽下覽篇。子產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者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一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乎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之遊于羿之彀中一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憐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與者莫之援也雖刀之遺于道者莫之奪也

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机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閔尹子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于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子疾之則脫緩之則激焉以逝非捉圍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為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剝女之外邪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聘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為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與吾無間然者矣程本子車氏之瑕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己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廉盡而後止其同於己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

咄、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
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
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緹程本

顏回問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
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家語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
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易怨人怨
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子

子夏遇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
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鍾磬琴瑟不在其中子

卷九

十一

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畏事有子可遺此
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踰
有友可取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
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交而中絕
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以愈於終身之誦而
事一士愈於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聞焉吾田
菽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
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似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
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韓嬰
子路曰人善我、亦善之人不善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

我、善之人不善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
、亦善之人不善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于夫子夫
子曰由之所持重貽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道也回之所
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韓嬰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現劍不言而色
欲之延陵季子為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
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
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
徐君現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
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

卷九

十一

也遂脫劍致之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
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
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新序

趙襄子游于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荈為驂乘襄子曰
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荈進視梁下豫讓却諸寢伴為死人叱
青荈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荈曰以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
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可言之是失
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荈非樂死
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荈豫讓可謂之友也

覽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于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于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墨子

三

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現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擅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孔離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群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

焉荆罪之陽城君城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于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交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于墨者矣求賢友必不于墨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段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以傳

墨子

三

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呂覽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復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於趙朔世孟彘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

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復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趙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侯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待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厥曰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

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候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不見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徵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于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興趙武田邑如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故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興韓

厥可謂不忘恩矣。趙朔客也。晉趙穿弑靈公。趙盾時為書大夫。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為殺君。屠岸賈者。幸于靈公。昔景公時。曾為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朔。朔告諸將曰。韓宣王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宣王曰。靈公遇賊。盾在外。君先君不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安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趙朔起曰。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諱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無趙嗣。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杵臼妻置兒袴中。程曰。趙宗滅乎。號即不滅。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死孰難。嬰曰。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之子。厚子強為之。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襁。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石趙氏。孤屬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趙氏。攻杵臼。杵臼曰。小人赴程。嬰下宮之難。不能免。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

卷九

西

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
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

期曰善哉哉說作若若泰山說作志在流水鍾子

期曰善哉洋說作若若江河說作伯牙所念鍾子期

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

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

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子之聽夫志想像

猶吾心也吾子何逃聲焉冲虛。韓詩外傳云鍾子期死伯

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非其時則賢

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

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

卷之九

七

為語
者也

其思華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為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

見之至於欽巖之間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俱以其思

華子為賢推衣糧與之二子遂死其思華子為賢往見楚王

楚王肯酒嘉散設鍾鼓以樂之華子愴然而悲援琴而鼓王

曰琴何悲哉華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

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欽巖之間逢飄風暴

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不以臣為不肯推糧與臣二

子遂凍餓而死今王雖陳設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

嗟乎乃如是邪於是賜華子黃金百斤命左右收二子葬之

以華子為相

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不下或曰夫君

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達亮直大丈夫

也求為先生後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

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外質頑拙有似

疏直然內懷容媚諂媚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

目鬚眉實美于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

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

持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孔鮒

官他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

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義信

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官他曰將適趙

公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卷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官

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

之志不足歸也官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

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官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

順曰吾勿識也官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子馬子

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邱成子者也昔邱成子自魯聘晉過

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

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

卷之九

七

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
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見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齊喜
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
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
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蓋可以寄財者其邱成子之謂
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官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
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願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并諸朝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
譚夫吾合後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
解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

卷之九

七

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子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
拘而死聞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
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
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
吾行虛矣人愚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頭而死
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謂剛勇
矣未可得謂節也新序

狀不必重而智重智不必重而狀重聖人取重智而遺重狀
衆人近重狀而疏重智狀與我重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
疏而異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

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牙
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
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嫫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
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
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智
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師熊羆狼豹羆虎為
前驅鵬鵠鷹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
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
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
然與人重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
相親避平依險遠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
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
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避竄以避患害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徧知之所
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
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
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
所教訓者無所遺遠焉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
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廩焉將限其

卷之九

七

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
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已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
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
狙猶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我度
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交守道不爲徧物不博辯是非
不察者不足與遊

墨子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
至葦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
曰射干莖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
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莖其

卷之九

九

漸之滂君子不近廢人不報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荀子

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
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專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
莫便乎近其人

荀子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
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藹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
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諛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
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
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

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已也諛諛者親諫諄
者疎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賊已得乎詩曰喻之
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
謂也

荀子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
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
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
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
者則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

卷之九

九

傷則無接而不然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
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端而言牖而動而一而可以爲法
則詩曰不備不賦鮮不爲則此之謂也恭敬禮也調和樂也
謹慎利也聞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聞怒是以
百舉不過也

荀子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者所
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就燥平地注水
水流湮夫類之相從也如也之著也以友視人焉所疑取求
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言
無虞與小人處也

荀子

陳餘張耳老相全城而無感痛從此現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不能問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王符傳曰君子繫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儻：客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韓嬰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胡故入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一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桑內厨五鼎外勝

卷之九

七

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西京雜記○按史稱弘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以此賢之故人乃云然甚矣交之難也

上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者擇種：之豐年少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年必得祿矣說苑

頻：之黨甚於鷦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楊雄

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現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為之猶賢於已爾侍君子者賢於已

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侍君子悔斯光室斯通已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楊雄

或問交曰仁問餘耳前見曰光初嘗灌曰凶終楊雄

王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交位雖微卑年雖幼雅行司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記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卸陽自明入獄復出司有全完之行不宜為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為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為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

卷之九

七

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為說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為故時進意不為豐時退志不為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帶智以干祿不辭爵以釣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均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又曰俗性貪進忽擢在位之時與人結附廢退窮居曰故致去志俗人之害思故閑居作凱俗節義十二篇與俗人見書而自竟故直露其言○王充

范巨卿與汝南張邵長沙陳平子石交號為死交矣鄒通元

子苑卷之十

朋友

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為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訪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至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為之減食大寒為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

卷之十

何其聞斯行之也 白虎通

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父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隨會圖其身而不遺其交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道彌已凋翫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邀秦交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傳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為難況容為難况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

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後非兼濟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懼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為融懿也 風俗通

卷之十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為敏達為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為司空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池池間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為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為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割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官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譽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荀譬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弔服之制斯近之矣 風俗通

河南尹大山羊翽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于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翽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舅慈復為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

故侍御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表謂君不為子衡作
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敬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
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懲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為裁縞冠幘
袍單衣定大為同作所非然穎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蔡母
廣明咸嘉是焉謹按禮為日君齊衰三月謂委名委質為臣
吏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垂御
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為之節文而首倡導祀禮違制使
東嶽一郡朦朧焉豈不慙哉由鄰人失兄子舉為之衰雖失
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風俗通

卷之十

三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卧床上敬
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
坐養聲價伯大為議郎益州大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謹按
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
友術：閭：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與而出同床而
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且朝言恐論語
勞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
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
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邀世保真當實深山
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誼
人拱然而已飾虛矜偽誑世耀名辭細即巨終為利動春秋

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遠大失矣風俗通

汝南陳茂君因為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
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為友人衛修母拜到州 恂先是茂
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
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於坊中客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
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馬出修南陽士大夫
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絕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他事去南陽
疾惡殺修為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
之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
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為官連訪當便入傳引見詰問

卷之十

四

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晏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
為己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迺光昭日交之間
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奉勅以為輕威捐命坐之
刑黜今茂汎棄天常進止由己孰使毀之小人吝之自我為
之古人病諸以為大訛茂與修善由鴟鵂之愛其子通所以
害之者風俗通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大
子名舊才操固鈍小子髡既見舊卿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
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未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
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

曰明府謹終追遠與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邪釋兄用弟此為故瑛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奉旧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十四未可見衆嘗稱病道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甯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勅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重喪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瓚為軍曲候瓚歸卧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

卷之十

五

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授也曾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其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者念在報效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為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得

中夫孝廉平除別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為後圖風俗通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太李張所舉四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恩厚恩據重任皆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民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遂數墳柏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頓頭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即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到伯嚮盛孔叔留

卷之十

六

隨轎樞乘拜即還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友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為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慙聞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為孝而乘竟然要勒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風俗通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距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舍舍中六七日苦無醫聞汲令應融好

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白融聞之驚愕往詣休摩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何有默止客舍邂逅不自負哉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為九藥三四月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病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強健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融為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遂不為公府所取

風俗

卷之十

七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文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舉陷之惡苟結驕而過士猶以榮歸焉况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閔之賢焉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况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通好服謂之奢借惡衣謂之困厄徐行

謂之飢餓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贄以為欲貸恭謙以為不肯抗陽以為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譴於妻子外蒙訕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棄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敬誓而廢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焉

卷之十

八

賢之則不自寬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焉惡之則不自寬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友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繫士所以獸隱翳而姦推所以黨飛揚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風恩客猶若此則又况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為不然爾思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嗟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俱羸豫

讓出身以報恩。諸荆軻奮命以效用。故死可為也。處之雖
爾。靡勛。勃貂一旦見收。亦主為義報。况累舊乎。故却陽稱之
曰。桀之狗。可使吠堯。姦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
急於目前。見赴有蓋。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速之徒。
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卽後是故。韓安國能遺
田蚡五百金。而不能振一窮。翟方進稱溥于長。而不能薦一
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况乎末塗之
下。相於此。奸雄所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
之君。熱能照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為相對也。恩情
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為死。是

卷之十

九

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牙。推極其意。分
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善
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祇為。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
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者何。曰
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相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
則惧。失賢信之。則註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
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
之厚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托腕。附心
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今昔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忌或
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本。則因毀之。為生瑕。蒙明言我

不遺力。無柰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
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強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王符
沛園桓。儼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海。
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亭。柱而去。鄴道
民之好交遊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遊者。將以自求。
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
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
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
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為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于列

卷之十

十

士。莫不成正。畏相厭。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
政。事師尹。惟旅旅。收相宣。序民事。夕月與太史司載。糾度天刑。
日入監九御。繫奉帝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
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
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
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畫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
而後即安。正歲使有司。令于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備。乃
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現之。不務交遊者。
非政之患也。心存于職業。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

交遊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遊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遊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于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覲而况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遊之實而難其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于其實而無訛其名吾稱古之不交遊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遊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間則奉贊以見其同僚及園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

卷之十

十三

事之隙奉贊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為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為求賢今之交也為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修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世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俗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勞民使諸園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

以履罪罰然則安有群行方外而專治交遊者乎是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為閭使之相憂閭有胥四閭為族使之相睦族有師五族為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為州使之相調州有長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群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以告族、以告黨、以告州、以告鄉、以告民有罪奇袤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逐黨逐亦有

卷之十

十三

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口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遊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為賢才寡助者為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

貴可以從衆為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送為表裏搏抔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即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飢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注、伴夜作畫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高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閤寺不閉把臂談脫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

卷之十

十四

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為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繫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路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于是乎且夫交遊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幼長而不歸父母懷筑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為之者乎以此論

之則交遊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徐幹

周書有言人毋鑒于水鑒于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耻其面之不及于都也君子耻其行之不及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交賢友也詩曰伐木丁、鳥鳴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于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已而直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儕也亦無日矣故儕則縱多交邪則已僻也是以君子慎取交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

卷之十

十四

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神明處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屨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徐幹
葛洪稟性狂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亦性所不好又患敝俗捨本逐末交遊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華門而無超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又云不曉謁以故初不脩見官長至于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欲自勉強令無不畢至而居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訊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遠顧不愧已而

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惟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聞至之密洪以為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化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據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違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為傲物輕俗而洪之為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辨議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悟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

卷之十

五

自還也彼靜心者詳而思之則多自寬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費辭之過也易洪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攸說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能德其不遭知已零淪丘園操清節高者雖才深智遠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壞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水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蹶踣耻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多之子曾無疾

非俄然之訃星言宵征守門其庭翕然誚笑卑辭悅色提壺贊執時行索媚勤苦積口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踴悅過於幽繫之遇敵其不合也則懊悻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遠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嗟嗟乎細人豈不鄙哉每為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餘魚余感俗士馳騁風塵者不憚建德業務本求已而徇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為濫吞踈拙以奴顏婢膝者為曉解當世風俗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罪睡繼續枕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推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襲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王者雖筆不集札藪麥不辨為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賈人於北波雖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多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易洪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

卷之十

六

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泰則不泰上下不交即志乖夫不泰則仁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咏百朋雖有兄弟不如交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伯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詔下之和音牙色不能成絃龍之瑤燁一味不能合伊呂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濶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竟矣隳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

卷之十

七

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必簡乎勝已所降結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鈞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耻令譚肯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實未易知勢利易生去就毀創頌之契漸漬釋膠膝之堅於是有意素情之調歎或睚眦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歎著于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惟往尋米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鴞同枝麟鳳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流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曰君子交絕

卷之十

十二

猶無惡言背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是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連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德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故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為參辰至歡變為雋恨接援化成讎敵不祥之悔亦無及矣往者漢李陵逢皇憐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遠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奢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諛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王食貳夫反之為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絕矣為洪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托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

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自然，隻時失棄名輩，結仇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同塵之義乎？若此，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為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何損于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歎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為以榮。

卷之十

七

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過者，得得達不足貴，此之而悞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竿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覆，亦安能救我之辟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得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蒿，依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為益，無之竟損乎？且六朋友者，必取乎直亮，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托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人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

異隔南山，伯奇辨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熟未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為盡不中交也，率於為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彼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為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卅穴之中，為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之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

卷之十

七

次猶火升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火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滄稟訥駁，加之以天挺，篤癡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為。殊不喜嘲諷，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狹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心者歎又欲免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褻薄，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數方无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辨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

可不詳擇乎為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
吾所懼也葛洪

文中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廣子曰
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又謂姚義可與交
夕要不忘 王通

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
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失外不殊
俗夫如此故全也 王通

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
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
可矣 王通

吾聞禮於閔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
吾將退而救諸野矣王通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尤
良以是夫 王通

文中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
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王通

子苑卷之十一

仁厚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蠃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
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
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
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卷之十一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新序作解

其三面置其一而更教祝曰昔蛛蟹新序作網今之人學紆賈子作修緒新序作循緒歆左者左歆右者右歆高者高欲下者下吾

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賈子作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賈子

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呂覽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

行故非：者行是惡：者行善而道論失常態

文王處岐事紂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

喜命文王稱而伯賜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不受願為

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

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呂覽

昔者文王侵孟堯苻鄴三季事而紂惡之文王乃俱請入

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

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

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

而辭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

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難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

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此最宜于文王

因於美里也鄭長者有言休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于文王

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韓非

周文王新序有作靈使人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

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

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新序作寡人固遂

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新序作骸

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

人於物也無不材新序作天下歸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眾何太公對曰臣聞愛

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

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

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

曰為之奈何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

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說苑

武王陰賜人於櫪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勾

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鴻烈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

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

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

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閔不私相然也故聖王在上位則

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

德而民積于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

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

則思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

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

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

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

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

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賈子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之稅賦繁教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韓嬰曰鴻烈曰召公以桑垂耕種之時地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及桑修戚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綬之謂也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及桓公歸以告管仲

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韓非曰說苑曰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九入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末遇也桓公取外御五人者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今國大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說苑

楚莊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饑時酒二甌重裘而立猶愀然有寒氣將棄我元之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

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閭閻製卸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冠閭閻一夕而十徙卧不能安吳夷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賈誼

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蛇殺而埋之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說苑

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新序有汝人間之皆論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說苑作信○晏子論衡曰此虛蛇其母俗言俗信也而陰德天報之謂之福者俗言俗信也叔教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俗信俗信也而必報是謂之福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

居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奉之曰君所以不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子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也如是在戶則宜高其戶可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也如是在戶則宜高其戶父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五月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五月奉子其父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之者獲二福如埋地一事其前埋地之惡人復見叔教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如埋地一事其前埋地之乃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之行豈徒如埋地一事其前埋地之謂除其過天之蛇豈叔教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地叔教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說苑

景公敗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倅盧

倅盧子作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

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罟而

駭獸故殺之斬其首而塗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晏子作此其地

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塗之

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

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說无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飲於民晏子曰

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

下各與其儔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

不可說无

卷之十一

六

景公探爵斂：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

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斂：弱故反之

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

人入探爵斂：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

君探爵斂：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吾仁愛禽獸之加焉而

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說无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

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

老而思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

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

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說无

景公謂太卜曰子道之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曰

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可動乎晏子默

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晏子作四心之間地其動

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晏子出太

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固將動也田晏子作陳子陳聞之

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

也晏子晏子有仁人也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

割廉而不剝鴻烈

卷之十一

七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為者也

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為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

為蓄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贅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

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贅之道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於愛民行

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於刻

民行莫賤於害身也晏子

子下車抱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為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捫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室宮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為宮室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

卷之十一

八

倣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教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遂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膝履玄冠武踊而不哭辟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又曰景公病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者問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曰寡人夜之晏子對曰臣聞布衣之土盆成適也父喪未葬子兄之身老子猶恐力不能合棺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吊之因

問其偏袒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吊而問偏之所在盆城造再非特首而不起曰偏袒寄於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據此筆以圖之此而右陸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多餓死耳且臣聞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括實圖之凡而離其親戚孝子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今為臣人臣死也若此而不飲食權執則臣請執木乾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字溜之下身不致飲食權執則臣請執木乾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字溜之賊臣雖愚意明君哀而不忍也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為遊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君何勿聽固道盆成適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使男子袒免盆成適之髮笄者以百數為開門以迎盆成適子可謂朝非過子耶盆成適于是陪事不敢哭奉事以滿禮畢出門然後卒

卷之十一

九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塋在西階之下請合塋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塋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檀弓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屨哉思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賈誼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而不立也非所聞也新序作非所謹而行

誅則虐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姪論衡作左右

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

姪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賈誼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大悅厚賞之客

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

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而放之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之民以正

卷之十一

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山也孔鮒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

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

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作

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

可謂士君子明君子作矣家語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

戮薦鏃面詩曰這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其可得乎周

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甫

敢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倫豫遠矣初太王都豳狄人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求之有也武王庶惡能侮邲詩執組如組西驂如舞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家語

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為大也昭

春之章

十一

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失擇然則心為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亦子簡簡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茲為慈如是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程本

魯築郎周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虛其民其可乎無國尚可乎惡聞嬉戲之遊罷其所治之民乎

說苑

梁嘗有疑獄新序有臣字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鉅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焉為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作冰相如也其徑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誼竊觀之新序作由墻薄則亟壞綰薄則易裂器薄則易毀酒薄則易

春之章

十二

酸夫薄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不可耳曹誼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欄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覲孔叢子民孔叢子有四方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孔叢子有不治其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欄氏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責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責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惡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聞於上者也以惡聞之者以惡聞於上者也比周於上者也此宜賞之所及也今子思不與於上而下比周於上者也此宜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遇罰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

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烏有
害而不可用者始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
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
為吾身若為身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
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塋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
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
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
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
塋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者言相非而行相反
與常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

卷之十

六

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胃將
往戰死生之推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已越齊荆
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使也家室
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
有是乎玆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有兼之人
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無
費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
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
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
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

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
猶馳驅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
病不侍養死喪不塋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
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為萬民之身後
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飢即食之
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埋塋之兼君之言若此然即交
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
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
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
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

卷之十

七

夫愚婦誰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
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
兼者之言也未止也墨子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
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玆子墨子曰今有燎
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挾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
貴于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挾火者之
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墨子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
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

子方曰少盡鴻烈作貪其力而去老鴻烈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窮士鴻烈作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遜聖敬

日路韓非

鄒穆公有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毋敢以粟於是倉母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以請曰糝食雁為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食雁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新序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未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

卷二十一

十一

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積私之與公家為一體也新序有此之謂知富郭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與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授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脇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離其酒屠者罷列而婦傲童不謳歌春築者不相處梓婦女

扶珠璣大夫釋袂軒琴瑟無音期年而變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賈誼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我夫德道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義貞廉此皆自勉以後其德者也不是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尉至富國財并鳥至顯名譽并鳥是以道不渝南華我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是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我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我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呂覽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季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
今有人有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
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
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
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
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受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
頭也何為不為民寒則欲火暑則欲水燥則欲濕則欲燥
寒暑燥濕相及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
矣呂覽

田單為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

卷之十一

二十

解裘於斯水之上也鄭道元

景差相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
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因我
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止不濡
足而況人乎說苑

老：而壯者歸焉不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施乎無報
而不賢肖一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荀子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
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
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為質義以為理問口

無不可以為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韓嬰

仁道有四顯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顯仁者
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人能安樂之是聖
人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人能使
人肆之是智仁也寬而容眾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
是德仁者也蕭絮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
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
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顯仁者也傳曰山
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顯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
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卡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衣旌目申徒狄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止弗能改也雖枯槁弗
捨也詩曰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顯仁雖下然聖人
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韓嬰

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飢饉有餘不
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閭非
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無所託身者明主弗樂肥饌甘脆
非不美也然民有糠糲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
休蒞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死者明主
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
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懸鐘鼓陳干戚居臣

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鴻烈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
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
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
裕而以義設人危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一作必亂是故人真
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關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
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
正我不在正人一作不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
不予為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
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

卷之十一

十一

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者愛人之名也
鄭傳無大之辭一作近自為追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
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一作衛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
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
動而先竟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
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
之門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
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是以
知明先而仁厚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
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

愛及獨身者雖立天下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

一作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
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
法也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在上莫不欲正人
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轅濤塗之罪非
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
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
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
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一作非諸人
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者謂宜在我者宜

卷之十一

十一

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
操之義之為言我也故曰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
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
好自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
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
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
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慶也是故
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社一作禮以勸福一作贈外治推恩以廣施
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
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

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三伐輻焉彼君子兮不素飡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董仲舒

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率在我書而誅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欤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欤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脩謂之明責人以脩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從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

春之十一

子五

是為礼不敬也為礼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慶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肯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弗知其義也董仲舒

何謂仁：者惜恒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敗倫無傷惠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歆無愉諛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一作倫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董仲舒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而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離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故共工離楚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齊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崇明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

春之十一

子五

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說苑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揚子水北有白水陂其陽有漢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謂白水鄉也蘓伯河望氣處也光武之征秦豐幸舊邑置酒極懷張平子以為真人南巡現舊里焉東觀漢記曰明帝幸南陽祀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埴簾和之以娛賓客又於此宅矣鄧道元

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資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費自都盧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皆後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為謁者監發水

功訓隱括知其難立具言肅宗、後之全活數千人和憲
鄧后之立叔父以為訓積善所致也 鄧道元

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
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究之
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為民愛日如此而有
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
肱怠惰者也 王符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
未也湯禱桑林邾邾于繹景祠于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
而輕身也曰主承天命以養民者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

卷之十一

子六

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荀悅

或問聖人所以為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為貴分而行
之以仁為貴舜禹之才而不為邪甚於 矣舜禹之仁雖無
其才不失為良人 荀悅

文中子見耕者必勞之見王人必悅之鄉里不驕 文中子
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
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也 葛洪

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 文中子
文中子之鄉無爭者 陳守謂薛生曰吾今行於鄉縣而盜不
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 陳守曰吾適矣退而靜鄉人有水土
居三月盜賊出境子問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鄉人有水土

之後則具春鍾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子之他鄉舍之人家
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
也 文中子

殘刻

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者樂不適也樂
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雕柱而枯諸侯不適
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璆截涉者脛而視其髓 鄧道元曰老
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枯故殺梅伯而遺文王
不實故殺寒也紂乃于此斷脛而視髓也 殺梅伯而遺文王
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為瑛室築為頃宮剖孕
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寢通

卷之十一

子七

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為至諄
愚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
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
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
對曰諄愚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
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
何敵之有矣 呂覽

鄭桓公將欲襲鄭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

姓名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鷄獸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呂覽

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覲其避丸也使宰人膳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呂覽

而使陽處父死及計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為趙盾所殺諫而梁內後一作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以五

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孝於親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

卷之十一

二十八

將不勝殺戮如屠一作仇讐其民魚爛而止國中盡空春秋

曰梁亡者自亡也非人也董仲舒

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採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

子相與私與私閹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而崔杼曰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因令盧滿筵與兵以誅之盡殺崔杼之

妻子及技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婦無婦因而自殺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

字公孫憲公孫薑誅慶封以其屬闕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

吳圍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黃帝之貴而死堯舜之賢而死子貢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僇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見親後世以為法程呂覽

卷之十一

二十九

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鄒衍

兵莫偕於志鎮錮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南華

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者胡為畏王欲

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辯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懼王充

齊之好勇賭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俱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

胡革求肉而為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
若此不若無勇呂覽

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一作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

銳策則引之退則焚之為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

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笑

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銳在後今人主以

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奪之以

其不聽從此廢之民惧中出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注

也韓非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也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滅爵祿之

卷之十一

十一

令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

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

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戰之權也鴻烈

傳語曰叮：若荆軻之聞言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

軻九族其後悲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

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

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

右以告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為誰

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其後陸星下東都至地為石民或刻

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

旁人誅之夫誅逆行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

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聞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

王在閭中不知為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

之民何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奄之休

解軻以狗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衆多同里

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叮：也王充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

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

囊盛之載以小輅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

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西京雜記

卷之十一

十一

且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感其心是故貧賤之賤雖有鑒

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損舊喪其本心皆踈骨

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祿賜盡於娼

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

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於道前

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王符

穀水自閭闔而南逕上山東水西三里有坂：上有土山漢

大將軍梁冀所成築土為山植林成苑張璠漢記曰山多峭

坂以象二峭積金玉採捕禽獸以充其中有人殺免者迭

相尋逐死者十三人壽道元

杜元凱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元凱病瘰故也及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論者以此薄之鄭道元慕容雋夢石虎齧其臂齧而惡之購求其尸而莫知之後宮嬖妾言虎夢東明觀下於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僵不腐雋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使御史中尉揚約數其罪而鞭之鄭道元

子苑卷之十一終

卷之十一

世

子苑卷之十二

寬恕

堯教化及難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_異人身而鵠面及焦僂好賢而隱不逮疆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_讀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_{南華}

卷之十二

傳曰昔者舜觀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蓋毀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魔衣而監鎗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政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忠易為礼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政有夷之行子孫保之_{韓嬰}

杜山北有愚公容齊桓公時公隱於谿隣有認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即杜山之通阜以其人狀愚故謂之愚公_{鄭道元}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畫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已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_{晏子}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作報子有子而求其報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弟作非恕也家語云有君不能事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有弟不能順此三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仲孫無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以不可由斯知其所以失矣家語

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
人亦我思異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
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

卷之十二

三

彼痛：異我痛孰為人。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
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
我。天不能冬凍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汝貉
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
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
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閔尹子

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於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
分而生秋我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情故積陰不生積陽不
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果嚴而溫柔而
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撓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

之為度可撓而懷也引而伸之兩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
不窮而直不剛故聖人休之夫恩推即儒：即不威嚴推即
猛：即不知愛推即縱：即不令刑推即禍：即無親是以
貴和也文子

孟嘗君遂於齊見反譚子迎於瀘曰君怨於齊大夫乎孟嘗
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
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
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
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則所怨者名而已風俗通

卷之十二

三

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焉
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
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人之所以
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饑渴苦血
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
四休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
親耕后妃親蚕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
夫之子無裳韓嬰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曰
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

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為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戚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手卒善遇之風俗通

卓子康卓茂字溫仁寬雅恭而有礼人有認其馬者茂與之

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遂挽車而去後馬主得馬謝而還之酈道元

詩云散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包方体惟葉握：又曰載飛

厲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

牛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已心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

不以訕彼感已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礼感已之好愛也故遇

卷之十一

四

人有遇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

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已動

作不思心無之已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已無礼而責

人敬已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之不我憂也富貴則是

我之不憂人也行已若此難以称仁矣王符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

常復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此謂道根

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而不為而成執之心曾之聞而功

覆天下也荀悅

琅邪承宮立性好仁不與物競人有認其忝者捨之而去

道元

裴晞問曰衛玠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文中子

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已也文中子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

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

之天下斯可矣文中子

子曰君子不貴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告人所不好夫

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文中子

坦夷

卷之十二

五

桑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

待形固不待物南華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鵞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

內雖虎狼鵬鵠之類無不柔馴者惟雌在前孽尾成群異類

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鵞

曰鴛鴦賤役也何術以告尔悞王之謂隱於尔也且一言我養

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

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

碎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怒也時其飢飽

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萬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顧深山幽谷理使然也冲虛

海上之人有好滬鳥呂覽者每旦之海上從滬鳥遊滬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滬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滬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智則淺矣冲虛

方舡濟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

卷之十二

六

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嚮不怒而今怒嚮虛而今實也今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嘗之鴻烈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大酸醎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美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于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荀悅

洪不為蛟之細行不治察之小康村里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賣酒餽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谷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絮於眭客蓋邀名之偽行非廊廡之遠量也葛洪

非陰

宋王築為藥帝鵠夷血高懸之射者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悅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呂覽

卷之十二

七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陸忿然而作色不悅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之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為瑤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頃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反為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於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於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為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晏子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家語

汝見蛇首身人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怪不及覓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閔尸子

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呂覽

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為安者也

卷之十二

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行不知者以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劔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友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

陵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又況強大之國強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僻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言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虞夫天下之所以惡賁惡於不可知也知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尺偶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必之士可知呂覽

卷之十二

九

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增視群臣陳饋狀善者固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賈子作諸侯莫非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閭東閭樂作亂於望夷閭樂趙高之婿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率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新序傳曰鳥之美羽為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腹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

武士之鋒端避辨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諺言其興難嬰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財一作能則狂而操利
兵也不智而辨惠環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
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
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惠
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
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
便勢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
此等也仁而不知則受人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
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董仲舒

卷之十一

十一

君子所惡者手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变常也好生
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变常則輕法而
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推為茂矣其幾不若經辯
為美矣其理不若紉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撲博為盛矣其正
不若約算不為道知道之体大之至也莫不為妙知神之幾
妙之至也莫不為正知 之 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
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荀悅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表裏度也雷震之
聲可以鍾鼓傳也風雨之变可以音律和也故有象可觀不
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隱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

色可察不能滅其情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揲而
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居於内情伏於裏非可以筭數測也
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
者厚貌深情不可得而知之也故心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
弱貌愿而行慢性懷切還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不
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
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内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偽
内者也而為猶生焉心在人之内而智又在其内神亦照焉
外之於内無所求徵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察在面人
皆耻之不察其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内故善飭其
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劉晔

卷之十二

十二

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文中子

方正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
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請師
於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
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
受室以婦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說苑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赤立為魯侯

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公子眆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眆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執纖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新序

芊尹文者荆之歐廢蕪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載車抽弓於鞬援矢於箚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于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拖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軾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

卷之十二

十二

以文之言告王曰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新序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及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後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韓嬰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說苑作報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胡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簠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

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簠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有操瑟右擊箏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不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以晏子

卷之十三

十三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說苑作餽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說苑作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義說苑作宜使當說苑作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礼不見晏子晏子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適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說苑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為夫子築室於閭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速之也請辭晏子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孔鮒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也之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悅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僕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豈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閭閻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

卷之十二

七

實過顧先生教烏孔鮒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下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揖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也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藹藹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况於人乎說矣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

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韓嬰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畏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其畏懼如此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為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誼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

卷之十三

七

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按祝妄言倫勅之愈急後遂斬無復有禍崇矣風俗通九江浚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姬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女子均曰衆巫與人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條公姬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風俗通

孔子和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休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駰曰李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往之官孔鮒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為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文中
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礼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文中子

太原府君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
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疑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
拜曰謹受教非礼不動終身為正現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
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及退則鄉黨以穆御家以四教勤儉恭
恕正家以四礼冠婚喪祭三年之畜則散之親族聖人之書
及公服礼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
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與人不欺曲不受遺
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饗食之礼無加物焉曰及礼可矣

卷之十二

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
也鄉人有証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
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耄背數吾不忍也群居
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文中子
楚難作使召文中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楊玄感也
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文中子
言取而行違溫芳博愚之面耄而背數魏徵惡之文中子
楚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文中子

奸佞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

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
頭履雖五彩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
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
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
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韓非

獻公之賢欺於嬖姬叔孫之知欺於豎牛故鄭唐入晉春秋
曰佞人來佞人來鴻烈

卷之十二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不至也明言行
之以飾身偽言無敬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
而微為之偶求君過逆而陰為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
誣行下事左右而示公以偽廉求工未聽而幸以求進傲祿
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愷乎財
薄乎施觀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
厚積豈義之養而聲衿卹之義非奢乎情而言不行身涉皆
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
入其言強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
誅愚君之所信也晏子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欲豐厚其
茔高大其壘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
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

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對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群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為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為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晏子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者也徐幹

卷之十二

子思

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現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譖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君此不已國無類矣孔鮒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

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其曰予聖誰知為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孔鮒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春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邪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予人寡之過也今知改矣春曰君弗能為口順而心不憚者臨其事必死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孔鮒

卷之十二

子思

百乘及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窮織屨稿項黃臆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名豎破癰潰瘰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商華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悖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設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鮮大愚者終身不靈南華

語曰佞辯可以惑鬼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執曰佞惑者鬼神不誠受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辯者雖能不惑鬼神而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已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

卷之十二

十一

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

危亡繼踵焉尹文子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射彘者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呂覽

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

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間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則必不為事而還蘇代又不出於手蘇代曰我亡不暇矣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卒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韓非

藩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率國而屬子之子之大重韓非

卷之十二

十一

燕王以傳國於子之也問之藩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放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之子之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韓非

薛公相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鴻烈作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

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

王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

在而勸王以為夫人制故終身不勤故人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田之為人雖少才文梗亮直有大

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

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

也長目而承視者必体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

臣見回非不偉其体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

諂得罪孔鮒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

之欲疑已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

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韓非

韓昭釐侯出子鞠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鞠不偏緩乎

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鞠適之昭釐侯已

射駕而席上車選間曰鄉者鞠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

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庫令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

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

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也者

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

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舍也呂覽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

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方力

耕可以得穀勉買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

以礼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礼者衆尊義者希心貪欲

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

知偷盜以欲自効也王充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為獨以情自敗曰

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

礼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

踰礼犯義故進得苟佞則有佞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

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取捨不同王充

問曰佞與諂者同道乎有異乎曰諂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

材俱以嫉妬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諂以口害人佞以事危

人諂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作違匿端諂人無詐慮佞人有術

教故人君皆能遠諂親佞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

諂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

人君不能知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惟聖

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

驗於事故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

則賢智自覓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王充

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謂盡佞乎曰諸非皆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王充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為從彊秦不敢窺兵於閼外張儀為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閼內六國約縱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強而天下弱功者效明載紀竹

卷之十二

六

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聚言眾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以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援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息衰人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禰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推說立功為效無効未可為佞也雖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為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貨故竟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

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偽而伺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不知昏蔽惑不見後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教局上之蒸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魚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跡佞人異行於世不能見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查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佞人李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称上者已服服上儉已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廷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好為竟露也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丑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人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及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為事為國佞人之權為身為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王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是謬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昌為毀之苟不利於己毀之無益

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膏而危之故人不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為之功也如毀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王充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膏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已欲故廢不言常騰膏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失聲

卷之十二

人

論

望欲入府在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願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臥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膏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

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王充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手持將有師李榆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今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

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之僕妾之食教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奄知也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術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榮顯為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王充

夫佞者鼓珍賂為劾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則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辯其道聽塗說也似孝其貌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汙言繁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

葛洪

卷之十二

先

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

文中子

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

文中子

子苑卷之十二終

子苑卷之十三

剛直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山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說苑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殺其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看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

惡惜也越境乃免家語

卷之三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弒莊公正太史無書君弒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弒齊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新序

范文子善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韓非

晉平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之所承曰昔日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旬

服鄭伯男也而使送公侯之貢俱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以至於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是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家語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名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敢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得弒子之君而使後之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鄰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鄰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新序

卷之三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子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新序陳恒弒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樓子淵樓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乎臣弒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士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

何補於子者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新序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奈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体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薦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恣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胫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蘭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凡鮒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奉白浮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

卷之十三

三

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不行可乎君曰善幸白而飲畢曰以公不仁為上客說先

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彘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啟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啟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呂覽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懼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說先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覲秦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後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現公孫弘公孫弘見昭王曰曰薛之地小大義何公

卷之十三

四

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歆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慚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汚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容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謂士矣呂覽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得見王而家宅手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呂覽

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于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國之音不得主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

卷之十三

五

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綌後出也滿園園吾今見民之洋々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斲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斲先生之老欵昏欵狐援曰曷為昏欵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鮪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設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手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 呂覽

卷之十三

五

秦王以五百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衛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利害為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彗星畫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指厲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即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变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盼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王之故耳 說苑

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將軍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令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脫羊裘而衣旃衣以見高祖 西京雜記

宋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厚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常入侍宴飲章為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儼已而復曰請為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願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曰跽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悼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專立文帝封成陽王賜黃金十斤立二年薨城陽今宮縣是也風俗通

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國主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主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董仲舒

大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或性玄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為似若強焉而不能勝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勸才志也應協於理

因以守之此之謂彊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強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厲內往高氣亢戾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復非彊者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抑此彊名乎哉孔鮒

邳惲為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內上令從門問識面惲曰火明遠速遂拒不開由是上益重之禮道新蔡鄭敬字次都為郡功曹都尉高懿廳事前有槐樹白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故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託疾而去卿道元

火之性也大寒慘、凝冰地而炎氣不為之衰大熱烜赫焦金燥石而炎氣之熾者何也有自然之質而寒者不能移也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燻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是以生苟背道不以為利死必合義不足為害故不趨利而避害不忻生而憾死不可以威脇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閭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

也鈞以曲戟而其志不迴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夫士有忠義之行踐繩墨之節其於為作乃無異於衆人及至處患陷難而志氣貞剛然後知其殊也譬如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之瑤珉梓柳無殊也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不改處於積氷終歲而枝葉不凋然後知其異於他玉衆木也故袒裼暴虎而後勇氣發焉超騰絕坂而後迅便露焉手提萬鈞而後多見焉處難踐患而後貞勇出焉不用干將奚以知其銳也不引烏號奚以知其勁也勁銳之質貞然易見猶因人獲顯况乃志行難覩曷得不因事而明乎 劉晔

文中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若

並行於時有用舍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

撓矣文中子

柔懦

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弱之與強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噬豚又何疑焉且也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率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

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荊杜蒍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瀕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用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蒙並盤旋也今霜降而樹敷氷泮而求獲歆其食則難矣故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則削代君為墨而殘滅亡殘削暴亂之所致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 為楚文王曰徐偃王好

春文十

行仁義之道東諸侯生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善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削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仁義之物志曰徐偃王既襲其國仁義者聞歆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為徐徐偃王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聞言其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漢名其山為徐山山上之石室有神見存

昔者齊桓公出遊于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而惡而桓公曰善而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而不能行惡而不能去

是以為墟也桓公婦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
管仲曰君亦一鄙氏於是桓公招郭人而賞焉新序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
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
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
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
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
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
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
之歌也濁之則齷而無轉清之則雉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
辭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
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
自為儀表也鴻烈

趙襄子問於王子曰維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去而
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以也去而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
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以何待新序

成雖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
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
後可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
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

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太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
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政亂於內此亡
國之本也韓非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為對曰臣聞王
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此
王曰慈惠善行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大慈者不忍而
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
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韓非

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盼其然環其眼王曰可
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
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
殺者而王不誅也韓非

夫歐冶鑄劍大剛則折大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
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
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急則不牢均則緩急使之調和則為
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茲剛者傷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懦緩
者悔於後機急者敗於懷促故鑄劍者使金不至折錫不及
卷製器者使緩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
不懦緩而不後机急而不懷促故能劍器兼善而性氣淳和
也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商公儒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

公平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市

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說苑

楚恭王出遊止烏嚙之方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家語曰公孫龍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而喪其子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必楚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達也亦曰人止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乎呂覽貴公篇云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弓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不可失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夫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澤其利而莫知其所以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者

卷之十三

五

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輶而戮其

御太子大怨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

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

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

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道子太子乃

還走避舍再拜請死說苑

楚令尹子文之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

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

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說苑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

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

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

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

何廷理之駭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或怨而吾不

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

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

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

死廷理惧逐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理而至于子文之室

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

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

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廷理釋之子聞不聽恤願忠貞

方正公平說苑

虞丘子薦孫叔敖為令尹少馬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

戮之虞丘子意入見于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

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醜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已說苑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眾不亂臨危不

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後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

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

待之後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

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唯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說苑

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戊皆以賢卒也又將卒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卒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卒也近不失親遠不失卒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卒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手家語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與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說苑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為內豎相家牛諱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詩云有竟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為家語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閔尹子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舍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者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体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体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故無為、而無不為故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狗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現乎太山水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南華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今已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衆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簟非愛衆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疆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呂覽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于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乃皆朝魏韓非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无私于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蹤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魏之乎惟天為大惟堯則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于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主明偏生暗端慝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說苑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

是謂傷德荀悅

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為德身膚強飭而蒙飽者不以為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為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為辱何者挾利以為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鵠復讐者不怨鎔鄒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網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鈞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怨之於廉不若無怨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摧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舟觸已雖有忤心而不怒者以彼無情於擊觸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遠為謀府物不為名尸不為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劉晔

或問人善文中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中

子

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浴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文中子

偏私

百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駕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駕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感也韓非

卷之三

子苑卷之十三終

子苑卷之十四

沉毅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天因人聖人因天、時不作勿為客人事不起勿為始慕和其象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成功之道藏縮為寶毋亡其極究數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靜民現時待令而起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藏、縮、因而為當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

卷之十四

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本象不敢以先人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濟作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行於不敢而立於不敢守弱不節而堅處之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東時養人先德後刑順于天微度人管子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公孫龍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詐靜偽儉者文中子

淺躁

有不可以應事也者內靜而外動其動而難靜時有不可求事也者內思而外待、至而後樂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逐利者勞力而害名繁子

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躁安之言翟西辰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予其伺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卒此類也冒濫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勸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外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俱歸以告子、未甚信既而翟西既殺謂多言之人為疎露亦有辭約而不

卷之十四

密者謂輕佻之人為不定亦有休閒而心躁者謂叢謀之人為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彈載若非微識安能洞祥元倉子

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警也文中子

果斷

堯欽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執執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率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率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於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以其不

疑敗其所察則難也。韓非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隊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畜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猶也美說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羣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

卷之十四

彼背歲彼去我後之也羣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今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說苑

襄公逐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可謂亂乎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則友不能相合膠而國乃可圖也

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鈞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管仲

卷之五

吳人入剡召陳懷公、召國人曰欲與剡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禍剡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剡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說先

宓子治置父於是齊人攻魯道置父始父老請曰妾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婦可以益食且不資冠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冠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魯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冠也且一歲之麥於齊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

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可入吾豈恐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賈誼

卷之五

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而西門豹不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劫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鄰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為鄰令史起因往為之鄰民大怨欲藉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鄰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斤園生之稻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諠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咄、邪國之殘亡亦由此也故咄、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咄、也

止善賢主以之喻、也立功 呂覽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國三國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斯講矣 韓子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新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上黨之安樂其慶甚劇 韓非

臣恐施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施易之矣 韓非

魏請為後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為後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邪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後便王曰善乃令魏為從使虞卿久用於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侯指相而歸不用趙旋亡 說苑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荊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

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城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面稱霸楚必檢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之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欤良對曰臣請借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不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間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賤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賤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休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可七矣且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
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
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及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
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後之陛下
烏得而臣之手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
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
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說苑

遲疑

管仲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事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
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晝夜而至禽側田暮不
見禽而後及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
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
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
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
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
者矣對曰人君惟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
公曰善管子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為號久矣子處此故
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
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過趙衰而告

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
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
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
之生可以之死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
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憂嬰是也說苑

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王以辯之約束十乘將使之
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也鴻烈云人以此後為未足魏王乃止
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失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
若無辯呂覽

鎮定

禹省南方濟於江黃龍負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
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
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逃論衡作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
足以及滑和視龍猶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
蛇蟻也龍去而亡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發伏
有盛盈盈息人亦有困窮屈匄有充實達達此皆天之容物
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和傷神俞然而以
待耳呂覽五色為主禹乃歎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
民生焉也死焉也何足以及滑和視龍猶蛇蟻類也不變龍乃謂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

崔杼既殺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
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墁其下
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劒而入維晏子不肖崔杼許
之有敢不盟者戮拘其頸劒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
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韓詩作措不至血者死所殺七韓詩作十人及晏子、奉栢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
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韓詩作盟
者皆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
子言戰既在脰劒既在心韓詩作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維子圖之也晏
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
也崔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
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
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
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
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披紼
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
生於野韓詩作麋鹿在山命縣于厨嬰命有嬰矣韓詩作安在疾驅說
死作馳不益死按之成節而後去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
謂也晏子呂覽曰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
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
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氏不說直兵造胸勾兵鉤
頰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吾齊國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

今是已晏子曰崔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為臨於條校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推之矣
崔子曰此皆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綬而乘其僕將
馳生於山無命懸於厨今嬰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
矣命也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
士知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固
紀省子為王養聞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
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
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南華
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剖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
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
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
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
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走上車而馳必不能免於千步之
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
不變此衆人之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
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
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
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鴻烈
公儀休相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
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說苑

諸將戰陳不利多惶惧失其常度吳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覲大司馬所為還言方修戰具廼歎曰吳公差種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倉皇

鄭縣人賈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韓非

楚人有乘舡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鴻烈

皇甫規為中郎將督并梁益三州時有黨事俱見及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相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季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

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慶樂其亟來風俗通

狷介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譎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呂覽誠廉篇云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

畫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

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

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

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呂覽有四因內與揚行呂覽以說

衆殺伐以要利此紹殷句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

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

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紮吾行二子比至於首陽之山

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

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南華曰呂

云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聖與赤性

之有也性也者所授於天非擇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

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說
○新序曰晉文公及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父陵
而相之授田百畝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鰥三行介子推來
鰥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
深淵得其安所地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唐
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
陽之閒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錫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
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及國者子也吾將以成
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天子而不能承其父者
則不敢當其後為天下失遂去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
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介山之止文公使人於其
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
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死○按說堯曰晉文
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倫獨去虞而後為文公反國擇辭而爵
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子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耐
請陳其辭○曰有龍矯矯一蛇膏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矍然曰子欲
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膏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矍然曰子欲
爵即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庶人舟之倫曰請而
得其富庶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
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
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止文公求之不
得終身誦甫田之詩此與介推事類非舟之偽也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鄣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

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

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
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暮年永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
不辱名信士不情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辱宋
王暮年不得是情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
遂立槁於彭山之上說苑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而生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闕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而進闕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隄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未吾踰乎隄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言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十七

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說苑

趙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執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

卷之五

十一

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莖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說苑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欽王立子閭以為王子閭不肯刎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刎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眾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新序

佛肸用中年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年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年之士終身慚矣稚負其母南徙於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說子墨子將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荀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視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呂覽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越而託焉魯人開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

亦初是以不納尔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称其乳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李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李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至於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家語

節人臣孔子特歎賞之家語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袿屨序新作優賢然未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

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譏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譏也可食家語

卷之四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新序疏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

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與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與毀廉然且弗含惑於利者也

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新序有今吾子汙其非其世而持其疏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君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

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洑新序則不深行新序者德

不厚志於天地擬新序者其為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

節度淺深通至於是新序作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韓嬰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豈知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

卷之五

曰我狐父之人丘也援旌目曰嘻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吾

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然遂伏而死

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

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沖虛口呂覽介立篇云鄭人之下轅也

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乘廩皆多壯矣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聞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邑人王歌賢

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歌之故已而使人謂歌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歌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也王歌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有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歌布衣義猶不肯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苦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說苑

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子夏貧衣若縣鵠人曰

卷之五

二十

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荀子

杜林寄隄踰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東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同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犬以為恨移書與汝南論正主者使絕紹文書而更辟伊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

直尋兄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重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頻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表隗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弥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風俗通

宗正南陽劉祖奉為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為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為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曰既託帝

卷之十

二十二

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昏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筆有死而已無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乘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乏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為高歲盡俱奉孝廉謹按周礼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御手子適衛冉有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猶御者不為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為乘馬御訓群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如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筆而辭讓之手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明

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朴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子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春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潁京師書公卿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礼上賓俯伏甚於蠶蠅冷澁比如

卷之四

寒蛭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啟之明府賞賢得中令問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既不善是多見議論夫何為哉於是甚悅服待之弥厚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預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雙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為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夫風俗通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娣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礼勢用踞雉受而不拒而交吞鳥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願留錢者哉傷恩薄礼獎之至也孟軻訖仲子吐鷄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施孔子疾貪味退思狂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風俗通

卷之四

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動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奸利持鄉論者則貴選李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為遁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恣恫官府之間以窺培剋之盜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踈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室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葛洪

夫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

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浮以索納鑒傲無礼者之所為哉葛洪

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褐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已有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蒙俠姦推弗接也俗說細辨不吞也脅有所赴弗隨也邈愚而志遠面垢而行縈確乎若嵩低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

卷之四

四

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僞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崇尚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操壞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珍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震之音鞀鞀恣喋蔡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卷傾棄而不羞醜賂專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騁於卷馬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壑而不可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葛洪

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

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文中子

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何如子曰彼有以自守也文中子

圓通

桑攄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貳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南華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白一之間無

卷之四

五

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犬塗者乎南華

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延養由基黃衰公孫丙相與慕之恭王惧而失体黃衰微卒足蹙其体恭王乃竟怒其失礼奮休而起四大夫戴而行皆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

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奉足斃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存禮不足以難之也

鴻烈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

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冀已時王已時翔已時逐已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推乎狂乎愚乎

閔尹子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未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子華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推蘇之弗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維糊其順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問曰意是何言欬善奚足顧而惡是奚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日趨於迷欬以有已而卒於喪已欬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昏悞去善其殆可乎欬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嘻有是欬頤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莽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則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

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醢、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弗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頤之慮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不聞、且不止小則驚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胸夫以君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於吾語者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欬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瑞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李者相與熏沐其中局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從臣以是故不忠大倫盡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碣欬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欬專其國而拒副饋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鵠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仲子欬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華督府并忽於與夷毛卒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數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欬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

其所不欲則惑疑載於中虛則剝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
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必貞君不
疑於其臣必忠是還至而效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
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堯
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
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
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推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
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
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
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

卷之十

本

善為且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
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
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不施焉則烏得直失其所以
平直則堯無以為堯夫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
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
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計之北宮喟然嘆曰吾為是違夫子之
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程
本

三代之所寶莫如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洫
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

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
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途
也雖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
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
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人因
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
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呂覽

卷之十

本

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法者殊俗
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同其所為異口慍之命不喻若舟車
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奈者
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先王之法胡
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
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釋先王之法而
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
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
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
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

見瓶水之水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呂覽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行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者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之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韓嬰

事周於世則成功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推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

卷之十

廿

以幣先焉鑿培而道之為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鴻烈

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料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俗簡易者樂之化也刺殺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

用而制財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則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而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奐與方輅從衡橫勢施便也駸駸馳服款款帶不厭新鈞不厭故處地宜也鴻烈龍蟠於泥蛭其肆矣蛭哉惡觀龍之志也款或曰龍必歆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款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姜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楊雄

卷之十

三

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誦曰誦身將以信道也如誦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款衆人曰於祿殖款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款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之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楊雄

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視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楊雄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則有常矣。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欲，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觀禹之行水，欽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揚雄。

司空顓川韓稜少時為郡主簿，太守典被風病，恍惚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典子嘗出教，款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典免官，稜坐禁固。帝即位一

卷之四

三

切原除也。謹按易稱守位之人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適惡也。今興官專仕重經畧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肝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為樂而以黜首為憂，位過招殃靈督其壹風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老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為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與負昧貪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風俗通。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道一治不得以一体齊也故無

為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

刑政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適時而行也霜風

慘烈周棄不甄禾炎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貨章

甫者不造闢越街赤舄者不入跣蹠知俗不宜也故救饑者

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

短綆非橡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美而不要者各以其所急

也方於飢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流失船一壺

千金貴賤無常時使也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

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

卷之五

三

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

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夫梁所寶者國也今使去

梁非其能去也非異代之所宜行者故其言雖仁義非惠王

之所須也亦何異救飢而與之珠極溺而授之玉乎秦孝公

問商鞅治秦之術鞅對以變法峻刑行之三年人富兵強國

以大治威服諸侯以孟軻之仁義論太王之去邠而不合於

世用以商君之淺薄行刻削之苛法而反以威治非仁義之

不可行而刻削之為美由于淳澆異跡則政教宜殊當合縱

之代而仁義未可全行也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

卮玉筭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挂杖非鏡筭之不美無用於

彼也庖丁解牛適俗所傾朱泚屠龍無所用功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效獍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為義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也而此以行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非於時之所致也劉晔

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分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夏將顛非一木所

卷之十四

子四

支也賈瓊為吏以事楚公將行文中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分就而無誦況乎利而諷之無聞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文中子

文中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類如也文中子

董常問曰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子曰入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尔有矣

子苑卷之十五

俠烈

晉靈公無道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廝見之不忍賊宣子盛眼將朝尚早坐而飲寢之孫退歎而言曰不忠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庭槐而死呂覽

吳王欲殺王子慶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率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于不能王誠能助臣請

卷之十五

二

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為擊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王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死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粹而浮於江三入三出

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以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呂覽楊子曰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曰謂之義也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受面為姊突壯士之廉也焉可謂之義也阿也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廉也焉可謂之義也

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為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扶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

卷之五

之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趙楚魏聞之曰非

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論衡曰傳書言聶政為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處也夫聶政

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實虛不可信也

關駟稱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

水上燕太子稱荆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

水之上荆歌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為壯聲士髮皆衝冠為哀聲皆

流涕水經

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

隱復以擊筑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離乃置鉗於筑中以為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離以筑擊秦王賴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漸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殺

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剪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離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離當二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至琅瑯北至勞苦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識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

卷之五

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之言多失

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論衡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閭鵲走狗雒陽劇孟嘗

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

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

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扣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

息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教騎一旦有

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余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

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入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

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時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嶺嶺上西京雜記

豪爽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

卷之十五

四

夫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閤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瀕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南華

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轄以為餌躡子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釣錮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

若魚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也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淮濱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南華

朱汧漫筆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南華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用非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子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如未視之狗耳說苑

卷之十五

五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問紡曾不如瓦磚隋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驎駉駉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子將鎔錡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捐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

說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說先
甘茂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
者之說乎甘茂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故厚可
事主不施用兵騏驎駟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
不如小狸干將為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斧斤今持楫
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茂
矣說苑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吝之
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
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

卷之十五

六

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
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難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
過數人是其曲弥高者其和弥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
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冀土之
鵠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暮餐於碣
石暮宿於孟諸夫八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
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有亦之夫聖人理意奇行超然獨
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說苑

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不成既足以
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

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
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
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
武乃文故務在事、在大地大則有堂祥不庭岐毋辟抵天
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鱣鮪商
書曰五世之廟可以現恠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室中之無澤
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
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呂覽

夫鳳凰之初起也翺、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
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

卷之十五

七

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
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
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韓嬰

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
薄食薦梅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鰂輕之以為不
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
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鰂著泥百
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暫嚴虎豹襲穴而不敢咆援抗顛蹶
而失木枝又况直蛇鰂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
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倏之以為不能與之

爭於宇宙之間逮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還回蒙汜之渚徜徉冀州之際往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鵠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跡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鴻烈

日月不並出孤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鷲鳥不雙鴻烈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嘆息曰果情反能爾邪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西京雜記

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

卷之十五

八

陰陽為御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兩師洒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倫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鴻烈函谷閑高嶠峽路出屋郭漢元鼎三年按船將軍揚僕教有大功耻居外請以家僮七百人築臺徙關於新安即此處也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胡建守

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歎從走卒趨至堂下非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然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賈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

卷之十五

本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說苑傳介子年十四好孝書嘗棄觚而嘆曰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後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西京雜記

大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軼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父選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龜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說苑鷗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雷震乎天風

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楊子

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貳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

故曰鷦鷯將終日不休辭李聚時不離蒿節鴻鵠高飛雙

別乖離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鳶鳳翔翔黃歷之上徘徊太清

之中隨景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喈然長鳴

蹙蹙振翼陵朱雲薄升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噉

噉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

棲而自顧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凡百君子未可以

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王符

卷之五

朝歌地居河淇之間戰國時皆屬於趙男女淫縱有紂之餘

風後乃屬晉山嶽多寇漢以虞詡為令朋友以難治致吊詡

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鄭道元

堵陽有白馬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

為守登之而嘆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為上

堵吟音韻哀切有側人心今水次尚歌之鄭道元

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為常人所

不能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

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

紆朱曳紫服冕乘軺被犧牛文繡吞簪必之香餌朝為張天

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斤鷄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

鮪不以幽岫質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鵠登嵩山

而含臧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慘於失所也抱朴子

并子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精於近者必略於遠由心不並

駐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

天俯而拾蠅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於針蠅故

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棄細識舒

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

可知矣奚以明之夫觀焦堯之節知非防風之狂視象之才

卷之五

知其大於豕也見狸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故觀一可以知百

現此可以明彼是以啼霍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

栢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稱薪而

爨非苟為艱難由性褊怯而細碎也項羽不孝一藝韓信不

營一食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

文種米曾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

也智伯庖人亡災一篋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斯皆

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晉文公種米下大與說義同大鈞者雖有簞竿纖

綸芒鈞芳餌增以詹何之妙不能與曾呂爭多弋者挾弱之

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沮之巧不能與罽羅競獲何者術小

故也江湖之流爛滂漂屍綴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犬故也
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枳棘之生
數寸而抽枝豫章之植百尺而蔭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
枝條蕩之而休大者節目踈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混濇而無
涯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迹寬隘之量
斷可識矣劉晔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顧廣者狹之道也玄齡問
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王通

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
門矣文中子問之曰強哉矯也王通

鄙陋

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焉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
也管子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則不任不
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
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
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
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
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

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
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
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
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之
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
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胃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
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
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
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
公殺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蕪愛五紀六位將有別
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盥於道吾
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徇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
無為小人反徇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
極而現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者非執而圓机獨成而意與道
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
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
死信之患也鮑子立貺申子不自理廩之言也孔子不見母
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語以為士者

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南華

子路與巫馬期新於韞丘之下子路富人陳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常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新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

卷之五

四

為之子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慙故負薪先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蕭蕭鵝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韓嬰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凡人有兩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酸甘舌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跖可以為

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桀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变故成乎修之為待盡而後俗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咄咄而唯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止其口腹也今使人而未嘗睹芻豢稻粱而惟故糞糟糠之

卷之五

五

為睹則以至是為在此矣俄而聚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瞠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噍於鼻嘗之而甘之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群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人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懷之鈐之重之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僞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

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執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多畜雞狗猪彘，又積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以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也。執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

卷之三

三

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不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非熟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焚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鈇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則利以為名，則榮以群則和，以獨則樂足意者，其是耶？

荀子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曰：遷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逆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無政心，從

而壞遂而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而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解嬰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深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福禍自己出也。解嬰

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以知之今人有大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傷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

卷之三

三

大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折天之民是也。夫人一作民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不能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粟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粟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董仲舒

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
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
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
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也則不如無直
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歛居為繁也則不如無
繁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如無
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已以為
往鑒焉徐幹

昔項羽既敗為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
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遂霸天下今而困於此、天亡我

以卷之五

十一

非戰之罪也斯皆存亡之所由歟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
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
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英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
臨四海其誰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
以小人之道器聞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戰矜勇有力
詐虐無親貪嗇專利功勳不賞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
疑之至令忿氣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畔謀士遠離以至困
窮身為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瞋目潰圍斬將取旗以
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略耳若
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款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

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怪哉

馮水又東逕諸蘭橋、本名荻蘭橋之左右豐蒿荻於橋東
劉季和大養猪襄陽太守曰此中作猪屎臭可易名猪蘭橋
百姓遂以為名矣鄒道元

越公以食經遺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吞之以酒
誥及洪範三德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
崔浩亦有之、王通

曠達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
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南華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

以卷之五

十九

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黜汝
以仁義而剛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
徂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
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
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
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剿使我乘
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
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
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也南華
鸞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虞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相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忘乎我在我邪忘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乎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南華

卷之十四

子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南華

晏子臣於莊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尔何來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為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強而無礼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

辭富貴無力於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畔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晏子

老聃問閔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冲虛

初非敗也

倓成者倓成也倓敗者倓敗者也初非敗也故逃生於倓之際昧然於倓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墮亦不墜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

卷之十五

子

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矣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冲虛

仲尼聞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備一身任窮達知

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尔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曩吾修詩書正礼樂將以治天下邇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
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
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礼樂無救
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
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
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
礼樂何棄之有車之何為顏淵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
告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
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冲虛

卷之十五

三

一峰至微亦能游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天大海子

采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望則忘
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
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
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
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誠化其心變其慮
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
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以施為也而積年之

夕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
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然不覓天地之有無今
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
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
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恠之以告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
顏謂顏淵記之冲虛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
白以為黑饕餮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
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
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

卷之十五

三

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
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
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
之迷不足傾天下、：盡迷就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
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
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
榮汝之量不若過歸也冲虛

叔龍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龍叔曰惟命
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嘗不以為榮國數不
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

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也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擊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擊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冲虛

揚朱曰伯夷非無欲矜節之郵以放餓死^長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若此^{冲虛}

卷之十五

莊

之事者竟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教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冲虛}
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神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貨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冲虛}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卒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巧然大也吾謂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南華}

卷之十五

莊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也卑身而伏以俟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机辟死於網罟今夫殽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蟲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斧斤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女所困吾我^{南華}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智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以入於靈府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於允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威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而輕用吾身而吾亡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南華

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智現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知多量無窮證羣今故：搖而不悶掇而不蹶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

卷之三

七

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南華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

亦明矣南華

鄭太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冉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

窮也故若太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人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慶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以遊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除陂謬慝巧佞之人無由入呂覽

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為有國為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為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侏人也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處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現至人之論深原道

卷之三

七

德之意以下考世之行乃是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現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孝而不知至論之旨則盆叩瓠之徒也無以天下為者李之建鼓矣鴻烈

拘曲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

羞百品離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壁而徒乞
無為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奎聚之於
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
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橫拱猱狔逃焉且負動而
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
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
猷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寓其
響流行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為試嘗論其微矣倏儼之苦窳
也而醜則堅牢華璧之易以碎也 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
不可以全也如是以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

卷之十五

八

惟知道者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修而端慙杜長伉以有
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為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
徧而又且輕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
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
而顧不見其背也惟牆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
因以有猷也程本

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齟然手執木屨則惴惴惴惴援猴然手
手執二者孰知正處民食易泰康康應卿蛆甘帶鴟鴞者鼠
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狝以為雌麋與鹿交齧與魚遊毛嫱麗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

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
散亂吾烏能知其辯南華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淫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
是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
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馬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
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羞已若者我之謂也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不信今我
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
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虫不可語
於冰者為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尔出

卷之十五

廿

於涯涘現於大海乃知尔醜尔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
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不知何
時已而不虛春秋不変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湖之流不可為
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
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
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
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
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馬体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
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高仲尼

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處於水乎南華

變憐蛇：憐蛇：憐風：憐目：憐心變謂蛇曰吾以一足
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
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
也今子動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
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机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
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然
起於北海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然
起於北風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蹈我亦勝我
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

卷之五

世二

也為大勝唯聖人能之南華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李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
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
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泚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
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
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坎井之龜乎謂東海之蟹曰吾樂
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甕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
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斗科莫吾能若也且夫鰲一壑
之水而跨時埒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覲乎東
海之蟹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

夫千里之遠不足以率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
時十年九潦而水聲為之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
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衆
也於是埒井之龜聞之適：然驚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
是非之境而猶欲現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山商距馳河
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
者是非埒井之龜與且彼方觀黃泉而登大皇無南北與
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
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
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季行於邯鄲與未得

卷之十五

世三

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
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率而不下乃逸而走南華
顏回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
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
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
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
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
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
魯郊魯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
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商不敢飲一杯三日死此以已養

鳥也非以鳥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
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人言之
惡聞奚以夫諛：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現
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
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
而福持南華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先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
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
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弥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

卷之十五

三

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殺幸寬出南宮
适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适對曰寬
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
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
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
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執寬也今使燕
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
蔚也與一卒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
庠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安誹謗豈不悲哉

圓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

衆蓂莢成行量粟而春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浼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養三
軍鴻烈

鵲巢知風之所起鵲穴知水高下暉日知晏陰諧知雨為是
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
未可與廣應也鴻烈

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
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涵之能包天地曰
唯無形者也鴻烈

或問航不漿衝不齊有諸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

卷之十五

四

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楊子

子苑卷之十五終

子苑卷之十六

謙抑

禹見耕者耦坐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荀子

成王封伯禽於魯說先作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周公誠

之曰往說先作去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

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說先作

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說先作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

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

愚者善說先作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說先作廣智守以忠多聞辨

博守以儉說先作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

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

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說先作而益

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

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說先作示不

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教

日踣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韓嬰

陸岸三仞人所大難也而猿猴飲焉故曰伐矜好專奉事之

禍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管子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之臺

成而醵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醵

乃仰而曰將：之臺宵：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侯於是速

者來朝近者入賓說先作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軌敢不軌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僂三命而名諸父訖協

唐許家語

繒丘之封人說先作見楚相孫叔曰吾聞

之也慶官父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鴻烈

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

惡之祿厚者怨慶之卷之十六

民何也孫叔教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

滋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也鴻烈

必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三志詩外傳孫叔教

過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詩外傳孫叔教

患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詩外傳孫叔教

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三志詩外傳孫叔教

曰善哉言乎孫叔教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詩外傳孫叔教

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父之有使臣受史民之垢人盡去賀子

再高而曰楚王不知臣父之有使臣受史民之垢人盡去賀子

心益小祿已厚而怨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

文子曰人有三怨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

歎也子夏曰然則李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盜之謂也道
彌益而身彌損夫李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
也夫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

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說苑子曰下作否天之道成者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克讓說苑作虛靜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益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斲斬刈暴民如草芥焉天下討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行讓不疾走說苑作昆吾夏桀自滅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愈惡是非損益之微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於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如在輿而過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家語○鴻烈作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曰由是倨、荀子作裾、韓詩作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韓詩作江於漢其源可以不足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荀子作放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惟下流水聚川多邪今尔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荀子作孰肯諫汝矣由告汝乎說苑作誰肯加者我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荀子作猶若也孔子曰由志之吾告女奮說苑作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韓詩作慎於言者不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荀子有不知言之要也荀子有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說苑作夫

有何加焉由詩云湯降不遲
聖敬曰跡此之謂也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

道敢問之子曰
詩有善哉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詩有子

曰夫相之深則出泉汨渥樹之壤則百穀滋焉
詩有子

馬穀之而草木殖焉禽獸育焉
詩有子

則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無其意
詩有子

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以此也
詩有子

成回卒於子路三年回故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
詩有子

聞之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諄

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

卷之十六

五

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

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問子

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國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

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鮒夫時

胃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妹美於是爭

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
子文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

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

人弗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勿惡也富能

分貧則窮士勿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逞啟虞

魯有恭士名曰机記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

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

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礼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

乎机記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孝恭以除其刑對君

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

若記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中天豈不高哉增繳

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奢人者少惡人

卷之十六

六

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為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

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

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挾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

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說苑

人之性情皆願賢已而疾不及人願賢已則爭心生疾不及

人則怨心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

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君子無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

之容行是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歆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輯要

吾語子大服人之心高上尊貴說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說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說無以勝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說無以先人不能則李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說無以先人不能則李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說此所高而不吝富而天下自中以恩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

卷之十六

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爱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物萬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孫繩：萬民靡不承輯要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假天子之尊位天年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賢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

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十人諫臣者七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為天下賞則以同族為衆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衆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有天子而德不謙以亡身者紂桀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遘聖敬

卷之十六

日躋輯要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使况所奏耳目不聰明朕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遺吏追還曰相久恭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礼在懸車頃被病疾念在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為相得去實上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塹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惟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况况

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欤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心其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率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幹徐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修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恒也昔仲尼觀欬器而

華容鑒損益而嘆息此察象而識類觀霜而知冰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泛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太山之安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則哀多損寡壯則非履勿復處壯而能用礼居謙而能益降高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抱損而不先驕盈而不斲者也聖人知盛滿之難恃每居德而謙冲雖聰明獻智而智愈下富貴大而心愈降勲蓋天下而情愈惕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驕民故王功立而心俱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晞非耐飢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處於

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納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劉晔

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湖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侯以孤寡為損謙則榮而適高損則顯而弥貴高必以下為基貴則以賤為本在貴而忘貴故能以貴下民處高而懷高故能高而就卑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昇必降陰陽之謙也滿終則虧日月之謙也道盈体冲聖人之謙也易称謙尊而弥光老子曰不伐故有功謙者在於降已以高後卑以聖從鄙不伐在於有功不矜在於有德不言歸於冲退謙挹之流也好盈自賢矜功伐善者俗之恒情聖人之惡也必矜其功雖賞之而称勞情猶不足苟伐其善雖與之賞多必怨其少則謙望之情生躁競之色見矜伐之路開患難之虞作矣君子則不然在榮以挹損為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遺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常忘善故欲以善下物情恒存善故欲以善勝人是以情存功善非心謙也口虛托謙豈非矯乎心遺功善非矜伐也口及其善豈非實乎故心存功善非心謙也口雖不言未免矜伐心捨功善口雖明言無傷於廉故夏禹昌言明称伐功咎繇陳謨云說我惠豈其矜功而存惠哉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称其能言惠

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聖人知人情尚賢而好伐故發言
裁典多由謙退所以棄其驕誇競垂世則也 劉晔

文中子之言應而不唱必有其大端文中子

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文中子

火炎上而受制於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

人子讚易至山附於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

思以下人 仇章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矣子笑而不

非樂乎○文中子

簡傲

七慢者謂憍慢慢過慢卑慢我慢增上慢邪慢 華嚴

卷之六

荆伐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之而不式子貢

說苑作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車 說苑有二人則式今陳

之修門者人說苑有衆矣夫子不式何也 說苑作何孔子曰

聞之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不忠也 說苑作忠而不死

非勇 說苑作也 說苑有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予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

言吾師之名乎堂衣若扣子何年少言之紋子貢曰大車不

紋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紋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紋是以紋之

也堂衣若扣吾始以賜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
能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韓嬰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典文子

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無敬也

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修命也 韓非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廵守于諸侯夫子未嘗失人

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親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

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數君臣固

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

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抬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

卷之六

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仍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

人自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孔鮒

田子方之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

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

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

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

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韓嬰

魏文魏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

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

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

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
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
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
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
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
方也君臣盜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
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是以得有武之功
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
我豈不及古之人乎說苑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

卷之十六

十一

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
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眾不亦難乎說苑

顏觸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
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
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
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
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壘
五十步而樵採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
金千鎰由是現之生王之頭曾不如死士之壘也宣王繼曰
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

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自
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百官大會祢衡時在坐忽顰蹙懷愴哀歎慨或飢之曰英
豪集非所歎也衡願瞻歷視稠衆而吞曰在此積尸列柩
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葛洪

祢衡遊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曰阿
某或以姓呼之為某兒呼孔融為大兒呼楊修為小兒苟或
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
飯囊耳葛洪

威嚴

卷之十六

十四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亦
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眾兵
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
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
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
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亦不能制也管子
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公子沓譽之曰申子說我而戰
為相吾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
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我公子沓無以應戰者不習也使人

戰者嚴駟也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呂覽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礼樂則修分義則明本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礼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本措則不特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聞如雷擊之如墻壁之百姓劫則致畏急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教則

卷十六

十五

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諱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中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為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于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眾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薦降喪殛我飢饉民卒流亡韓嬰匈奴敬畏邳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狂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伐氣力以求畏其入眾也則亭立

卷之十六

十六

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一不得意恚怒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立即避更加撻頓嗚呼悲哉此千古之卑不可踰推陰讓路方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本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為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疆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爾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之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為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鵠梟之未鳴也觀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恠之集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群愚夫行之自矜為豪小人徵之以為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然敢為此者非必為頑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推豪或因時運以挑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消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亦陽不知也滅已者則不敢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教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群值

退讓

卷之十六

六

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盡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諍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

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家語曰說苑曰
虞人與芮入質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
為士大夫入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讓以
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
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兩爭為閒田
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予其不惟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
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弑之不可及於經何也
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聊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
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案經無有豈不微哉不
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
也是故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讓

卷之十六

十八

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子而與其弟：亦不與子而反兄之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一作止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董仲舒

陳厲公為蔡所滅殺國內亂公子完奔於齊、侯以為卿薛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開教訓而免諸罪

庚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諺詩云
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風俗通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
皮使將車之秦：穆公現監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兩
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
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今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
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
思慮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
公孫支遂歸取雁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
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
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履其上
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實相而得社稷之聖臣
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
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
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
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
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說苑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
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
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

之負芻立是為曹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乃反成
公遂為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
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
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手遂亡奔宋曹人數請
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尔君子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
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為君子臧不出曹國乃
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新序
公孫子曰子臧將西伐蔡克蔡獲蔡歸侯致命曰蔡侯奉其
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臧辭
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卒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
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鴻烈曰
蔡論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主子臧辭不受曰治
國立政諸侯入實此君之德也蔡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退此
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
將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
成而不居夫唯成而不居夫唯子臧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
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
人之本也善：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
之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群臣
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為益者勸為
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
子臧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耻受賞

之屬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按獨以為私靡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子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

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

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

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今國及季子謁死

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時使行不在

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

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

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子新

卷之六

十一

曰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

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即季子景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

而長將立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將立子臧去臧之遂不為也成晉君：子曰能守

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以無失節固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以無失節固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以無失節固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以無失節固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以無失節固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以無失節固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以無失節固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

國私身指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怨可以庶幾矣說苑

樂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

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為

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為不助樂高曰庸愈

於彼乎闕開公召而入樂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

告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群臣專制亂之本也余

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禁者

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樂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

之謂公正謂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

義可以為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

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晏子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聞之功高皇帝曰運

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

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用臣

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為留

侯新序

建武二年司空李通慕叔教受邑故光武嘉之更名固始鄭

道元

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

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甄宇腹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

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蓋善以不伐為大賢以自矜為損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違而聖敬日跻卻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奔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是以君子幸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內動已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慎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毀之毀敗者人幸之是故並爭先而不

卷之十六

三

能相奪兩項俱折而為後者所趨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制明矣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留滯以下眾為卑屈以躡等為異殊以讓敵為避辱以凌上為高厲是故抗奮遠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過賢必見遜下以抗過暴必遭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更生累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其於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已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于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並辭競說者為貸手以自毀也其為感繆豈不甚哉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皆由內怨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輕我或疾彼

勝已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若德約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西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為德矣是故蘭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冠恂以不聞取賢于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所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為福屈讐而為友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君子之道豈不裕乎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聞之大訟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之敗辱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

卷之十六

四

為讓德也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彭寵以朱浮之都終有覆亡之禍：福之機可不慎哉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以自修為棚櫓靜則閉嘿混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是以戰勝而不形敵服而怨不構若然者悔吝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彼顯爭者必有以為賢人而人以為險詖者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怨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必有衆起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有功

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勝一等賢而尚人二等賢而能讓三等緩已急人一等急已急人二等急已寬人三等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遠也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膏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由此論之則我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君子誠能觀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輝煥而日新德聲倫于古人矣劉邵

卷之十六

七

三讓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博物志

葛洪討石冰之亂事平授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又云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閔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詒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遇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辱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

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悉意而恭承詔命焉葛洪

子亮卷之十六終

卷之十六

七

子苑卷之十七

爭勝

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鴻烈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卒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彷彿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呂覽

卷之十七

傳曰孔子過康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聞威儀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貌予蕩予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搥腕疾言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噓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韓嬰

子夏之徒問于墨子曰君子有聞乎墨子曰君子無聞子夏之徒曰狗彘猶有聞惡有士而無聞矣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称于湯文行則譬於狗彘傷矣哉
鄭人緩也呻吟衰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

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矣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并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南華

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今日釋壘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

卷之十七

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于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夫吳勝於齊而不勝于越齊勝于宋而不勝於燕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贏絀之化耶呂覽

夫聞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說
作源之怒而喪終身之作聞軀作憊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

家室立殘說作離散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

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

也說作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罰之所不赦

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說作今禽獸猶知近父母

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

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聞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也

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

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

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傷牛矢也說作人之謂以狐白補犬

不過甚矣哉將以為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害

卷之十七

三

莫大焉將以為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大焉

人之有聞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也則不可聖王又誅之

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体又人而好惡多同人

之有聞何哉我甚醜之說作人之聞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畫作夜言聞行也

子荀

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

絕其筋爭術存也呂覽

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

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

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

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今世之人

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

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眾之

勇不可與征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

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

遺則能鄙齊巧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尹

文子

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

事而忘其國者皆虺類也韓非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

卷之十七

四

縣各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技業莫方太僕杜密周甫亦去

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

苦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

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

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礼上賓俯伏甚於鬻蜩冷澁比如寒

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為李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冤疑勲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啟之明府賞罰得中令

聞揚休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閭既不善是多見議論夫何為

我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

嘗至於樞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晏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整坐謝賈而多伐善以為己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風俗通

柔順

聖人用其心沈、手博而圓脉、手莫得其門紛、手若亂絲遺、手若有後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

卷之十七

五

我懲戒之戒之微而異之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實不肖固貴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而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管子天以使時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野謂德者先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管子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卒大事能戒乎能教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管子

時諸比丘教共聞諍於是世尊說偈言君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是法可尊貴中阿含經

楚成王贊諸侯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說苑

楚莊王伐鄭新序作鄭伯肉袒左把茅新序作旌右執鴈刀以進新序作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睡之臣以干大禍新序作

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新序作使君王昧焉辱到故也唯君王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

卷之十七

六

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新序作左右麾楚軍退新序作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新序作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行新序作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新序作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後而不合新序作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新序作時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昔強國也道近兵銳新序作楚師奄罷新序作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逞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

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新序作晉人未渡河而南舟而以刃擊引舟莊王曰噫新序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中之指可掬也乃退楚師以佚新序作咄咄晉寇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新序有楚莊王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動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吊其憂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

卷之十七

示後人其仇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後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術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說苑

常從高士傳作商容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從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從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從曰嘻是已常從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從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

常從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矣說苑曰老子李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李壹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推後者在上下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古尚存老聃曰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

卷之十七

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歿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若是以知柔之堅于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西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說苑

齊景公以其子妻閭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異若蜂蟻然不棄盡於人則不靜余恐棄盡於我也遂遣之說苑

勾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父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韓非

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

如涌泉選鍊甲卒走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

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子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

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鴻烈

曰越王勾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

祀而入春秋之戰貢委社稷効民力隱居為敵戰為鋒行禮

而甲卒三千人以其離叛之心遠矣然

昔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

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田竄而希灌其瓜惡楚令以梁

瓜之美怒其瓜之惡新序有楚亭人因往夜竊搔梁瓜皆

有死焦者矣梁亭竟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瓜新序

以請宋就曰新序有惡是構怨召禍之道新序有若我令人

竊為楚亭夜灌其瓜令弗知也新序有楚亭人因往夜竊搔梁瓜皆

而往新序有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楚亭恠而察之則梁亭之

為也楚令大說因以聞楚王新序有聞之楚王曰微搔瓜者得意

罪有他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新序

而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

為善胡足效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

戮薦臻函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飲之其可得乎周

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甫

敵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豳狄人侵之事

之以皮幣不皮免為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

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妻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

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

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邲詩

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

者總紕於此成文于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

民豈不化乎罕施之忠告至矣哉呂覽先已篇云詩曰執轡

以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

于此而成文于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家語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

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閔尹子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開子曰無血賤說楚作今以為後何

也簡子曰是為人也為社稷忍羞說楚作今以為後何

飲而批說楚作今以為後何

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廩十月知伯圖襄子於晉

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破飲器故老子

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鴻烈

知伯求地於魏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風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損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恃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予諸侯皆怨又求地於趙襄子、弗與於是知伯乃從韓魏圍襄子于晉陽三國通謀擒知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也

鴻烈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君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

卷之七

十一

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斃子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孔鮒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者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者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殆矣夫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勝不任而自任也

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于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中虛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

寓言篇云衆罔兩問于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何也景曰曷而今也彼鬚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今也止何也景曰曷而今也彼鬚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今也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

卷之七

十二

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於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之道矣

天下莫柔弱於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滅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生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蜃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

生

卷之十七

18

1

不安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編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執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俱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齊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卑固幾不及湣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卑以即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敗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李之其此

卷之十七

主

之謂乎累矣而不毀李矣而不路其惟有道者乎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聞人皆以見侮為辱故聞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聞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為凡人之聞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今俳優侏儒狎徒置侮而不聞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潰竊其猪羖則援劍戟而逐之不死傷是豈以喪猪為辱也哉然而不憚聞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聞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聞然則聞與不聞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

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執金舌蔽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為有益於人邪則與無益於人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

荀子

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是有兩端矣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上為

卷之十七

主

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慢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言侮悖搏捶笞擯腳斬斷枯磔籍靡舌絳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為堯有勢榮無害為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辱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今子宋子索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塼塗而塞江海也以焦僂而戴太山也蹠

跌碎折不待頃矣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荀子

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文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強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本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珮室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撓矜君廬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

卷之十七

七

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摧笞之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僂搏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疆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荀子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為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遇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歛歛之為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

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鶚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過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卷之十七

十

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鴻烈

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教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教則寧今與人下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恐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也兩人相聞一竄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聞者雖強必制一竄非以勇也以不聞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制勝躁教也倍道棄教以求首過變常易故以知

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為候聞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
有禍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
人鴻烈

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体弥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
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
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
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或曰在上者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
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
帝能申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歆而非
笑唐虞若定陶傳太后之申意而怒於鄭是語不屈不然則
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
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鑒

子苑卷之十七終

子苑卷之十八

戒慎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
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体故大禹豈能
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
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国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
一皆知其体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
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會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
為汰乎其聞寡人之驕耶汰耶而不以語寡人有此教寡人
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程本

武王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
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賦者迴也使
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
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鴻烈

成王問政於尹佚說先王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
之時而敬順之說先王有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王曰惧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
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

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
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齊桓公出遊過一丈夫衣冠楚楚帶着挑爰桓公怪而問之

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

是名二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慎日慎何患之有故亡國之

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爰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

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日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

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礼可乎管仲對

曰臣聞酒入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知

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

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

再拜之曰夫子教寡人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亡予

欽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

焉

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為有憂也莊

王曰吾聞諸侯之能德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伯而與居

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

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惧思索賢

佐此其先

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而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

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衰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

侯者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

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服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申侯曰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

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賊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
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
是懷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婦吊死問疾七年不飲
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
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
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
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說苑

公遊於紀得金發視之中有月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驚馬

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鯨也勿乘驚馬惡其取
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驚馬

卷之十八

四

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
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德之間紀有此言注書不亡何待乎

晏子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愛必

滋長卻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者固多憂乎文

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婦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

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說苑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曰曰懷焉如以舊索御奔馬子貢

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

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說苑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

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

五儀之教見品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

無所聞焉丘子作君之所問聖君之問公曰非吾子寡人無

以啓其心所聞之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入廟如右登自階

階仰視椽桷作桷俯視機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君以此

思哀可知矣不至矣下同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君昧爽

而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不亂亡之端君以

此思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朝子作君平明而退諸

侯子孫往來為賓君之未庭者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

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然長思出於思門周章遠視君出會

望四間以觀亡國之墟必將有教蓋字焉君以此思懼

可知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

以載覆舟君以此思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

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家語

孔子現於魯桓公之廟詩說苑有歌器焉孔子問于守廟

者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說苑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

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

對詩作有之願謂弟子曰試注水焉韓詩作孔子使乃注之

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夫物遇有滿而不覆我子

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韓詩有孔子曰持滿之道抑子曰聰明啟智作聖子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怯富有天下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韓詩作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導盛者守之以義人衆兵強者守之以仁德以恩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淡夫是之謂知而損之說作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辨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益故益道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而益之益道此孔子見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則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則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則曰益而損之

卷之八

六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說而恐不能行說其然者以昔日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說作九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戒者為上戰其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作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其義正月之朔令

具太平進之先祖桓公西面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而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現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恭人如集於木端：小心如臨于谷戰兢：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韓嬰

魯城門久朽欲損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慎如遇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王充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

卷之八

六

得孔子頌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說先

孔子曰不現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于深淵何以沒溺之患不現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險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說先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說先

曾子曰無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

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鰲鼈龜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鷂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說子

光云曾子有疾曾子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巢魚鰲以淵為淺而增其淵此四者慎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制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勿輕小事小隙

卷之十八

八

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既無可必者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動情可閔尹子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呂覽人中人鴻烈作尤

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呂覽有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

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鴻烈無不日中不涸更今

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

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禍及後世吳楚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鴻烈下有孔子勅拘門之聞而不肯以力聞墨子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

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譖鐸也欺我於是乃令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朝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取容者

卷之十八

九

衆能之而况鐸欽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此是乃以免難之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必循理必教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慢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耻無大乎危者呂覽

老子曰道者欲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禍患之所由來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

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
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速辱而後求名故
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
無由至非吝不能塵垢文子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訖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
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而不
知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之為病故再寶之木其根必
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文子

老子曰江河之大不出三日飄風暴兩日中不出須臾止德
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

卷之十八

十一

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冲而用之又不足也文子
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
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
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知慮者禍福之
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机也不可不慎察也文子

閔尹子謂子列子曰言美則譽美言惡則譽惡身長則影長
身短則影短名也者譽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尔言將有和
之慎尔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現往以知來此
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猶在人愛我必愛之人惡
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

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
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
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虛
揚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諸
是故賢者慎所出冲虛

揚子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
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冲虛

患生於官成韓詩作官病始於少瘳韓詩作小愈禍生於懈慢孝

衰於妻子韓詩有此四者慎終如始也韓詩有易曰小狐誌

有初鮮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侮後故曰尊貴

卷之十八

十一

卷之十八

十一

無以高人聰明無以寵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先人能
覆行此可以為天下君公孫龍

賢主愈大愈惧愈強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強者勝其敵也

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強大患得不

惧患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周書曰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呂覽

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

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

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

欲而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

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荀子

鯀鮪者浮陽之魚也肚於沙而思水則無遠矣往於患而欲

謹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

者無志失之已反之人豈不亦迂哉荀子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已流言戒之貨色遠之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織也是故君子蚤絕之荀子

揭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保五六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

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

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巨塗則讓

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快而忘者怒也察而殘

者校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愈濁者口也泰之而愈瘳

者交也辨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

者貴也剛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此

小人之所務君子之所不為也荀子

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

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

難犬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故細以遠大者也韓非

鳥有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

之人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翮也韓非

夫矢來有鄉則積鉄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

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奸也

韓非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不可大

也目小可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則事

寡敗矣韓非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

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

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尔所生韓嬰

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韓非

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不足不辱知止

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

直若誦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

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是常足矣韓嬰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諺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

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前漂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

何益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

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微幸不嗜慾務

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韓嬰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
不勃知事之制其本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覽
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規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
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
者置之前而不輟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
下而不究是故使人高賢稱善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
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途者
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
與二語
與文語
子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
與二語
與文語
非堯戒曰戰戰慄慄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于垤是故

卷之十八

四

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憊
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
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害為鄰非
神聖人莫之能分
八語
與凡人之事
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
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知之所以異也曉自
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幸而用之陷溺于難
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
達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
事之变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
不可不慎也
鴻烈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
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豐烈

豐牆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壞不深
未必振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
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
禍至乃始乾喉焦膺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
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嘷其泣矣何
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于末也
說苑

卷之十八

十五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
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此之謂也
說苑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
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
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矣
說苑
石譬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
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
足以亡親佞近諂足以亡事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
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肉失衆心是以亡外嬖大國是以亡

說苑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謬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謬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于人則稱為君子者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說苑

卷之十八

十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母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來榆葉仲夏而霜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塋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說苑

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

楊子

諄言敗俗諄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于言慎于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瞶也

楊子

或問持滿曰抗歆

楊子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損之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屈之為伸者也

中聖

卷之十八

七

季康家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等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手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則有謫蝕之變地文失則有崩竭之災人文失必有傷身之患故口者言語之門戶舌者門戶之關鍵也動則門戶開門戶開則言語出言之善則千里應之出言之惡則千

里遠之言失於已不可遏於人情發于近不可止於遠是以君子慎其閑鑰以密言語在口譬含鋒不可動也動鋒刃者必傷喉舌言失之害非唯鋒刃其所傷者不唯喉舌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所以警愆言防口訛也口舌者禍害之官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不可復存言非不可復追其猶射也懸机未發則猶可止矣一離絃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誠樞机詩刺言玷斯言一玷非離諸所磨樞机既發豈駭電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鑒銘明者慎言故無失言聞者輕言自致害戒昔知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躡其肘足魏武漏語於英雄玄德遺其七節是以頭為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二晉土割岷蜀亡敗長景為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索驥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洩於左右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以聖人當言而慎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險也禮然後動則動如春風人不厭其動時然後言則言如金石人不厭其聲故身無失行口無過言也劉書

中子

驕矜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將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管子
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為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管子
齊桓伐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制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鄭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矣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敢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曰衰九國叛矣董仲舒
大功之效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效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餐國：之時上無明天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皆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養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率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效在於用賢

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定伯立功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衆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以說荒作南門刻桶丹楹作雉門及兩觀三臺新延既訖驕溢不恤下也董仲舒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衛後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

卷之十八

子

而不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代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于衛而後不臣于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于有失之君而命亡于有得之臣不察魯不滑諫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也或曰臣主之施令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時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其分而取者民之易名武身受署而海內服趙走山田氏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波得之而後以君廢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廢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不以敗也通德則怨之所以及也敗主之不以敗也口轉非楚靈王即位欲為伯會諸侯使椒卒如晉求諸侯椒卒致命曰寡君使卒曰左傳有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多左傳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卒請間

君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左傳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左傳有晉唯天所相不可與多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看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左傳有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韙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馬與險左傳恃馬而虞隣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左傳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左傳作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左傳有德音以享左傳神人不

卷之十八

世

聞其務險與馬也左傳有隣國之或多難以固其國左傳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左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左傳亦畏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有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實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百姓罷勞怨懟于下群臣倍畔于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于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新序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而押徐君拘齊慶封

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礼此存亡之机也昔者桀為有
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礼也
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游群臣從而
劫之靈王餓而死乾谿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礼諸侯則亡
身之至也韓非

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眾
乾谿有物女水盡則文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後
三年不罷楚國大恣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憊公
子棄病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
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董仲舒

卷之十八

世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曰河上
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
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
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藍粉矣南華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既規智
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必至曰難將由我：不為難誰敢
與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諄染有
叔祁之訴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動動小
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毋
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惧蚘蟻蜂蠱皆能害人况君相矣不聰
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及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伯
說苑

子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
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
輔矣賢者任人則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乱故治國之難在
於知賢而不在於自賢冲虛

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

卷之十八

世

立有聞再三言李悝趙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
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
王曰仲虺有言不教有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能自
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知已者亡今以不教之不肖也羣臣
之謀又莫吾及也哉其亡乎曰此霸主之所憂也而君獨伐
之其可乎武侯曰吾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
自多則辭受：則原竭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
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呂覽荀子先問篇云魏武侯謀事
起進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莊楚
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不諫而
有憂色中公且臣進問王以憂也其在也莊王曰不教
謀事而當群臣莫不諫是也其在也莊王曰不教

說苑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宣子康子踐說苑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氏知分於晉陽之下說苑作知分身死今足下說苑雖強未若說苑作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說苑作尚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說苑有勿易之也說苑有○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不可害也則不肖如可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之不可侵在自淥而已矣奚問乎曰恃其不可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教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圍以水淮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兼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

卷之十八

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嫌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強其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魏也中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韓非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無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與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乱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賈誼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使將軍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意勢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帶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以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眾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集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蹠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荅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操其、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慙忿莫肯舍旃或發其家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勞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

卷之十八

七

子苑卷之十八終

卷之十八

七

臣是以惧故區、之心欲王脩患之也王曰譬類忱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孔衡

吸於不知已者不自知也矜恒生於不足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吸好鶴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為矜鴻烈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文中子

死於浴室鴻烈曰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執今為人之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韓非

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有知也人且臧女

卷之十九

五

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韓非

叔怙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自沒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審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文中子

裴晞曰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文中子

文中子謂陳王善謙也能行其迹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審吾不信也文中子

疎虞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

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群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管子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繫主之請而資游惡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明君在上僻便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為人君者能遠諂諂諛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管子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說死作此及三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

卷之十九

四

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暮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說死有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未之有也說死

作吾以此知其將亡也家語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先告客以為德韓非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即毋起鴻烈曰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

即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說死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

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

恪勤

怠倦者不及無庸者疑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曙我勿怠後稷逢殃朝志其事夕失其功管子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絃織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秋而成事燕而獻功男女紡績德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亦又在位

卷之九

五

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家語

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利刻縷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鴛鴦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榭遠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墨子

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負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因其蹄蚤以為絳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稚不耕稼穡樹藝

雖亦不紡績織絰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主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即姑嘗歆天下之事而現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

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重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欽閔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庫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稼耕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絰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絺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

卷之九

六

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重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欽閔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庫府庫是故倉庫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則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夙興夜寐紡績織絰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絺是故布絺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墨子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孰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事之至也

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
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伯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威之
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
伯者之善著焉可以時托也王者之功不可勝日志也財
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
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

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

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

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

夫停燈於缺註是燈也先焰非後焰而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
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滅山亦時移
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騷裏迅足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
石火炯然以過唯主德貽愛為不朽也昔之君子欲行仁義

卷之九

七

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若盈尺之壁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
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躑躅而不休仲尼栖突
不暇黔墨翟遑及不及暖皆行其德行拯世救溺立功垂
模迺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鳧腐榮華剗絕嗜慾被麗絃歌
取媚泉石退不能被策樹勛毗贊明時空惶梁泰枉沒歲華
生為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士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
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素則寒蟬抱樹而長吟悲酸
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于苑柳余
日向西路道業未就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已
矣夫亦奚能不沾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烟者哉劉晝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
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文中子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文中子

懈弛

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也文中子

昔西夏仁而去兵城廓不修武士無位唐伐之西夏亡昔者
玄都賢鬼神道廢人事其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無祿神
巫用國傳物志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
樂馬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
仲趨出公怒曰寡人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

卷之九

八

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隄朋趨而出及管仲於
途曰公怒管仲反入信屏而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
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
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
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也仲
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
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
朝之幸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

子管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播徙則已其功一人之作日
已半日十日則已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已半日十日則
已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入祿衆其虧亦大矣韓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
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
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于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于
內是故夜居外雖吊之可也晝居于內雖問其疾可也家語
季孫好士終身蒞居廢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通懈有過失
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
子去泰去甚韓非

卷之九

九

任誕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
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
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
人鼻方其業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
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
也穆之後廢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嫖媚者以盈之方其時於
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
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必獲而後已

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鄭析而謀之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
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
矣其道逆耶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鄭析曰吾怪之久
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
尊乎子產用鄭析之言因問以謂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
以貴於禽獸者智慮之所將者禮義一或則名位至
矣若觸情而動聘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僞之言則朝自
悔而夕日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
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過而死之易及以難過之生俟易
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專禮義以奪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
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滿而
不得恣口之飲力倦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
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奪物以欲說辭亂我之心榮祿
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
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
治外其法可變行于一國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
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嘗欲以此術而喻之者反以彼術
而教我孔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鄭析鄭析曰子與
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僞耳非子之功
也冲虛

孔子曰可也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說死

卷之七

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說死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說死有女而慕寡為納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說死蒼梧燒說死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說死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嗟何及矣說死今女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矣說死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

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愚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甌湏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遠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交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說死

卷之七

七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謀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密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現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乘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亭中向日解衣褻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褰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他事若此非一也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為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覲覲也今仲謀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尔乃入舍論語非車必正主執綏不內顧不據不備

不見人短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
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
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
得亂道違退由是傲狠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為
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為先仲諱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
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休皆此也河內殷之舊
都國分為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猶存其俗士大夫本
矜好大言而少實行風俗通

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者咸伏唯
劉楨平仰視之太祖以為不敬遂徒隸簿後太祖乘步車東

卷之九

七

乘城降閣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樞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
劉楨也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荆山玄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
內秉堅貞之志雕之不加瑩栗氣貞正秉性自
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為文學鄭道元

世人間戴叔鷹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才力
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袒裸蹲夷或濯脚於
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酒親此
蓋左袒之所為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跪
蹠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生二生敬蹈檢括恂以接物競
以濟用其至到何適但尔哉况不及之者而遵脩其業其

連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辛夷見
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現懷慙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
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而乃先著之妖悖也
洪

輕薄之人跡斯高深交成財賄名位相會便叛背禮叛教託
云率任才不遜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
節操者為澁少於是臘鼓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
群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
至携手連袂以邀以集入他堂室覩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
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

卷之九

四

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閣踰堦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妻
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恠事也夫君子之居
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擔突
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好于隨俗以通此者為親密距
此者為不恭於是雜呼入室促膝交腸歌淫冶之音曲挑文
君之動心戴號戴歌譁戲醜態褻窮鄙極瀆爾乃誼笑亂男女
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况
匹庶乎葛洪

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於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
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異於是違

髮亂髮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
類味之遊莫切、進德間、脩業攻過弼遠講道精藝其相
見也不復叙離濶問安否實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
狗其或不尔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
森摺無復廉耻以同此為泰以不尔為劣終日無及義之言
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
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体道嗚乎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
嗟以叙惟交極瀆以叙情款以傾倚申脚者為妖妍標秀以
風格端嚴者為田舍朴駘以虫鎮抗指者為勒令鮮倚以出
言有章者為摺荅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
流更相推揚取達達易然率皆皮膚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
蜀人瓢壺之喻所謂傲狠明德即聾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
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
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軍國社稷之典
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悅悸自失喑鳴俛仰蒙、焉莫、焉
雖心寬面墻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強張大談曰雜碎故
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句枯簡匍匐以守黃卷
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
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
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

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水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
矣曹洪

阮蘭茂弘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阮方園基長
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
王中郎以園基為坐隱或亦謂之為手談又謂之為基聖
元道

廉潔

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譖殺伍奢、子負亡將奔吳至江上欲
渡無舟而楚人構負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
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
法得伍奢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不受而別
莫知其誰負至吳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
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
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韓非作宜為君子
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新序云宋人有得玉者獻
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受
為寶亦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
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鄰
人鄰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

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精其所取弥

通呂覽口新序云子
所罕之所宜者至矣

吳延陵季子游于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
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
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
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主而望
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弗視非禮弗聽韓嬰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叩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
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已吾
邑不足欲也蓋之以叩殿迺足欲足欲已無日矣在外不得

卷之九

七

率吾一邑不受即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
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遺也夫左傳有生厚而用利於是乎
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
所謂幅也晏子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悅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
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
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為師也
今封易嬰之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晏子

晏子方食景公使、者至分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
使者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

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說苑作千家之請以奉賓

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

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

嬰聞之說苑有厚取之君而李施之夫厚取之君而不施於

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

作厚取之君身死而財遺於宅人是以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

而無所施之君身死而財遺於宅人是以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

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

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

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有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

卷之九

六

故再拜而不敢受命說苑作使者三近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吾卯莒菜而已左右以告

公、為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

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為世國長自太公至于公之身

有數十公矣苟能悅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趨齊博以求

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

不肖父為不肖子為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景公

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于管仲孤與教其縣十七著之于

先君今為夫子實邑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實邑寡人不足以為

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急今事君而免

于罪者其子孫莫宜與焉若為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請

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保帛嬰請辭遂不受晏子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曰桓子謂晏子曰君欲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聞獨庸能已乎晏子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受厚祿是掩上之明污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

卷之十九

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慙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聞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晏子

孔子見齊景公說焉請置粟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呂覽今吾言於齊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甚矣於是遂行義篇云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易也夫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君聞之而致邑焉說苑有曰諸曾子固辭不受說苑有反復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說苑作使者曰先生非求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家語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飢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

卷之十九

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新序有以人之言而果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遂也新序作是死無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飢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新序有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呂覽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儕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飯聞

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說苑

公儀休一作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

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好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

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

於法則免于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

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于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

恃人不如自恃韓詩作此明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

自為也呂覽曰鴻烈曰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

卷之九

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

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

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下不言多

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

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怠鷄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

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然故民不

困財貧窶寡者有所寬其手荀子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歛穧伊

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

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休德音莫遠及爾同

死以此防民猶忘義而爭利以忘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

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

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制度使

諸有大者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凡百

亂之原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

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垂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

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

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擊服

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董仲舒

昔漢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賣金貨隨帝

卷之九

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

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

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濟

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鄴道元

楊子撰法言蜀富人賈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人

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王充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

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說苑

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弥高而德弥邵者是孔子之徒

欽楊子

穀水又送靈臺北望雲物也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
世祖嘗宴于此臺得走鼠于臺上亦諫議大夫第五子陵之
所居倫少子也以清正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
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稚尚書廬江朱孟興等皆與
子陵故舊各致禮餉並辭不受鄺道元

漢世劉寵作郡有政績將解任去父老人持百錢出送寵各
受一文然山栖遐逸之士谷隱不羈之民有道則見物以感
遠為貴荷泉致意故受者以一錢為榮豈藉費也義重故耳
鄺道元

鄭弘少以苦節自居恒躬耒伐用貿糧膳每出入谿津常感

卷之九

七

神風送之雖憑舟自運無杖楫之勞却人貪藉風勢常依隨
往還淹留者徒車相謂汝不欲及鄭風邪其感致如此鄺道元
元。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未。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慕。北。風。後。果。然。若。邪。漢。風。至。今。為。然。呼。為。鄭。公。風。也。南。風。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飲
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謹按易称
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語顧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贅用脂雖受而不拒而交蒼馬唯
祭餽然後拜之孔子食于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
顧錢者哉傷恩薄礼弊之至也孟軻說仲子吐鵲、之羹而

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
山中食棗或問之此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
惟其似旃孔子疾貪昧退思狂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風俗通

盜泉出汴城東北下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
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盛弘之云衆山水出注于大
溪號曰橫流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為貪泉飲者
輒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唐介為二千石則不飲
之昔吳隱之挹而貪不亂豈謂能汙其真乎蓋亦思其名也
劉澄之謂為一涯溪通四會殊為孟浪而不悉也鄺道元

卷之九

七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文中子

貪污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

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韓非

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

不善亦然呂覽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記之故天子好利則
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
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之為惡尚
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

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悅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宝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致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憂車不足也夫舟車飾

卷之十九

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以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說苑

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屢于山而屢于垣呂覽

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

卷之十九

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
 韓非曰昔者智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
 兵數年因合人請地於韓康子欲與段規謀曰不可不
 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驕慢彼未請地而弗與移
 兵于韓必矣矣君其與之與之彼扭又將請地他國而弗與移
 不聽不聽則智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于患而待其事
 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
 令人請地于魏宣子欲與趙蔭諫曰彼請地于韓與之
 今請地于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知伯子
 其措兵于魏必矣宣子諾因令致萬家之縣一于知伯知
 伯又合人于魏趙蔭諫曰韓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子
 魏將以陰謀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
 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謀不與焉其措兵于知伯之
 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
 而尹鐸循之其餘數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
 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號令已定守備
 已具三國之兵果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
 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糴居
 虞難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

卷之九

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
 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
 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魏而伐趙趙將亡矣韓魏之
 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粗中
 而少親我謀而覓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
 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
 軍之反再拜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襄子
 孟談再拜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襄子
 出過智過于韓門之外智遇怪其色因遣張孟談因朝二君
 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和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知先
 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
 必不侵欺兵之著于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援之而驚其利何
 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于口明旦二主又朝而
 出復見智過于韓門智過入見出見臣臣之言告二主乎君
 曰何以知知之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臣之言告二主乎君
 此必有變君不知殺之君曰親之奈何復言智過曰不可殺
 之若不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復言智過曰不可殺
 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

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
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
更其族為輔氏至于期日之夜趙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
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趙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
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殺其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
天下笑故曰貪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韓非曰知伯為
索地故與宣子魏宣子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怨彼重欲無限天下
請地故與宣子魏宣子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怨彼重欲無限天下
必懼君予之地知伯之驕而輕敵隣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
之兵待輕敵之國則知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
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
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
晉陽韓魏反之伯大洗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固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到子作求見婦人衣緇
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列子作欲取其衣婦人
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

卷之九

七

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
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懷心也
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賢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
賢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
矣程本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狗彘維人但割
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
智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
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勝辟許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
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

竊疾也墨子

子思居衛、人釣於河得鯢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鯢
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
鯢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俵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鯢雖
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孔鮒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
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
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入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
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
達此則其利心外矣孔鮒

卷之九

七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
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
食而已是難狗也強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難狗禽
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通幣金之所因攬其金而
去鴻烈作當市繁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攬人之金何
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鴻烈有志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休樂意之道
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

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多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休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憐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休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遠聖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柔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固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休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就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以動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若休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既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

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彼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故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慙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現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休而爭此不亦惑乎南華

卷之九

多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間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衝也民語曰欲富乎忍耻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荀子

鯁似蛇蠍似蠅人見蛇則驚駭見蠅則毛起漁者持鯁婦人拾蠍利之所在皆為奔諸荀子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馮對曰府庫空虛於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韓非

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德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

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盡山澤之出有盡
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盡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
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韓嬰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綬二十五疋綬出
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

一百二十六緡六十日成一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

綾百端錢百萬黃金百兩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恐
曰吾為尔成何功而史報我若是哉西京雜記。按宣帝始
立。徵時許妃為皇后
就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主為后故衍云然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
財利、之於人彼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

卷之七

四

將為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
利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
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顧鑒于道勿鑒
于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体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
孰無德而富固可豫吊也且夫利勿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
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強
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
終必竟、必誅矣盜人必誅况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
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

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

顯也有勲德于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上以

天子下止庶人蔑有奸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

厲王好專利尚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

風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

于羗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戌崇賄以為罪桓魋不節飲

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楚閻文子三為令尹而

有亂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不

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于人世

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介推避世於山

谷顏原公拆固饒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

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

撓志如並負心若芬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

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廬之內而義溢乎

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王符

林水源裏有室、前磐石上列羅十瓮中悉是餅銀采伐遇

之不得取、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

看有大蛇蟄之而死鄺道元。湘洲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
相備視則奴
死銀在矣

卷之七

四

子 160-377

印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其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文中子

卷之十九

三

子苑卷之二十

儉約

舜棄黃金於斯崇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陸賈

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呂覽

周時德澤盛蒿大以為宮柱名曰蒿宮博物志

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群臣皆悅去肉食之獸

去食粟之馬去絲置之網鴻烈曰三本而百姓悅○呂覽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

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

卷之二十

二

事侈則金貴、則貨賤故傷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管子

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

便於體也夫明日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

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

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管子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通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

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瞻身必安矣能移無益

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夫衆人者多

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聽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食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

卷之四

二

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現絕理者以自恐也下現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李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管子

文公見魯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蓋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頓首于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于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說

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說死作頤聞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銅說死作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說死作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說死作銷銅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說死作繆為茵說死作蔣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

卷之五

三

有飾此弥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輅說死作器而建九旒說死作微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堅墻說死作四惟作商雕文此弥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儉其道也韓非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蓴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韓非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現國人之父母衣粗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妻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

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慙而退說苑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晉無衣帛之妻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
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叔向曰吾聞伯上卿
不食禾叔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聞國人尚有
之拜卿今賀子之倫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伯之倫也
也苗子曰何賀馬夫爵祿車馬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
此明等級也且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專乘
事有難則以倫不度手度則以絀朝事今亂昔國之政之非
度之倫以成節儉以崇私名獻伯之倫也可與又何賀○韓

卷之十

四

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氈其贊千金使梁丘據致之
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
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
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為教
國辭而不受晏子曰說苑曰晏子朝乘駟車駕馬景公見
之曰轡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諸士皆得生焉臣得暖衣
飽食駟車駕馬以奉其身于臣且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還
之駟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趨召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還
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御其衣
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
今轡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
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諫不受也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泮其朝服冠振其鹿裘風俗通

卷之十

五

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尺冰月
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
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煖夏輕而
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都是過任也夫生
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
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
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
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
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晏子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
更諸奧堊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
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族公笑
曰子近市識賁賤乎對曰既竊取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是時也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
改容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
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晏子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地毀之而為里室皆
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
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
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地許之

子晏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苦菜耳矣公聞之往燕馬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厚賜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尔家毋變爾俗也晏子曰說矣曰晏子病將死斷極幽書難書之言曰布帛不窮也馬謂其妻曰極也語于莊而視之及莊不可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布帛牛馬二語不字下疑皆有可字

卷之十

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惠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陽服之制冠無觚贏之理身服不雜絲首服不錢刻且古者嘗有紵衣率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羞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櫓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孟敬也首服足取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絮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

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為櫓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為讎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車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顧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晏子

卷之十

七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竟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休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欤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滴盡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過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

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高賈子之所為度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士階塗糝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衡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帶幅弓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鷹和動則有佩環步趨中於莖詔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愚有所謂士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愚有所謂塗糝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

卷之二十

八

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腴豈有攬四海之賦受九咳之絰入而上階以居欲以塗糝而不取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廢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園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程本。有也。半亂平仲也。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夫言茅茨采椽可也

言不翦不斷增之也經曰粥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晝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王充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說從欲則敗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說從欲則敗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作不意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蓄積有數以為亂源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蓄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源也夫度量不可不明說從欲則敗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是中人所以由之令家語

卷之二十

九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個遺車五乘晏子馬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家語
子墨子曰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輶輅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致遠國珍怪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所愛黍稷不二羹藟不重飲於土墉噉於土砌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

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絁絰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苦者之人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掘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掘穴曰冬可以避風寒夏下潤濕上重蒸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孔子墨子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雲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子墨史記樂書紂為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不逞其邑論撰考議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頑由慶隨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頑視凶地故以足履之使隨車也酈道元

趙簡子乘樊車腹為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

卷之十

十一

則往未疾孤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蓋恭細人服善則蓋倨我以自倨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說苑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服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孔鮒

卷之十

十二

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駘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米稼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米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愚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綉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綉被堂金玉珍瑋婦人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綉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隋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珠

珠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魯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患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魯滑釐曰善說充

卷之二十

十三

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歛蓄藏以繼之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美矣哉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觚囊為溝壑中瘠者也 荀子

夫身帶璧玉庸環佩服府藏珍 酌金銀刻鏤可以夸

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斂好之物棄於下雕刻繡畫不

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 瑤瑁博犀象消勦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陸賈

天下有現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現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之物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

卷之二十

十三

歲今半歲而弊作之廢日捷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未予民、大貧以未予民、大富黼黻文綉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幣妻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愈寒以布帛視民、必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慙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

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
各食於力末枝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
懸憊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
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飭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
法禁昧大奸者為識理故邪人驚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
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也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
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
有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逞則讓上
儲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奸邪盜賊自為止
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愈不
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
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賈誼

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
為蓋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
教亟行使化易成為治為之也若去其制度使人：從其欲
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
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
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為治以貧為富
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亦
不以燕庶人衣縵此其大略也 董仲舒

卷之十

三

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綺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
盡其財是為下樹奢畚煤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
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
馬祖譚

孝文皇帝躬衣弋絺足履華舄以常帶劔集上書囊以為殿
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為奢費而不作也 王符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象寡盈虛不常厥
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
簡則業易定厥亂則思治創業則思靜 荀悅

洪之為人也而駸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自矜飾也

卷之十

四

冠履垢弊衣或藍縷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思
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
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嘿然故
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又云衣不辟寒室不免陋食不充
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頻決荆棘叢於庭宇
蓬蒿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為意遠忽近而
不恕其乏役也 葛洪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
道也兵衛火而徵求寡也 文中子

文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馬綺羅錦綉不入于室曰君子

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晏實無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

文中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

法侈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于土則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藪藪則必旒象豹胎旒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國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

卷之二十

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寬暴施於百姓慘毒加于大臣天下叛之顧文王周及師至今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新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與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太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之手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霸儉也

霸儉也說苑

卷之二十

入國邑視宮室現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圍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現望步行者裸文衣本資少而未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則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于侈、之所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計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現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管子

問曰典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管子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春新延廐冬城諸及防三十一年春築臺視園山林草澤之城於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於秦利與民爭田魚薪菜之饒刻楬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

不足以供田邪之欲，終不用之，好以悅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乃遣滅孫辰，請糴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為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公子牙慶父之屬，欺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傷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於陸費？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象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覲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尔三過不一顧，何也？田差對曰：臣

卷之三

七

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染以耆，已紂以淫，欺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說苑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綉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說苑

吳王闔閭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組山畫，遊蘇臺，射於鵝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佻而不粗，可以導衆，其動作佻順而不逆，可以奉

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晏子

景公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是重斂於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晏子

景公為曲潢，其深減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伯，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伯，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

卷之三

八

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伯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於邪，君之冤魄亡矣。以誰與圖？伯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商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繫此服與據為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嘗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藥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晏子

智棄子為室，美士苗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

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說苑

魏文侯問李兌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兌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之說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綉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說苑

卷之十

九

天子者勢至尊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脩珍惟期臭味曼而饋代畢而食雍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居則設張容質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祀有事乘大輅路越席以養安側戴罽並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駒中韶護以養耳三公奉軼持納諸侯持輪扶輿先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坐道庶人隱竄莫敢望視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

子

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條廊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陸賈

卷之十

十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麗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厥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錫之間文武之慶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閣為複道自阿房度渭水蜀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閼中離宮三百所閼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駒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

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
侯生後得始皇帝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
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
廼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
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
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
增累珠玉重寶積聚成山錦綉文彩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
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煖
典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困竭民力車
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暗上聲臣等故去臣等

卷之六

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
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
於黔首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
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脩理化遂以
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亡
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
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現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
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已微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
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言之雖不能
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

形已成矣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禹乎不然
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
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曰秦始皇作離宮千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
水貫都而象天漢樓閣南度以象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
八十里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柱北馮翊立之柱北馮翊
梁橋之南北有階數百柱柱北馮翊立之柱北馮翊立之
柱橋也博望侯徒一十五百人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馮
高所殺于宜泰宮在社城南三里屋宇千房更記秦皇二
五年秦從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
苑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宇萬計宮室之咸陽北阪上南臨
以充入之二十七通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
五年除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

卷之六

咸陽人多先王之宮處小吾聞周文王新豐武王
之周東為五步而南也乃宮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
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南山極南山之極也
房宮未成欲更擇名以象天宮阿房宮故天下謂之阿房
石橋乃宮刑地材皆至閭中計宮三百間外四百餘於是
立石東海上狗界中以為秦東門閭徙三萬
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未
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
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
一亦在後宮門闕凡九十五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明夷教
習水戰因而於上遊戲養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

賣之池周迴四十里西京雜記

天子筆管以錯寶為附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尾為之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西京雜記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絳錦其上謂之絳几以象牙為火龍

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為書清取其不冰以

玉為硯亦取其不冰夏設羽扇冬設繪扇公侯皆以竹木為

几冬則以細絹為案以憑之不得加絳錦西京雜記

戚姬以百鍊金為環照見指骨上思之以賜侍兒鳴玉耀

光等各四枚西京雜記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

飢寒逐金九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

拾焉又曰嫣以玳瑁為床西京雜記

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中書以

武都紫泥為室室加綠絳其上西京雜記

南刑賦江陵有臺甚大而有一柱衆木皆拱之博物志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王園、中有百

靈山、有膚寸石落猿若棲龍袖岫又有鴈池、間有鵝洲

鳧渚其諸宮現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

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西京雜記。更記梁孝王築東

治宮室為複宮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

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絳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

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

白穀之表薄紉之裏縷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

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嘉會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牆古者以

天子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為帝服賈婦

優倡下賤產子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

帝之身自衣皂絳而靡賈侈貴牆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

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誅也賈誼

逮至衰世錫山石鍤金玉拋蚌蜃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剝胎

殺夭麒麟不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

林而臺瑁澤而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芽

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

而井飲疏川而為利築城而為固拘歎以為畜則陰陽終戾

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電震降虐氛霧雪霜不霽而萬物焦天

苗榛穢聚埒畝莠莠長蒿芳草草木之勾萌御街華載實而

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檠櫨櫨題雕琢刻

鏤喬枝菱阿芙蓉菱荷五采爭勝流漫陸離修綏曲枝夫矯

曾橈芒繁紛拿以相交待公輸王爾無所措其剗剗創鋸然

猶未能贈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落夏槁江河三川絕而

不流夷羊在牧飛蜚滿野天旱地拆鳳凰不下句爪蒼牙戴

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鴻烈

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通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與宮室延樓棧道鷄棲井幹樹林榑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竊鏤雕詠文回波淌游漢滅菱杼杆紛抱芒繁亂澤巧偽紛擊以相推錯此通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吟崖之遠未豁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以純修崎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連回以像渴渚益樹蓮菱以食鰈魚鴻鵠鵲稻梁競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通于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曾加擬於崑崙修為墻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

卷之十

土為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驚而無躊躇之患此通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終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星錯炫照耀輝煌偃塞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簾籬蔭經錦絳兒以數而疏此通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通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素吹鍾以銷銅鐵靡流聖鍛無厭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極天光下珍地財此通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已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斷金器

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羸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

潔足以饗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環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紀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琉璃為扇懸黎火齊為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栗許其氣三月不息絕洞宴記

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按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西京雜記

卷之十

茂陵富人未廣漢藏錫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印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丈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鸚鵡鸞牛青兕奇獸禽禽委積其中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鵝孕雛產鰈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脩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西京雜記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擲磬碧玉之鍾挂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箎唱采雲依日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冰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

洞壑得滄淵乳子靜海遊珠洞壑在瓊淵西乳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煙舟或以沙棠為櫓機或以木蘭文柅為櫓棹又起五層臺於月下洞冥記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雲波殿七間皆以桂為柱風來自香帝既航於靈寢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火侍者奉麟鬚拂之洞冥記

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床象席琥珀枕雜玉為簾帝坐良久設恬水之冰恬水去塵淵八十里有恬澹水如蜜東方朔遊于此水得數斛以獻授水于井水常恬肌理柔滑則以俗洪濯酌瑤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蓬

卷之十

七

陰紫梨琳國碧李仙衆與食之洞冥記

帝於望鵲臺西起俯月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鵲臺酌雲菹酒菹以玄草黑蕨金蒲甜蓼果以青櫻龍瓜白芋紫莖寒蕨地花氣葛此葛於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名紫鬚葛也洞冥記

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鴻毛船遠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為櫓或以木蘭之心為櫓練實之竹為篙細石脉之為繩纜也石脉出脯東國細如絲可縱萬斤生石裏破石而後得此脉紫緒如麻紵也名曰石麻亦可為布也洞冥記

三輔皇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

鳳闕高七丈五尺俗言真女樓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

十丈闕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

故號鳳闕也紫欽建章鳳樓闕賦曰秦漢規模廓然毀壞唯

建章鳳闕端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現也沈水

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一水北注神明臺東傳子宮室

曰上於建章中作神明臺并幹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

輦道相屬焉三輔皇圖曰神明臺在建章宮北有太液池

中有漸臺三十丈漸浸也為池水所漸一說星名也南有璧

門三層高二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為之鑄銅鳳

卷之十

八

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壁因曰璧玉門也鄒道

東方朔稱武帝建元中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橫

楊東遊宜春夜漏十刻乃出於外中常侍武騎待詔及隴西

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下故有期門之號旦明入山

下騎射虎豕狐兔手格熊羆上大懽樂之上仍使太中大夫

虞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竿者奉指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

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宜屬之南山以為上苑林東方朔諫

秦起阿房而天下亂因陳泰階六符之事上乃拜太中大夫

給事中賜黃金百斤卒起上林苑故相如請為天子遊獵之

賦稱烏有先生已足公而奏上林也鄒道元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鳶殿開襟閣臨池現不在簿籍皆繁華竊寃之所棲宿焉西京雜記

趙飛鸞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為黃金缸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飾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紋紫綬金銀花鋪每好風日幡旒光影照耀一殿鈴鐸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床白象牙簾綠熊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散有四玉鎮皆連照無瑕

卷之二

七

缺窓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連照毛髮不得藏焉榻榻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麟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躬巧為天下第一締構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西京雜記

漢諸陵殿皆以竹為簾皆為水紋及龍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珎珎之聲西京雜記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嶺山靈水怪或衣以綵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東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彫麗西京雜記

前漢之末五侯王氏大治池沼引它水入長安城故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惡壞決高都竟連五杜土山漸臺像西白虎即是水也酈道元

王莽地皇元年博徵天下工匠壞撤西苑建章諸宮館十餘所取材无以起九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櫨高增下功費數百巨萬卒死者萬數酈道元

或曰霖組之組縷麗曰女工之露矣楊子

或曰食如蠶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無已泰子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

矣楊子

卷之三

七

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非越簡中女布細縷綺縠冰統錦綉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縷麗為文組綵襍騎奢僭主轉相誇詡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騎各十騎奴侍僮僕較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不逮及是故一簣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綵絲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文衣必細縷履必畫鹿組必文采飾襪必踰此校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為露賊也王符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遠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畫卷
名夜舒荷宮人親妝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葡萄
香羹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俗道記曰靈帝裸游館米絲昔
微衆船遊漢廷王色宮人執簾樹香招商之曲以乘涼風曰
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畫便葉夜舒唯日不足樂有餘清絲
秋萬歲加難踰

靈帝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米華蓋高十丈壇
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
子住大蓋下禮畢天子躬擐甲楯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
設祕戲以示遠人故東京賦曰苑西則有平樂觀場示遠之
現龍雀蟠蛇天馬半廊道元

卷之二

魏武帝以馬瑙石為馬勒碑渠為酒坑進史

黃帝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飾現閣取白石英及紫石英
及五色大石於太行較城之山起景陽山於芳林園樹松竹
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於時百役繁興帝躬自掘土率群臣
三公以下莫不展力山之東舊有九江陸枕洛陽記曰九江
直作負水、中作負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賦曰濯龍芳
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崖今也山則塊阜獨立江無
復髣髴矣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園中有古
玉井：悉以珉玉為之以錙石為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璅
馬如新又瑤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

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蓮葉山曲池接建飛沼拂席南面
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現
縷帶帶車遊現者升降即閣出入虹陛望之狀危沒驚奔矣
其中引水飛舉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不斷竹柏蔭於
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颺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為神居矣
廊道

孫亮作流離屏風錄作瑞應圖凡一百二十種進史
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文中子

狂妄

昔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預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

卷之二

之主出則猛獸不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
獸曰師曠曰鵠貪狷、食駿驥、食豹、食駁、食虎夫
駁之狀有似駿馬今者君之出必駮駁馬而出畋乎公曰然
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天
虎所以不動者為駿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
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預謂師曠曰吾
聞之也伯王之主畋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
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
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
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

今鳥為狐裘之故非為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
說異日置酒虎所之臺使郎中馬韋布蒞蔡於階上令人召
師曠。至覆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覆而上人主堂者
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吏
戲吏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
還自刻也人自與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蒺藜人
主廟堂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
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主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
日平旦謂師曠曰吏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
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卷之三

世三

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
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
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
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
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
不聞存君呂覽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強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
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慮陳門之外公子曰
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審

十年難手韓非

魏昭王問於田詡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為聖
易有之乎田詡對曰臣之所奉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
詡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
聖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詡未有功而王問詡曰若聖乎敢
問王亦其堯乎昭王無以應田詡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
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應以知聖對昭王。有非其有
田詡不察呂覽。論衡有夫聖可學為故田詡謂之易如卓
詡之言為易未必能成田詡之言為易未必能成田
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為勞侯休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
施子

卷之三

世四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不如分
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
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說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
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棄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
不聚散獨非豹狐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棄枝曰地廣而
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平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
財以賑貧說苑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
入見主有間公曰恠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
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

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
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
問其家備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
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晏子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臺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泲
乎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
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
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
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
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

卷之十

澤之魚鹽龜鼈鼈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
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
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婦
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
之歌舞民德之厚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
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
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
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
氏其如君何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弑君父者以十數矣
而或積一成而力多而能殺故明主憂絕之今田成氏
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謀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

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委絕義之禍○轉非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
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縻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
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
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
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
緇布之衣縻鹿之裘棧軾之車而駕馬以朝是則隱君之
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
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
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

卷之十

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說苑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
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
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
職若有播之說苑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
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散車駕馬以朝意說苑者非臣之
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
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說苑士侍臣而後舉火者
數百家如此為彰君之賜乎為隱君之賜乎公曰善我為浮
無字也晏子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

鄉人有窮而索者文中子曰尔於我乎取毋擾尔鄰里鄉黨
為也我則不厭

客齋

棗棘之有棗孤之有也食棘之棗衣孤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部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其府

卷之二十

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

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俾之
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
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
之畜若梟之愛其子也呂覽曰鴻烈曰白公勝得荆國不能
以府庫與人七日石乙人曰不義得
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母令人害我
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
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
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
白公之畜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劉晔曰楚白公勝其性
貪吝既穀子西扼有刑國積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衆石
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固勝敗存亡之機固必已形于胸
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衆還以害我
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財以與衆出府庫之寶

以賦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財非已有而欲有之
以此小妄而大禍生焉矣州有鳥其名曰彘鰐伏其子百日
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白公之據財愈積而身愈滅何
異梟之養子愈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規禍福之機鑒
成敗之原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去自害老子曰多藏
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吝之萌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者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齊人有東郭敝者猶多顧有萬金其徒請購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於愛也故不如以先

卷之二十

與之有也商子

春秋定公三年唐成公如莒有兩肅霜馮子常欲之不與止之三年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鄰道元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剋。」若類掘若壘、觸子苦之、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合擊令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率其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殘廢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于

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呂覽
吾惡夫豪者必也悖乎悖者不妄散文中子

卷之二十

里

子苑卷之二十一

睿哲

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
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韓外傳作本賢賞功周公旦曰親上
恩韓外傳作尊韓外傳作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
者亦必非呂氏也韓外傳作後必其後齊日以大至于伯二
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親存三十四世而
亡呂覽曰說苑曰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
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
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者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其伯禽之
述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
治之難對曰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通也
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伯述者
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
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
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王元
楚武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群帥悉楚師以行
聞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
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
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
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
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郢師次亂濟左傳作亂
濟左傳作亂佳至羅與盧戎擊之左傳作之大敗莫敖自經左傳作亂

群帥因於治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為知人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一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齊桓公韓詩有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韓詩作寡人獨為仲父

其何故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

蹠廂說死作而上視者意者其是乎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

頃東郭牙說死作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

級而立韓詩作管仲曰意者國中有人聖人管子曰子邪言伐

卷之二十一

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子何以意

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說然善樂者鍾鼓

之色也然清靜者衰經之色也然充盈

手足肅穆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

也然充盈手足此兵革之色也君哇說死而不

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說死有

諸侯之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韓詩作君東南面而指

下是以知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

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說死弗能隱矣

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何田子方老聃是也說死作

善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東郭牙禮之韓外傳云桓公曰

者行之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知也現容

貌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

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而與之乃令之復役母復相代少

郭都至桓公曰然彼是邪而與之乃令之復役母復相代少

莒其故何也東郭牙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

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牙對曰夫欣然喜樂者

之也夫淵然清靜者經之色也然充盈

言兵甲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

言莒也本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見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

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昌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

為請對曰姜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也見姜而

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

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

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

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

音貌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桓公外舍而不昂鑽中婦諸子謂宮人益不出從乎君將有

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

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馬聞吾有行也對曰妾聞之君

外舍而不昂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昂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管仲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

卷之二十一

四

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正矜再拜曰此妾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伯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說苑

復稟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稟之君不對而循口操矜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因禮之千金說苑

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隘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遂有水以管仲之聖而隘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於師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非齊桓公出因與管仲故道自燧煌而涉流沙往外國沙石千餘里中無水時則有溪流人莫能知皆棄路馳知水味遇其處輒傳不肯行以足踏地人於其處輒得水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日桓公欲伐濩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濩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說苑

卷之二十一

五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其粟又美桓公召管仲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君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莧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租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其也管子

桓公使管仲求齊威：應之曰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母賤：昔者吳于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植其

苗遂入為干國多百里俟秦國之飯半者也穆公舉而相之
遂伯諸侯由是視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
我求寧戚、應我曰浩：予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
者水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寧子其欲室乎管子
春秋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寧子曰齊侯不務德
而勤遠畧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東畧之不知西則否
矣其有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鄆道元

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
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
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

卷之二十一

不

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伯也勾踐棲於會稽修政
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穰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
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伯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
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鴻烈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晏曰飢召兵
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
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戊東邊荆人輟
行韓非

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
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

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
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呂覽
孫叔敖疾將死鴻烈作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戒其子
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然

作汝必讓肥饒之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
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
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鴻烈作
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墮孫叔敖教之知、不以利為利矣
教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孫叔敖教之知、不以利為利矣
知之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有道德者之所以異乎俗也呂覽
非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而賞孫叔敖教孫叔敖教獨在
之地沙石之虞楚邦之法孫叔敖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教獨在

卷之二十一

七

此不以其邦為改者燭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
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絕孫叔敖教之謂也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崇
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
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
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微
我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
隨之涉於棘津襲耶阮梁重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
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
者可為呂覽○按左傳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
戎乎陸渾氏其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晉戎備九月
丁卯晉荀吳帥師渡自棘津使蔡史先困牲于館陸渾人弗

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二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履宣子夢文公構焉吳而授之陸渾故使此晉項公非襄公也

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許之許公不意東南嚮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聰明年闔廬襲郢訖死

卷之十一

八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手虞期年荆伐蔡而殘之說死

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和曰過於君非哀所也而告人曰今此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嬗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嬗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閏一月叔孫婁卒賈誼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

故破我於柏柰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能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嬙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琬異是聚夫差先自敗矣馬能敗我說死

越已勝吳又使人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斃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痛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興師而從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

卷之十一

九

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吳師曰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數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乞石侍坐於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廢十月白公果為亂說死。鴻烈曰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為其家無不為之信問建之固大牛解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

亂殺令尹子
相司馬子期

隰斯弥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
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婦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
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
之魚者不祥夫田成子將有大事而成示之知微我必危矣
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韓子
景公問晏子嘗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嘗之細人變
而不化會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
上不能養其下不能侍其上不能相收則政之大体
失矣故以臣之觀也嘗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

卷之二十一

猶好為義下之安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能事
其上下相供政之大体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
焉彼鄆滕雖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
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
隣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管子公曰魯與管之
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
對曰田無宇之後為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
施于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篋篋之藏國人負携其子而歸
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無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
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晏子曰說苑曰齊侯問于晏子
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魯

其曰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使于
齊貨竭于晉是以亡也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
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詔樂方作孔子至
彼聞詔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
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

死說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馬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
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
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天其命不
忒天之善說苑作
與人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

卷之二十一

制而作玄黃華鹿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
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古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
罰其廟也孔子曰蓋說苑
作天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
嗣無乃殄說苑
作絕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
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說苑作豈不
太平家語

孔子在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
以告孔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
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

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
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家語

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
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荀子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現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
其容俯子貢曰以禮現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
亡之休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現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虔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
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
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家語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
乎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誠通神則數不
能遁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鮒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亟服衣而上夏屋之山
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亟服衣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
屋以望大臣諫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衣以游不可棄子
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群臣敬諾棄子上於夏屋以
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呂覽事

見後
詐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壁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

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故酌
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
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賜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
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
還說苑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
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固然人亡而不
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說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壁為遺於衛叔文子
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

卷之二十二

十四

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園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
子曰吾本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園衛也說苑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地而澆之城不沒者三
板絺屨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
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白蠹生蠹人馬相食
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
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
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背約為
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必趙說君且使君疑二
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諂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

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綿疵、逃韓魏之君果反說苑。此言同見前與知遇之

晉太史屠黍說苑見晉之亂也見晉公說苑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說苑法歸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

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說苑

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讎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說苑曰是何能害如是：不知說苑有所

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說苑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

生民而今有別說苑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倚說苑固無休養說苑有康樂歌謠說苑好悲水經作淫昏度其主弗知患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

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薛說苑作田

邑而禮之得史驩說苑趙驩說苑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

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諱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

可不重也呂覽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血已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

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

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返舍遂去中山其御曰父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

未出境而公子患之曰為趙未聞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韓非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

：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說苑有五畫何謂五畫曰莫之必則信畫矣說苑莫之必則信畫矣說苑莫之必則信畫矣說苑

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說苑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

畫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

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呂覽魯鄆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

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鄆人：曰然固不可解

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
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之也呂覽

父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
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
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
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文中子

田子願自大術至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
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願
欲使其眾甚矣後果以平陵叛說苑

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匕漿而

卷之十

七

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
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
即尹而答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
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
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矚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
翱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纖蒲
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攬衣而越
也及至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
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慮慮於成事
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鴻烈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
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
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
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實不售今厚送子、醜
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心如編貝韓嬰

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
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見寡人、未有得
也寡人未足為言邪客以為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
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嗟乎
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

卷之十

七

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龍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
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
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為聖則髡
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
現色以知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王充

齊攻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大悅許救之甚懼臧孫
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
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
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
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韓非

昭傳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

而謂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宰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

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傳侯浴湯中有碑傳侯曰尚浴免則有

曰何謂置碑湯中對曰尚浴免則有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

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

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飢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

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

卒竟不出此門說苑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楊子。水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孔鮒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知之知者有役夫之

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類

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從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

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諳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

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難能旁觀而無用折速粹熟而不怠

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荀子

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

王夢壽陵夏太后嚴襄王夢于范陵故夏太后別堊杜陵曰

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當有禹家已其後皆如其言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樽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為善

敢諱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
思之而有後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
而其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一作體其言當務如
是者謂之知其大略之類董仲舒

以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諄乎聰
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
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
也夫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欤是何師欤天下
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予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
之師亦賤矣楊子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楊子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
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為用也乃能啟民阜利使萬物
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
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
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
蓋君子通乎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
能盡也書美唐堯欽明為先驩兜之本共工四獄之薦鯀堯
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商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
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

卷之二十一

三

卷之二十一

三

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
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遊夏列在
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
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
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焉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
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清故無窮難
之辭是以獨獲壹：之譽為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賢孝原憲
雖体清仲尼未甚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
對曰取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
柴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
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現色謀以行權智以辨物豈可
無一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事讐奢而失禮使
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召忽仗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為匹夫
匹婦之為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主功立事益於世
矣如懲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
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
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
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

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為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睿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為之作君奭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偏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訃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修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偽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知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懼處困而能通決疑定疑辨物居方禳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机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現則出辭為師表此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徐幹

卷之三

三

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人以為己任人小任智而背仁為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文中子李密問王伯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顧勝神明不與也文中子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謨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文中子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賦鬼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文中子溫彥博問智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寃是圖置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曰深乎此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文中子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手識為神其人手吾得之理性焉文中子

卷之三

三

子苑卷之二十二

愚散

孝父不量力欲追日量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
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
所浸生鄧林于河謂不足北飲大澤未至彌廣數千里馬沖虛曰博物志曰海水西
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崇侯惠未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于子
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惠未知心
而不知事比于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韓非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之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

卷之二十二

二

憂者因彼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
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
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
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
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趾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
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虛子聞而笑之曰虹霓
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
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氣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
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
終難窮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太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

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
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
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不知
生來不知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沖虛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遇晉國同行者誑之指
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慨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謂
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泣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
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紹若此晉
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
悲心更微沖虛

卷之二十三

三

夏育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愚以善畏明月而宵
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走比
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
間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
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擊則必有樂鼓喪豚之費矣而未
有俞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育之南則無以異矣子
郭君出郭賈子作魏君驕逸自伐諠諠親貴諫諫詰逐政治
於澤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
進乾賈子作脯梁稷饗子有曰何備作給也御者曰臣儲之
有久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吾

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
言臣欲進諫恐先郭已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賈子有
臣之言過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郭君有君
也為君則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郭君有君
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為存而亡者何也賈子
人之所以存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賈子作天下
也乃亡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賈子作天下
夫疾吾君之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賈子作
而笑曰賢者固若是苦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
耶遂使行而於山中居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
以備作塊子踐行自述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賈子作
死為禽此其不生者賈子作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
歎其百姓害傷其群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
裝齋食及亂作清郭君出亡至于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

卷之二十二

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
父多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臣下之謀
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肯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
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已終身不諫者也悲夫
齊攻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
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強齊
兵之弱患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
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
寇近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為兄視
齊寇不意其近而國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
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
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

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
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
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
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
此狂夫之小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呂覽
宋國有田夫常衣縕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
天下之有廣廈隕室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
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
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
腹晒而怨之其人大慚于此類也冲虛

卷之二十二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隣人曰
吾富可待矣冲虛
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
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知
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已
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
失亦由此矣呂覽
私積聚其姑因以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
嫁其父不自罪於數子非也而自知其富今人臣之處官
者皆是類也呂覽
也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而富其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
反得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

我今夫衛車者較一車之任極一半之力為軸之折也有
如輪軸其以上以為造不知軸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珥而
逐兔為走而破其珥也固佩而珥以為之豫
而珥相融破乃適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
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

衛人有夫妻禱堵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
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韓非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
決以後息者為勝耳韓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
之已得履人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

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韓非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
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韓非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
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
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眾也此女欺我也
遂與之鬪韓非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襖麾之鳥驚而不射也韓非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鰲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
之遂亡其鰲韓非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
飲酒不能酬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
而欲盡之口韓非

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也指麻而示之怒
曰孰之壤、也可以為之莽、也呂覽

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往何愛
速死吾必悲哭社夫謂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
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鴻烈

郭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
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鴻烈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問其故對曰我固
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
有為可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也呂覽

鬻子曰不肖者不自為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
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
謂之愚沖虛

氏羗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靡
國家然且為之幾知計哉子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韓非
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歐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

曰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歐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歐、吏因歐之幾墮尹文子。劉晝曰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不祥家果有禍其子曰死矣哭而狗入于室叱之曰富出視曰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歐盜持衣出掩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曰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歐、吏因歐之盜幾至子墮立名不善身受其害害名之宜豈不信哉計康衢長者字僅曰善博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斗長者怪而問之乃寔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尹文子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尹文子

卷之二十一

七

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鴻烈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堅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堅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堅牛請之叔孫堅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堅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堅牛曰壬因已教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尤曰丙堅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鍾、成丙不敢擊使堅牛請之叔孫堅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

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堅牛為謝叔孫、使堅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詔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堅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堅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宝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父子為人慘此不泰之患也韓非

卷之二十一

八

罪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家語。說苑云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自棄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龍忘其身者也棄公愀然變色曰若此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通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免而奔求容於齊、人因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說家

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

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上海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黷廉雖顏顏色如浹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

卷之十一

中

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黷廉往謝焉楚王恠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恠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惡喪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文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棄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若愁勞務從此生

呂覽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將扑之韓非作擊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恠哉

人有枯梧樹者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我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沖虛曰此有所謂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悅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予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呂覽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

卷之十一

中

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韓非曰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而誅李者未及李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李者之晚也夫信不察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有齊子亦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沖虛

北楚

慮事果發竟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侯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鴻烈

昔行不知所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而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聞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蚋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焉碎而無形由是現之則大者

卷之二十二

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蟥膚不寢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幪隱於帷薄哉周平弟見之謂蔽故疾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焉故稟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塞故四發上統而不續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慮而後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為得無求詳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現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而無法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困乎

反茲而之惑也惑故疾視愈亂悖而易方鵲冠子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主說苑

卷之二十二

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微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麗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項囊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撓濶解漏越而稱以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剽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

潤梓之腹雖鳴廉隅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騑絲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溫腸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達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棄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誠

卷之二十一

得清士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閭閻亦不恨矣鴻烈齊湣王亡居於衛晝日步足新序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愚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呂覽曰又曰齊湣王亡居衛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也者臣聞其賢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稱天下而去國居衛容觀充滿賢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善善乎知寡人自去國居衛也王曰孟三則矣。新序作帝三蓋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聞王亡

走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其閭王不避衛人侵之閭王去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其閭王不避衛人侵之閭王相聞王澤：幽閭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多齊地：悲夫閭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于諸侯地奪于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善於後：練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衛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後：練之中而道之謂其甚矣矣閭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季子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毋相哺也狗、鳥相樂也自以為安也竄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于一國狗、鳥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竄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呂覽

卷之二十二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語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迎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援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間不可不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

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嘗識之知之審也呂覽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自為也如終于道而人誘其所迫也私其所積惟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見異術唯恐其聞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不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况於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數為蔽欲為

卷之二十一

七

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古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公術之公患也

子

凡覩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頻步之澮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閭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以為响：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上望木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

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定能無過乎荀子

惠帝為太子出聞蝦蟇聲問人為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蝦蟇在私地為私蝦蟇今曰君官蝦蟇可給廩先是有識云蝦蟇當貴廊道元

賞者所以辨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跡寔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平：正

卷之二十一

七

而俱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盡鬼魅者易為巧摹倣馬者難為工何者鬼魅質虛而犬馬質實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固以是非雖以其真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為是取範於真形則雖是而疑非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覓孔丘之聖齊景公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道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尤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楊子雲之才非為劣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現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美惡混糅真偽難分模法以度物為

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辨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為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物則真偽易辨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越人懼蛇以饗秦客秦客甘之以為鯉也既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此為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東指而罷此為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為美玉錮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抹匣而棄之此為未識玉也郢人為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為未知文也

卷之十一

七

故以蛇為鯉者唯易牙不失於味以趙曲為雅聲者唯鍾期不濶其音以燕石為美玉者唯犄頓不謬其真以郢賦為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辨各曰爾未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苟相父腫睛殊也堂珠黼悅綴以金魄碧流光霞耀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為焰火非黼悅狀移目改變也鏡形如杯以照面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面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而心惑也山底行者望樹如替視岫虎如犬而求替者不上樹而求犬者不往呼知是望

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現人論文則如大為小以能為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者不亦反乎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英游楊乘而諍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举措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咄誚者豈不難也以此現之則正可以為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為嘆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亮於前聞明鑒出於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為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略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燭之光可謂千載一遇也劉晔

敏捷

卷之十二

六

周成王封師尚父于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來侯與之爭營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廨道元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之吏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吏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漸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典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吏幾不會封也說苑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之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

叔御公子小白僂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固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僂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僂也其智若鐵夫也 呂覽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象及伯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敝羊皮何如鄒忌曰教諸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紅如何鄒忌請謹門內

卷之二十二

五

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因三人共牧一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教諸吏減損負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其主斷也所以貴駸驪者為其主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篴猶能擊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知十美敏捷也 新序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速為上勝之同則溼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驢駘同所為貴鐵夫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 鴻烈曰力貴齊貴

物而斷也下所以貴鐵夫者以其應聲而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蓋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未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號呼曰吾亦子吾用兵也後矣而走伏尸揅矢而疾言曰群臣亂尸王吳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 呂覽

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僂令其子遠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 呂覽

夫執理道以耦變先亦制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

卷之二十三

五

制人、不能制也將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趣時也遺履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鴻烈

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為基巍然崇乎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平坦略盡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鄴西臺是也其中曰銅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為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當時 酈道元

祢衡亡走投荊州牧劉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轡車之援共距中國使諸文士主草

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省之曰但欲使孫權左右柱刀
兇視之者此可用尔倘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
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為了不中苦鋤乎惜之也索紙筆
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
畢以還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此校之無一字
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為
佳而施用焉曹洪

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待以上賓祖大兄黃射與衡
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
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為暗書

卷之十二

之惟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
不審也葛洪

成務雖均机速為上决謀或同遲緩為下何者才能成功以
速為貴智能决謀以疾為奇也善濟事者若救火拯溺明其
謀者猶驍捷矢疾今焚燧燧室則飛馳灌之湍波漂人必奔
游拯之若穿井而救火則燧燧棟焚矣方鑿舟而拯溺則鑿
江魚之腹中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
至則與驚馬均矣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
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若
事過而後知則與無知者齊也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

討讎而揮矢王屍陽虎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
戈謀不斯須而讎德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智矣張祿之入
秦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晁錯之穴墻垣申
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决敗而方悔其
智可與謂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
能應速者亦非智也諺曰力貴疾智貴卒此之謂也劉晔

遲鈍

卷之十二

管仲受相三日桓公曰寡人有大事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
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
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
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
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
者也公曰寡人有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皆可則惡有不
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臣衆不敏不及
事公曰善管子

風慧

昔者帝項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
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孝黃帝之道而常之昔者帝嚳年十五
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

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璣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

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賈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谷之曰道為知者傳焉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

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尚不顧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郕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適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

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者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索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顙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騑驂騑天下之後馬也使之與狸馳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丘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剝石不扣割使之與管臺決目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臺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顙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

鷄豚謹噉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諧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軼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

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新序

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竟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楊子

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

藝觀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

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笑射無非知者天下

謂之聖人王元

卷之十一

其

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推

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謝承

建武三年王充生為小兒與侪倫遊戲不好狎武侪論好掩

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

敬具備矜莊寂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嘗督毋未嘗非閭里未

嘗讓八歲出于書館小童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

以書配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

書日誦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授筆而眾奇所讀文書

亦日博多王元

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尉尉欲餽馬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尉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

於教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

從時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答曰家物必須

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願貺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

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為贏非義崔生所不

為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

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孔解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為欄苞虎阱使力士袒

楊迭與之搏縱百姓現之戎年七歲亦往現馬虎承門欄

卷之十二

其

而吼其聲震地現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于門上

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鄒道元

繁師玄問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玄曰吁其幼

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馬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

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文中子

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

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

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

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

欽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文中子

卷之二十二

某

子苑卷之二十三

機權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現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說苑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怨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申子旦恭儉

卷之二十三

二

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敵之身必危亡冠雖整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鷄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黿青犴白虎文皮千金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灵臺相女童擊鍾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鴻烈

周有王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與費仲韓非

文王資費仲而進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韓非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

卷之二十

三

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王也曰諸侯之王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說苑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弑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聞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金為無用之事煩擾之

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胎而道冥於是乃去其替而載

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奔其質厚莖父喪以重其家含珠綈施綸組以貧其財深溝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鴻烈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鄆之良田賂之說苑作擇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鄆之良臣設壇場鄆門之外而埋之彙之以鷄鵞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韓非

卷之二十

三

管子得於魯東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伯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呂覽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夫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

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子曰不可諸侯未親
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國不親非伯王之道君之所得山
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
乃多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
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
謂也說苑一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
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
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
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尔景

福

卷之二十三

四

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
若諸侯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
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
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仲
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于民
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
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
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
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

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
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君出救於
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
君出救於虛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
亡者絕以小今君斷封亡國、盡若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
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
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
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為賦
祿之制既已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

卷之二十三

五

令傳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
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
又請賞于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于國中君賞于
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
者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筌問之以信
其言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
令為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衛國之教危傳以
利且相傳以利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
始可游于衛魯邑之教好述而訓於禮季友之為人也恭以
精博於糧小匡作公子季友聞而多小信可游於魯楚國之

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小臣作傳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仁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後故敗狄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北州侯莫來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止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鳧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預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祭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修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助之發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母專主妾以為妻母專殺大臣無國勞母專予祿士庶人母專棄妻母曲隄母貯粟母禁財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

卷之二十三

七

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管子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紫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紫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固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使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涕齊若流故高杠紫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管子桓公曰子弩多匡軫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子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鷺之舍近鵠鷺鵠鷺之通遠鵠鷺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超人三月解劬子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

卷之二十三

七

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鵠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蒞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鵠鵠彼十鈞之弩不得葉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旬而子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管子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綏之也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鑄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費資則北郭之氓有所歸其手操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管子

卷之二十三

八

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于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脊以為禪藉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多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費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管子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陰里齊地名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欲其塞而人不因使玉人刻石而為壁尺者萬象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

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而見天子曰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現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現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米布帛輸齊以收石璧一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管子

卷之二十三

九

桓公曰崑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治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壘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策曰君且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父母也寡人有崑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報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贊故國中大給崑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管子

桓公曰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寡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

民靡然蓋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
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蛇巨雉
翡翠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
御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技蟲蛇巨雉新冠五尺
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魯故賤賣而貴買四
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管子
桓公曰五衢之民裒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纆
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
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
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
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
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
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
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纆
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又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
而無衣不居垣墉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途旁之樹
也桓公曰諾令沐途旁之樹管子對曰沐途旁之樹之枝
者得居垣墉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
齊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
居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
足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築垣者得
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婦而治生丁壯者

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
桓公曰難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萬民
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園京大園
者二家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
其作業而為園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
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園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
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
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
也管子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蜃也齒之有膚也今吾欲
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緹公服緹令左
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
梁釋其農事而作緹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十日
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緹千匹賜子金三
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
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緹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
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緹縵而踵相隨車轂齧
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
帛率民去緹閉閭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
之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微無以給上魯梁

之君即令其民去耕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
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
魯梁之君請服管子管子。買鹿于楚買收向於代
買器械於中山管子率用此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萊
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
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
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齊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
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隍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
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十二八月
萊莒之君請服管子

卷之二十三

十三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
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
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
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
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
公宋公釋手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
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
若咎犯曰天手避叔帶之難出居於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
義且以樹晉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

定武之功關土安強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
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
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
地遂伯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
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伯其聰皆如咎犯者耶
○新序曰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唯出亡居於鄭
不得入使告于晉文公曰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
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
黃帝戰于阪泉之公曰宣之公曰宣之公曰宣之公曰宣之
古之帝也公曰宣之公曰宣之公曰宣之公曰宣之公曰宣之
子降心以迎公而王享吉號大馬且有之曰吉禮未改今之王
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逐王也晉侯朝
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陽樊而殺之于溫城戊午晉侯朝
王、享禮命之伯子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
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歸之
夫秦晉皆疑晉有孤臣之善謀以成伯功故謀得於帷幄則
孤臣之謂也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慶
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泝而從子、上
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
商臣許之成王、遂殺之說苑
荆王弟在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
載百金之晉謂叔向曰荆王弟在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
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

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不出也是秦患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患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悅以鍊金百鎰遺晉韓非。說苑云楚公子午使于秦。因之其弟獻三百金于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患楚。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唯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壺丘。秦恐。楚亦歸公子午。使之。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與師誅田成子曰美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請必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

卷之二十三

十四

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現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現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注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慎也

越飢餓踐四水進諫曰夫飢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境鄰境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

吳有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以夫飢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飢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飢請糴於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說苑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刺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拔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問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患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

卷之二十三

五

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民用而能附之一率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謂矣說苑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後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問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歛已

歛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
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歛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
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
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逆
導害者遠諛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諛諛繁於間邪行交
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廢乎堅刁而滅今君薄
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
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
故聖王節之也即畢強不即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

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
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
朽而不殮謂之慘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腐反明王之性行百
姓之誹而內嬖妾於慘尸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
夫子而為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隣賓客皆在外
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々不若月之曜々小事
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
謂歟晏子

景公之時飢晏子請為民發粟公不許當為露寢之臺晏子
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

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
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晏子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渝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使說魯國
以警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遊乎濁魚食
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
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曰公家孔子說之
先順其邪為而後與之入政曰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
得季直与枉勿与遂往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

陽虎為亂於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
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季劔而伯順門者止之曰天下探
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劔提戈而走門者出
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據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
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唯
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
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也鴻烈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
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
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
屈伸無常儀表視則名君溺則梓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
所以獨見夫先近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近者不知權
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文子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已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善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直至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幸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于小好而塞于大道

卷之二十三

六

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已也是故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文子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則魏輕則趙重魏援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得地者趙也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韓非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走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夫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

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逐旅逐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韓非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帝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尔不臧我

卷之二十三

九

思不遠韓嬰

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季先生史季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于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為之奈何于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含柱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林

非韓

宋之富賈有監止于者与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奉之而有欺而賢其母奉之者負之時也韓非

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韓非

鄴令襄疵因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韓非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輦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

卷之二十三

三

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韓非

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礙而必行故

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

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百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

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國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亡國之餘不敢行也

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

爭國糾宜主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主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莒之徵夷吾以為相晉文公為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昭泰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伯業遂焉已而是而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非而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尹文子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

卷之二十三

三

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而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絲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廣於衣食矣殆可奉檣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孔解
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

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此王能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体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毐氏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廟廊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毐王是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孔鮒

卷之二十三

三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史記東甲而赴趙記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史記作重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史記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王有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欲得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史記作秦必疑天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下之合從必且恐為構發鄭朱入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構於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

卷之二十三

三

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構必不救王史記有秦知天下不救王則構不可得史記有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得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言史記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今秦來年復攻於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秦之來年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閭閻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史記作今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

守亦史記作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縣史記作六城收

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

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却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

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史記作今却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

秦有以王之策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史記有坐而地

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史記作後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

而挑秦禍也予之即史記作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

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

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

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予史記

何如無與孰吉樓緩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

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

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史記作哭

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

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

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史記有之是為賢也

從妻言是必不免為如婦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

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史記

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

聞之史記有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又

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

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

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

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史記有怒

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史記作且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

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

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

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

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

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

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

此為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事史記作秦之而反構

於王也從秦為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必出重寶以先

於王則是王一本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

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伯此存亡

之樞机、之發聞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

趙風馳指而請倫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

以亡矣新序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

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噉噉人乃弗殺韓非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將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為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廖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繕弊甲砥礪調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

卷之十三

其

有強寇之患竊為足下危之為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新序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為趙王張耳為相陳餘為將軍趙王問出為燕君所得燕史記有因之欲与三分

其地史記作分乃歸王使者至史記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

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戴婦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史記作十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見燕

王燕王問之史記乃走燕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後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

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史記作趙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史記有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

其王耳史記有卒笑曰君未知史記有兩人所欲也夫武臣

張耳陳餘杖馬策史記作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為卿相史記作卿相終已史記作終已邪史記作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願其勢

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主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史記有今君

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

卷之十三

其

以一趙尚易燕況史記有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史記作而責燕王燕王以為然乃遣

趙王養卒為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為王趙卒之謀也新序

鄭食其號鄭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

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史記有以食為

天夫教倉天下輸轉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

秦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今誦過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

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守便史記作自臣竊以為

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

農夫釋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

其收取東陽據教倉之粟塞成阜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史記有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盡復守教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教倉塞成阜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新序

項羽還廣武為高祖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耳羽從之酈道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威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敗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

卷之二十三

九

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已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穀城與彭越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新序漢六年封張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史記作已封大其餘功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心於是高皇帝在雒陽南宮上臺見群臣往相與坐沙中語史記

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史記有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史記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史記作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

皆蕭曹故人也史記有所誅皆平生怨仇史記作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史記有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王曰雍齒與我有故史記有害辱我史記有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見雍齒得封即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

卷之二十三

九

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尚為史記作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新序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能畫作美女送與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說冒頓解圍酈道元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疑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史記有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史記作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計史記作今日史記作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

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史記有今天下安定以愛幼
欲易太子骨肉史記有問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
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
有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
皆以史記有上慢侮士史記有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以安車
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未以為客時從入朝今上見之
上見之史記有則必異問之史記有上知此四人史記有亦史記有
一助也於是呂氏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
人至舍呂澤所至十二月上從破縣布軍歸味益甚愈欲易
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史記有
字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
史記有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史記有上乃驚曰
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仁孝
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史記有來耳上
曰頗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史記有去上目送之
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
難動矣呂氏史記有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為我楚舞吾

為若楚歌曰鴻鵠高飛舉一掌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
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
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史記有
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
家人礼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
止悼惠王惧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彭越乘問其故悼惠
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
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
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
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之恩外有順太
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
至即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
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新序
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廷養由基黃泉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
王惧而失休黃泉微奉足蹴其体恭王乃竟怒其失礼奮体
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梧繞娶妻而美以讓其兄此所謂
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曲局直與之屈伸偃
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清常非攝奪也剛強猛毅
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

以相尊禮也至其迫于忠則奉足斃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体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梓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梓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季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也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鴻烈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鄆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懷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董仲舒

卷之二十三

三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已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乎莒以之為同居曰莒人滅鄆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請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予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

予重宗廟祭仲予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義立不書大夫立則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不立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董仲舒

卷之二十三

三

聖王之本事必先諱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閱其謀窮美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入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立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

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
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
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卒而不陷也

死

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
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
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于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
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
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
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未

卷之二十三

中

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
譎已見貶抑况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
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
亦不少矣

葛洪

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之為稱譬猶權衡也衡者
測邪正之形權者按輕重之勢量有輕重則形之於衡今加
一環於衡左則右蹶加之於右則左蹶唯莫之動則平正矣
人之於事臨宜制變量有輕重平則行之亦猶此也古之權
者審於權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論語稱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於善

若棠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体盡孝盡敬
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殺死也故溺而拯父
視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慈愛者人之常情然大義
滅親益榮由於義也是故慈愛方義二者相權義重則
親可滅若虞舜之放弟象周公之誅管叔石碣之殺子厚季
交之醜叔牙以義權親此其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悖行然舜
取不告弦高矯命者猶下以絕祀之罪重於不告矯命之過
輕於滅國權之義也夫有道則無權道失則權作道之於用
猶衣冠之在身也權之輕重猶介冑之衛體也介冑禦寇而
不可常服權以理度而不可常用自非賢哲莫能處矣劉劭

卷之二十三

中

執泥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
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
為妻而後生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
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
此不若無法

呂覽

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澗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
溺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問其先表之時可導
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循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
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

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為治豈不悲哉故治
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
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
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故凡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
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以死守者有司
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
非務相久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鉞良馬
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驚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呂覽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
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
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
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 呂覽。鴻烈曰以一世之制度治
迹契其舟杞魯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
迹而不知其因天地以游感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
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瘧疾之身狗是為帝者
也曹氏之製布球者貴之然非夏氏之壤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授之于江中嬰兒啼人
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
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為政有似于此 呂覽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
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
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顏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

之固然 韓非
鄧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
而過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
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則治
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韓非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
守株冀復得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
政治當世之民皆宋守株之類也 韓非
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 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
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
之啣豚又何疑焉且也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
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
不知世變者也申采社蒞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濬則
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
王之道而施之五伯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冀並盤
旋也今霜降而樹殺冰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
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
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

而亡哀公好儒則削代君為墨而殘城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戰者所以致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庖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謗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時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鴻烈

昔蒼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于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則不

卷之二十三

三

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亦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已以為往鑒焉徐幹

子死卷之二十四

論

紂為長夜之飲俱以失日間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韓非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愚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卷之二十四

四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閤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鴻烈曰孔子之通智過于義弘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使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

老萊子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以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害先而非然不如而樂忘而閑其所害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踴躍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執其載焉終矜尔

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
 威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
 聖人以約為紀。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
 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閨尹子

楊朱南華作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荅至舍進涓敖中擲脫覆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而盱而

十

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感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湯者避灶
其反也舍者与之爭席矣冲虛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
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熱
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以上亢倉子
作亢倉子居

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元念然然異

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元倉子作其徒庚桑子曰弟子何異于予夫春氣

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

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
往今以畏壘之細民亢倉子作明俗父子而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

之間我其杓元倉子作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元倉子作汙巨魚無所還其体而魴鰈為之

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擊孤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矜而失水則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

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恥而已矣且夫二

卷之二十四

生

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辨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奉賢則民相軌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於利甚勦

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阮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

與人相食者也南華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脉之猶衆屏

也。食于十饗而五璧先饋。伯昏瞽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手貴老而整其也。所患夫饗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難也。輕而猶若是，況于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智盡于嗇，而

我功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現乎汝處已人神保
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淫風矣伯昏瞀人曰而主
以感之乎順主有間則戶外之淫風矣伯昏瞀人曰而
堅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
保汝果保汝矣而馬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惑爾本
又無謂也汝者又與汝告也彼所以言盡人盡也莫
莫何相就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飽食而遊遊沈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
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
口矣當是時也田禾親我而齊國之衆三賀矣我先之彼
故知我必賣之彼故驚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
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驚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
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自遠矣南華

卷之十四

四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
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現者如市匠伯不
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規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
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
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
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漏以為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思乎比予哉若
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祖梨橘柚果蔽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
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
夭自拮掎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

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帶此大也邪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凡死之散人又
惡知散木匠石竟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曰審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
且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華南

卷之十四

五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衆隱將庇其
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於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
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
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
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狢之杙者
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
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
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臬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
之所以為大祥也南華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
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呂覽甚美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

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用長大句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夫子出于山呂覽有舍於故人之家呂覽有命望子

殺雁而烹之望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

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

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呂覽譽作一龍

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

物之祖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呂覽

有大則廣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呂覽則離則離也則離

則多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惟

道德之鄉乎南華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

行於無急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

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之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

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如玉落如石其文好者

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榮華之言後

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禍者

妄議國家典法故也文子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虫還自食人生事還自

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心

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

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在爭

治在道不在聖士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

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文子

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

善之所由來民聽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

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

治故聖人掩跡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鴻烈

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辨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說

姑若說於衆極聽其終裂乃是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

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郡尉府位亦掾功曹在

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從事入州為從事不好徵名於世不

為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

所不善亦弗言有過不解亦弗復解能陷人之太過亦悲夫

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為基恥以材能為名

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

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符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
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于宦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
鍾得官不欣失死不恨廢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
出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
虛王充

余友人玄伯先生者齒在志李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雒書
競義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
不測以儒道為城池以机神為戈干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
璧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竟守一之無咎意
得則齊筌蹄之可棄道乖則竟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

卷之十四

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納誦繇脩翰於彤管
含金懷玉抑謚華辭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
：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
銅浮磬魚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伯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
於萬代求知己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立標格於一時
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
舌而竭聲將何殺於流通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達復乃
竟有以也夫玉之堅金之剛水之冷火之熱豈須自言然後
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止將有一
失之疏既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

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無樞机之辱淺近
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
無用之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
正經競治邪學或與聞見者較肩吻之勝負為不識者吐清
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秦雅樂於木梗
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執徒口枯氣乏稚穉抵掌斤斧缺
壞而繁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速致令志容表顏醜言
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
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曷洪

卷之十四

舍奇佩美術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是故翠
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
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非有求
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飲翮於明
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賜谷之泥則鑽灼之悲
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充休於玄圃
之崑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梓櫟生於積石穎實
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礫硯騏驎戲其下鴟鵂遊其
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刃斧之害
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

抹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藥而為行人所折者非与人有
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維斷尾履免於犧牲山狙見
以終必招害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德
者韜跡隱智以審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定則神將不
亂外審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宜乎劉畫
不為誇街若愚似鄙今人以為耻我則不耻也文中子
文中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錯馬披於路子止之曰散矣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文中子

矜誇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南華

卷之十四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眴然棄而走逃於深莽
有一狙焉委蛇攬捩見巧乎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
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
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
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
楊朱過宋東之於遂旅一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
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遂旅小子韓非作對曰其對曰其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
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韓非作美非美哉冲虛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尼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

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韓非

桓榮為太常元卿來侯榮諸弟子謂曰年生笑盡氣力今
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

俗之常情莫不自貴而鄙物重己而輕人現其意也非苟欲
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于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乎未虛也
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嬖母閭井自謂媚勝西
施齊桓矜德自稱賢于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
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
之德望風相崇奚況世人而能推已耶是以真偽綺錯賢愚
雜揉自非明哲莫能辨也劉畫

卷之十四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果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
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子
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
以現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
教行而與萬物息矣文中子

勇敢

紂力能索鐵伸鈎撫梁易柱王元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備禮以聘之
公儀伯至現形儒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
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

國五十里而為之閭魯請比於閭內以從于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于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于君後有事小國弼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劓之為人也堅強之息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提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劓抽劍當兩楹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以地以汶

三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鵠之冠丹繡之袴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無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此也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車迴避之而勇士歸之

鴻烈作勇士聞詩曰湯降不遲韓嬰之知所盡死矣

卷之二十四

五

越王勾踐見怒意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意有氣如此可謂無武乎士人聞之曰意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頸死以其頭獻者

韓非

莊公奮乎勇士不預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主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強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強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

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末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轅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主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晏嬰

卷之二十四

五

林既衣常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凌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瑞士行乎昔者荆為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馬齊短衣而逐僕之冠管仲隄朋出馬越文身剪髮范蠡大夫種出馬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耳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辨也一鄰之聞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重龜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辨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

說苑

齊景公渡于江沈之河意銜左縣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於是

後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乃寔也左手持盾
頭右手扶左膝燕躍而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三百步現
者皆以為河伯也亦或作江沅字者也酈通元

韓雋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雋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
見龍射之今弟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尹子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宋封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
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
重如後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鄭人統挾之以
出門者狄虺弥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以
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

卷之十

七

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
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諸歸智
伯怒曰七日不克尔乎取之以謝罪也偃士攻之親受矢石
遂城之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妻俘偃陽妖姓也酈道元

家語云秦聖父與孔子
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主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
導心不遜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家語

顏淵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孟慎諸馬家語
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顧不知孟賁也

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中之人盡揚播

于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况於辱之乎
此以不知故也呂覽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慎道遵行
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
公孫慎子夏曰微慎而勇若慎者可乎御使者曰可子夏曰我
戴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慎
而勇若慎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乘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
公孫慎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
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
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披髮執矛而見我君我從十

卷之十

七

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
商將以頭血澣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慎
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
遭齊君重朝而坐吾君單朝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
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朝而去之者子耶我
耶慎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圃
中於是兩冠肩逐我君後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慎曰子也
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止攝萬乘下不敢
敖乎匹夫外主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
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縣

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
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

男子人主之前於於是靈公避席拱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
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韓嬰

昔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傳物志有河陽侯波起兩蛟
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却操劍斬蛟死傳物志

子羽左操璧右波休傳物志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傳
操劍擊蛟皆死波休傳物志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傳

躍而歸之乃毀璧而去示無憾意鄒道元
東海傳物志有勇士曰當傳物志丘訴以勇猛聞于天下

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訴之言飲
之其馬果流菑丘訴去傳物志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傳物志

志作二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傳物志
日一夜傳物志

夜恥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訴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
訴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恥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

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也何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
要離謂門人曰菑丘訴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

是其必未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訴果夜來拔劍住
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

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未謁不肖
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

毒藥之死耳菑丘訴引劍而去曰嚆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
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

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韓嬰
傳曰卞莊子好勇毋無恙時新序作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

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变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
子請從至見於新序有將軍曰前猶與毋處是以戰而北也

辱吾身今毋沒矣請塞責新序有遂走敵而開獲甲首而
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再北將

軍止之曰足新序作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
也今毋歿矣吾責塞矣新序作吾聞之卽士不以

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城
世滅斷宗士卽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矣

有終韓嬰
子墨子謂駱滑楚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楚曰然我聞其鄉有

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好度
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

惡勇也墨子
田駢謂齊王曰孟賁處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

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脩用矣得之衆也呂覽曰
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

之所畏也如視不視所不聽言不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

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

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楊子

荆有次鴻烈作飲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鴻烈作還反涉江至于中流

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鴻烈作日勃然有騷攘

臂祛衣拔寶劍曰鴻烈作禮說也不可知而事也此江中之腐肉

朽骨也棄劍以金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鴻烈作遂斷其

頭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鴻烈作波畢除荆王聞之仕之執

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鴻烈作無不以字腐肉朽骨而棄劍者

其次非之謂乎呂覽曰鴻烈有故老子曰夫鰥無以生為者

其頭而風波靜除是實于實生焉。博物志云荆軻字次非渡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鴟衣鐵甲操鐵杖以

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

將所而後死呂覽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已戰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

人曰已戰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戰亦兵也矛亦兵也已

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

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已戰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

戟也戟非矛也已戰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噫還

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于患

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今此將衆亦必不坑矣

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

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馬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

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呂覽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覲秦王意

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

王不肯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

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

以現公孫弘公孫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

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

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

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

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

得意則不屑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說說義

聽行其能致主伯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

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

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

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

也主千義之義而不可凌可謂士矣呂覽

秦昭王會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戰虎、不敢動鄭通元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魚耻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強悍、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為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悻、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

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預其利本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道敢直其身先王有

卷之十四

三

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亂世之君下不俗于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也則傥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荀子免不恤是非非然不然之情以勝期人為意是下勇也荀子

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涸崖山脉漂疾故害舟船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涸崖河神最怒水乃操刀入水與神闘遂平涸崖通止水路開處即水所穿也鄭通元亦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蒯頃于其上蒯

頃精魄喪涕矣鄭通元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李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為獸所傷陷腦而死西京雜記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西京雜記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扑牛非絕力邪楊子

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人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強人有王開賢厥

卷之十四

三

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強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須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世祿力者常聚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卒焉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通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竭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于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禹中嘔血失氣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

力尤難况乃連旬結重篇至十百批力獨多矣王元

城北桃汙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鄰道元

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度焉得勇文中子

李密問弼子曰必也義乎文中子

怯弱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超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

卷之十

四

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勦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獨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之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電衛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

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遂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鼃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及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于若功不于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非勇雖然二子同桃而鄆治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晏子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韓非

卷之十

五

怯者夜見主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俱捨其氣也然昔劉表之攻杜于緒于西鄂也功曹伯孝長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蒙被自覆漸登城而現言勇可習也鄰道元
螭一名天螭一名蛟胡卜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沒不能窮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絕人傳物志

子苑卷之二十五

誠篤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矣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為見射而滅天火何為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

卷之二十五

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氾濫中國為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為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為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為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毆地李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愚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

元王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

焉東夷之陶器成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戚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偽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卷之二十五

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逕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撓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日暮援戈而撓之日為之反三舍夫金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論衡曰武王渡孟津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度風而止之迹近而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說合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重天怒增已之患也風所肯父止母怒于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賞之乎如風天所武王瞋目自然不為過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而則亦不能止或謂武王過而止之風偶自止世襲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間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間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拊骸而憂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猶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之糧爾得而去子反告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拊骸而憂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三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其善其以誠相告也韓嬰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之為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孟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君之心不能感孟嘗君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動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通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王元

承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見也察及則人也請問蹈
水有道乎曰曰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作清
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和作私焉此吾所以道之
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
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沖虛曰家語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見焉有懸水三
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焉此懸水也夫以意遠渡而
魚鼈不能居也意者唯可清也史夫不以指意遠渡而
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史
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
信者吾履于波流而吾不取以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
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觀之而况
乎人

卷之二十五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
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
庭者俾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
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矣生子伯范
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承生子
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者存富者貧
者富商丘開先寤于飢寒潛於聽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
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潤視顧見商
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睨之既而抑侮欺
詔據挾挾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華德

于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
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
揚於地肌骨無礙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佐也因復指河
曲之湍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
出果得珠馬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
氏之藏大火子華曰善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償若商
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浸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
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
而辱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
丘開曰吾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于此試與

卷之二十五

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李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
者存富者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
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休
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廷者如斯而已今昉
知子黨之誕我內藏猜慮外矜現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
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
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
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
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
開信偽物猶不遂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冲虛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蒨蟠林燭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見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剝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卷之五

七

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懷請問何以至于此問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勇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相遠夫奚足以至于先是色而巳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濡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進乎萬物之所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衆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遇物而不懼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况得全于天乎聖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

太行黃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北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由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黃屋河且馬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

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又生子、又有子、又有孫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惧其不已也告之於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卷之五

八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求諸已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文子

列傳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為之貫日要離刺慶忌彗星襲月專諸刺吳王僚應擊殿上博物志

傳書言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書長平之事太白蝕昂此言精感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蝕貫日太白蝕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昂者虛也夫以筋鐘鍾以算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

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鐘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心動貫高欲襲高祖亦心動二士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通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為也且行凶之人卜得鬼光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于面猶白虹太白見于天也變見于天妖出于人上下通然自相應也王元

卷末子平

九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竅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新序作飲羽下視知其為石却復射之矢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石為之開而况人心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新序作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輯指麾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新序有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韓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耕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頌延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夫賊害于人亦然今夫攻者破礪五兵侈衣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幸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創研順其理誠乎牛也呂覽

卷末子平

十

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馬誠也故誠有誠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于天乃通于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于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養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聞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呂覽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則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則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則不形不

形則雖作于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而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

而材盡長遭而不反其初則化矣

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欺之乎曰然則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

卷之十五

上

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尹文子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藏之細負過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盛夏之時當風而主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箑窮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更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

卷之十五

上

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則其兩足奉玉注而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卞和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刑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謬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塹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陷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于上天也以眾民之呼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圻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通自降而衍通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凌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騰范雎為須賈所詆魏齊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相掠之被播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

見拘雖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業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偽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冉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王充

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冉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佑之日為冉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為

卷之五

五事之難何天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困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閔鑄毀敗湯文黜出而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王充

李廣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

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斨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天下為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舟煮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所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汲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又余所知陳鵠質木人也入終南山采薪還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為鹿也即以斧撻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卷之五

敦煌索勳字彥義有才畧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也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渭隄勳厲聲曰王尊建鄴河隄不溢王伯精誠呼蛇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勳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仗鼓譟譟呼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浸灌沃衍胡人稱神鄭道元

漢永平十八年秋耿恭以戊巳校尉為匈奴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壘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歎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

出衆得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為神遂引去鄭道元

欺詐

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閔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韓非

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韓非作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以求假道焉必可得也韓非

作必假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

卷之二十五

吾假道必不吾受也韓非作必不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

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韓非而著之外阜也君

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虞實而加以垂

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韓非作賂虞公濫韓非作

寶與焉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

之有輔韓非也車依輔亦依車虞虢之勢韓非有是也先

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之不亡也亦

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

也韓非有不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韓非作反虞三又克之荀息操壁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

猶是也韓非有馬齒亦薄韓非長矣韓非有故虞公之兵殆

而不應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品覽○新序曰虢之困也

其變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

守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借之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

民偷取一時鴻烈作後必無復鴻烈有君其正之而已矣說
 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
 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
 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
 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鴻烈有吾豈可先一時之言而後萬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伯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
 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小大緩
 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平狹則明主弟受也今文公
 所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度也且文公不知
 所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
 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于此萬世之利矣患不至戰而不
 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援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
 之利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于敵詐敵萬世
 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
 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
 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
 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
 季乃道其後之無後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蕪之矣舅
 犯曰繁禮既子愛而不欺矣言執善于此然也信出於詐偽
 其民也夫禮子愛而不欺矣言執善于此然也信出於詐偽
 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
 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伯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
 賞也韓非曰呂覽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濮城召咎
 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
 足于文繁戰之君不足于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
 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乎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
 豈不獲乎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獲而後復非長
 術也不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欺楚人于城濮反而為咎雍季
 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當後其身
 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
 之務也馬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
 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萬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
 伯賞重而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賊天下勝者
 衆矣而伯者乃五文公慶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

齊田成子欲專齊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耻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為于他而偽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閨鷄未鳴而閨不聞下坐賤客鼓臂為鷄鳴而鷄皆和之閨即聞而孟嘗得出又鷄可以姦聲惑則人亦可以偽息動也人可以偽息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王充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畱夫公之故人公奚

卷之二十五

氣

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韓非

非卓

趙襄子虜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焉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一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群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金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聞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謚與反斗之號呂覽

中山之國有風絲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鍾大鍾方車
二軌以遺之風絲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
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會
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因
斬岸堙谿以迎鍾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讎
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
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風絲亡欲鍾之心
勝也欲鍾之心勝則安風絲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
審也故太上先勝呂覽曰韓非曰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鍾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
陰道將內之赤章蔓枝曰不可此仇由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
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

卷之五十五

一

曼枝固斷親而驅至于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躁妄之言翟西辰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予其子伺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瑞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卒此類也冒濫年序子固孝謹至于訓勤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惧歸以告子子未甚善信既而翟西既殺謂多言之人為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審者謂輕佻之人為不定亦有体聞而心躁者謂叢穊之人為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彈貳若非微識安能洞祥亢倉子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也棄之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王召王工相相王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王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覲魏王立賜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尸文子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

卷之二十五

廿

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教傳不死於其君矣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

呂覽

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以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矣待

呂覽

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况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

呂覽

宋石衛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

書曰二軍相當兩旗相望惟毋一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韓非

魏令孟卬割絳汾安邑之地以與秦王喜令起賈為孟卬求司徒于魏王不悅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城為司徒無用卬願木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過孟卬于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城為司徒無用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卬曰王應之為何王曰寧以城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汾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

卷之二十五

廿

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卬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起聽賈凡人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銖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給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強猶不能責無責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卬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

呂覽

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埋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為秦將而攻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於公子言之公子之主執請亦言之主而皆罷君於是將
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
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
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印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
鞅之行故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棄疵不受
曰以君之反公子印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

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明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
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
而害交于楚也君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

卷之十五

四

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
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
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
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因
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王因發
車騎豫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
矣使者還報韓君大說止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
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
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
急韓君令使者趣卒于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

為諸侯笑韓非

龐敬縣令也道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立有間無以謝
之卒遣行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相信以至無奸

韓

韓昭侯握瓜而佯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效之

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韓非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求吏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

得之家人屋間韓非

陽山君相衛聞王之疑已也乃偽訪膠堅以知之韓非

淖齒聞齊王之患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韓非

卷之十五

四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韓非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

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信否韓非

衛一作人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

奉王曰吾試現客為棘刺之毋猴客曰人主欲現之必半歲

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霄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毋

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現其毋猴鄭有臺下之治

者一作右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之而所削

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現

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削之曰

以削王曰吾欲現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韓非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

敵不至兩和懈急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未襲之至幾奪其

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

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韓非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

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

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韓非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

王遇之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曰因

此河伯韓非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倪貴於君不行賊

於韓倪則君必以為嚴氏也韓非

韓咎主為君未定也弟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甚

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未致

賊也韓非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非韓

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

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古之人皆

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

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

此之謂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

當罰而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奸偽賊

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離之若性或夷胡貉已越

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却人之以兩版垣也吳楚

之而見患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羗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繫

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

成而賊民呂覽

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險兵路不通乃琢

石為牛多與金日置牛後號半糞言以遺蜀侯貪之乃

斬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

亡身為天下所笑以貪小利而失大利也又曰秦土有獸其

儻而磨之憤心而死蜀侯之迎秦牛愈近其身愈危何異飽磨其角逾利而身速亡乎劉晔

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鼓

鍾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韓嬰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

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以而無禮胡不遏死韓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

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况乎千歲之後乎彼

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况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違也

卷之二十五

廿七

子苑卷之二十六

信實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東禮至我文王曰諾東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東鵠骨况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賈誼曰呂覽此猶見仁愛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也令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殺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武王入殷問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謂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愚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呂覽

管仲朝桓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斂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苑囿困滯皆法度不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此為天下也管子

卷之六

二

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入原人聞之乃下新序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序作原得衛者此之謂也為踐土之會溫之盟後而破楚齊桓本信由伐原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信誠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呂覽曰韓非曰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程遂與大夫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軍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已吾信也傳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

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鴻烈曰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三日而原不降文公去之軍吏曰原不降與夫期盡而不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也此不可期也遂降之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如此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齊攻魯求岑昂魯君載他新序昂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昂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昂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新序有信之于人重矣獨與之親也故此之謂也。呂覽曰韓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轡其何以行之厲此齊人曰厲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之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各曰臣亦愛君之信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言賢不能受其訓家語

卷之六

三

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
固存鄭其為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以胡珪或于往未
至卸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于
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反其賂而益善焉元倉子
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又曰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尾生魯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水至不去決溺而死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
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
人韓非

卷之六

四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
通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
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
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
遂烹彘也韓非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
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
未方與之食韓非
凡人主必信而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其允其以言
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
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

卷之六

五

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有之也已之則
天地之物畢為用矣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
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夫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
草木不大春之德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
夏之德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
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不信其
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
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
慶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
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爵祿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
苦偽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
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繫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人
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呂覽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
之其次見其信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
慎爾言矣謂尔不信韓嬰
同言而民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
上民還而化情以先之也動于上不應于下者情與令殊也
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愈篤
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乎小訖不言之用者曠乎大訖

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鴻烈

或問銘曰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強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下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上交不誦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楊子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諸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楊子

卷之二十六

未

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晉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董仲舒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体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

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深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愛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現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在令後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其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夫求已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徐幹

卷之二十六

七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楫也將渡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為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楫而行舟也是通邇者而首冥山背道愈遠矣自古皆有死人非信不立故豚魚著信之所及也允哉斯言非信不成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吳起不虧移轅之賞見賞罰下魏侯不乖虞人之期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故春之德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蒼萼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德炎不信則草木不長草木不長則長贏之德廢秋之德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德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侯不信四時猶廢而況於人乎昔齊攻

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曰君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乃使子路子路辭焉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為德豈不大哉秦孝公使商鞅攻魏遣公子昂逆而拒之鞅謂昂曰昔鞅與公子善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願一飲讌以休二師公子許焉遂與之會鞅伏甲虜之擊破魏軍及惠王即位疑其行詐遂車裂於市夫商鞅秦之柱石名重於海內貪詐偽之小功失誠信之大義一為不信終身見尤卒至屠滅為天下笑無信之弊豈不重哉故言必如言信之符也同言而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君子知誠信之為貴必悅信而行指麾動靜不失其符以施教則立以蒞事則正以懷遠則附以賞罰則明由此而言信之為行其德大矣劉晔

假託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

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異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率兵為天子伐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管子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策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今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

卷之十六

九

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旁若以百金之龜為無貲而藏諸泰室一日而零之以四牛主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婦葉築室賦藉藏龜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策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管子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閭閻之所布來稱之所

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
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所盜者豈獨其國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
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
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
賊之身乎南華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呂覽
道也其有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

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
是現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

卷之十六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
也多南華

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

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

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鬚摩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

無傷口中珠南華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

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

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

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

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
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必賢者也夫受
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
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
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
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鄆齊威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
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呂覽

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

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
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今蘭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東

卷之十六

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齊亡地而王加

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

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

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呂覽又曰公孫龍說燕昭王以

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弟為也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家計

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

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乎大王曰我其取偃兵諸侯

臣是以知大王之弟為也王無以應

人之所患者吾亦患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

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茲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也陰莫
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黼不如盜也荀子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孝者敵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公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鴻烈

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山林之中不得直道極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虜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困衛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

至昭：動於權而統于善者也夫現逐者于其反也而現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木曾子架羊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

卷之十六

三

卷之十六

三

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散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趣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于醜者也鴻烈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

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辨人狸別其文華也狸變則豹變則虎楊子

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如氏治水土而丘步多禹扁鵲廬人也而匠多廬夫欲讎偽者必假真禹乎廬乎終始乎楊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偽曰有入則詐之無入則輟之謂偽現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為名之名至其矣為名之名其次也楊子仲尼之沒於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

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或世盜名之徒因夫
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道訓以緣飾
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持
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悞以虛至之誘使人憧憧
乎得已懣懣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
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民也猶內閔之疾也非有痛癢
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已日既至則
血氣暴竭故內閔之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
匡不能別而違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
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譁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
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办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
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唯見世莫之非也听之唯聞世莫
之非也何則則勤遠以自旌托之乎候固廣求以合衆托之乎
仁愛枉直以取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
識流俗之故粗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
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託之乎現風然而
好變易姓名求之唯託獲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
之乎溫恭然而時有拒絕擊絕嚴厲託之乎獨王獎育重愛
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
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苟可以獲實

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乎常惧當時之不我尊也皇
尔又惧來世之不我尚也心候乎內形勞乎外然其智調足
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
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
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
適而不度旁涸而元源不可經方致遠既物成化斯乃巧人
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声以
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其不逮悲夫人之陷
溺盖如此乎徐幹

淫縱

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今男女僕而相逐其間是為醉樂淫
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于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
僕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于酒
中而僕相逐于肉間何為不肯浴于酒中以不言俗于酒知
不僕相逐于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多百二十日
為一夜夫言用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
即言騎行多非也或時紂沉湎酒覆酒滂沱于地即言以酒為
池醴酒糟粕聚則言糟為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為林、中幽
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僕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
酒騎行矣或時十數時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

數則言其已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于悉極欲以戒子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已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王充

周宅鄆錫近戎人与諸侯約為高葆禱于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于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于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行小惡以致大患褒姒之敗乃今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

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呂覽

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申俞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听遂以文姜會齊侯于濞文姜通于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堅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富馬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元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君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

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于魯管子

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為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耻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微於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惡浮于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事

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女之

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終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春秋何尤于襄公而書其奸何省于桓公隱而不訊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討世聞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王充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九國畔去

况質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
 疽創不得婦人瘡不棄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十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
 用婦人管仲為君諱也諸侯知仲為君諱而欺已必恚怒而
 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于伯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
 相管仲故能伯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謬遠賢反害
 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管仲故
 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賢君明之
 驗奈何謂之有亂唯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用管仲為
 輔何明桓公不為亂也夫靈公无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
 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之人後齊滅于車下責莒茅不貢運
 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十年一出之主也而云質婦人
 於背虐矣王充

夏姬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
 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其子徵舒為大夫公孫寧儀行
 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治見之謂
 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閑於朝
 廷以戲士民其謂尔何二人以告靈公曰衆人知之吾
 不善無害也泄治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徵賊泄治而殺之

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
 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舒徵伏弩
 廐門射殺靈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楚靈公太子奔晉其明
 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為成公莊王見夏姬
 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
 色也貪色為淫為大罰願王圖之新序作此女亂陳敗其
 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新序作此女不可近也見美又欲取之
 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
 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
 襄老襄老死於郢邑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
 姬謂曰子歸我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於齊盡與其室
 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
 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
 而分其室新序作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
 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之謀及夏姬行而
 申公巫臣使命通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從其族言之于
 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
 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從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忠
 自為謀則不忠是厚于先王遂不從王而
 自薄也何罪于先王遂不從王而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
 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又
 同棺弗果殺檀弓

安陵繆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繆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棄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于王乎安陵繆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于先生江乙曰獨從為殉可耳安陵繆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暮年逢安陵繆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于王番曰未可也居暮年江乙復見安陵繆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繆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乎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兇從南方來正触王左驂王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兇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願謂安陵繆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繆乃逡巡却立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其王乃封安陵繆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繆知時諂死弥子瑕有宠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弥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弥子瑕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苑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曰愛君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弥子色衰

愛弛得罪於君曰是固嘗駕矯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弥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韓非

洋川者漢戚夫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高帝為駟致長安蜀復其鄉更名曰縣又故目其地為洋川用表夫人誕載之休祥也城即定遠矣酈道元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入為徵行數幸通家風俗通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

拂之悲体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塵中花皆翻落麗娟于明離之帳悲塵垢汚其体也帝嘗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洞冥記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灵帝傍有青珉壺巨灵乍出入其中或帝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灵乃目之巨灵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飛其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未則不見巨灵也洞冥記

元封五年勒舉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犬

蠅狀如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鸝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虫帝置之於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幙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洞冥記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礼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西京雜記趙后体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

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西京雜記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為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毅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侍即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思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繫裙為綃號曰留仙裙

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趙

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著輕絲履招風扇紫絲襪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載輕薄少年為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西京雜記長安婦人好為盤桓髻至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又曰盤龍釵梁異婦所制又曰梁葉改驚翠眉為愁眉逸史

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驚鶴髻逸史

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縹緗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衫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絕逸史

魏文帝美人薛灵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露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旁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瑛中看見
說之恒懷存想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
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跨捷絕人踰
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喝有異於常後
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
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壽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
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尔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
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左右
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壽妻按郭子謂壽通者乃陳壽女即以妻壽未

沉酒

昔者樂為酒池糟隄縱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群臣皆相
持而歌江水沛沛新序作沛沛芳舟楫敗芳我王康芳趨歸於毫新序作毫
于不新序作毫亦大芳又曰樂芳、四牡騶駒新序作騶駒六轡沃芳
去不新序作善善新序作去何不樂芳伊尹知大新序作天命之將
去新序作至舉鵬造新序作告樂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去矣已無日
矣樂相新序作相然而新序作作孟新序作作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
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已乎日已吾亦已地於是伊尹
接履而趨遂適於湯、以為相新序有故伊尹去官可謂通

卷之六

三

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爰
得我所韓嬰。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為長夜宮於深谷之中宮谷又曰石室瓊臺不出所改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有日。日則我。以。為。龍。連。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復。於。谷。下。及。在。上。者。相。與。謀。樂。又。以。為。妖。言。而。殺。之。
傳語曰紂沉酒于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
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
庭乎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窓奉燭故曰
相踏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
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
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礼臨池
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
牛飲非其實也王充
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王充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
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
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
不棄身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韓嬰
秦繆公時戎強大秦繆公遣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
喜以其故歡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杆子

而射之秦寇果至我王醉而卧于樽前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呂覽

昭續昧醉寐而忘其求宋君曰醉足以亡宋乎對曰桀以醉

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

下匹夫失其身韓非

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

求飲堅陽穀奉酒而進之說苑作子反曰退酒也陽穀曰非

非酒也子反受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

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

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

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說苑作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

率作呂覽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

子反以為僂故堅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

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說苑作非以如子反忠愛之而適

大利之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

曰古之飲酒也是以適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群樂以妨事

女不群樂以妨功男力群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

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怒

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以賞善自勸者

惰乎為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記之也

子晏

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

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滛為長夜數日不寐御觴不能飲者以

簣灌口其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于前故處居飲食如此

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

不頓于敵國地不虧于四隣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

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韓非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寐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

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

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悵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

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紂紂之亡也

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

殆矣新序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

觚子路嗔：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

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

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

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

此雅言也孔叢

醉者僂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

河東郡多流離謂之徙民、有姓劉名墮者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耐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得酒其名矣然香醕之色清白若澄漿焉別調氣氲不與佗同蘭蕙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人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更為藉徵之雋句書中之英談

酈道元

博物志曰西域有葡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殊月乃解

卷之六

六

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莖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已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博物志

夫風之為疾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蓋仰嘆天墮俯呼地陷卧恃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幸癸以亡豈封得罪以戴尊御孟景升荒壤以三年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先日不解信陵之凶短棗子

卷之六

六

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尊之遇害季布之流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顧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執榜拘者相屬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弥峻犯者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安得行以此而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信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此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聚斂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官以阿房之危秦而使亡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惟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礼作樂漢高婆婆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孟明晉駱傾仰三斗清辨綺聚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于園醉無所誠而伯功以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賜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礼樂勲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

內連諸父外將嘉賓如誰如渥春秋所責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通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于食之過多實結癥瘕况於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于亡國之淫聲沉溺於傾城之乱色皆由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脩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福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沾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惟患飛埃之糝目不覓颶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

卷之十六

五

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着乾酒澄上聖哉猶且若斯况况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明於所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于酒未聞臯繇侯季歷紂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厘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楊

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膽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園師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膠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成恩得所長筭縱橫應視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終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表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葛洪

文中子藝叅登塲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礼則止子之室酒不絕文中子

卷之十六

五

子苑卷之二十七

儒學附志類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譁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為也故黃帝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絲圖西濟磧石涉流沙登于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惟躬道而已賈誼

卷之二十七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跡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孝黃帝之道而常之弟加弗損天下亦平也賈誼

顓頊曰功莫美于去惡而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此其已也賈誼

帝嚳曰道者之辭而與為已緣巧者之事而孝為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已仁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賈誼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孝道而賤下獨思也說苑作李問可以廣明德慧也賈誼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易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莊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偽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晏子

卷之二十七

晉平公問於晉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出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說死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晏嬰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壑而不苛莊敬而不狃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劇行精而不以明污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做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晏子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性
行事君忠無悔性辭和于兄弟信于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
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修足以變人
身無所咎行无所創可謂榮矣晏子

相常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齊周室之賤吏也不量其不肖
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於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
亦先滅身亦無廉者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
二嬖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
新始好利則無敵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為進從輕
不為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諱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

卷之二十七

三

道不滅身不廢矣晏子。家語云伯常問於孔子曰齊周
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於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
先滅身亦無廉者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
二嬖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
新始好利則無敵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為進從輕
不為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諱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
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
者故難及也說苑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思子思也少而不孝長無能也
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

其長則務孝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家語
孔子曰吾有所耻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
以教吾耻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旧言吾鄙之
無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家語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聞之患弗得學既
得學之患弗能行與詩云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
與詩曰未見君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而無其
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
君子耻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耻之家語

卷之二十七

四

義矣而孝為本喪紀說苑作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
隊有作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說苑作能為本居國有道
說苑作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未
親戚不說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說不言無
務多說比近不安說苑作說苑作說苑作說苑作說苑作說苑作

之道也家語墨子曰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馬是故置本不
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求遠是故反本脩近君子
無始終無務多業奉物而聞無務求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
也必自終始也此以怨省而人後無存之心雖有託託之民無
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之人後無存之心雖有託託之民無
則見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于身者無以竭恭出于口

者無以竭則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墮山不植地衣穰而提說苑作贊

敬以輔之施仁說苑作無倦見君子則奉之見小人則退之

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說苑作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

弟行不效禮不脩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已之憂

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故自脩者必恐懼以除患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孝焉

卷之二十七

其容体不足現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

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孝

者之效也說苑作然而可以聞于四方昭于諸侯者其惟孝

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說苑作不可以不飭說苑作無類說

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蒿生

焉雖或以現之孰知其源乎說苑作從上現之知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術莫之為也何

居為聞者盍自思也夫家語

子路初見孔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

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孝問豈可及乎子路曰

學豈有益也哉說苑作李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

作說苑作士而無教說苑作則失聽說苑作街狂馬不釋策操子不

反繫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

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

而羽之鏃而矚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說苑作

孔子曰如堙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壯

卷之二十八

贊則具然欲為人師荀子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

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蕪葭之中入夫子

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見出則蓋

龍旂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

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愛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

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乘旃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

有泰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韓嬰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侯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

好辨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

其限列其腹厲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

調和心志韓嬰曰非曰子夏見曾子曰何肥也對曰

之義則禁之出見富貴之樂又禁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而
 負故驪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忘之唯也不在自勝而在
 勝人鴻烈曰夫顏回季路子夏失明冉伯牛孔子之通季也
 然顏淵死季路蒞于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也
 拂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驪又肥曾子問其故曰
 出見富貴之樂和也欲之入見曾子一驪又肥曾子問其故曰
 驪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不能貪富貴之位者心故曰
 之樂直宜迫性閑欲以養自防也雖情心寡陸形性屈多猶
 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
 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形
 大廓為字海無極之野登太皇鴻太一玩天地而止掌握之中
 使人弗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欲盜豈若能使無
 有盜心哉人能薄蛇以為上者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也
 知其無所用者不能讓之不知

孔子曰士有五有勢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
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

六

暴敎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收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盛女徒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韓嬰

韓 嬰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季而慢其身雖季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實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

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韓嬰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必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听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夫處重擅龐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也 家語

語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

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
其所能驕人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
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材小人抑人而取勝
焉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語家
○按夫子前所語齊高述者亦以此其誠行己之要歟

以此其誠行己之要欵

孔子與門人主拱而讓右二三子亦皆讓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_{檀弓}好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裡
子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深觴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游能者可善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諳莊子作便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諳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

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注而不暇冲虛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之謂義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成德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遊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

卷之十七

本

不衰夫不榮通不醜旁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慶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南華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緒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顧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性兼愛先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

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南華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

卷之十七

十

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與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序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親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主於不貸之園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无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懷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閱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悲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矜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南華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辨亦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雖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

卷之十七

三

有不忘者存南華

莊子見魯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奉魯國而儒服可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袂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大夫儒服而

主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南華

卷之十七

三

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鍾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季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父交交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聞焉吾田菽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父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韓非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愷其泣矣何嗟及矣韓嬰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

夫子之不能也夫子之易事也吾李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說苑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傳物志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孝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孝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孝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孝而已說苑

卷之十七

三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不能恬貧賤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如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絺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煩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無煩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良非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韓嬰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曰吾暇乎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李吾

子說苑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季而欲伐秦秦穽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而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軹車見秦繆公立為相遂伯齊我太公望少為人增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幸而用之封于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貧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孝問之所致乎由此現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喟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韓嬰○按家語云冉

卷之十七

四

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其為子季可知宜其對哀公若此也○呂覽曰子張魯之鄰家也願承梁父之大誼也李之暴者也指子卿由學之大也子卿之子夏高何卿子石各國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而有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李也子

治徒奴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璧

墨子

墨子

卷之二十七

麦

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墨子

子墨子自魯之齊卽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

独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己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

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之者

衆而耕者衆矣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墨子

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先排其事譬若匠人之斲而

不能無排其絕墨子

墨子曰今賢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

墨子

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愠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墨子

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

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

也今為象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

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也不若視負粟者墨子。按子與氏稱外楊

卷之二十七
宋

必歸於墨。墨者必信。信者必與。與者必
 多矣。間有粹者。信與近。子與氏又謂
 墨氏兼愛而

其釋者又謂：乎言義何也？因附
儒學以見其可歸之義焉。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孝必由聖所以

致其材也。屬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

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不與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孝則寤也

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目無惑矣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李之

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棄于水鳥棄

乘於時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焉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孔鮒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孔鮒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孔鮒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害人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而吾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

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滋以至夜半而欲不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孔鮒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孔鮒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休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

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然善孔鮒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其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其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說苑

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之為道也凡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執其極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贏不能盡其所以為溫也必隨之以棼欽之氣而為秋玄武注陰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于人乎是故誠能由于中矣一左

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于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触于岩壙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齋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欽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玄黃亂於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但失其所以為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惻然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程本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

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道虛之所
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
以二与四抱九而上躋也六与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
一據三而持七五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
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莫中乎五通乎五則條達而無礙
者矣程本

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穢穢其所以湛之
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
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過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于
所受而色易矣研剉滌射湛於所闔而響易矣洄洑激溶湛

卷之十七

七

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賦淡芳奧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
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矣是故
君子慎其所以湛之程本

夫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
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
遺道也因勢而發奮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
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必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
所應也無益乱非幸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
不相亂諭志通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亂
移非古之辨也鄭析

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
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
不有事。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先我故權之以
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礼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
故守之以信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礼以
智以信為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
之不得。勿以行現聖人道无蹟勿以言現聖人道無言勿
以能現聖人道無為勿以貌現聖人道無形。行雖至卓不
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至雖殊
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實此乃見聖人。聖人

卷之十七

七

曰道現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
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不同且
去之旦。与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為物異也殊不知聖
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為人。不以此為已。聖人之於衆人
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
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
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尔賢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
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天下之
理夫者倡婦者隨壯者馳北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

制言行而賢人拘之聖人道維虎變事則驚行道維絲絲事則基布。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多之多弊不可不救。金玉唯指土石易捨李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人不明於急務而後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旁困灾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是非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

卷之十七

二

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

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閔尹子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說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覓通而不華旁而不懼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恠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文子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通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于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纂弒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 鴻烈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通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于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落符節盜管金纂弒矯詐非人之性也故

曰為不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体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園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先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專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故聖人心平志樂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文子

卷之十七

三

文子問道老子曰李問不精聰道不深凡聰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聰中學以心聰下學以耳聰以耳聰者李在皮膚以心聰者李在肌髓以神聰者李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及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聰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苛听專精積福內意盈并既已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文子

老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負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慮未生戒禍慎微不敢從其欲也志欲大者兼体方圓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數也智欲圓

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主直而不撓
素白而不污旁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
中儀率措處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偶衆執約以治
廣處靜以持躁也鴻烈曰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
周而德欲厚未生倫禍未成過慎微不敢細其微也志欲大者
無包萬國一齊殊俗并履百姓合一致是是非非而為之
較智欲負者環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焉
物並與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污旁
曲得其宜無所擊戾先不畢宜也文武具備動靜中儀率措
以應衆抗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
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
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
為過也無微而不改行其用至現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
矣然而戰慄日慎一日是以无為而不成也愚人之智
固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
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
必敗愚惑之所致文子

卷之十七

七

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聞道聞見深
矣不聞與不聞猶聞聾之比于人也文子。鴻烈曰人莫不
而不能者聾也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
日不足以博奕也池之方耕則田必無用矣以積土山之為
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
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議必博矣故不季之與季
也猶聾之比于人也凡季者能明於天下之公通於
治亂之變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
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于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
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冬積陽不
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果嚴而溫柔而
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惟在於剛柔之中剛夫
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
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沐之夫恩推即懷、即不威嚴
推即猛、即不和愛推即縱、即不令刑推即禍、即無親
是以貴和也文子

卷之十七

七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既聞
且聾人道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独形骸有聞
聾之病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聞聾之類也夫道之
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視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
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人皆以

積往生歧工以為師積毒成藥工以為藥聾也子
龐子問聾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
記辭闔棺而止乎聾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
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龐子曰何謂九道聾
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微
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
之事聾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陰陽者參數所以

現氣變也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
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性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所
以出無獸異也人情者大小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
械器者假乘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之地
也九道形心謂之有灵后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為而定之
若心無形灵辭雖搏拊不知所之彼心為主則內將使外內
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
合之於數鵲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蓄者
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患者也所謂忠者父愈
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卦世得失逆

卷之十七

七

順之經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創心休
表術裏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龍子再拜曰有問
戒哉雖毋如是其材乃健弗季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
之何哉鵲冠子曰不提生于弗器賤生于无所用中河失船
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昭繆不易一撥至
今不知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
義則自况鵲冠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賢子賢足恃乎對
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
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

子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
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
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
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韓嬰

卷之十七

七

子苑卷之二十八

儒學

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視雖偷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慚必反其本 呂覽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

卷之二十八

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尔君子

無恒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尔福 荀子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虺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

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

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銖而舍之朽

木不折鏤而不銖金石可鏤 荀子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

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季至乎沒而後止也故

季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湏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

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 群

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也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之季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季也入乎耳出乎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荀子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誼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非、謂之知非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謬害民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无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聞少見曰陋唯進曰佞易忘曰

卷之二十八

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 荀子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淺深則一之

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結便利則節之以動止

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

衆驚散則刻之以師友怠慢僇棄則矧之以禍災愚軟端慤

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往由禮莫

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志意修則驕實

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

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 荀子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

極與則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以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劣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难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李曰遲波止而待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其不可以同至也故頭步不休跛躄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厥其源開其清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相懸也豈若跛蹇之與六驥足執然而跛蹇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馬或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遠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

卷之二十八

三

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至事雖小不為不成無自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者在此手也傳者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室也及其彼手而費不數錢人同材均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手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兮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卒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鎰之室雖行貨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實也者

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卒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參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適則積參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讓之以遵道如是則貴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荀子

卷之二十八

四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擐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公之胷闔閭十將莫邪鉅闕辟閭此乃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騶騏驎離緣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于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

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荀子

君子之求利也畧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体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体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勞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傳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荀子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惧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

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

荀子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

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

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

則人榮李烏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烏不能則

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荀子

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剌力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

堅強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

曰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荀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荀子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知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慤而法見由則恭而止見閉則敬而

齊喜則和而理韓詩作治憂則靜而理韓詩作通則文而明韓詩作

旁則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

則攫盜而漸韓詩作微愚則毒賊而亂見由則兌而倨見閉則怨

而險喜則輕而黷韓詩作易憂則挫而悞通則驕而偏窮則

棄而僂韓詩作與與韓詩作累又云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

盡如髮我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荀子

不聞不若聞之、不若見之、不若知之、不若行之

之孝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也者本

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厘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

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

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荀子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遠也而輟廣

君子不為小人句、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

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乎此之謂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聰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者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卷之十八

水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所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貴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李止之也愚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易謂至足曰聖也者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足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李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凡君子也知之聖人也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惧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纂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詘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

卷之十八

水

非治曲直者耶若夫非分是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強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晏辯而几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以為辯君子賤之博聞強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荀子君子之學幡然還之故其行效其主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無宿問善李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君子隘旁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荀子藍豈路作似知而非懦弱易奪似仁而非悍慤好聞似勇而非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棄國捐身之道也荀子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馮烈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於時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不藏書是王壽因焚其書而無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匿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韓非

宮有聖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聖之地則寡非矣非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半之人棄其田耘賣

宅園而隨文李者邑之半韓非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者必尽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乎且盡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減而色不得以常茂茂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答曰為治也世治則取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孔

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已

急戲之尤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陸賈

曰請問品善之体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戾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為讐兄敬弟愛謂之交反交為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密謂之恭反恭為媒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言行抱一謂之真反真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妨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安寔謂之清反清為濁辭利刻廉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

卷之十八

九

正為邪以人自現謂之度反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故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汚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胃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懷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整懷優不迫謂之寬反寬為阨包衆容物謂之裕反裕為褊欣懽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驚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齟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自歛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通謂之節反節為靡便勉就善謂之慎

卷之十八

十

反慎為怠忠惠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窮究謂之慧反慧為重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通謂之順反順為逆動靜典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閒反閒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辨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詭言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囹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軟仁義修主謂之任反任為欺仗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愜謂之敢反敢為拚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為恒凡此品也善之体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

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
且賢謂之聖人賈誼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主移
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先鄰
里之間寬狹之知者獨何欤然則舜便便而加志我便便而
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
嘗試傳白滕黑榆流波雜並若籠蒙視治由笑佳態佻志從
容為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瘡心而崩一視之今
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拚鼻之容也昔者
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釜冒楚棘弥道千餘

卷之十八

十二

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靈若慈父鴈行避景獲主
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
達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之遠軼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
踵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
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
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賈誼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
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各
以六理為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藏內變深而外
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

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
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修
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細微難識唯先
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
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為訓道人之情以之為
真是故內法六法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
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修、成則得六行矣
六行克正乃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
故曰六則備矣賈誼

卷之十八

十三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
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德者獸王也寓德體六理盡見於
王也各有狀是故以王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牯如
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
光輝謂之明晷乎堅執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室寂之通
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
、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
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
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審此六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
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本也審者德之高
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陽陰天地人與萬物也因為所生法

記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休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博學必議為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通行故物有清而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撥貫物形通達空寂奉一出入為先故謂之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德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必先而為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清而潤澤者濡無義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現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曰澤者鑑也生空寂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倨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水疑而為德神載於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為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德造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翼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而神氣曉、然發而通行於

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藥流不可物變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藥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生識通以之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潤澤性氣神明則形體之位分度數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豈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者不得母生、則有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故要堅謂之命、生形通之以定

卷之二十八

十二

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立則有宜通之謂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于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於道密而弗離也故能物未畜養其不仰恃德此得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得之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行此之謂行諸此言者尽德變、世者理也書

者者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現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彰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未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為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休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雖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修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

卷之十八

五

鬼神為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人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現焉垂之後世辨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必議為此辭者也德畢施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王者真德寓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受于德者與玉一體也

禮記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倫乎道術必有必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慶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嬰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嬰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克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韓嬰

卷之十八

五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足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李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三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倍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韓嬰

儒者儒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旁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錫之地明察足以待天下

大舉在人上則王官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
岩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尔如使王
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現頌聲可得而聽詩
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韓嬰

德也者包天地之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周臨乎陰陽
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歟乎太陰而不濕散乎
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俗嚴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
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與能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
鮮克舉之韓嬰

卷之十八

七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
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
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
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韓嬰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
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
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
現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天下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
士不與焉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
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活也然則
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

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阮窮
而不憚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韓嬰

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
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
舟群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
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
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鴻烈

卷之十八

八

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
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
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鴻烈
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遷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
子有能精搖靡覽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
現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徜徉於塵埃之外超然獨
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閉居靜思鼓
琴讀書追現上古及賢士夫李問講辨日以自娛蘇援世事
多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現禍福設儀主度可以為法則旁
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靡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
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
日之故說苑曰周召年公十九見正而冠則可以為方伯
諸侯矣人之幼穉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

全性夫幼者必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
愈飢莫知以季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
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物之應通以修其性
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過乎無方之內彷彿乎塵埃之外
然心之起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也然世之人莫能
居心之端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也然世之人莫能
疏世也然明利害等策得失以現禍福設儀主度以為
式也然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
昭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懶墮多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
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
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強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
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鴻烈

卷之十八

七

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確堅莫見其損有時而
薄藜藿之生蠅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榱桷豫章之
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
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
李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鴻烈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因之寘室之中雖養之以芻
黍衣之以綺綉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窺見
雨零則怏然而嘆之况開戶牖瞻從冥見昭乎從冥見
見昭猶尚肆然而喜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
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
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

卷之十八

十

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
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
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匡不顧其費豈獨
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曰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
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自古者所以通已于人夫現
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
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
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現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
淺而物變无窮蒙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季之所如
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僞犯其
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現千歲之知今古之論維未
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
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
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
而不憚見煩縲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
哉鴻烈

聖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
以通性於遠廓而竟於寂寞也若夫俗世之學則不然耀德
擅性內愁五藏外愁耳目乃始招蜺振繆物之毫芒搖搖掉
搗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羞

而不為也鴻烈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也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寶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性衆愚于內弗使得發于外者心也故心之為名性也人之受氣苟無愚者心何性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貪之氣兩在于身之名取

卷之十八

七

諸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性與天道一也是故陰之行不得于春夏而月之常厥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天禁也必之天性不棄于教終不能性察實以為名無教之時性禁天所禁非天也何據若是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暝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

暝為號以實者言弗扶將則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卧曲而暝待竟而後見當其未竟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竟譬如暝者待竟教之然後善當其未竟可謂有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暝而竟一慨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也性如暝之未竟天所為也效天所為、之起號故謂之民、之為言固猶暝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情性情性相與為一暝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先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

卷之十八

七

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待覆而為雖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為真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于是為之主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信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任矣其設名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天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為辭之術也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

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
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數率然有何疑
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
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于禽
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
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
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
謂善未易當也非善于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于禽
獸則可謂之善矣爲弗見也夫善于禽獸之未得爲善也
猶知于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于禽獸而不得名善
知之名乃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朝夕者視北辰正
嫌疑者視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
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于禽獸之
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于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
性善于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善者勿許吾性之命性者異
孟子下質于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于聖人
之所善故謂性未善過性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于正名
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董仲舒
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
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主

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蓋知以分
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子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
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立軀也騏驥
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
號之弓雖良不得排繁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
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孝積成
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棟非一
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
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孝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
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此之論也說苑

子苑卷之二十九

儒學

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說光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人或曰
人義父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美天
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
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賢何曰
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王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
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
類我、父則肖之矣逮我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

卷之二十九

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孝也
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子良
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
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喻
也楊雄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
顏氏之樂顏氏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楊雄

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
苦乎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
欤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李術業無心顏淵或曰主道仲

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楊雄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
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紆紮三千寒如之何矣楊雄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重而習之白紵如也何其較且
易曰謂其不姦、不詐、也如姦、而詐、雖有耳目焉得
而正諸楊雄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
而易言也楊雄

修身以為矯思以為矢主義以為的莫而後發、必中矣

卷之二十九

楊雄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
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欤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
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斯得矣有意於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楊雄
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或曰治已以仲尼、奚寡也曰

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甫田者莠驕、思遠人者心切
、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明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

必朦楚竟曠枯糟孽曠沈撻填索塗冥行而已矣楊雄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現取有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楊雄

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楊雄

或問士何如斯可以裪身曰其為中也弘深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裪身矣楊雄

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已言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楊雄

卷之十

三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通他欵曰通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佗道君子正而不佗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休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休者其身全乎楊雄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

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夫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楊雄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謂克楊雄

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仲尼皇：其已久矣楊雄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

卷之十

四

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楊雄
或曰子與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貴夫位也慕大祿也何其與曰此禽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而不知倦者也或曰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儼焉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儼也必退易儼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儼也楊雄

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欵曰有是哉消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本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吾

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業者歟鳥獸触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李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得之者也楊雄

睇騷之馬亦騷之乘也睇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睇之則是曰昔顏常睇夫子矣正考甫常睇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睇正考甫矣如不欲睇則已矣如欲睇孰禦焉楊雄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尔笑曰頃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

卷之十九

五

而得德是獲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欤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楊雄

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毋寧先瘳而後病乎楊雄

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孝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楊雄

詩云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勇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怨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怨者仁之本也平者義

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本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人也王符

所謂恕者消息於心己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訛彼憾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憾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已動作不思心無之已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訛之波已先礼而責人敬己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之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己若此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外

卷之十九

六

執砥矢之心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苟善所在不訛貧賤苟惡所錯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外僭惑於知友得則夸之怨則謗之平議無悖均訛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苟割聲以群吠事富貴如奴僕視貧賤如傭客百至東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執心若此難以稱義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礼先入其言後世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親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外輕侮于知友聰明

不別真偽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思意不相若禮敬不相報親賢不相推會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譴讓因而嗤之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謂自賢能智慧為行如此難以稱忠所謂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親不驅於險墮之俗不惑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絕秉心塞淵獨立不懼遊世無悶心堅金石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內無持操外無準儀傾側險陂求同於心口無定論不恒其德二三其行秉操如此難以稱信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為易小人以為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

卷之十九

七

仁斯仁至矣又稱知德者歎俗之偏黨自古而然非乃今也

符王

西門豹急佩帶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常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常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王充

惟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是謂道實焉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衆矣悠之民泄之士明之治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

敦之不亦宜乎焉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為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為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為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執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事定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

卷之十九

七

先民有言通楚而北轉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孟修其去樊益遠矣遵路而馳應方而動君子有行必至矣嗚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尔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禮斯承焉斯守無務焉無怨矣好寇者棄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息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尔
命相遠也事相近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孟子稱性善焉卿稱性惡學曲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
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
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
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
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惡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唯向
言為然荀悅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
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尔必

卷之十九

九

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
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
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
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故氣黑非形之咎情
惡非性之罪也荀悅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是性割其情也
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為惡矣曰不然是善惡
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于此嗜酒嗜肉勝則食焉酒勝則
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
人于此好利好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

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
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荀悅若隻好而已難可兼取矣若二
好鉤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或曰請折於經曰
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現其所感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
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
象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
辭是稱情也言不尽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
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
必也正名荀悅

卷之十九

十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情雖惡
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
待法而異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
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其法教之
於化民也几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荀悅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
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堆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
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
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惡其上
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而不遠而能復又其

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荀悅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非由之救病不給其竟美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固狹矣大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荀悅

卷之十九

十一

或曰修行者不為人耻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自耻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愚穢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荀悅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失必溺人見之也赴井必陷失道必沉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南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詳見君臣門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

於上故知耻欲比於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几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几况其為愚乎固陋斯安况其為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比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非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義也荀悅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夏襄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荀悅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愚可以為堯舜矣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

卷之十九

十一

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揚朱哭岐路所通逼者然也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莽足而已矣荀悅

昔之君子成德主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者所以疏通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朦昧知譬如實在于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辦矣李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

樂射御書數三教倫而人通舞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
為美現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為美
現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樓斷惟其塗丹雘
夫聰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
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
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碩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
懈之誤且非矣詩云登山仰止景行止好學之謂倦立而
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知循唯之必獲也
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
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文是以情性合人

卷之九

三

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學思何以得小子勉
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典則不為良駿人雖
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
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休斯已故而不渝孰知其素
欤子夏曰日習則學不怠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
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
行終身亶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
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賅而
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几故君子必立其
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

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道者所以總群道
也群道統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
則利貞默而主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
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
効故詩云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
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
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
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太聖
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于遠乃學于近故
以聖人為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

卷之九

五

知二斯皆触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于聖
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因於成湯、
因於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
雖已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列昭明而成
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
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
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
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
故君子必擇師焉徐幹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或

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畧外急已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瞶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慮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速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通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弥高而基弥固勝弥衆而愛弥廣易曰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

卷之十九

三

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修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駢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佩畫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况自舍乎人遠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徐幹

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始乎箚外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

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旧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之甚也蓋人有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為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誰信之與故懷疾者人不為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甚簡且易耳其修之也非若採金攻玉

卷之十九

六

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驚煩也不要而違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朱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為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為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子曰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

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墮怨已之謂通也知所悔墮也遂所
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
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為天
子而稱獨夫仲尼為匹夫而稱素王此類也故善釣者而
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光化
矣古之人詩曰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怵人
情也徐幹

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鍛鍊璞玉鍊鈍啟導
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
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固莫
致而勸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
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葛洪

卷之十九

七

昔仲由冠雞帶犢實珥鳴蟬杖劍而見接白而舞盛稱南山
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
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山翁漸漬道訓成化名
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
疾民汶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
戒覺固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
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
之心遣廣願之穢息收獵博奕之游戲矯寢坐睡之懈怠

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辨之進德修
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常編三
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
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休抱桎梏以受業審子動夙夜以倍
功故能窺覽道奧窮測微言現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
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發善否於既
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
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葛洪

卷之十九

七

喻夫連悟時習者騏驎之脚也遲解晚竟者鸚鵡之翼也彼
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
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
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
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賜谷而收之於
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辛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
當矣葛洪

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覩儒道
之弘遠觀鮑者忘蕙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絕墨者無枉剗
之本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之廣在
於不倦在於固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於營生富

富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
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畫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
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現於勸誡則世無視內游夏不
乏矣亦有飢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
師之資家有旦暮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
闕卒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于鹽車之下亦刁之鑪
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
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于玄黃耳疲于鄭衛鼻饜乎蘭麝
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絨麗夏綰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
之輕軒入宴華屋之繁蔚飾朱翠於楹桷積無已於篋篋陳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妖冶以娛心酒醺醺以沈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
省文章既不曉觀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無據牽引錯於事
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辨
亦奚別乎瞽瞍哉善洪

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
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
顯而修善在隱而為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保跣也荃蓀孤
植不以嚴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幽澗而不清人有暗
密豈以隱翳而迴操是以戒慎目所不覩恐懼耳所不聞居
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故遷緩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

浴改容句踐拘于石室君臣之禮不替異缺耕於稠野夫婦
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
心听之不聞而變其情也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甚遠而
照甚近謂神甚幽而察甚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覲昧暗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
有隱而不彰修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
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已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
孔徒晨起為善孜孜東平居室以善為樂故身恒居善則內
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上可以接神明
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矣劉畫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哉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王通
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王通

薛收問至德至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
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王通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
義王通

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王通

文中子燕居董常嘗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
未有若周公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
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

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王通

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澄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王通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

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

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矣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

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未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薩

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王通

我未見：訪而喜聞者而惧者王通

文中子問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

其接長者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然如有就王通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

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王通

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

為問王通

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

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

者能之王通

易之憂患業：焉牧：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

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

可也視之不臧我思不遠王通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文中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

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

命吾何憂窮理尽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

曰徵所問者跡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跡之判久矣吾獨得不

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視之則殊也而通達者

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則夫二未遠一也李藩聞而嘆曰

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二也王通

處貧賤而不懣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思可從政矣交遊稱

其信可以立功矣王通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王通

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王通

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王通

恭則物服慈則有成乎則物化王通

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王通

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者也王通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者易毀好憎尚怒小

人哉王通

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王通

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

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達出過程元實威於塗因言之程
元曰夫子之成也吾脩慕道久矣未嘗不克欲焉遊夫子之
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啟
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予於天下未有不孝而
成者也王通

薛收問仁子曰吾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道子
曰五常一也王通

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
神明殛也或力不足者斯止矣王通

問則對不問則逃竊比我於仲舒王通

卷之十九

十五

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
通王

凝滯者智之發也忿憾者仁之勝也纖恠者義之靈也王通

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
無財怨無專利無苟悅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問

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
子之職也璋何與焉文中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通王

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也不及臨事往來常若

無悔道果艱於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愚直醜正疑也

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聰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

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
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
全今汝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許無固無抵
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威無乃汝手叔恬再拜而出王通

我未見欲仁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王通

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
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于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

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

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

卷之十九

十五

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

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瓊拜而出謂程元

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程元曰敬佩王音服

之無數王通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曰仁亦

不遠姑處而行之尔無苟羨焉惟精惟一誕先登於岸常出

曰慮不及精思不及慮焉能先登焉能不遠王通

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太

不習無不利則其疑其所行也實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

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王

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

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哉王通

動失之繁靜失之寡王通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

不知耻王通

孔子北遊於說苑作農韓外傳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說苑作從

馬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思致思無所不至矣說苑作使

人心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說苑作之子路進曰由願得

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說苑作聞於天旂常繡絲說苑作

翻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說苑作且幸兵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塞

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說苑作有士

乎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泜泜之野兩壘相望說苑作

作下有旌塵埃相接挺刃交鋒說苑作兵賜者縞衣白冠說苑作

不持尺寸之陳說其說苑作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說苑作

兵升斗之糧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辨哉說苑作

乎顏回退而不對說苑作孔子曰回來汝奚獨允願乎顏回

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說苑作焉孔子

曰雖然各言爾也小子言之說苑作對曰回聞黃蘗

其類異也說苑作二子之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

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廓不脩溝池不越和韓外傳有陰陽

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數室家無離贖之思和韓外傳有陰陽

關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先所用其辯矣和韓外傳有陰陽

又使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和韓外傳有陰陽

曰夫子何選焉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則顏氏之子有矣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大士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子路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由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用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曰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將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同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扶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者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施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或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於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文中子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王進思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常曰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常也和韓外傳有陰陽詩由來和韓外傳有陰陽夫子之意和韓外傳有陰陽

王通

文中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聞居子
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
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王通
程元薛收見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
子之續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居而安動而變
可以佐王矣王通

卷之十九

七

子死卷之三十

讀書附論經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
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鴻烈作邪公曰聖人之言也聖人在乎公
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
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
臣之事現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
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乎其間鴻烈作應
至妙而可以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
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陳其安旁而死其精粕在耳
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南華。韓詩外傳曰楚成王讀書于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
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
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何以言之輪扁曰以
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得而傳者也若夫
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手此其不可得而傳者也則凡所
傳真糟粕耳故屠虞之法可得而攻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
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乎子夏對曰詩之
於事也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
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不聽雖居蓬戶之中彈琴
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

簡六藝以瞻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
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
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
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董
仲舒

董邑字仲玄武都郁邑人少好學嘗游山澤負挾圖書患其
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編荆為牀聚鳥
獸毛以寢其上洞冥記

郭瓊東郡人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輒乞薪自照
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聞其異徵焉洞冥記

卷之三

四

黃安代郡人為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刑而
讀書畫地以記數者夕地成池矣洞冥記

路溫舒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澤中取蒲牒用寫書鄰道元
孔長彥及弟季彥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

故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書兄弟誦誦皆可聽學士
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彥頗隨時為今學季彥重

其家業兼脩史漢不好諸家之書孔鮒附

孔大夫名星字元世謂季彥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

內學而君獨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李則危身
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

之必將有患蓋固已乎答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
學知乎學愚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頗日聞
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
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之知業習愚誕不通
之愚學為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吾子立論必析是非以是
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
從善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得其義爾復以此受惠
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立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
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
獨修之也今君猥為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

卷之十

五

望也若從君言是為先君之義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
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為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
年之外必當有明聖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
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悔孔鮒附

匡衡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
暎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
不求償主人怪問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
給以書遂成大孝衡能說詩時人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未
匡說詩解人願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願
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曰窮矣遂去

不返西京雜記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藜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視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諭語人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楊雄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又提提仁義絕滅禮樂吾先取

卷之三

六

馬耳吾焉開明孔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他則荅開明大孔聖人之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闢然不覩牆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弥明宿之而弥壯楊雄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李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荅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

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文儒之說無補於世、儒業易為故世人李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才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屋能顯其名王充

卷之三

七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遠聖人實故謂之最殘比之王屑故曰最殘滿車不成為道王屑滿篋不作為寶前人近聖猶為最殘况遠聖從後復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遠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疑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全人不缺滅謂之純一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屠修舛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書

缺減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龜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覓讀以正訛可采掇以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叢殘易據事象詩采民謠以為篇樂須不驛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興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失事實本得道皆折累二者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王充

卷末

九

道于當世者莫良于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倭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倭之巧目茂園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規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倭倣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倣規秉矩錯准引繩則巧同於倭也是倭以心來制規矩徃合倭心也故度之工凡於倭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未造經典徃合聖心故條經之賢德近于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勲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王符

卷末

九

借人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歎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曉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聞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棊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李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

卷之三

十一

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用人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按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群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歎恨今齒近不感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為子無為耦耕數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葛洪

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蒿嶽也雖津塗殊闊而進德同歸雖離於牽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

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師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更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撥辟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鈞焉漢魏以來群言殫繁雖義深于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聘驛跡之跡于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誥之間輕奇賤異謂為不急或云

卷之三

十二

小道不足現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鑄錄可以齊重於陵山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哀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駸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鈎龍章於丹服悠々皆然可歎可慨者也葛洪

文中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遽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王通

劉炫見文中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

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

孔王通

劉炫問易文中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王通

文中子曰聖易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又曰元亨利貞運行不

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王通

卷之三

三

子讀說苑曰可以輔教矣尚城府君讀說苑文中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

王通

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王通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孝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恭蒙之

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主威嚴矣度其言察其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祭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重其深

乎重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王通

河圖玉版曰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虞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

卷之三

三

水灵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鄭通元水以下係論經

昔帝王之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然五牲以醢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舊是也鄭道元

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沈璧受龍圖于河龜書于洛亦文策字堯舜又循壇河洛擇良議沈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逝亦文綠色廣袤九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象什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又東沈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亦文成字遂禪於舜又習堯祀沈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位至于稷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書圖壇畔

亦文錄錯以授舜：以禪禹殷湯東現於洛習禮堯壇降璧
三沈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黑鳥以浴隨魚亦上化
為黑玉赤勒之書黑龜赤文之題也湯以伐桀故春秋說題
辭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沈禮焉竹書
紀年曰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蓋洛水之神也酈道元

仲尼曰吾聞堯與舜等游首山觀河者有五老遊河一老曰
河圖將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
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
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化為流星上入昴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

卷之三十

十四

向孔子指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援神契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
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
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
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
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
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
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
於春秋者矣

其失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
其失在權又曰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
失也辟禮之失也刺天有四時者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戴神氣吐納雷霆流行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見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
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矣其文德洽此
四國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明天子令
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家語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
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

卷之三十一

十五

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
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
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融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
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
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
也孔融

孔子曰書之于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
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
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

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解

子夏問曰閔睢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閔睢至矣乎夫閔睢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冥、德之所藏終、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文章大哉閔睢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閔睢之道則閔睢之事將奚由至矣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蓋取之乎閔睢、之事大矣哉馮、翔、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閔睢乃天地之基也詩曰

卷之三

六

鍾鼓樂之韓嬰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鸛鳴見古之君子不忌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

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

解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閔睢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者以鳥獸之名類之固不可行也家語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荀子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

卷之三

六

子魚曰願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至無患矣孔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

四世有傳聞五世故衰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傳聞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年所

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於傳聞殺其思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雲微其辭也

子亦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而現遠、親、而疎

也亦知其貴、而賤、重、而輕、也有知其厚、而薄

薄善、而惡、也有知其陽、而陰、白、而黑、也百物
皆有合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德音秩
、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
一端而博達之現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
其寒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應於尊亦然於賢
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
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通
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
身春秋之道也董仲舒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為孔子周之末世王道凌遲禮義

卷之三十一

太

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閭閻之不行
故周流應聘興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
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交于兄弟施於有政是
亦為政也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
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
乖設法誘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
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夫孝者自天子
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
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失法
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以受王不率仁義之道失為人法矣

已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機微率至于太平日月之光
明則如易矣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
故仰而現象于天俯而察法于地觀鳥獸文與地之宜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
情也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
義禮、易智詩信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
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何謂易尚書
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廣
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
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則黃帝以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

卷之三十一

太

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以察後世
聖人者謂五常也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
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未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白虎通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
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
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
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小孝也又記言
孔子教魯哀公季爾雅、之出遠矣旧傳學者皆云周公
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西京雜記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
淫辭之漏法度也楊雄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
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
非天然應時而遺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悉知闕
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
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昔之
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虞夏之書渾
爾商書灝爾周書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楊雄

卷之三十

二十

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
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邪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
何後世之問也曰瞽瞍能瞽瞍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
能臧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
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
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違其心書不能違其言難矣哉惟聖
人惟言之解得書之休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乎其
莫之禦也楊雄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楊雄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

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
乎春秋捨斯辨亦小矣春木之莖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
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說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
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嗚之子各識其親說之學各
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楊雄

或曰良王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
不文典謨不作經楊雄

卷之三十

廿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
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孝
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孝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綉
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楊雄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
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楊雄

或問周官曰主事左氏曰品藻大史遷曰實錄楊雄

或曰甚矣傳事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人以亟鼓楊雄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

久則渝乎楊雄

俗傳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
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
同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沒而無間將誰使

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
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焚夏出有先後或學
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弥以滋慢故一源十流天水遠
行而訟者紛如也孰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荀悅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叔悅父故司空典辯之蓋發其偽
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已仲尼
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
一首非仲尼之作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
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言
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荀悅

卷之三十一

中三

昔聖人述史三馬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馬而皆獲
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
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
人必焉王通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
子曰白墨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
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
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王通
文中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

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王通

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
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
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以
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
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
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
公乎繫之幽矣哉王通

文中子鑑易至序卦曰大壯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凡矣至
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王通

卷之三十一

中三

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
子知樂小雅焉乎衰其周之盛乎幽焉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王通

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
倣天下之動者也超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
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王
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率往
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王通

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
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

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王通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問人問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道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王通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王通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子苑卷之三十一

註作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

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

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無非子

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

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鮒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

也今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

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曰

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

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

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孔鮒

子豐善於經李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

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為

陋尔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

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配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尔彥曰且效

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醺小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

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貴吾能作數十曲但無

益於世故不為尔鮑子於是屈而無辭孔鮒

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王
○又曰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居且政治
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現鴻知所言參感其辭富者雖精思不
不能過增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
而嘆其易盡

始元二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
肅兮行踏金為衣兮菊為裳啾啾荷行出入蕪葭自顧菲
薄愧尔嘉祥 西京雜記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進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路
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虎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
羊勝為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

卷之三十一

路喬如絹人五足 西京雜記

枚舉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奢而長卿首尾
溫麗枚舉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
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舉廊廟之下朝廷之上高文典
冊月相如 西京雜記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於外事相閑控引
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
盛覽字長通牂柯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
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
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

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西京雜記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
雲曰長卿賦不似後人問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李相如為
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西京雜記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西京雜記
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雲長卿揚子雲河漢
也其辭深澁諸子也然而子雲少臆中司馬子雲揚子雲河漢
子言也道術奇矣北方三我書尚矣識書云董仲舒我書蓋孔
舒言也讀之者或謂其書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
者理也理孔子之書或謂其書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
高之理也理孔子之書或謂其書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
情二語孔子之書或謂其書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
言功孔子之書或謂其書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

卷之三十一

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擊之始開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
於孔子書也孔子曰師擊之始開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
終論定也仲舒之言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
仲舒之言也仲舒之言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
莫上之也故仲舒之言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
也或謂其書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
也故馬難追也西司馬相如論次居山終不名騷者與毛色異
山也故馬難追也西司馬相如論次居山終不名騷者與毛色異
故之論難追也西司馬相如論次居山終不名騷者與毛色異
是為論者實之故也司馬相如論次居山終不名騷者與毛色異
傳不立世人不之也司馬相如論次居山終不名騷者與毛色異
無不立世人不之也司馬相如論次居山終不名騷者與毛色異
則義以明其行善孔子作春秋明其惡以就其善論之義與
也夫一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西京雜記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
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
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
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
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
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李陵降匈奴下遷
泰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
已不復用其子孫西京雜記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
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

卷之三十一

四

非閔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

之偉才西京雜記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

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西京雜記

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西京雜記

揚雄讀書有人言之曰無為自苦玄故雄傳忽然不見雄著

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西京雜記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

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諷也或曰

露鼓之組履曰女工之蠶矣劬客論曰劬可以愛身曰挫行

使人多礼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蓋乎曰必也
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履以則辭人之賦履以淫如孔氏
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揚雄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
賦事辭稱則經是言是容德之藻矣

或欲李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揚雄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欤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

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

書不經多贅矣揚雄

卷之三十一

五

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

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堂九齡而與我玄文或曰玄何為

曰為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也而已矣揚雄

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俊俊括切也至于子思孟子詭哉曰

吾於荀卿欲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為不異牛玄駢白辟

粹而用其非諸庸乎是以君子全德揚雄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

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

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義也子長多愛奇也或曰

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人以誣鼓揚雄

揚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歆後二子李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桓譚新論

孝武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事亦不減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其文也雖姦非實次第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橫相遺以

卷之三十一

六

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揚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王通書十篇以萬上卷以下弘暢雅開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抒其義肯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李勤力博文雅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而

能用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藥以和方藥此知草木野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擬以論說此為隱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使誦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儻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而然譬珠玉不可

卷之三十一

七

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摭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者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壘長狄之項跣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体其有銅鉄山之奇也銅鉄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

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說
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
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
矣然則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
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
陽子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實冥之深
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尔
蹈孔子之跡鴻茂參戴聖之才者也 王充

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述表著情心以
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

卷之三十一

八

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

讀諸子以賸相指 王充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李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由外
而興未必實才李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
深不見大道体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
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臣皆權謀
之臣漢世直言之臣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
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札為文情見於詞意驗於言商鞅相秦
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
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

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鼃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
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
送之豈使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耶精誠由中故其文語
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
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
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
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
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
有不解者哉 王充

卷之三十一

九

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
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為刺史任安奉奏在郡為太
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專
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
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鄉行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
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
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
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
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
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
商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王荆揚生

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之文在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王充

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現才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爵訟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揚終佳諷五頌金王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送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讀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扶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歎曰獨不得於此人同時陸賈新語五奏一篇高祖左右曰稱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訖誠見其美惟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蒙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在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

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王充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費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度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在道縛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下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集成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偽安宜妄記是陷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礼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現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教亦一言也曰疾虛妄王充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其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教文王日晏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為嚴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工籍荅曰文王日晏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為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閑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為間作不暇日哉感偽起妄源流氣蒸骨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

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奇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弥多而見弥博官弥劇而識弥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器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歆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王充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者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羅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為也夫

卷之三十一

三

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宰家從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歿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谷曰人有有所優固有有所劣人有有所工固有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蜚彈雀則失鵲射鵲則失雁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規不並見人材有所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寒刺而更擊蜚捨鵲而射雁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攻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

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蒙此章之福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卒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管衛其身韓丞信公子非固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為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傷秋亦大

卷之三十一

三

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儻人必法已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王充公孫龍著堅白論之析言剖辭務曲折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瀟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材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疆主弱敵公賞罰典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

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而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王充

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按東晉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

卷之三十一

十五

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索文雅之英雄也現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蓋才有深淺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傳設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秦象唐林谷永並比以現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侯輔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輔共朝觀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會善不遠為術併肩以述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及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佳見非

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王充

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揚墨之李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拒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不妄作有益於化有補于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于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

卷之三十一

十五

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竟失俗也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默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現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訛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

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含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令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揚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復曼抑非世人以為好辨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今吾不淨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糝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駿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主之危也夫論說者閱世憂俗與衛駿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胃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不得已故

卷之三十一

十六

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王充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軋坤春秋之元揚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玄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迷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訊况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務之疑辨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寢失者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

言仲繩彈劾俗傳：、蔽惑偽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王充夫筆者著於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達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王充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必麗以好言必辨以巧言瞠于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于手故辯言無不聽嚴文無不為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為戾又不美好于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有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微呂氏淮南懸于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眾盛猶多譴毀谷曰夫養實者不

卷之三十一

十七

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費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辨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閭閻滿億穿決出萬太羹必有澹味至室必有瑕穢大間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辨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棄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縣于市富故有千金則現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王充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命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

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瑣文給甘酸諧于經不駭
集于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
安得名佳好称工巧答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
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
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斷不傷手然後
稱工巧也文上之務各有所送或調辭以巧文或辨偽以實
事或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也王不殊業也
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
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
八采禹目當復重瞳王充

卷之三十一

二

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鄭玄注毛詩曰箋不辭此意
或云毛公嘗為北海郡守玄是此郡人故以為敬博物志
何休注公羊傳云何氏孝又不能解者或答云休謹詞受李
於師乃宣此義不出于已此言為允博物志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陳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
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教傳謂之包辭約謂之要
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荀悅
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工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尔
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
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竟妍

姬之別於是 有所製集十不存一今際作子書似雜尚餘
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復復料護之他人文
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書每一更字轉自
轉勝但患嬾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
細辟小文妨棄功日來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
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不復按筆十餘年至處武中乃定
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
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仙傳十卷又撰高士
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
短雜音異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方神仙方藥鬼怪

卷之三十一

九

变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為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
世事臧否屬儒家葛洪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深而難曉今大意淺力
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澮
之並高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
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吞曰夫論管穴者不
可問以九陰之無外習拘閼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
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治錄于疇曩然其精神布在
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渚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歆
晚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堙藏猶久間編朽絕亡

失者多或雖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當瞻嚴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守株之徒嘒嘒有所聞耳無目何肯謂其于古人所作為神今世所著為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創以詐刻如價獎方以偽題見寶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地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於瓦礫也然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孝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譬如東甌木長淵之林梓橡雖多而未可謂之為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雲夢之澤孟諸之數魚肉雖饒而未可謂之為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于差美方之于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于女俱有國色而一人獨開百伎不可混為無異也若夫俱論官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敗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醇素今則莫不彫

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蜀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于蓑衣輜軒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推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為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為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于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率也世人皆知之快于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葛洪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終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訕矣文之休畧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畧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脩短蘊藉汲引之淺深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遠貌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挺未足辟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惟見能染毫畫紙者便藥之一例此伯牙所以永思鍾子期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脫馬千駟而駢騷有邀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

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
昌旦定聖謚于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
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羣
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
地珠石之居蚌石兩雲生于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
雖為德行之弟未可呼為餘事也葛洪

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秦華燦煥非
漸染之采蒨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貞貴乎天然也義
以罕覲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趣能擬
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于雅韻

卷之三十一

三

克諧註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韻散文
物殊而五色均徒開澁有主賓妍媸有步驟是則摠章元氣
曲火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机巧衆書無限
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搆大厦鬼神之言著
篇章乎葛洪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厭近人之情愛同憎
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体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為
佳適心為快匙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
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沉深之弘遠
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羅網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

繼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聘迹有遲迅則
進趨有遠近驚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膳何必稱善如一
口乎不能極風俗之流遞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賸貧者
之乏何異春華不為耆耄之用蒨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
過失故有諷而貴今詩純虛奢故有損而賤也葛洪

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中誠廣粉歆
棄而惜不覓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澁而無據澁援不結皮
膚鮮澤而骨髓迥弱也繁華暉暉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
妙則齊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決王道無微而不倫故
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彰彰焉葛洪

卷之三十一

三

或人曰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辭苦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
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譽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
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為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
以偶俗習奢為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
醒迷補過者乎慮潔和而靡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
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艷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
然不忍違情曲筆錯謫真偽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異知
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
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瑯璈沈
道之闇穢而徒師弄筆藻張礫迂闊屬難念無益之辭治靡

覺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屬脩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龍天地之外微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鷄卵有足犬可為羊六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教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振原惠之貧觀葉藏之薄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鷄以屬天不如三寸之車轄管青錡騏驎於金象不如駕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葛洪

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大才有同魯生雖余曰大瓊瑤以寡為奇磧礫以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弥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倫奉王充著書兼指累

卷之三十一

廿五

褒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陳原之嵩莠未若步武之叅攷也抱朴子卷曰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君之璜雖有分毫之瑕睥睨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不艷之醉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噴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子又訊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者紙為書者所以代言者所以書事者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常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計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

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救飢者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醫而剝眼療淫痺而則是患第第勇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洪

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光父傳云歆歆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亥合為十秩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劉書有小異

卷之三十一

廿五

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綴復有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全錄恐季代久歆所撰遂沒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尔

葛洪

余抄撮眾書懷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

葛洪

今友下邳陳德龍謂余言曰靈光殿賦南郡宜城王子山所作子山嘗之泰山從鮑子真季筭過魯國而都殿賦之還歸

本州溺死湘水時年二十餘也博物志

子苑卷之三十一終

八卷之三十一

其

子苑卷之三十二

註作

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辨吾於詩書也辨而不敢訊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予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王通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為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尽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謹議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文中子請洪範謹議曰三教於是乎使民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乎論子謂董常曰吾欲論元經諸史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搜諸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王通曰然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

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六代始終所以告也 王通

繁師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曰無苟作也 王通

李伯樂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樂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

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看墳廡而夫

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

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

子賦之以見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々馳騁乎末流

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王通

文中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

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又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還固之罪也

卷之三十二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

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素經

而任傳 王通

子謂荀悅史子：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

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

執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

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

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

人也其文滛或問湘東主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

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

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又曰君子執思

王也其文深以典 王通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

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王通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

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

功告於神明者也四曰歎以陳晦立戒於家也凡此四者或

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又謂續詩之

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

又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 王通

卷之三十二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 漢高祖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天下歸心

安得猛士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漢武帝秋風辭云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班婕妤怨歌行

樓船兮濟汾河笛鼓鳴兮發棹歌惟樂極兮哀情多少 北齊

何○王通

賈瓊問續書之義父中子曰天子之義列子範者有四曰制

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於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

讚曰議曰諫曰諫 王通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

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

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

大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王通

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其有君臣經畧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樞契化自作天命乎王通

晉而下何其紛々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拾三国將安取志乎三国何其致々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拾西漢將安取制乎王通

賈瓊習書至邳憚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者其道焉志事吾者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曰

卷之三十一

四

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体其節之謂乎子問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芣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王通

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乎之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王通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

瑞者薛生曰殤之復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文中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俾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王通

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王通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鳴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王通

卷之三十二

五

言曲而中王通

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王通

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王通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王通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王通

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制志詔冊則幾手典誥矣王通

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義本而皇極立矣王通

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曰使賢者非邪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邪吾獨柰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疊劉峻亦知言哉王通

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不及仁義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王通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

卷之三十二

六

今何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蕪是茲則有豐年王通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薛收曰譜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

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王通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地理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琴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鐺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

卷之三十三

七

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每道鑒周日月妙極机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休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卒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郊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緝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决以象夫文章昭哲以象離此明理以立休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畧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通微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政論文必徵於聖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休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休要所以成辭成無好異之尤

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休要：與微辭借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微聖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詩譜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經休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休約而不兼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宗經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

卷之三十二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咏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曾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公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机：方通則物無隱貌閑鍵將塞則人有遐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李以儲寶酌理以膏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閱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手篇成半折

卷之三十二

九

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微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又曰思有別鈍時有通塞沐則心發且或反常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窒滯理鎔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適通以針劣談笑以藥茹常弄閑於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氣如新勝理無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體制大小殊功相筆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于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真援牘如口誦仲宣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祢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机立斷覃思之入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又曰仲任置現以綜難教通懷筆以事業為文之傷命陸雲動用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李淺而空遲才疎而凌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若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為儲備之糧又曰夫經典沈深載籍浩汗泉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博綴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博學不取資任力耕博綴意漁獵操刀能割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綴事在博取事貴約技貫一為極亂之季練務精掘理須數美輻輳表裏發揮貫一為極亂之季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教詭離體變遷貿拙辭或

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
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音文外曲致言所不迫筆固知止至
精而後闢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教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
語斤其微矣乎神思八体一曰典雅典雅者錄式經語也二曰
遠與遠與者錄式經語也三曰精約精約者錄式經語也四曰顯
附顯附者錄式經語也五曰繁縟繁縟者錄式經語也六曰壯麗
壯麗者錄式經語也七曰新奇新奇者錄式經語也八曰輕靡輕靡者錄式經語也
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性夫才有天資李慎始習斷梓染
絲功在初化器成緣定難可翻移故章子彫琢必先雅製沁
根計葉思轉自圓入体雖殊會通合教得其環中則輻湊相
成故宜摹体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性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
怛悵迷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体
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
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蔭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
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
用譬征為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
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彰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
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諫乏風則無風

之驗也風骨夫設文之体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知其然
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辭氣力通變則
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体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
酌於新聲故能窮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街渴足
疲者輟筆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
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規畧文統宜
宏大体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階路直闢鑿
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
奮鬚毛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麗製於偏辭矜
激乎一教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通變夫情致異
區文殊術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為制
也如机發矢直潤曲文回自然之趣也圖者規体其勢也自
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体勢如斯而已是以摸經為
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駭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絲意淺切
者類乏醞藉斷辭排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滄槁木無音
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標而犬馬殊形情
交而雅俗異勢銘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麗邪難得踰越然
淵乎文者並總群勢奇正雖反必無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
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
執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

鬻予奢盾兩難得而具售也宣勢夫鈔黛所以飾容而貯情
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性情故情者文之經
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
也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
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
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奇馳飾鬻聲釣世此為文
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厲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
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踈逐
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
人外真率弗存翻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

卷之三十二

十三

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
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精朱規範本體謂之銘剪
截浮辭謂之裁、則蕪穢不生銘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
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技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
一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凡思緒初發
辭采若雜心非樞衡勢必輕重足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價
端於始則設情以位体本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
則撮辭以本要然後舒華布實獻贊辭文編墨以外美材既
斷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紊定而委心逐辭異端
襲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句、有可削足見其踈

字不得減乃知其容精論要語極畧之体遊心冥句極繁之
体謂繁與畧適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數為一章約以貫
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瞻者善數才數者善刪善刪者字去
而意留善數者辭殊而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數辭
數而言重則蕪穢而非瞻昔謝父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為
艾繁而不可刪濟畧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鑒裁而曉
繁畧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
及雲之論机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
耳夫美錦製衣脩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况
在乎拙而文賦以為榛櫨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

卷之三十三

十三

若宏繁也銘裁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為章積章
而成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美
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小
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
接以為相章摠一義須意窮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
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
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蠶之抽緒原始要終
体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
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脉注附葦相銜首尾一体若辭失其
明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

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
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教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
之以三五蓋應機權節也章句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
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凡
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
比空辭者也長卿上林云修容乎禮閣朝事對者並奉人驗
者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嫱鄒娥不足程也反對者理殊趣舍
者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
孟陽七哀云漢祖想粉光凡偶辭宵臆言對所以為易也
武惠白水此正對之類也

卷之三十一

四

貴共心正對所以為劣也是以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
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足驢在左驂驚為右
眼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雙之一足蹠蹠而行也費
辭事類者孟文章之外据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
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
箕子之貞斯畧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陳正典
之訓盤庚誥民叙遷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
明理引手成辭徵義奉手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
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現夫屈
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

鵬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楊
雄六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綜採
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据撫經史華實布獲因書立功皆後人
之範式也事類夫才量李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
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官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摘振金
玉猷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教也凡大休文章類多
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
萬壑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
言雖多而無繁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
表裏一体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

卷之三十二

五

失墻或銳精細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
偏善之巧李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畧也夫文變無方意見
浮雜約則易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賦且才分不同
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孟憲接
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休夫
能懸識膝理然後文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
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轡統輻馭文之法有
似於此去留隨心脩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
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難於
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

並理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兒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嘆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矣附會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尔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弥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閒物色雖繁而折辭尚簡使味飄々而輕率情睡々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晚會通也若乃山林阜壤實文思之興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物色詩者持也

卷之三十一

十

持人性情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耳君四夫言正体雅順為本五言流調清嚴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三六雜言則自出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賦者鋪也鋪者摛文体物寫志也原夫登高之旨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觀物興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詞雅義符承勝相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揉而有儀此立賦之大体也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達錄數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

洋以樹義惟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然其為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体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于數韻之辭約率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發源雖遠致用益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銘者名也現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慎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夏緯九牧之金鼎周勅諸侯計功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鑄績大夫稱伐魏黜紀勳於鼎銘孔惲表于鼎器計功之義也大夫稱伐魏黜紀勳於鼎銘孔惲表歲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夫箴頌於官名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質確切銘兼褒讚故体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

卷之三十一

十

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誄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体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賸乎若可觀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夫屬碑之体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之製也夫碑實名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於誄是以勒石讚勲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盡下淚之悼原夫哀辭大体情主於庸傷而辭窮于愛惜幼未成德故奢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手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

則休者、休為舛雖麗不哀必使情往念悲文未引泣乃其
貴耳 吊者至也詩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
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壓溺垂道所以不吊
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因灾民亡故同吊也夫吊雖古義而
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以
塞違割折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智述之子博雅之人
藻溢於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王含才頗亦
負俗始造問對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摘艷
首製七發腴辭雲構本麗風駭蓋七發所發、手嗜欲始邪
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重思文開業深綜述碎文瑣
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
豫之末造也詳夫漢末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語誓問或覽畧
篇章或曲搢弄引或吟詠謠詠摠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
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開闢草昧歲
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原夫載籍之作乎必貫乎百姓
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
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
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國休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
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
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

傳為式編年綴事之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雖密事
積則起訖易踈斯固摠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
分功兩記則失於復重偏幸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
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訖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
夫追述遠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况稱錄遠畧
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願實理傳聞而欲
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
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時
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勲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
追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咄咄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入同
時之枉可嘆息者也歎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
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
之不能玷瑾瑜也姦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
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煩領雜之術務信棄
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
貫然史之為任乃弥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釀是非之尤重
筆荷擔莫此之勞遠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
殆哉 聖世遺訓曰經述經序理曰論、者倫也倫理有無
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蓋
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

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語者說語傳者轉語注者主辭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揅宗論也者弥論群言而研一理者也原夫論之為体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教追無形迹堅求通鈞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弥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如妄唯君若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說者悅也言者悅懌道

卷之三十二

子

悅必偽故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急亦在刀筆凡論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詭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燁燁以譎誰何哉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戒州邦詔告百官制施設命策封侯王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誥也勅者正也夫王言崇秘大現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勅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伐則聲有滂雷之威肯與辟敵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

之大畧也戒飾為文實詔之切者戒者慎也教者效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檄者敕也宣露於外瞭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審強弱用推勢標膏血於前驗懸盤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詭譎以馳肯燁華以勝說凡此眾條莫或遺之者也故其植義聰辭務在剛健揮羽以示信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眾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為檄固明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故檄移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華則逆黨用檄煩命資移

卷之三十二

世

所以洗濯民心堅用符契意用小異而体異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曰為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亦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像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此諸也原夫章奏文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具文且亦因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擢循名課實以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貴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畧明而不淺表体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翦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愜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出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

啓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為觀人美辭麗以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僭諤總謂之奏者進也敷於下情進于上也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誠篤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擊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蘭上凝霜者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歆全矢人歆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諷人投界豺虎禮嫉無札方之鸚鵡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訖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濶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靦句詰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休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異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率耳啟者開也高宗云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必欽微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沃之大畧也又表奏確切號為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其偏故曰讜

卷之三十一

三

言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士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謬諤事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周爰諮謀是謂為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難也襍義不純故曰駁也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覲通變于當今理不謬拙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禮戎事必練于兵佃穀先曉于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網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遊辭所埋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賤晉人貴賤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擯鄭人買擯而還珠若浮文于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駁推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而能遠流洋而不竭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

卷之三十二

三

之簡牘取象于史貴在明決而已詳總書體本在盡言以散鬱陶託風未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後容亦心罄之獻酬也若夫專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原牋記之為式既窺上手表亦下睨手書使敬而不懈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創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暨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註申憲述兵則有律命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

卷之三十一

五

閱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于心著言于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藉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于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圖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為吏所簿別情偽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教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鑿築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築術稱方術者路也算厯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稱為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現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鍾調起五音以正音以正法律

以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匠之制器也符者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麟漢世金竹末代後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教賈取記繙其隨風吹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俗情偽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聖信誓王褒髡奴別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情撮題近意故小篆短書號為疏也閑者閑也出入由門閑閑由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臏四聖相也而閑于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礼三

卷之三十二

五

刺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為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礼貌本原取其實事先賢表謚並有行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于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稱諺屢路淺言有實無華現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体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疏尺牘譬九方堯之識

駿足而不知毛色此壯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
理實焉 時運交移履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
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
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
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功猗歟作頌遠
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
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
風動於上而波震于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
家騁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霸六蟲嚴于春令
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季齊開莊衛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
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
天飛翥騶奭以雕龍馳譽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
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曄曄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
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李雖禮律草創
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
于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已
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栢梁展朝譙之
詩金提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權公孫
之對策歎見寬之擬奏賈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綉
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

不置遺風餘承莫與比盛趙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
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才綵綺轍之高盼於是王褒之倫底祿
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金馬之路子雲銳
思於千首子政讐校于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
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楚楚辭靈均餘影於
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畧文華然杜篤
獻諫以免刑班彪參表以補今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
疊耀崇愛儒術肆禮璧堂講文虎視孟堅珥于國史賈逵給
札於端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誠帝則藩儀輝光相
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傳三崔王馬張蔡嘉落
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群才稍
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緯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
隆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
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雕龍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
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季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
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
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要質於漢
南孔璋婦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殉質于海隅德
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翮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微
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枉席之上洒筆以成酣歌和

墨以藉談笑現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
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
篇章之士置崇文之現何劉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
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依輕澹而祕
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沉儒雅而
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謬序篇章弗簡皇慮降
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握筆而散珠
大中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机雲標二俊之采應傳
三張之徒孫擎成公之屬並結藻青垂流韻綺靡前史以為
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歎息元皇中吳披文選

卷之三十二

七

李劉刀札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東哲唯好文
會升諸御極學、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
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
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亟滿玄席澹思
曠采時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
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
因談餘風流成文休是以世極迭遭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
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治文變染乎世情典廢繫乎時
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帝彬雅秉文
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縉紳之

林霞蔚而馳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
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本大較暨皇齊馭寶
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錄高祖以睿文纂業文章以二離
合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歷方興
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驎於萬
里經典礼章跨周韓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永短筆
敢陳颺言讚詩請寄明哲時序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
華采可畧而詳也虞夏文章可畧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皋
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
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

卷之三十三

七

義固為經亦文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
玕之圓焜耀似縟錦之肆遠教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
之礼法趙襄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
文公孫釐善于辭令皆文明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
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
睢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慶而動若在文
世則揚班儔矣荀况李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
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辨之富矣賈
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攬而賦清豈虛至執枚乘之七發鄒陽
之上書膏澤於筆氣形于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

成文亦詩人之告哀也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艷致名
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正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
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為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
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錯思
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
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于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
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西劉
奕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歆李精向然王命清辨新序
該練璫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傳教崔駰光采比肩
瓊實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為才

卷之三十二

也崔傳之末流也李充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隄垂翼不
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
而絢綵無力延壽繼志環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
遺術歟張衡通瞻蔡邕精雅文史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
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
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為筆祢衡思銳於為
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郡於錫命王朗發憤以
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李雄向
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
之才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備

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
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惜焉但俗情抑揚雷一響遂令文
帝以位專臧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仲宣溢才捷
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
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李
優以得文路粹揚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
奚有足算焉劉邵趙都能攀於前脩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
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
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韻而同飛張華
短章奕、清暢其鵲鵲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立才業

卷之三十三

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
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詠非自外也陸机才欲窺深辭
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陳以識檢乱故能布
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
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調理焉傳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
筆奏世執剛中並枕幹之實才非群華之韓萇也成公子安
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摅清靡於長篇季鷹
辯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
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湛情發而理昭亦遇之
於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以大觀仙詩亦

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閒暢溫太真之筆記
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子實文勝為史準的所
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畧同袁宏發軔以高驥故卓
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
謝叔源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風流而大澆
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
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儼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
為稱首宋末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
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才畧劉勰

子苑卷之三十二

三

子苑卷之三十二終

子苑卷之三十三

自新附估終

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
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嚴者也吾發言
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
是以亡也賈子有衣宜布食麟於是改操賈子作易行安義行道
賈子有衣宜布食麟後李適而夕講之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人迎之而復
之賈子有卒謚為昭此其後生也韓嬰
青馬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士而心化五聖人實事去物
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教者惧化之不可知也閻尹子

子苑卷之三十三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訕之以非
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南華

南宮敬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侯請復之載其實以朝夫
子聞之曰若聞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
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礼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
吾惧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駭如孔氏而後循礼施散烏
家語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
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
以亡是今吾來也猶有專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

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李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南華

陳廷性多穢營每得酒食必先捐擲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廷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槩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綴子之意則與鷄豈有異乎陳廷跪曰吾今而後知

過矣請終改之

孔

卷之三十三

二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荀子

官有望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望之地則寡矣非韓

夫彈痊者痛餘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韓非

南苗異獸之韓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修賢習貿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訖忘其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于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于膠漆是以君子務為李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韓嬰

夫行異乎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之錯也有傷

于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于愛生存于悔往而不在于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于後旬如斯以及于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李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扶瑕斯其性與良工為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現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

卷之三十三

三

琢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餘幹

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恐其不及改惡懼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已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奉人惡之輕而舍已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錯

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已惡之重矣既知已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已况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曰匪言不能斯胡畏忌徐幹

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未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聞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聞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

卷之三十三

四

之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虎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体失体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徐幹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不伐君子人哉王通

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顙綱王通

魏永為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遂已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曰不動不儉無以為人上也王通

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太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太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之謂太忘鬻熊以下係估終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鬻熊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变其心也雖

卷之三十三

五

遠越其可以安乎韓非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乃不後寡君一寺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韓非

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惠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敝邑封鄭之後敝邑弗敢當也敝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敝邑存亡繼祀

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是
卒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厚也
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韓非

精專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
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離處：則其言晚其事亂是故聖
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就田埜處工必就官廩處商必就
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
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
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卷之三十三

六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孝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
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其備其械器用比耒耜
教及寒擊壤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耨先雨芸耨
以待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旦暮從事田埜銳衣
就功別苗莠列疏邀首戴茅蒲身服袷襌沾体塗足暴其髮
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孝不
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惠其秀才之能為士
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
農今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四其時辨其功若札節其

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
以知事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孝不
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凶飢
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
服牛駱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
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
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
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孝不勞而能夫故商之子常為商

卷之三十三

七

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管子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
何為對曰為其有二樂公曰有二樂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
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道
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
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
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焉
說苑作吾聞斯
言也其家語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鈞荊條為竿剖為餌引盈車之

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綸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鴈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李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冲虛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堅追之楊子曰語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

卷之三十三

八

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恠之請曰年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李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李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李洎不李溺而利害若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

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冲虛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南華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扶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南華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悽莊子作使子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坑莊子作九二而不墜則

卷之三十三

九

失者錙銖繫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二蠶五而不墜猶撮之也莊子吾處莊子有也若栗株駒吾執臂若搞木之技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願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悽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再言其上冲虛

梓慶削木為鐻：成見者驚猶見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鳥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當

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見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南華

大司烈有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烈有芒大馬曰

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垂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南華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聰道不深凡聰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歸名也不精不名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李以心聽下李以耳聽以耳聽者李在皮膚以心聽

卷之三十三

十一

者李在肌肉以神聽者李在骨髓故聰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聰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惑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神內意盈年既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文子

孔墨竄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君先王之術者故日夜李之有便於李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李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馬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不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

彰也不亦難乎竄越中牟之鄙人也吾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吾也其友曰莫如學三說矣歲則可以達矣竄越曰請以十五說先有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說先有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竄越之才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呂覽

荀子曰螭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卷之三十三

十二

聽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鴈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荀子

荀子曰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顛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效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之

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荀子

荀子曰人何以知道曰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而有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害臧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外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

卷之三十三

十三

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湏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一則盡將思道者靜而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泰稽治乱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萬物而宇宙裏矣歟、廣、孰知其極畢、廣、孰知其德消、汾、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愚有蔽矣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命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之形可劫

而使訕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技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精於道者兼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之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

卷之三十三

十三

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咸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粗理也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後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倬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

作來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景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遠蚊虻之聲聞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有子惡卧而辟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矣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

卷之三十三

十五

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理心之道也荀子

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荀子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無自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在此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即以為萬乘之寶也及其彼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鴻烈

詩云題彼鵲鵲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之進德修業者非直為博已而

已也蓋乃思迷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于學而藏于書學進于振而廢于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動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費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阮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李士恒以萬計而究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塗者無數十為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暮其年歲此其所以速初喪功而及其童蒙也者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倚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王符

學者出於心：為身之主耳目侯於外若心不在學則聽誦

不聞視聞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夫兩業
掩目則冥然無覩雙珠填耳必寂寞無聞業作目蔽珠為耳
鯁二閑外擁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
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視不聞耳而耳
不見聽不聞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
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目則
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
心迴則刷之手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奕秋
通國之善奕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奕敗矣非
奕道暴深情有變聞笙猶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鳴鴻

卷之三十三

十一

過者穹孤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
難筭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奕秋之奕隸首之筭窮微盡數非
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奕敗筭撓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
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瞽無耳而目不以
聞專於視也以鼓鼙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用心一也夫蟬
之難取而黏之如掇卷耳易抹而不盈傾筐專與不專也是
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誦誦雖入
於耳而不諦於心譬若瞽者之歌效人為之無以自樂雖出
於口則越散矣劉書

博洽

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
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
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
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
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
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王充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
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駁馬而
游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
虎疑焉管子

卷之三十三

七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於孔子曰吾穿
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
聞之木石之怪夔蜺蜺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繡羊也說非
狗也。

宋語

吳伐越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
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
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
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
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孔子曰
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諸侯社稷之守為公

侯山川之祀者為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瞿氏今曰大人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家語

孔子在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達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說苑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說苑作勞

卷之三十三

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珎玉所以展親也
分異說苑作別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
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鑽
如之家語

楚昭王渡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人取之、說苑作止于舟中王大怪之、徧問群臣、莫之能識、王使、聘於魯、問於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告魯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

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家語

齊有一足之鳥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說苑作兩相牽屈其一尺振迅兩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禹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堤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家語說苑有夫謡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

鄭子朝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

卷之三十三

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以知天時故
也春分來秋分去故司二分伯趙氏司啓者也鶉鵪也立春鳴立夏
鳴冬至止故司二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鶉鵪也立春鳴立夏
止故司啓丹鳥氏司開者也鶉雉也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開
已上四鳥氏歷正之屬祝鳩氏司徒也鷦鷯孝故主教民鷽
鳩氏司馬也王鵬鷽而有別故主兵制鷽鳩氏司空也布穀
也飼子均平故平水土夾鳩氏司寇也鷹鷽善搏擊故主盜
賊鷽鳩氏民事也鷽鷽春來冬去終歲不息故主營事已上
五鳩氏鳩民者也鷽鷽言聚民而治之也五雉氏為五工
正東方曰鷽雉鳩雉堦西方曰鷽雉鳩雉攻水之工也翟雉
曰鷽雉鳩雉堦西方曰鷽雉鳩雉攻水之工也翟雉洛南曰帶
雉鳩雉設色之工也鷽雉攻皮之工也五雉者利器用正工
量夷民者也九扈氏為九農正春扈鷽鷽趣民耕者也夏扈
竊玄趣民芸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歛者也冬扈竊黃趣民
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巢驅鳥者也桑扈竊脂為蚕驅雀者也
也行扈罔為民畫驅鳥者也宵扈嘖為自顯頊以來不
民夜驅獸者也老扈鷽鷽趣民收麥者也

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之家語○鄭道元曰春秋昭公十七年郊子朝魯公與夷猶信之案昭公叔孫姑問曰少昊鳥名官何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黃帝炎帝以雲火紀官太皞以龍計少皞瑞鳳鳥純歷鳥官之司議政斯在孔子從而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李在四夷者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君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說苑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

卷之三十三

二十

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茅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之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韓非外儲說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塗蘭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

諸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方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屬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黃熊以入於羽淵是為夏郊三代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卒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瘞公見子產賜之宮鼎說苑○鄭子產聘於晉

卷之三十三

三

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為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也宣子曰黃熊以入於羽淵是為夏郊三代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卒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瘞公見子產賜之宮鼎說苑○鄭子產聘於晉

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不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癘
夏郊之禍非癘夏郊之禍則晉侯之疾非癘
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列安坐謀反而死之
傳以為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安偶晉侯之
疾適當自衰子產適言黃熊
之占則信黃熊之神矣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鵠獨否
何也子順荅曰盧黑色鵠白黑色非色而何孔鮒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
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未時張寬在第七

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咎之於踈屬
之山扭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盤石之下在開

卷之三十三

三

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人徒跽被髮反
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李

山海經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
無卓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紆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楊雄

涉淺水者見鯁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甚者覩蛟龍足形跡

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

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弥深所見弥大人之遊也必

欲入都多奇覩也入都必欲見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
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

於大市者意飽况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
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見小川

相屬東流滯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
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

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
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

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
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王充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歸龜
便言曰游不量時為君所得擔者怪載出欲上吳王夜宿越

卷之三十三

三

里纓船於大松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奚事尔也龜曰行
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不能煮我樹曰諸葛元遜

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今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泊龜曰子明無
多辭既至建業權將煮之燒柴萬車龜猶如故諸葛恪曰然

以老桑乃熟獻言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煮之即爛故野人

呼龜曰元緒鄙道元

箴規贈言附

桓公嘗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
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昔時也

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

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呂覽曰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說苑云此言常思困臨之時必不驕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葉華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預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間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說苑

卷之三十

五

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竭必竭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弗舍通於存亡之論者也鴻烈

淵頹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家語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禍有一父老衣粗衣冠白冠後來吊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父老曰楚王不知臣

不肯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吊豈有說乎父

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

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虞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

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

手此

說苑後叔敖所語紳丘封人狐丘丈人者豈得之

衛孫文子得罪于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鍾焉延後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猶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鐘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家語

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謂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訕議人者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家語

卷之三十三

其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墻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命扈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

以安存而忽怠於其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於前人也豈不惑哉家語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恭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愆之不滅災若

何謂之不墜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
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
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
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
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
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使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
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早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
我孔子既讀斯文也願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
而信詩曰戰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
過惠哉家語

卷之三十三

廿三

顏淵將西游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
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動
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
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
謀不亦晚乎家語說苑曰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
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身乎故不比於數而
不比於疎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子路曰請
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說苑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
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說苑作可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敢問親說苑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事說苑而
無犯若何孔子曰女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
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也家語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
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
式過祀則下家語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
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
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
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

卷之三十三

廿三

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若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
麝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
要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
辟患也嬰聞泊常移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晏子荀子
子曰吾聞之君子以下鄉之禮聘曾子之國辭將行晏子送
之曰吾聞之君子以下鄉之禮聘曾子之國辭將行晏子送
之流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
子詳其所以擇居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友必擇居必
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遠風移俗者皆欲移性不可不慎乎
孔子聞之曰嬰子之言君子於依習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
也以其輔之者衆也何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以財以
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與之輪大山之本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尔罪一也喪尔親使民未有聞焉尔罪二也喪尔子喪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尔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

一、來

始聞暫見皆以為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聰也失明則盲失聰則聵病聵不謂之有過失明聽謂之有罪感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自臆執其手曰亡之命矣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臆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以過致疾天報以惡孔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孔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非過也且天之罪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非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虜之病喪明有三罪被虜有十過乎顏淵早夭子路蒞臨早死蒞臨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喪其子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悞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痛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風目失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于子也增則哭泣無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若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非受其過曾子夏未雉于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

子慙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父問乎已而不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也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閔尹子

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覲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変其故不易

卷之三十三

其

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湏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博愛而篤行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曰時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屬甲兵
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屬甲兵
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昔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佚之事也行者不
利且子用魯兵不宜澤志于奔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澤
志于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獨人也吳起也吳起也吾國
之教逆天道至今無禍且待夫子也吳起也吳起也吾國
手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
不可更已子不如悻悻而為行之楚國無貴于令賢

魏公子牟東行獲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
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知夫官
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
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
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卷之三十三

齊將軍田賸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免讓由以天下洗耳而
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
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
人淮國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更姓名免為
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
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蓋之今將軍
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
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賸曰今日諸君皆為賸祖
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說苑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尚為賢良國人鄧長倩以

卷之三十三

以侯嘉奢弘吞爛敗不存 西京雜記

世

其家貧必自資致乃鮮衣裳以衣之釋所看冠履以與之又
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
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
束其人如王五絲為緇倍緇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
為緩倍緩為緼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
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襪
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
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上有聚歛
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欬故贈君撲滿一枚倚
嗟盛歛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
目也者能速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
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現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邪
國之表聽不過閭禁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
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適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
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
礼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庭席
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
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且

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為已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初之終至於身危國亡可痛也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鳥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夸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

卷之三十三

世

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為人之所夸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瘡暑莫如親冰信矣哉

徐幹

越劍性銳必托槌砧以成純鉤楚柝質勁必資榜槩以成殳弓人性雖敏以藉善行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榜槩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現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修束心闇於自昭則假言以榮行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假櫛之功也行之所以榮善言之益也鏡櫛理形其惠輕也善言成德其惠重也

人皆悅鏡之明已形而不慕士之明已心人欲櫛之理其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倒乎為衣冠者已子不能製則之越鄉借人以製之至于理身而不知借言以修其行是處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君子重正言之惠賢於軒壁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於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季路抱五慎之誠趙孟佩九言之箴由此觀之軒壁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侯不採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城之禍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

卷之三十三

世

無良醫之蔽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而不聽善言是耳聾也非其耳之有塞善言不入耳乎是以明者納規於未形採言於患表從善如轉圓遺惡如去讐正音日聞于耳禍害逾遠於身昔堯置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立誠慎之鼓以聖哲之神鑒窮机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將來正表言之益邪以夫先聖猶能採言於芻蕘奚况布衣而不肯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知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磋琢磨相成之義君子若能聽言如嚮後言如流則身安南山德茂松柏聲振金石名流千載也

劉晝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
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動而不怨曲而不誦直而有礼其惟
誠乎王通

子苑卷之三十三終

卷之三十三

苗

子苑卷之三十四

曲學

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
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
苟知惟誠有不術彼而然者閔尹子

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
事不執之皆道閔尹子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誹為元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

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

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就大功立

卷之三十四

二

大名礼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專主強國之
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廢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
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
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好所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
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
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南華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
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
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揚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

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
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
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
鼓宮、動鼓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
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矣且若是者
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於我以辨相拂以辭相振以
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君矣莊子曰齊人躋子於宋者其命
閻也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城
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躋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聞未始離於岑而是以造於恣也南華

卷之三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
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鵲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
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
無倫大至於不可圖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
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思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
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徃無窮
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
為言之本也無物終始道不可有、不可無道之無名所假
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是則終日言

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
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南華

卷之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
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
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
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
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理為行以樂為和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
決其教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
主蓄息蓄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俗
予配神明醜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教係於
本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
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教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
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今之全寡備於天地之
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

下之人各為其所歆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
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統古人之大休道術將
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教以繩墨
自矯而倫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
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
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閭其道不怒又好孝而博不
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
韶禹有大夏湯有大護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
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
三重士再重今墨子歆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

卷之三

四

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
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
其死也薄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忍其不可
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素天
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
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
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胫無毛沐甚風櫛疾
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為衣以跣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
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勒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
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舛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
聖人皆願為之尸莫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
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胫胫
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
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食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
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
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鉏尹文
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有為始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

卷之三

五

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
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
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
之飯足矣先生恕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活哉國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可察不以身
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
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
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赴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
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豪田駢慎到聞其
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

之而不能覆之火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
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
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若飄風之遠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
嘗有罪是何故矣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咎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

卷之二十四

六

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惟焉田駢亦然李於彭蒙得不教焉彭
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
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斷其所謂道非道而
所言之雖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
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若無神
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閔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逮之
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
為實閔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
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
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白守

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
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
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
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
閔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
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
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
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
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

卷之三十四

七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玃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
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
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
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
不竭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
言也不中祿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
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
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
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天地一体也

卷之三十四

南華

南華

卷之五十四

九

子

楊朱貴已孫贖貴勢王康貴先兒良貴後呂覽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
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
貴者非礼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手耳出手口
鈎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猜之然而
君子不貴者非礼樂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
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礼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

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雅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不辨持外傳曰詩曰不競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商字崑瑤彼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驚觀年也忍情性養豁利政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鮪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苟曾不足以容辯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鉏也

卷之三

十

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個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辯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治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鄒衍也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鮮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督儒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

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謝韓云夫當世之愚陋

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雎犀牟田文

非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鉏鄒衍也此十子者皆順

自為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皆不足

合大道美風俗治網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若夫總方

畧齊言行一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韓詩作

教之以至順與變韓詩作之閒簞韓詩作席之上飲韓詩作然聖王

之文章具焉韓詩作然平世之俗起韓詩作焉韓詩作六韓詩作說者不

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

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

況乎諸侯莫不願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韓詩作者也仲尼子

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

服從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

也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

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

之跡著矣韓詩有詩曰雨雪濛濛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

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拙無

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有後而無先則群眾無門有訕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

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眾不化書曰無有作好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蔽法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數矣利也由勢謂之道盡勢數矣勢由辭謂之道盡辭數矣辭由法謂之道盡數矣法由勢謂之道盡勢便矣勢由辭謂之道盡辭論矣辭由天謂之道盡天因矣天而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盡變一隅不足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為是而飾之內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荀子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

卷之三十四

十二

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六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明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忝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

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日世
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
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
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
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
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故不聞爭取不隨仇不羞固
圍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
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
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
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火寒暑

卷之三十四

主

不兼時而至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襍學終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乱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韓非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過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

也好事而未鑒也必言經以自輔後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
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
也說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
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其臣而後有功韓非書
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
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四年四月己丑卒至二
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
一年矣而晉四卿在皆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
甚遠而韓非公稱之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
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

卷之三

十四

殆非所望也武臣入手跪謝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
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李不在多要在精之也孔鮒
夫世人不李詩書行仁義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
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乖先王之法異
聖人之意惑李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
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果然猶不可
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
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
說而不可大用也

陸賈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

其篇籍故儒者之孝生焉墨子李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
為其礼煩擾而不悅厚塗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
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垂以為民先剗
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
不曠溝瀆不給圯死陵者堊陵死澤者堊澤故節財薄塗開
眼生焉齊桓公之時天下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
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漳河地狹田少
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
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
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耕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
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鍾贛梁丘據子家貧專於
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豁異各別水絕
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
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
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
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
故礼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
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褻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
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形形

卷之三

十五

便畜積致富孝公歆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主之風以儲與扈治玄眇之中精攝靡覽棄其畛擊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竊鴻烈

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崑崙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雉以之斲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鈞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醢或以為甘更熬燎炙馨味萬方

卷之三十四

七

其本一牛之體伐攬摘豫章而剖梨之或為指椽或為柱梁披斷撥撻所用萬方然一本之撲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休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為一也鴻烈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述文之士述言之聽假則偏為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曰不得已也不得已矣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所見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而見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美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楊子

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廓也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辟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揚雄

卷之三十五

七

怒而降禍雖有其兇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沉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之也王充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異求異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典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辨屈塞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惟於世愚夫慙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恩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弟於父母正操行於閭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

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通貞士之節而街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願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連志倫養約生以待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後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悞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名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雖未即於篡弒然亦亂道之漸求也王符

仲尼之末於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

卷之三十四

九

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綠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淫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俱以虛至之誘使人懂：乎得亡懷：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不定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閔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斯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閔之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遺之者不能攻也昔揚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誇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

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幸也何則動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眾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幸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粗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辨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重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誼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託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苟可以獲實而

卷之三十四

九

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乎當俱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爾又惧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乎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非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限溺蓋如此乎徐幹

用已者不為異則異矣君子所要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

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推為茂矣其幾不若經辨為美矣其理不若紬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為甚矣其正不若傳莫不為道知道之：体大之至也莫不為妙知神之机妙之至也莫不為正知正之 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為言要其至矣莫不為德玄其奧矣莫不為道聖人其弘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為九達 荀悅

卷之三十四

二十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者力牧伊尹咸其流也藹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潛詢餘文遺事錄為鬻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礼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垂世而經子異矣逮及七国力政俊入蓋起孟軻肩儒以聲折莊周述道以翔翔墨翟執倫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正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屑吻以策勲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技附者不可勝筭並飛辯以持術餐祿而餘榮矣豎於暴秦烈

卷之三十四

廿

火勢炎崑崗而煙燄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普思子政警校於是七畧芬菲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調言兼存瑣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然繁雜積而本体易總述道言治技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矱駁者出規礼記月令取乎吕氏之紀三年問黃帝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蛟蜃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螭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恠乃称羿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虱五蠹棄孝廢仁棘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憤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鴟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難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朴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所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著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騶冠綿、亟發深言鬼谷渺、每環其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看博喻之富吕氏鑒遠而体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畧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楊雄法言劉向

說苑王符潛夫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婦子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適辨一理為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休勢浸弱難明于坦塗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劉翬

道者老聃閑尹麗消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為本清淨為心謙挹為德卑弱為行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迹亭毒萬物不有其物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

卷之三十四

三

任清虛欲以為治也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塗衣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公之類也敬順具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生民以為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也君者宋駢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正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殺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辨首析華辭也法者慎

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明於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為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俳之類也儉嗇兼愛尚賢右鬼非命薄塗無服不怒非闕然而薄者其道大儉儉而難遵也縱橫者闔子名子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

本於行人譁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雜者孔甲尉繚尸佼准夷之類也明陰陽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包縱橫納農植蠶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係心也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其術在

卷之三十五

三

於務農廣為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又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現此九家之學雖有深淺詳有詳畧偕備形及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迹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形相滅亦還相生四炁相反而共成歲溜滄源同歸於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惠夷同操齊蹤為賢二子殊行等迹為仁道者玄化為本儒者德教為宗九流之中二化為最夫道以無為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為以清虛為心六藝以禮樂為訓若以教行於大同則邪偽萌生使無為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

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
道家雖為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
以禮教為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為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
兩全也 劉晝

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
之言哉而王通按史記論六家之要旨也易大傳天下之
治者衆也直所使言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
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
也子之禮而寡要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
其正君臣上下之義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
物其名實不可因陰陽之大道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

卷之十

多遷移應物變化主為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
釋此而任如術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德之要主德而臣和主功
地長而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四時之序不可失也夫儒也故曰
教多而天下之生者昌逆之者亡四時之序不可失也夫儒也故曰
為天下之生者昌逆之者亡四時之序不可失也夫儒也故曰
故曰六經之傳以千載為功累世不能廢也夫儒也故曰
高才之別雖百步之勞而功累世不能廢也夫儒也故曰
不盡其才之長而必以萬民之利為心夫儒也故曰
甲無則也夫世之移事業不為萬民之利為心夫儒也故曰
本即其法則不給家足之計不為萬民之利為心夫儒也故曰
廣矣可以行不給家足之計不為萬民之利為心夫儒也故曰
繞主甲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家儉而善

卷之十

失其真若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曰無不為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能為無不為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曰聖人不言自明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之何事不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耳死生者神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則死者生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神者生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天下何由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則蓋出而司其德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經其言而意最仁義之助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殷周之盛仲尼最仁義之助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者又折時抑揚最仁義之助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成敗存亡此禍福之所由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弱以自持此禍福之所由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一家之無不為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曰食二出此其所以長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之者無不為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而對者流多益出此其所以長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者為之見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更是以流不益出此其所以長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星則事不益出此其所以長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同也禮亦不益出此其所以長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于也禮亦不益出此其所以長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理官信賞必罰以輔教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則幸于天歷象日月星辰以治民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義而四益此其所以長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謝曰而四益此其所以長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夫名實參伍不其然也

卷之二十四

卷之三十四

其外者也。生而隨性命神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間者也。而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休惕於胸中。然其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方技者，皆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大凡書六略，今其技術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此諸家非易書所紀載，則仲尼之所言則儒者信無不該矣。奈何列之與諸家並哉？

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園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王通

程元曰：「三教何如？」文中子曰：「政惡多門，父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通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

按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王通

卷之三十四

其

子充卷之三十五

道

按道家之學，亦只以虛靈為主。周象索珠，心齋坐忘，皆是物也。未嘗鍊形也，未嘗御氣也。神為火氣為藥，失其旨矣。求長生其道之旁門，予不則。反從神以事氣，理其名。

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罔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可以得之乎。」南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吞也。」

卷之三十五

十一

知不得聞，反于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我欲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慮，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屈狂似之。我與若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不知者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德，後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者道之華也，而亂之首也。故曰：為者日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

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予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

卷之三十五

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規於天矣南華

齧缺問道乎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鴻烈作汝度神將來舍德為汝美道將為汝居將未附若美而道將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以警也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

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晦：鴻烈作墨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鴻烈下有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子南華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莊子天地殫陽氣也又胡得而有耶冲虛

卷之三十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胃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果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已三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以成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手如在於厠忽：手如將不得眇：手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手不見其形濞：手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管子時老氏未行而其語道之精乃至于此一區九合豈偶然哉古人之學必有本領大都然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天

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
 枝也喜怒哀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
 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
 以為精舍精也者氣道乃生：乃思：乃知：乃止矣凡心
 之形過知失主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
 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
 君子使物不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
 事加于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
 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
 地義則湛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手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
 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
 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
 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搖心無
 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野民不能知也
 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極于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于心
 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心以藏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
 形然後言：然後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乃死精存自生
 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源浩然和平以為氣淵：之不涸四
 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旁天地被四海中無感意

外無邪蓄心全于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蓄不遇人害謂之聖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
 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于大明敬慎無貳日新其德徧知天
 下窮于四極敬發其光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管子
 搏氣如神萬物倭存能搏手能一手能無卜筮而知吉凶手
 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又重思
 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竭也四
 体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知
 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
 外薄不蚤為圖生將與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
 之齊彼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
 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正平擅
 白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節其五欲去
 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白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
 之必以喜怒哀憂是故止怒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將大定
 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將大定
 管子
 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
 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体掘若
 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于物之初

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
議乎其將至陰肅之至陽赫之肅出乎地赫之發乎地兩
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
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
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非是也且孰為
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
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獸食之獸不疾
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
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
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

卷之三十五

六

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素練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
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其貴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
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
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於汴也無
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也若天之
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
丘之於道也其猶騶鷄與爾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
之大全也南華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滯
而心澤雪而精神搖擊而知夫道官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

崖略夫昭之生於冥之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
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未無
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達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
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
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
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乎其若海窺乎其
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
皆徃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
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現之生者暗醴物也雖有

卷之三十五

七

壽夭相去幾何湏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欲有
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
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
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
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
天機墮其髮紛乎宛乎現魄將徃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
之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
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之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
不可聞之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南華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

未見頃百舍重趺而不敢息今吾視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
蔬而素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飲無崖老子漠然不
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
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
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
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者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衡然而
顧顧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族也機
察而審知巧而觀於泰凡以為不信違竟有人焉其名爲竊
南華

卷之三十五

八

南榮越藏娘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未
手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
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子南榮越俯而慙仰而嘆曰
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
人謂我未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
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
患也顧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君眉睫之間吾因以得
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三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
也汝亡人我憫之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
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

卷之三十五

九

曰汝自濫濯訖執齋予然而其中津予猶有惡也夫外
韞者不可繁而投將內韞者不可繆而投將外韞外內
韞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
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
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
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無下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
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儵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
終日嗥而嗑不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視其德也終
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
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
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手
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忤不相與為
謀不相與為事儵然而往倜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
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
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
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南華
道而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也問條達動
若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海內名立後世智惠天地
察分秋毫稱善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
強固倉不滿官御不屬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至侯
爵意後世無名鴻烈曰南榮越恥聖道之獨亡于已身津
霜露秋陽映映涉山川胃榮刺棘百舍重趺不敢休息南見
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靈也問條達動若十日不食如享太
牢是以明海內名施後世連界天地察分秋毫稱善華語

不休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處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卷之三十五

十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南華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

鴻烈忘禮在前

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也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忘矣仲尼變鴻烈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鴻烈化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鴻烈無善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鴻烈作而夫子騰寶丘也請從而後也南華無離乎事散教素能如嬰兒乎鰓抱一

卷之三十五

十一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問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園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釐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南華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雖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不死不以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者非物出不得先物

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南華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然若乎回也憂乎聞也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遠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

卷之五十五

十一

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道茫而無知乎心儻而無羈乎物迷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以益為沼以石為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

卷之三十五

十三

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覓道覓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重雲蔽天江湖闌然遊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為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勿以聖人力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一灼之火能燒萬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冥而道何在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
執為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
方故可得之於一息然身不遇者西人射相遇則巧拙見西
人奕相遇則勝負分身不遇者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
無拙無勝無負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石投
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雖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鯨大
鯢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吾
道如處暗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小人之推歸於愚君子之推歸於善聖人之推歸於無所得
無所得所以為道 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
傷 仰道者企如道者侵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
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心
應棗肝應櫛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 與
天地似契似離純 各歸者在此手 天地雖大有色有
形有教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教非方而天 地 者存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
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 不傷人天非自天有為天者
地非自地有為地者即易所謂統天行地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
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

卷之三十五

五

外不見人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
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 之所自生者如搖翼得風
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 之所
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
形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
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物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
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衣搖空
得風氣呵物得水 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
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
內想大火火之覺熱內想大水火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
德皆可同之此存想之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 三
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卿
蛆食蛇 食蛙 食蜘蛛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
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
一言 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芒乎若亡窅乎若清同鳥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
人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
之道則然 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
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礼卑

卷之三十五

五

無我二偶我無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
以精無我故米去穀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
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
彼者非此 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未無首其往無
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也爾吾之神一歛無起滅爾惟無我
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五行之運因精有視因視
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
之偽心流轉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
萬株天地雖大不能容空中之核唯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
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

卷之三十五

十六

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衆以魄攝
竟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視運魄者木有余則金不
足也蓋魄之藏視俱之竟之游魄因之竟畫寓目魄夜舍肝
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竟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
地者竟扭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
魄扭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之所
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衆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
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
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已得佛氏宗旨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
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

為視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視凡造化
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人動於礼者神不外
馳可以集神人動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
可以輕視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
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
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攝之惟
聖人能缺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
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
物無物則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物
我交心生而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

卷之三十五

十七

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即楞嚴金目
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聽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枯龜無我能見大智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鍾鼓無我能見
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壽
未嘗有我 蜚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
我無不在 人以無知無為者為无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
為無我辟如火也燥動不停未嘗有我 昔之論道者或曰
疑寐或曰遽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過此而
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
之上乃契吾說 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生木馬

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不見小見遠者不見近聞大者不聞小聞近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 聖人言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事不言我 關尹子

卷之三十五

六

初胎胎動有推輿風輪誰轉三：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幾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沌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資於元：資於始：資於始太真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而三之教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樓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樓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陽上赤下黑右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

卷之三十五

九

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行是以坎離獨幹中氣中天地而立生：萬物新：而不窮陽之氣為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之氣為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同茲本相應孰究其所以未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中和中玄同萬物化生是之謂三：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听之程本

惟道無定形虛疑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萬形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廣聚而廣居其知徐：其樂于：夫是之謂字有無以相及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參息以相薄也龐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宇宙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疑為一氣散

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程本

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手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

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此理也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

是故能固其元為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為冠賊之冠加法度

為為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冠毀則為賊夫穿垣竄發

鎬鑄其盜之細也夫程本

天之精氣其大教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

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

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教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

者也赫胥大庭愔恍如有所遺者也故曰出于一立於兩成

於三連山以之而成形滌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教

也程本

道之所載四出拓或作坦有是者斯踐之矣夫何故乎故也

恢濶濛濛而無不容一與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

之乎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為能集道惟平為能載無所於闕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

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胷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

厯陸嶠嶮太行雁門橫塞之靈臺之閑勺水之不通而奚以

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

是故車四損則裂胃中滿則吮薄氣矣嗔惴惴則狂積憂損

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庫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

形無數故名無體以無體故無體生死以無名故無有無

以無數故無有陰庫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

矣完不能無數也是以韋華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

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

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程本

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玄洞無有是生三元之

功同立於玄緼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

貫焉是謂三十一之所成萬紀以成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

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

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論於無

間付畀稟受而不加貧酬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

事畢此之謂也程本

仰而視之玄在焉俯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

而望之玄參乎其前也攬足据行去而遠之玄睦乎其後也

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則守之不能守玄則舍

之程本

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

然也命之曰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太一天得之謂
天一帝得之謂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
味其臭而不得也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迄
范乎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為而不宰成而不有机的所由
以出焉机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家能化一以為二
化二以為三因三成萬物故曰一之喪大矣在三而三在九
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
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者立
於一：立而萬物生矣程本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固有聖人

卷之三十五

三

若知之手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
形陳大夫曰葵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謂誰陳
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耳視目聽定公聞而異
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礼亢倉子至賓
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
能易耳目之所用告昔過也公曰孰知是寡人增異矣其道
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体合於心：合於氣：合
於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
近在眉睫之內未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為是我七竅
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而已矣亢倉子陳

是也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固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
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固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
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
目聽魯侯聞之驚使上卿厚礼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魯侯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卿厚礼而致之者我視聽不用耳目
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耳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
之亢倉子曰我体合於心：合於氣：合於神：合於無其
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未
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竅心慮之所覺六腑五臟
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而已矣亢倉子陳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無象無形窈：冥：寂寥淡漠

不聞其聲吾彊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

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汪洋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

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

卷之三十五

三

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
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
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
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与物終
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雖已琢還復於樸無為
為之而合乎生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智有
萬有同而含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殤父無喪子之憂
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嫜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
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

以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蓄積而不加富布
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應用不
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窮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
舒兮與陰陽俯仰兮文子

老子曰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
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
神從而害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
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滯而不還形閉中
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
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

卷之三十五

五

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如此則萬化之化而不偶也百事之
變無不應也文子鴻烈曰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
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
安也而處之則虛氣不當其位而用之則故夫形者非其所
而行之則時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奉天下萬物較其
不離也忽去之則知其不可不慎守也夫奉天下萬物較其
能聽形依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容能分白黑視能觀美而知
別也凡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也知
頭低值木而不自知也指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
忘于大在也則忘于外在也則忘于上則忘于下在左則忘
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虛為定今夫忘
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
而用之不能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李錯
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拈形于連峻列埒之門而躊躇于
汚室齊隘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

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
害貪饕多欲之人顛乎勢利誘慕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
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邪遠久滯而不還形閉中則
神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則
火逾然而消逾亞夫精神氣志靜而日充者其壯躁而日
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柔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
浮倪仰怡然而運則萬物之化無不偶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若炭机如運則萬物之化無不偶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子苑卷之三十五終

卷之三十五

五

吾處天下六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歟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亂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即至樂極也文子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靈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哀故閉其四關止其五道即與道論神明藏於見形精氣反於至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听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精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精存於耳即其聰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木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文子

卷之三十一

三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懼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間之途稟不竭之府卒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為者乎無為者即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柱上現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為者李之達

鼓也文子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適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為貧賤寧貴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体道矣文子

卷之三十一

四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則在已者得而邪氣無由入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為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文子

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氣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其滋味滯於声色終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值一害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接而悅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害于体听之不合於道視而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害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食非不贍也然而弗為也害於性也此

四者耳目口鼻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
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
靜內在已者得而邪氣因而邪氣豈若憂癢疢之與瘰癧之
蕪而豫侮之哉 鴻烈

老子曰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
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
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文子

老成子養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
尹文子生捐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老聃之徂西
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

卷之三十六

五

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之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
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
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孝幻矣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奈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
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情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者
飛終身不着其術故世莫傳焉 冲虛

子列子居鄭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
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
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瞢人吾側聞之試
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不化者

能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無時常
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四時不生者疑獨不化者
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
死是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
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謂
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冲虛 按此一章是盡道總
一書之至也此曰黃帝書
則知道總之非老子書矣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瞢人乃居南郭從之虞者日
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
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君不相見者門之

卷之三十六

六

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
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
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汝偕
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瞞焉而不可与接
傾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
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術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
後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不無
言用無言為言不言無知為知不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
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冲虛 既為宗
門之囑矣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子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在
而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
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冲虛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
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儻仁義者弗能復也冲虛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南華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

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乎邪曰惡：可子非其人也夫

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

卷之三十六

七

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
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
九日而後能外外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而後能見獨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
不死生：者不止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
不成也其名為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
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聞之聃許：：聞之需役：：聞
之於謳：：聞之玄冥：：聞之參寥：：聞之疑始南華

顏成子游謂東郭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徙
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
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
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適惡乎其
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以終若之
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以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
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南華

卷之三十六

八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儂狶也每
下愈况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
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輪
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聞乎
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不知其止吾已往
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
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
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南華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

與恬交相參而和理出其性南華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逆於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澹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此坐神教此黑山鬼神之論所由來也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澹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曾是以而以神御氣之說可參乎夫有干越之劍首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而勿失與

卷之三十六

九

神為一之精通今於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南華此足盡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競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數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則實者倫矣虛則

靜則動則得矣靜則無為也則任事者自矣無為則俞俞者憂患不能害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南華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實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

卷之三十六

十

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南華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散無方而求監焉軼玄眇而後無抗澄幽而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現乎孰莫聽乎無因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無與階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所以無疵保獨至傳未之將然領無首之即次度十五而用事量往來而廢異因動靜而結生能天地而本措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教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

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一者德之賢也聖者賢之愛也道者聖之所更也至之所得也以至圖弗能載名弗能率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万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騰而能奉善指過焉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生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春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份：孰不後一出至一易故定審於人現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俞受究曉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笑詖辭者卑物者也聖人知其兩離淫辭者

因物者也聖人知其兩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兩飾適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兩極正辭者惠物者也聖人知其兩立立者能效其所可知也真能道其所不及明諭外內後能定人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凌：乎泳澹波而不及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若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後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 鶡冠子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賤為盲處卑則為魘為室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癭為蹻呂覽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為無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故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則無功：則生有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

為也不以無為、有常不以無為、有常則虛、則德盛德

韓非

夫喜怒者道之行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
慾者性之累也人火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瘖瘖驚怖為狂
憂悲多患病乃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
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
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
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
悖堅而不韞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

卷之三十六

三

窺其覓不躁其神不燒湫溼寂寞為天下泉大道坦、變無
形像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
無忘玄伏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綽與之轉化以聽天
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則樂矣鴻烈

日月欬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藏之人性欬平嗜欬害
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
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
以自見則動而惑營營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
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手吾猶有
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

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及性
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施德四海是
故凡將奉事必先平意清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堊之抑
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鴻烈

罔兩問於景曰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
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
則無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倪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若神明下
招、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鴻烈

卷之三十六

五

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
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
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
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也及其為無、又何從至於此
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盜也鴻烈
曰罔兩問于視曰何以有也視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
子視之無形罔兩問之曰何以有也視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罔兩問之曰何以有也視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
得之乃內視而自反也視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
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視曰吾直有所
遇之耳罔兩反吾求矣視反罔兩視忽然而不見反而自存亦以
於無形矣

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下迎黃帝、

乃長生慎汝內開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
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職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
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
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
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在於土而反於
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
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經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南華

卷之三十六

十七

黃帝曰警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呂覽
列姑射山在滄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惡
為之敵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愆陰陽常調
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
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和天地也此即教中
無註也莊子曰吾聞之連叔曰吾聞之接輿大而不
無當也而不及吾驚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人有遠庭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連叔曰其言謂何連叔曰其言
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變使物不疵癘而年穀豐登以
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則吾將有言乎文者之規也無以
猶時也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有言乎物者之知也亦有一世

樊二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
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謂至德也
物為事以
秦穆公時有蕭史者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穆公女弄玉好
之公為作臺鳳以居之積數十年一旦隨鳳去云雍宮世有
簫管之聲焉鄭道元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汙充攝之間此
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飽則
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表飢不廣
思飽而不厭老不長慮困乃激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
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奇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

卷之三十六

木

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
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慈靜之遇亂正之勿
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
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
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永而屯泄旬中無敗節
欲之道萬物不害管子
昔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與道士浮丘同遊伊洛之浦舍始
又受玉雞之儒瑞於此水洛神宓妃之所在也鄭道元
孝明帝時河東尚書郎王喬達為萊今喬有神術每月初常
詣臺朝帝帝怪其教而無車騎氣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
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幸羅但得一雙鳧耳使尚書
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饋也每當朝時禁門鼓不擊自鳴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

九

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
木精主水魄主金之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之
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
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
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
魄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情以我之精合天地萬
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
譬如萬火可以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
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
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

卷之三十六

精鼓之聲如我之聲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
五行之氣我何有焉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矣
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
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
橫見有事按此養生之的也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魂者木也本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夏精而
見於畫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
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
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
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
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
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之所以不窮厚火以養神
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矣忘情而超生者吾
嘗言之矣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一息事本至有以
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
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
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
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
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
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

卷之三十六

三

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
入金石上即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即
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
他人之肺肝物即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
知象由心變以此現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
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
道之士能為之亦能之而不為之按此條道宜入道以此多養生精語故存之此
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
不變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
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之一身內變蛟鯢外蒸蟲蛇癡則
鼈魚獺則鼠蠹我可為萬物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
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形可
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
人成一子形可合貪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
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
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
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手汝欲為之乎心
憶者猶忘飢心念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者
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藏
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

卷之三十六

三

痛之 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後之愛後之則精後之蓋心有所結先疑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生火生土生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為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現為神為彼生母本愛現雖異識生彼生之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之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現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此開尹子授胎會

卷之三十六

三

阿難復有從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及處有十種仙阿難彼諸眾生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

中煉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未散入諸趣楞嚴

老子曰尊勢辱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文子

阿難卷之三十六

四

子苑卷之三十一終

子養卷之三十七

道附名理

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恒乎化則潤而其形無盡喜
怒哀樂思恨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潤而其形有餘正氣
之在人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真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為
量也是乃使其神之所澤鬱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
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
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之
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
色澤外變神去其軀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

卷之三十七

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為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
魄守戒謹室其兌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
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其府源流洫
滿而不溢冲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程本 按此 蓋養生之術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
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
不死者即君聞之於傳聞者即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
於不死者今安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
附此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
母拜木公時人莫知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

公之王童也仙人得道昇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
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
西王母傳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聰思齊則
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死秘枕
中之書鑄成黃白之方升天風俗通傳善為文辭孝武以屬
諸父其專之招募方伎惟過之人皆神仙黃白之事財彈力
屈無能成獲乃謀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
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
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特之而必謀安罪
重於將反形已定國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遂
封湯以國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誅所與謀者
安所養士或賜爵或賜金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火聲遂傳行

卷之三十七

耳論術曰淮南王字道招會天下有道人之傾一國下滿
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果術莫不中出王遂
得道家升天富貴神仙大以於天上劉向云淮南王好儒學
曰劉安是漢高帝之孫賜王長子也折節下士萬好儒學
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為俊異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
住哀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
金化其出入無聞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升天餘藥在
器難犬視之皆得人焉
附此
余所知有勅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
少時為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繪束髮立與雲霧坐
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素未有
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
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又說淮

南王好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為山巖
嘔吸為寒暑噴嗽為雨露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西京雜記
雖與雖生家不論要皆用先天一炁自己元神而為之者也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
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陽始動於下南方之中
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
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生中秋是也然
則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是
故和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前而西方和
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

卷之二十七

三

於和之所不能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
天下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
而道莫大於和：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
云不剛不柔布政優：此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
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
陰陽與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極而合乎陰氣起
乎中夏至中冬而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
一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為常是故先法之內
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極盛不相接是以
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惑此天地之道也天地先盛

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壯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
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下
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為寒則凝冰裂地為熱則焦沙爛石
氣之精至於夏放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
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秋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情
天地之精而精故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君子法乎
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亦可以
謂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
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
之所為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

卷之二十七

四

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為大得天地之
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為有功雖有
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
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
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
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陰不得過
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為功
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物者天之制也陽
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
奉天地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日裏藏三時，大寒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此下疑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窳，是怒則氣高，喜氣散，憂則氣旺，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而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為而氣不隨？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

卷之三十七

五

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揀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氣常下，施於地，是故道者六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六不宛氣，苟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群泰，取其衆和高，堂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弗為適之而已矣。法之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礼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水泮而綏，內與陰俱近，與陽遠也。天氣之氣不致盛滿，不交冰

陽是故君子慈愛氣而游於房，以体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傷，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頌，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壯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畧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踈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間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從神而成神，後意而出心之謂意，勞者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以靜神，

卷之三十七

六

以養一作氣，多而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飢寒也。知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况外傷乎？忿恤憂恨者生之傷也，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故天下之君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火枯之時，群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伐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懲州華之間，故生宿變中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

見矣是故男女休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暑無失適飢飽無過平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哀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大得天地泰者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長之質人之所日受於人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未之大卒而必讐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為言猶讐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各讐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讐於不久與不久之精各讐其平生之所生今如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讐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損天者皆人其天之能欲出其質而人弗能豈獨立哉董仲舒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焉字少平妻田氏女焉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祕識一覽聞誦於口常指為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答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婦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前浣朝霞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

行朔曰兒前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館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旁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蒙之澤忽見王母來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代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代毛矣洞冥楊子曰世言不純行不純表其流風道幾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行矣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違其時聖人隱也賢者行不違其時賢者隱也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沐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方生名過矣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德應諧以優不窮是柳下惠戒其子以高容首陽為拙不為工飽食安坐以言易農依隱玩世說時不違其滑稽之權子風俗通云俗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因玉爾之業變化無常

武帝末年孫好仙術與東方朔押臞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鳥數下地食此草叢和欲馭以手拊鳥目不聽下也長其食此草蓋鳥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

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履與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業邀臣入雲端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為日月雲雷之狀、曰縷雲枕又薦蛟毫之白縵以蛟毫織為縵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節之因名柔毫縵又有水藻之屏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洞冥

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解竈辟穀却老方見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編諸侯無妻人間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饒遺之常餘錢金衣

卷之三十七

九

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燕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有古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為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為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眾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

卷之三十七

十

實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手膚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鷹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類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為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曰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為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為不死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論衡

西域猼訑虎龍映日看之光如聚炬火有童子遙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即方朔着黃綫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洞冥

帝嘗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之上倏忽變為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飄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闥海玄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出胥池寒園地

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洞冥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遺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雲車而至於殿西南向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如雲有三青鳥如鳥大使侍母旁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為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唯帝與母對坐其後者皆不潔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廁朱鳥牖中窺母：願之謂帝曰此

卷之三十七

十一

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西京雜記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博物志

元光中帝起靈壽壇：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鶴歌春歸樂謁乃聞皇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遠梁三市乃止壇旁草樹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四面列種數條如青桂風至自拂階上遊塵

洞冥

克李馮翔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簪負五岳真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也 博物志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實執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草蓋而未謁帝焉 博物志

黃安年可八十餘視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坐龜皆已平矣此龜畏日月之光二千歲

卷之三十七

十二

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西京雜記

山中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恤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見父與數人博於石上初度世令還山 神道元

虎門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才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象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華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未山下呼宗族室家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

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看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鄭道元

漢書曰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歎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通同道隱形休茲詩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蓋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幸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

卷之三十七

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頭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資稅向何人獨能乎哉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難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何是惟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風俗通

拒譚新論說方士有董仲君罪繫獄佯死臭自陷出既而復生博物志

劉根不覺飢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熱當嚴之時裸之而不寒恒山君以為性耐寒暑恒山

以無仙道好奇為之前者已述博物志

拒譚新論稱元帝疾病庸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卧於池臺上矐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鄭道元

易稱太極是生西儀、生然後有人民有人民然後有生死生死之義著明矣蓋萬物施張渾尔而就六無所不備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得一論也聖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日月運行四時分治五星受制於太微監無道之國吉凶預見以戒王者動靜言語應效相通有自

卷之三十七

未矣天然雖不言其變化云為不可謂之無也周書序彙燭問消子曰有死亡而復云有神仙者事兩成耶消子曰言固可兩有耳孝經愛神契言不過天地造靈洞虛猶立五嶽設三台陽精主外陰精主內精氣上下經緯人物道治非一若夫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木有松柏操檀之倫百八十餘種草有芝英萍實靈沼黃精白符竹嬰戒火長生不死者萬數盛冬之時結霜歷雪蔚而不凋見斯其類矣何惟於有仙邪余嘗得秦大夫阮蒼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露集祈祀弥布殆必因迹托虛寄空為實不可信用也若周公黃錄記太白下為王公

然歲星變為竇壽公等所見非一家聖人所以不開其事者以其無常然雖有時者蓋道不可棄距而閉之尚貞正也而論語云忤力亂神其微旨可知矣

劉向

或曰聖人不師仙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期語曰語乎哉非驚也欬惟驚也能使無為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有與無非問也非問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惶乎不惶楊雄

費長房為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自退同入此壺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會而返雖能役使鬼神而終

同物化

卷之三十七

十五

玄中記曰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

神仙傳稱靈壽光扶風人死於江陵胡國家園墳埋之後百

餘日人有見光於小黃縣寄書於罔發視之唯有覆存

道元

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

升天鷄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

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之行

未還不獲偕同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

俗以為然因號為壻鄉故水亦即名焉

柳道元

端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若菊谿亦言出祈谷蓋谿澗之異名也源傍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食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餒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

柳道元

鄭明德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交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化為白鵲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獲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騰為廣州意甚惡之使以狀列聞遂在誅城

柳道元

桂陽列仙傳云蘇耽彬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虛無時人

卷之三十七

十六

謂之癡常與眾兒共牧牛更直為師錄牛無散每至耽為即牛輒徘徊左右不逐自還眾兒曰汝直牛何道不逐邪耽曰非汝曹所知即而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遠供養涕泗又曰年將疫死者略半穿一井飲水可得無恙如有哭聲甚哀後見耽乘白馬還此山中百姓為立壇祠民安歲登民因名為馬嶺山

柳道元

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為猛設玉膏猛弟子竊一甕欲以未示世人梁即化如指猛使甕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

過鄰道元

東陽記曰信安縣有縣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飢俄頃童子曰其婦承聲而去斧柯摧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鄰道元

聞有徐登者女子化為丈夫與東陽趙晒並善越方時遭兵亂相遇於谿各示所能登先禁谿水為不流晒次禁枯柳為生篋二人相示而笑登年長晒師事之後登身故晒東入章安百姓未知晒乃升茅屋支鼎而爨主人驚怪晒笑而不

卷之三十七

十七

應屋亦不損又常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晒乃張蓋坐水中長嘯呼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婦如章安令惡而殺之民立祠於永安而蚊蚋不能入晒東道懷術而不能全身避害事同義弘宋元之逸死運之來故難救矣鄰道元

縣東南二十里富城洲上有道士范儕精蘆自言巴東人少遊荆土而多盤桓縣界惡不食簫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許人心歆見歛然而對貌言尋求終弗遇也雖遠跨諸洲而舟人未嘗見其濟涉也後東遊廣陵卒於彼土儕本洲無定止處宿憇一小菴而已弟子慕之於其昔遊共立精舍以存其人鄰道元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

愛力愛神之謂當否則不宣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皆乱百度則生瘕故喜怒哀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氣者猶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手申也蓄者以手虛也內者以手外也氣宜宣而過之休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鄰臍二寸謂之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閑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促至於

卷之三十七

十八

以有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閑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閑是謂要術凡蕩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耗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况於藥乎寒斯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為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為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

壽必用道所以盡命而悅

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蜀城南人有見薊子訓與父老共摩銅人曰正見鑄此時計其日似近五百年矣

神宮在高石治中有人神多麒麟其芝神草有英泉飲之服三百歲乃覺不死去瑯玕四萬五千里 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負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多大蛇為害不得居也 博物志

魏武帝好養生法亦解方藥招引四方之術士如左元放華他之徒無不畢至上黨王真隴西封君達上姓封名君達其

卷之二十七

九

餘養性法即可效用人參云休欲常少勞無過虛食去肥濁即酸醢減溫處換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施泄秋冬開藏武帝行之甘陵甘始始甘始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投散萬斤於海又取鯢魚此通遠萬里已不可行不能得也

魯女生熊國華他字元化東郭延年唐嘗冷壽光河南卜式

張貂薊子訓汝南費長房鮮奴鼻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陽

城郭餘字孟節廬江左慈字元放慈左慈郭餘始能行氣導引

食慈慈二百年人凡如此之徒武帝時集之於魏善辟穀不又曾拉解道論曰甘始左慈郭餘始能行氣善辟穀不三百年人自王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為調笑不金信之然嘗試餘餘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諸街士咸共稱之王使有至情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諸街士咸共稱之王使領諸人 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斷整

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厥刻

鬼魅皆此類也周礼所謂恠民王制稱挾左道者也 文典

李軍李都食甘始始視水不寒渴利始至猶命軍不酒私費並承甘始始視水不寒渴利始至猶命軍不通良久乃蘇寺人嚴峻就左慈李補導之術問堅真無事于御而逐聲若此 王仲統云甘始左慈郭餘始能行氣善辟穀不景受雲九子元方年三十二歲莫知其術亦得東郭延年行客成信有驗劉德治淮南王微鴻地中鴻寶秘書及子向見而奇之 博物志

近魏帝時河東有焦生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焦入水不凍杜

怒為太守親所見皆有實事 魏大台日焦孝然邊河居一之黍象於雪畧無變色時或折薪惠人而已 博物志

卷之二十七

廿一

穎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聞河南密縣有公其人出行不知所至復來還語其家云我得仙因與家人辭訣而去其步漸高良久乃沒而不見至今密縣傳其仙去二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 博物志

或問神仙之術曰誕我末之也已矣聖人弗事非惡生也終

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力之為也曰亦有仙人乎曰僂僂

桂斧涯乎異俗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非

仙也男化為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夫豈人之性哉氣

數不存焉 博物志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王通

卷之三十七

五

釋

卷之五

子 160—630

惟有阿難先受別請遠遊未還不違僧次既無上座及阿闍黎途中獨歸其日無供即時阿難執持應器於所遊城次第循乞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為齋主無問淨穢刹利尊姓及旃陀羅方行等慈不擇微賤發意圓成一切衆生無量功德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為阿羅漢心不均平欽仰如來開闢無遮度諸疑謗經彼城隍徐步郭門嚴整威儀肅恭齋法爾時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娼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呪攝入娼席娼躬撫摩將毀戒体如來知彼娼術所加齊畢旋歸王及大臣長者居士俱來隨佛願聞法要于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生千

卷之三十八

六

業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呪勅文殊師利將呪往護惡呪銷滅提獎阿難及摩登伽婦來佛所取者便執林取材耳
無可去取其有去

阿難汝今修證佛三摩地於是本因元所亂想立三漸次方得除滅如淨器中除去毒蜜以諸湯水并雜灰香洗滌其器後貯甘露云何名為三種漸次一者修習除其助因二者真修到其正性三者增進達其現業云何助因阿難如是世界十二類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所謂段食觸食思食識食是故佛說一切衆生皆依食住阿難一切衆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諸衆生求三摩地當新世間五種辛業是五種辛熱

食發娼生噉生患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僊嫌其臭穢咸皆遠離諸餓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與鬼住福德日消長無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薩天僊十方善神不來守護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現作佛身未為說法非毀禁戒讚娼怒癡命終自為魔王眷屬受魔福盡墮無間獄阿難備善提者永斷五辛是則名為第一增進修行漸次云何正性阿難如是衆生入三摩地要嚴持清淨戒律永斷娼心不食酒肉以火淨食無噉生氣阿難是修行人若不斷娼及與殺生出三界者無有是處當觀娼欲猶如毒蛇如見怨賊先持聲聞四棄八棄執身不動後行菩薩清淨

卷之三十八

七

律儀執心不起禁戒成就則於世間永無相生相殺之業偷劫不行無相負累亦於世間不還宿債是清淨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須天眼自然親見十方世界觀佛聞法親奉聖旨得大神通游十方界宿命清淨得無艱險是則名為第二增進修行漸次云何現業阿難如是清淨持禁戒人心無貪娼於外六塵不多流逸固不流逸旋元自歸塵既不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国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明月身心快然妙圓平等護大安隱一切如來密圓淨妙皆現其中是心即獲無生法忍後是漸修隨所修行安立聖位是則名為第三增進漸次修行

尔時世尊普告衆中諸大菩薩及諸無漏大阿羅漢汝等菩薩及阿羅漢生我法中得成無學吾今問汝最初發心悟十八界誰為圓通從何方便入三摩地憍陳那五比丘即從座起頂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在鹿野及於鷄園現見如來最初成道於佛音聲悟明四諦佛問比丘我初稱解如來印我多阿若多妙音密圓我於音聲得阿羅漢佛問圓通以我所證音聲為上優波尼沙陀即從座起頂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六觀佛最初成道觀不淨相生大厭離性諸色性以後不淨白骨微塵歸於虛空、色二無成無學道如來印我名尼沙陀塵色既盡妙色密圓我後色相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

卷之三十八

八

證色圓通為上優波尼沙陀此翻近也云塵性謂微塵是色淨觀香嚴童子即從座起頂礼佛足而白佛言我聞如來教我諦觀諸有為相我時辭佛宴臨清齋見諸比丘燒沉水香香氣霏然未入鼻中我現此氣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無所着未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如來印我得香嚴號塵氣條滅妙香密圓我後香嚴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香嚴為上樂王藥上二法王子并在會中五百梵天即從座起頂礼佛足而白佛言我無始劫為世良醫口中常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數凡有十萬八千如是悉知苦酸酢淡甘辛等味并諸和合俱生變異是冷是熱有毒無毒悉能徧知承

事如來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離身心分別味因從是開悟蒙佛如來印我昆季樂王藥上二菩薩名今於會中為法王子因味覺明位登菩薩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味因為上跋陀婆羅并其同伴十六開士即從座起頂礼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塵亦不洗体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宿習無忘乃至今時從佛出家今得無學彼佛名我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觸因為上跋陀婆羅此摩訶迦葉及紫金比丘尼等即從座起頂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於往劫於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我得親近聞

卷之三十八

九

法修學佛滅度後供養舍利然燈續明以紫光金蓮佛形像自尔以來世、生、身常圓滿紫金光聚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眷屬同時發心我現世間六塵變壞惟以空寂修於滅盡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猶如彈指我以空法成阿羅漢世尊說我頭陀為最妙法開明銷滅諸漏佛問圓通如我所證法因為上摩訶迦葉阿那律陀即從座起頂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常樂睡眠如來訶我為畜生類我聞佛訶啼泣自責七日不眠失其雙目世尊示我樂見照明金剛三昧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果如來印我成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旋見循元斯為第一那律即阿那律此云無貧亦云如意乃

白飯王于也過去世以一食施辟支感九十一劫受如意樂
增一阿含云佛在祇園為眾說法那律于中眠睡佛說偈
河曰咄咄何為瞋眼根便失因是修禪得四大淨色半頭而
律于是達曉不眠眼根便失因是修禪得四大淨色半頭而
見觀三千界周利槃特迦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
猶如掌果
闕誦持無多聞性最初值佛聞法出家憶持如來一句伽陀
於一百日得前遺後得後遺前佛愍我愚教我安居調出入
息我時現息微細窮盡生住異滅諸行剎那其心豁然得大
無礙乃至漏盡成阿羅漢住佛座下即成無學佛問圓通如
我所證反息循空斯為第一
特持此云維道即歸掃比丘也
為五大法師秘本佛法不首教人後感愚鈍以宿善故遇佛出
我五百比丘同教一偈經九十日不成佛今教息攝心因而

卷之三十八

十

去劫輕弄沙門世之生有牛伺病如來示我一味清淨心
地法門我得滅心入三摩地現味之知非体非物應念得超
世間諸漏內脫身心外遺世界遠離三有如鳥出籠離垢銷
塵法眼清淨成阿羅漢如來親印登無學道佛問圓通如我
所證還味旋知斯為第一
一佛為迦騰賜之教味令常念佛是謂畢陵伽婆蹉即從座
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初發心從佛入道教聞如來說諸
世間不可樂事乞食城中心思法門不覺路中盡刺傷足舉
身疼痛我念有知此深痛難竟痛覺清淨心無痛覺
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寧有雙覺攝念未久身心忽空三七日

中諸漏虛成阿羅漢得親印記發明無學佛問圓通如我所
證純覺遺身斯為第一
一故餘習多慢此云餘習昔為婆羅門
氣也蓋習須善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來心
得無礙自憶受生如恒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
十方成空亦令眾生證得空性蒙如來發性覺真空性圓
明得阿羅漢入如來寶明空海同佛知見印成無學解脫
性空我為無上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諸相入非之所非盡旋
法歸無斯為第一
一者既善且吉亦云善現善吉舍利佛
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心見清淨如是受生
如恒河沙世出世間種種變化一見則通獲無障礙我於路

卷之三十八

十一

中途迦葉波兄弟相逐宣說因緣悟心無際從佛出家見覺
明圓得大無畏成阿羅漢為佛長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佛
問圓通如我所證心見慧光極知見斯為第一
舍利此云
子也其母名舍利其眼黑白分明轉動流利如之故連普
摩為名其勇洵稱難論常懷慈子論即不勝詳見後
賢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已曾與恒沙如來
為法五十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從我立
名世尊我用心聞分別眾生所有知見若於他方恒沙界外
有一眾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我於爾時乘六牙象分身百
千皆至其處縱彼障深未得見我與其人暗中摩頂擁護
安慰令其成就佛問圓通我說本因心聞發明分別自在斯

為第一凡具大根修菩薩行皆名普賢之行孫陀羅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從佛入道雖具戒律於三摩地心常散動未獲無漏世尊教我及拘絺羅觀鼻端白我初諦現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烟身心內明圓洞世界徧成虛淨猶如琉璃烟相漸銷鼻息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為光明明照十方界得阿羅漢世尊記我當得菩提佛問圓通我以銷息息名共翻豔喜為前放牛唯陀故標其妻乃如未親弟也為第一孫陀羅云好愛其名也富樓那弥多羅尼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來辨才無礙宣說苦空深達實相如是乃至恒沙如來秘密法門我於眾中微妙開示得無所畏世尊知我有大辨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師子吼成阿羅漢世尊印我說法無上佛問圓通我以法音降伏魔冤銷滅諸漏斯為第一富樓那受名此云滿多羅尼母名優波離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親隨佛逾城出家親覲如來六年勤苦親見如來降伏諸魔制諸外道解脫世間貪欲諸漏承佛教戒如是乃至三千威儀八萬微細性業遮業悉皆清淨身心寂滅成阿羅漢我是如來眾中綱紀親印我心持戒修身眾推無上佛問圓通我以執身優波離此云上首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斯為第一以其持律為衆綱

翻故或大目犍連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初於路乞食逢遇優樓頻螺伽耶那提三迦葉波宣說如來因緣深義我頃發心得大通達如來惠我袈裟著身鬚髮自落我遊十方得無罣礙神通發明推為無上成阿羅漢寧惟世尊十方如來歎我神力圓明清淨自在無畏佛問圓通我以旋湛心光發宣如澄濁流久成清瑩斯為第一目犍連姓也此律陀此云無節樹樹神得子以此為名優樓頻螺此云木瓜瘡胸前有瘡如木瓜故鳥鵲瑟摩於如來前合掌頂禮佛之雙足而白佛言我常先憶久遠劫前性多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說多端人成猛火聚教我徧觀百骸四支諸冷煖氣神光內凝化多端心成智慧火後是諸佛皆呼召我名為火頭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心發大願諸佛成道我為力士親伏魔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心暖觸無礙流通諸漏既銷生大寶歆登無上覺斯為第一鳥鵲瑟摩云火持地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為比丘常於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或作橋梁或肩沙土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或有眾生於闍闢處要人擎物我先為擊至其所請放物即行不取其直毗舍浮佛現在世時世多飢荒我為負人無間遠近惟取一錢或有車牛被於泥溺我有神力為其推輪拔其苦惱時國王大王延佛設齋我於尔

時平地待物毗舍如來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開見身微塵與造世界所有微塵等無差別微塵自性不相觸摩乃至刀兵亦無所觸我於法性悟無生忍成阿羅漢迴心今入菩薩位中聞諸如來宣妙蓮花佛知見地我先證明而為上首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界二塵等無差別本如來藏虛妄發塵、銷智圓成無上道斯為第一月光童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為水天教諸菩薩修習水觀入三摩地現於身中水性無奪初從涕唾如是窮盡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旋復水性一同見水身中與世界外浮幢王刹諸水海等無

卷之三十八

十四

差別我於是時初成此觀但見其水未得無身當為比丘室中安禪我有弟子窺窓觀室惟見清水徧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如舍利弗遭違害鬼舍利弗於恒河岸入定遭違害鬼所擊而出定頭痛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羅漢道久離病緣云何今日忽生心痛智論明諸聖人皆有身苦如舍利弗風病畢後如眼痛等將無退失爾時童子捷來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開門入此水中除去瓦礫童子奉教後入定時還復見河瓦礫宛然開門除出我後出定身質如初逢無量佛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來方得亡身與十方界諸香水海性合真空無二無別今於

如來得童真名預菩薩會佛問圓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無生忍圓滿菩提斯為第一琉璃光法王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經恒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聲開示菩薩本覺妙明觀此世界及衆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我於爾時現界安立現世動時現身動止現心動念諸動無二等無差別我時了覺此群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十方微塵顛倒衆生同一虛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內所有衆生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逢佛未幾得無生忍爾時心開乃見東方不動佛國為法王子事十方佛身心發光洞徹無礙佛問圓通我以觀察風力

卷之三十八

十五

無依悟善心入三摩地合十方佛傳一妙心斯為第一虛室藏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與如來定光佛所得無邊身爾時手執四大寶珠照明十方微塵佛剎化成虛空又於自心現大圓鏡內放十種微妙寶光流灌十方虛盡空際諸幢王刹未入境內涉入我身、同虛空不相妨礙身能善入微塵國土廣行佛事得大隨順此大神力由我諦現四大無依妄想生滅虛空無二佛國本同於同發明得無生忍佛問圓通我以觀察虛空無邊入三摩地妙力圓明斯為第一弥勒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經微塵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明我從彼佛而得出家心重世

名好遊族姓爾時世尊教我修習惟心識定入三摩地歷劫以來以此三昧事恒沙佛求世名心歇滅無有至然燈佛出現於世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乃至虛空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变化所現世尊我了如是惟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今得授記次補佛處佛問自通我以諦觀十方惟識心圓明入圓成實遠離依他及徧計執得無生忍斯為第一

即世悲緣後劫愍物迷識故示迹發明也

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于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爾時現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

思修入三摩地初于聞中入流亡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聞不住覺所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寂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復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 myself 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世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至無漏勝解現圓我現佛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寂靜妙明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獨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覺斷十二緣斷勝性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獨覺者世現物變易自覺無生故雖獨覺樂獨善索求自然慧故曰非靜妙明緣覺者眾佛之教現緣悟道也知達勝性由十二緣于現斷之自無明滅至憂悲若諸有學得四諦空修進入滅勝性現圓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眾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身清淨我於彼前現梵王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眾生欲為天主統領諸天我於彼前現帝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遊行十方我於彼前現自在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飛行虛空我於彼前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說王即色天主名為尸棄此云頂髻大梵天王說出欲論解脫者今離欲塵也帝釋即欲界第二天主彼天橫有二十

三天而帝統之釋提桓因種善論是也自在天是欲界頂
天具云婆捨跋提此云他化自在天作以成已集即魔
色頂摩醯首羅天論云三日月八臂騎白牛執白拂者是也
若諸衆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我於彼前現天大將軍身而
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衆生愛統世界保護衆生我於彼前
現四天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衆生愛生天宮驅使
鬼神我於彼前現四天王國太子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
諸衆生樂為人王我於彼前現人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諸衆生愛主族姓世間推讓我於彼前現長者身而為說
法令其成就若諸衆生愛談名言清淨自居我於彼前現居
士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衆生愛治國土割斷邦邑我
於彼前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衆生愛諸教術
攝衛自居我於彼前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
男子好學出家持其戒律我於彼前現比丘身而為說法令
其成就若有女人好學出家持諸禁戒我於彼前現比丘尼
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樂持五戒我於彼前現優
婆塞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於彼前
現優婆夷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優婆塞云近事男若有女
人內政立身以修家國我於彼前現女主身及國夫人命婦
大家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衆生不壞男根我於彼前現
童男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處女愛樂處身不求侵暴

卷之三十八

十八

我於彼前現童女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天樂出天
倫我現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龍樂出龍倫我現
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藥叉樂度本倫我於彼
前現藥叉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乾闥婆樂度本倫我於彼
前現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乾闥婆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
阿修羅樂度本倫我於彼前現阿修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前現阿修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緊那羅樂度本倫我於彼
前現緊那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摩睺羅伽樂度本倫我於彼
前現摩睺羅伽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衆
生樂人脩人我於人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非人有形
無形有想無想樂度其倫我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為說法令
其成就有想如休咎精明等無形如土木金石等皆非人也
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熏聞脩無作妙
力自在成就薩婆云經曰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現世音菩
薩應以佛身度者何佛告無盡意菩薩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
支佛身度者何佛告現世音菩薩現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
身度者何佛告現世音菩薩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以天身度者
何佛告現世音菩薩現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帝釋身度者何佛告
現世音菩薩現帝釋身而為說法應以自在天身度者何佛告現
世音菩薩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天將身度者何佛告現世
音菩薩現天將身而為說法應以天門身度者何佛告現世音菩
薩現天門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身度者何佛告現世音菩薩現
長者身而為說法應以小王身度者何佛告現世音菩薩現小王
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度者何佛告現世音菩薩現居士身而
為說法應以長者身度者何佛告現世音菩薩現長者身而為說
法應以長者身度者何佛告現世音菩薩現長者身而為說法應

卷之三十八

十九

卷之三十八

廿三

臂十二臂十四臂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臂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此云二月三日四日九日如是乃至一百八日千日萬日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衆生得大自在二者由我開思脫出六塵如聲度垣不能為礙故我妙能現一形誦一咒其形其咒能以無畏施諸衆生是故十方微塵国土皆名我為施無畏者三者由我修習本妙圓通清淨本根所遊世界皆令衆生捨身瓊寶求我哀愍四者我得佛證於究竟能以瓊寶種、供養十方如來傍及法界六道衆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佛問圓通我從耳門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斯為第一世尊彼佛如來歎我善得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記我為觀世音號由我觀聽十方圓明故觀音名徧十方界爾時世尊於師子座後其五体同放寶光遠徧十方微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并灌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是諸大衆得未曾有一切普獲金剛三昧即時天雨百寶蓮華青黃赤白間錯紛披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時不現唯見十方微塵国土合成一界梵唄詠歌自然敷奏於是如來告文殊師利法王子汝今觀此二十五無學

卷之三十八

廿三

諸大菩薩及阿羅漢各說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習真實圓通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前後差別楞嚴阿難是善男子欲發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執心虛明純是智慧、性明圓瑩十方界乾有其慧名乾慧地欲習初乾未與如來法流水接即以此心中、流入圓妙開敷從真妙圓重發真妙、信常住一切妄想滅盡無餘中道純真名信心住真信名了一切圓通陰處界三不能為礙如是乃至過去未來無數劫中捨身受身一切習氣皆現在前是善男子皆能憶念得無遺忘名念心住妙圓純真、精發化無始習氣通一精明惟以精明進趣真淨名精進心、精現前純以智慧名慧心住執持智明周徧寂湛妙常凝名定心住定光發明、性深入惟進無退名不退心、進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來氣分交接名護法心覺明保持能以妙力迴佛慈光向佛安住猶如雙鏡光明相對其中妙影重、相入名迴向心、光密迴獲佛常凝無上妙淨安住無為淨無遺失名戒心住、戒自在能遊十方所去隨願名願心住阿難是善男子以真方便發此十心、精發輝十用涉入圓成一心多發心住心中發明如淨琉璃內現精金以前妙心續以成地名治地住心地涉知俱得明了遊履十方得無留礙名修行住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

卷之三十九

卷之十九



五

阿難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嬖中心
不流逸登堂生明命終之後鄰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王
天於已妻房媾愛微薄於淨居時不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
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忉利天逢歡暫交去無思憶於
人間世動少靜多命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

子 160—650

天淨空現引發無際身心輕安成寂滅樂如是一類名
無量淨天世界身心一切圓淨德成就勝流具太歸寂滅
樂如是一類名徧淨天阿難此三勝流具大隨順身心安隱
得無量樂雖非正得真三摩地安隱心中歡喜畢具名為三
禪阿難復次天人不逼身心苦因已盡樂非常住久必壞生
苦樂二心俱時頓捨脫重相滅淨福性生如是一類名福生
天捨心圓融勝解清淨福無遮中得妙隨順窮未來際如是
一類名福愛天阿難從是天中有二岐路若於先心無量淨
先福德圓明脩證而住如是一類名廣果天若於先心雙厭
苦樂精研捨心相續不斷圓窮捨道身心俱滅心慮灰凝經

卷之三十九

十七

五百劫是人既以生滅為因不能發明不生滅性初半劫滅
後半劫生如是一類名無想天阿難此四勝流一切世間諸
苦樂所境不能動雖非無為真不動地有所得心功用純熟
名為四禪阿難此中復有五不還天於下界中九品習氣俱
時滅盡苦樂雙忘下無卜居故於捨心象同分中安立居處
阿難苦樂兩滅聞心不交如是一類名無煩天机括獨行所
交無地如是一類名無熱天十方世界妙見圓澄更無塵象
一切塵垢如是一類名善見天精見現前陶鑄無礙如是一
類名善現天究竟群衆窮色性入無邊際如是一類名色
究竟天阿難此不還天彼諸四禪四位天王獨有欽聞不能

知見如今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住持故世
間鹿人所不能見阿難是十八天獨行無交未盡形累自此
已還名為色界復次阿難從是有頂色邊際中其間復有二
種岐路若於捨心發明智慧光圓通便出塵界成阿羅漢
入菩薩乘如是一類名為回心大阿羅漢若在捨心捨厭成
就覺身為礙銷礙入空如是一類名為空處諸礙既銷無礙
無礙其中惟留阿賴耶識識心全於末那識也半分微細如
是一類名為識處空色既亡識心都滅十方寂然迴無攸往
如是一類名無所有處識性不動以滅窮研於無盡中發宣
盡性如存不存若坐非盡如是一類名為非想非非想處此

卷之三十九

十七

等空窮不盡空理從不還天聖道窮者如是一類名不迴心
鈍阿羅漢若後無想諸外道天窮空不歸迷漏無聞便入輪
轉阿難是諸天下各天人則是凡夫業果酬答盡入輪
波之天王即是菩薩遊三摩地漸次增進回向聖倫所修行
路阿難是四空天身心滅盡定性現前無業果色從此速終
名無色界此皆不了妙覺明心積妄發生妄有三界中間妄
隨七趣沉溺補特迦羅各從其類楞嚴
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
善根得無生忍辨才無闕遊戲神通達諸總持獲無所畏降
魔勞怨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了眾生

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熟決定大
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淨海有五德一澄
多出妙室三大龍注雨滴如車軸受而不溢四風日不能竭
五淵深難測大士心淨不受毀戒之疑出慧明之室佛大法
兩受而不溢魔形風日不能虧損其智諸佛咨嗟弟子釋梵
燭深真能測者故曰心大如海也
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
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
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無智雖為白衣奉持
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
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
禪悅為味若至博奕戲處輒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
明世典常樂佛法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執持正法攝諸長
幼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眾生
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慶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
蒙入諧嬉舍示欲之過外國有一女人身休金色有長者子
名達慕多羅以十兩金要入竹林同
戴而去文殊師利於中道變身為白衣身著空衣甚嚴好
女人見之貪心內發文殊言欲得衣者當發菩提心女曰何
等為菩提心答曰汝身是也問曰云何是答曰菩提性空故
身亦空以故是此女曾於迦葉佛所宿植善本修習慧聞
是說即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忍已將欲之過還與長者
子入竹林入竹林已自現身死隨願與長者子見已甚大
怖畏往詣佛所佛為說法亦得入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長
法忍示欲之過有如是利益也入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長
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若在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

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婆羅門秦言外種別有經書世
世相承以道李為業或在王家或
出若行多時已若在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
道術自我慢人若在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
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中尊化正宮女若在庶民
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中尊誨以勝慧初梵有
三種大乘中有四種餘上三地亦如是梵
王雖有定慧而非出要誨以佛慧故言勝若在帝釋中
尊示現無常慧梵薄而著淺故為現勝若在護世中尊
護諸眾生護世天王也長者維摩詰以如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
維摩
大迦葉言憶念我昔曾於貧里而行乞時維摩詰未謂我言
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迦葉先佛出
家第一頭陀
也昔從山中出形體垢膩著弊衣未詣佛所諸比丘見之
起起意欲除諸比丘垢膩著弊衣未詣佛所諸比丘見之
坐迦葉律曰佛為大師我為弟子云何共坐佛言我憐愍
脫智慧三昧大慈大悲教化眾生汝亦如是坐佛言我憐愍
丘聞已發心有慈悲而含富役貧人昔不植福故致斯報
苦濟人者有慈悲而含富役貧人昔不植福故致斯報
今不度者未世益甚亦以富役貧人昔不植福故致斯報
現受樂故亦以富人慢忍難開化故亦以富人慢忍難開
故其不普捨以平等也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為
不食故應行乞食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揣食和合相即揣食
揣食二曰願食如見沙囊命不絕是願食也三曰業食如地
獄不食而活由其罪業應久受苦痛也四曰識食無色眾生
識相相續也壞和合相即是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相
實相令其以是心行乞也
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聾等所嗅香與風等所
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謂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

本自不然今則無戒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為益不為損是為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為不空食人之施也維摩

須菩提言此云善業憶念我昔入其舍後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

盛滿飯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須菩提以長者家富自怨多懷貪吝不慮無常今離快意後必貧苦隨其速感故多就乞食若須菩提不斷煩惱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明脫明以愛繫心故愛解

卷之三十九

而脫大士現癡愛其相即是明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脫故不滅癡愛而起明脫也

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迦梨拘路梨子刪闍夜毘離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鳩駄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解見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無諍有二一以三昧靜心二隨順法性無違無諍善業常自謂深達空法一切眾無所違諍不順平等而云無諍者則與眾生無差也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

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

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教終不得滅度師以下至此類生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時我世尊聞此茫然

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

菩提取鉢勿懼於云意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

懼不我言弗也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

所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

故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三三相者

則諸法也維摩

富樓那多羅尼子言富樓那此言滿彌多羅此言善知識憶我昔於大林中

卷之三十九

在一樹下為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

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無以微置於寶器當知是

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琉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眾生根源無

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歎行大道莫示小徑

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富樓那此比丘久

發大衆心中忘此道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我現小乘智慧

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時維摩詰即

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植衆德本迴向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於是諸比丘稽

首禮維摩詰是時維摩詰因為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授不復退轉維摩

摩訶迦旃延言憶念昔者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我即於後
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若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如來言說未
所說法未嘗有相迦旃延不喻去旨故於入室之後皆以相
說也何則如來去常故說無常非謂是無常去樂故言苦非
謂是苦去實故言空非謂是空去我故言無我非謂是無我
去相故言寂滅非謂是寂滅此五者可謂無言之教無相之
說而迦旃延造極不同隨心異聞無常則取其流動至時
聞寂滅亦取其滅相此言同旨異迦旃延所以致感也時
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迦旃
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
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維摩

卷之三十九

廿三

阿那律言此云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
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
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
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
天眼所見為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
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世尊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
言得未曾有即為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真天眼者維摩詰言
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於是
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禮維摩詰足已忽然不見維摩

優婆離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恥不敢問佛來問

我言唯優婆離我等犯律誠以為恥不敢問我願解疑悔得
免斯咎我即為其如法解說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婆離
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
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
眾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
諸法亦然不出於如二優婆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
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唯優婆
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
不取我是淨優婆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

卷之三十九

廿三

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炎如水中月如鏡中
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於是
二比丘言上智於是優婆離所不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我
答言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
明達為若此也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作是願言今一切眾生皆得是辨維摩

羅睺羅言此云憶念昔時毘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
作禮問我言唯羅睺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轉輪王亦
頂生王是也昔轉輪王頂上生瘡王患其痛痛婆羅門以
刀破之王時怒曰云何以刀害大王頂上即更有婆羅門以
藥塗之至七日頂瘡乃壞視瘡中見有小兒咸相謂正取而
養之後遂為王因從頂生故名頂生王或有從肩臂手足等

生此皆後 出家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為說出

家功德之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不應說出家功

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有為法者可說有

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羅睺

羅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智者

所受聖所行處降伏眾魔度五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

惱於彼離眾難惡摧諸外道超越假名出於泥無繫著無我

所無受無擾亂內懷喜護彼意隨禪定難眾過若能如是

其出家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

所以者何佛世難值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

不得出家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是即出家是即具足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維摩

阿難言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

婆羅門家門下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為晨朝持

鉢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維摩

詰言止阿難莫作是言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

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

聞此儼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

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昔為寶來師結夏安

卷之三十九

三

居僧言若有須藥就我取之眾竟無所須唯一比丘小病受

而身無微惠於此生年已九十亦未 豈况如來無量福會普

勝者執行我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

當作是念何名為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人可密速去

勿使人間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

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為不墮諸教如此

之身當有何疾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即

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為佛出五濁惡世五濁劫濁

此也劫濁中有多劫多諸惡事總名為劫濁善人為劫濁所

理能障聖道必入惡趣如是結使煩惱也除四見已准取邪

見謗無因果罪福及聖道涅槃是名見濁也劫初時人壽

無量爾時佛未出世後壽漸短人壽六萬歲爾時拘留孫

佛出世乃至百二十歲時釋迦牟尼佛出世於世自後漸短

劫更始人現行斯法度脫眾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慚緣報云

如乘於此是如來善巧方便假名有疾推求邪道慳貪嫉妬

佛乘於此是如來善巧方便假名有疾推求邪道慳貪嫉妬

佛乘於此是如來善巧方便假名有疾推求邪道慳貪嫉妬

佛乘於此是如來善巧方便假名有疾推求邪道慳貪嫉妬

佛乘於此是如來善巧方便假名有疾推求邪道慳貪嫉妬

佛乘於此是如來善巧方便假名有疾推求邪道慳貪嫉妬

佛乘於此是如來善巧方便假名有疾推求邪道慳貪嫉妬

佛乘於此是如來善巧方便假名有疾推求邪道慳貪嫉妬

佛乘於此是如來善巧方便假名有疾推求邪道慳貪嫉妬

佛乘於此是如來善巧方便假名有疾推求邪道慳貪嫉妬

佛乘於此是如來善巧方便假名有疾推求邪道慳貪嫉妬

卷之三十九

三

故名殺者亦名惡中惡：有三種一曰惡二曰大惡三曰惡中惡若以惡加已遂以惡報是為惡若人不侵已無故加惡是名大惡若人未供養恭敬不念報恩而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弦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憐尸迦帝釋姓也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灑我言憐尸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所言未訖時維摩詰未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為魔來繞固汝耳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魔即驚惶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魔以畏故俛仰而與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女今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隨所應而為說法令發道意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天女即問何謂法樂答曰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欲是信戒也得四信及戒也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觀養師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報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樂廣菩提心樂降服眾魔樂斷諸煩惱樂淨佛国土樂成就相好修諸功德樂嚴道場樂聞深法不畏樂三脫門不樂非時樂

卷之三十九

三

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罣礙樂將護惡知識樂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法樂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五欲樂也魔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提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眾生得法頗具足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奉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減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尔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維摩善德言憶念我昔自於父舍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之人有三種一沙門二貴人三下賤隨其所求皆名為乞人也期滿七日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子者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為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為施有三種一財施二心施三法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切供養眾生是名法施之會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悲心以救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以

卷之三十九

三

攝堅貪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尸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羣
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毘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禪波
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教化衆生而起於空不捨有
為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於空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
度衆生起四攝法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
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賢直心正行善法起於
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以出家法起
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無諍法起空閑處趣歸佛慧
起於宴坐解衆生縛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
業知一切衆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慧知一切法不取不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捨入一相門起于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
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
如是善男子是為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為大施
主亦為一切衆生福田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衆中
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時心得清淨歎未
曾有稽首禮維摩詰是即解瓔珞價直百千而以上之不肯
取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
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難勝如來一切
衆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
柱宝臺四面嚴等不相障礙時維摩詰現神變已作是言若

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三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
于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城中一最下乞人見
是神力聞其所說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維摩
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白佛言彼上
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
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衆魔遊戲神通
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於是衆中
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大
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
人皆欲隨從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衆及諸天人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恭敬圍繞入毘耶離大城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
利與大衆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其所有及諸侍者唯
置一床以疾而卧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
獨寢一床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
而相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
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
且置是事居士所疾寧可忍不療治有損不至增乎世尊殷
勤致問無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維摩
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
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為衆生故入生死

有生死則有病若衆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
唯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
是於諸衆生愛之若子衆生病則菩薩病衆生病愈菩薩亦
愈維摩

子苑卷之三十九終

卷之三十九

九

子苑卷之四十

釋

舍利弗見室中無有床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衆當於
何坐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為法來邪
求床座耶舍利弗言我為法來非為床座維摩詰言唯舍利
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床座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
師利言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因何等佛土有好上
妙功德成就師弟子之座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
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弥相其佛號須弥燈王今現在彼佛
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
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
高廣嚴淨未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皆
所未見其室廣博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無所妨礙於
毘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近悉見如故爾時維摩
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
彼坐像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
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爾時維摩詰語舍利
弗就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昇維摩詰言
唯舍利弗為須弥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
薩及大弟子即為須弥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舍利

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毘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近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弥之廣高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弥山王本相如故尔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已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弥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洹水入一毛孔不燒魚鱉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已之所入於此衆生亦無所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沙世界之

卷之四十

二

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已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以為一劫令彼衆生謂之一劫或有衆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但一劫以為七日令彼衆生謂之七日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衆生又菩薩以一佛土衆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徧示一切而不動本處又舍利弗十方衆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氣又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宿於菩薩一毛孔普使見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

摧折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為害又於下方過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恒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鍼鋒舉一橐籥而無所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衆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舍利弗我今畧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

卷之四十

三

衆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為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衆已如敗種一切聲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衆無如之何大迦葉說是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維摩
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間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尔時天問舍利弗何

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謂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分別為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現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結習未盡者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答曰我止此室如青年解脫舍利弗言止此久耶天曰青年解脫亦何如久舍利弗默然不答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答曰解脫者所無言說故吾於是不知野云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

卷之四十

四

不在西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西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婬怒癡為解脫乎天曰佛為憎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乎若無憎上慢者佛說離婬怒癡性即是解脫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為證辯乃如是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為增上慢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為何志求天曰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為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我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為大乘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

德香也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何等為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為明是為一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入者不為諸垢之所惱也是為二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及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為三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說六波羅密不退轉法是為四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為五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

卷之四十

五

有四大藏眾寶積滿周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為六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閼佛寶德寶炎寶嚴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為來廣說諸佛祕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為七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一切諸天嚴飭許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為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維摩

舍利弗問天女言汝何以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合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

何所轉天曰一地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
女身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
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
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
切女身亦當能入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
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即
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問舍利弗女身
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
諸法亦復如是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舍利弗
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曰佛化

卷之四十

亦

所生非沒生也天曰衆生猶然無沒生也舍利弗問天汝久
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天曰如舍利弗還為凡夫我
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
處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得者何
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恒河沙皆謂何乎天曰皆以世俗
文字教皆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天曰舍利弗汝得
阿羅漢耶曰無所得故而得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
得故而得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曾已供養九十二
億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俱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

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衆生維摩

維摩詰謂衆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
樂說之會中有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為二法本不生
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為入不二法門德守菩薩曰我
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我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為入
不二法門不賄菩薩曰受不受為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
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為入不二法門德頂菩薩
曰垢淨為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為入不二法
門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為二不動則無念、即無分別
通達此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為二若

卷之四十

七

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肩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為二現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
薩心無聲聞心是為入不二法門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為二
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師子
菩薩曰罪福為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
相無縛無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
為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着於相亦不住無相
是為入不二法門淨解菩薩曰有為無為、二若離一切數
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闕者是為入不二法門那羅延
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

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為入不二法門善哉菩薩曰生死涅槃
為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然不滅如是解者
是為入不二法門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為二法若究竟盡若
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
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為二我尚不可
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為入不二法門電
天菩薩曰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不可取離一
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喜見菩薩曰色
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
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

卷之四十

八

為入不二法門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
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
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妙意菩薩曰眼色為二若知眼性於色
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
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為
入不二法門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布施性
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
切智為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
為入不二法門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空即
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即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

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亦根菩薩曰佛法眾為
二佛即是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一切法
亦尔能隨此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心無闕菩薩曰身滅
為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則不起見身及見
滅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惧者是為入不
二法門上善菩薩曰身口意業為二三業皆無作相身無
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
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福田
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為二三行實性即是空即無福
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卷之四十

九

華嚴菩薩曰後我起二為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任
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德藏菩薩曰有
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即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
門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為二無闇無明即無有二所以者何
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
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為
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
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為入不二法
門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為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邪
是正離此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為二

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為入不二法門如是諸菩薩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維摩

舍利弗心念日時欵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難歛食而聞法乎若歛

卷之四十一

十一

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眾生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衆佛為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眾莫不目見時維摩詰問衆菩薩言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維摩詰言仁此大眾無乃可恥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末學

於是維摩詰不起于座居衆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衆會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今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時化菩薩即於會前昇上方衆衆皆見其去到衆香界禮彼佛足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歛於娑婆世界為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彼諸大士見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化菩薩數未曾有今此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為在何許云何名為樂小法即以問佛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為樂小法衆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為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并讚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衆生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衆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衆生起

惑者心又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閹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見其清淨土耳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時維摩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上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毗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歎未曾有於是長者主月蓋後八萬四千人未入維摩詰舍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眾菩薩及大弟子却住一面

卷之四十

十一

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未入維摩詰舍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歟大悲心薰無以限量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必而此大眾人當食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未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徧若須弥乃至一切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賜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又諸毛孔皆出妙香六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維摩

尔時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諸佛世尊以種、因緣譬喻言詞方便說法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是諸所說皆為化菩薩故然舍利弗今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舍利弗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家遠財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童僕其家廣大唯有一門多諸人眾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閣朽故牆壁隕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周帀俱時放然火起焚燒舍宅長者諸子若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長者見是大火起四面起即大驚怖而作是念我雖能於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等於火宅肉樂着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未逼身苦痛切已心不

卷之四十

十二

狀患無求此意舍利弗是長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當以衣被若以几案從舍出之復更思惟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悉着戲處或當墮落為火所燒我當為說怖畏之事此舍燒宜時疾出無令為火之所燒害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諸子汝等速出父雖憐愍善言誘諭而諸子等樂着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西走戲視父而已尔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玆玩奇異之物情必樂着而告之言汝等所

可玩好希有難得汝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排推競共馳走爭出火宅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礙其心泰然歡喜踊躍時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許玩好之具羊車鹿車牛車爾時賜與舍利弗爾時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其車高廣衆寶莊校周巾欄楯四面懸鈴又於其上張設愜蓋亦以珍奇雜寶而嚴飾之寶繩交絡垂諸華璫重敷婉婉安置丹枕駕以白牛膚色充潔形体姝好有大筋力行地平正其疾如

卷之四十

五

風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所以者何是大長者財富無量種：諸藏悉皆充溢而作是念我財物無極不應以下劣小車與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吾子愛無偏黨我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應當等心各：與之不宜分別所以者何以我此物周給一國猶尚不匱何況諸子是時諸子各乘大車得未曾有本非所望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是長者等與諸子珍寶大車寧有虛妄不舍利弗言不也世尊是長者但令諸子得免火難全其軀命非為虛妄何以故若全身命便為已得玩好之具况復方便於彼火宅而拔濟之世尊若是長者乃至不與最小一車猶不虛妄何以故是長者先作是意我以方

卷之四十

五

便令子得出以是因緣無虛妄也何況長者自知財富無量欲饒盜諸子等與大車佛告舍利弗善哉：如汝所言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則為一切世間之父於諸怖畏哀惱憂患無明暗蔽永盡無餘而悉成就無量知見力無所畏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羅密大慈大悲常無懈倦恒善求事利益一切而生三界朽故火宅為度衆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暗蔽三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見諸衆生為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煮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苦又以貪著追求故現受衆苦後受地獄畜生餓鬼之苦若生天上及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苦冤憎會苦如是等種：諸苦衆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此於三界火宅東西馳走雖遭大苦不以為患舍利弗佛見此已便作是念我為衆生之父應拔其苦難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舍利弗如來復作是念若我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方便為諸衆生讚如來知見力無所畏者衆生不能以是得度所以者何是諸衆生未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而為三界火宅所燒何由能解佛之智慧舍利弗如彼長者雖復身手有力而不用之但以殷勤方便勉濟諸子火宅之難然後各與珍寶大車加來亦復如是雖有力無所畏而不用之但以智慧方便於

三界火宅拔濟衆生為說三乘聲聞辟佛、乘而作是言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鹿麋色聲香味觸也若貪着生愛則為所燒汝速出三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乘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如來以是方便誘進衆生復作是言汝等當知此三乘法皆是聖所稱歎自在無繫無所依求乘是三乘以無漏根力覺道禪定解脫三昧等而自娛樂便得無量安隱快樂舍利弗若有衆生內有智性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聲聞乘如彼諸子為求羊車出於火宅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求自然慧樂獨善集深知諸法

卷之四十

十

因緣是名辟支佛乘如彼諸子為求鹿車出於火宅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修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未知見力無所畏慙念安樂無量衆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菩薩求此乘故名為摩訶薩如彼諸子為求牛車出於火宅舍利弗如彼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火宅到無畏處自惟財富無量等以大車而賜諸子如來亦復如是為一切衆生之父若見無量億千衆生以佛教門出三界苦怖畏險道得涅槃樂如來爾時便作是念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畏等諸佛法藏是諸衆生皆是我子等與大乘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是諸衆生脫

三界者悉與諸佛禪定解脫等娛樂之具皆是一相一種聖所稱歎能生淨安之一之樂舍利弗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引諸子然後但與大車寶物莊嚴安隱第一然彼長者無虛妄之咎如來亦復如是無有虛妄初說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何以故如來有無量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衆生大乘之法但不能盡受舍利弗以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法華

卷之四十

十七

有一導師聰慧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衆人欲過此難所將人衆中路憊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而復怖畏前路猶遠今欲退還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慙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作是念已以方便力於險道中過三而由旬化作一城告衆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還今此大城告衆中止隨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隱若能前至寶所亦可得去是時疲極之衆心大歡喜歎未曾有我等今者免斯惡道快得安隱於是衆人前入化城生是度想生安隱想爾時導師知此人衆既得止息無復疲倦即滅化城語衆人言汝等去來室處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止息耳諸比丘如是

亦復如是今為汝等作大導師知諸生死煩惱惡道險難長遠應去應度若衆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親近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是心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槃涅槃若衆住於二地如來爾時即便為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於佛慧當觀察籌量所得涅槃非真寔也但是如來方便之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如彼導師為止息故作大城既知息已而告之言室處在近此城非實化我作耳法華經

如來室者一切衆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法華經

卷之四十

十八

智積問文殊師利此經甚深微妙諸經中宝世所希有願有衆生勤加精進修行此經速得佛不文殊師利言有娑竭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得陀羅尼諸佛所說甚深秘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剎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辦才無礙慈念衆生猶如赤子功德具足心念口演微妙廣大慈悲仁讓志意和雅能至菩提智積菩薩言我見釋迦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現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為衆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不信此女於須臾頃便成正覺言論未訖時龍王女忽見於前時舍利弗

卷之四十

十九

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是事難信所以者何汝身垢穢非是法器云何能得無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勤苦積行具修諸度然後乃成又女人身猶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爾時龍女有一宝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二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宝珠世尊納受是為疾不吝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當時衆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宝蓮花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爾時聲聞婆娑世界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遙見彼龍女成佛普為時會人天說法心大歡喜悉遇敬禮無量衆生聞法解悟得不退轉無量衆生得受道記無垢世界六反震動娑婆世界三千衆生發菩提心而得受記智積菩薩及舍利弗一切衆會默然信受法華經

世尊言善男子圓覺自性非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於實相中實無菩薩及諸衆生何以故菩薩衆生皆是幻化幻化城故無取證者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衆生迷倒未能除滅一切幻化於城未滅妄功用中便顯差別若得如來寂滅隨順實無寂滅及亦滅者善男子一切衆

生從無始來由妄想我及愛我者曾不自知念：生滅故起憎愛耽着五欲若遇善友教令開悟淨圓覺性發明起滅即知此生性自勞慮若復有人勞慮永斷淨法界淨即彼淨解為自障礙故於圓覺不得自在此名凡夫隨順覺性善男子一切菩薩見解為礙雖斷解礙猶住見覺：礙為礙而不自在此名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善男子有照有覺俱名障礙是菩薩常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滅辟如有人自斷其首：已斷故無能斷者則以礙心自滅諸礙：已斷滅無礙礙者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此名菩薩已入地順

卷之四十一

卅一

者隨順覺性善男子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衆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堂皆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善男子但諸菩薩及末世衆生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彼諸衆生聞是法門信解受持不生驚畏是則名為隨順覺性善男子汝等當知如是衆生已曾供養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及大菩薩及種德本佛說是人名為

成就一切種智

世尊言善男子無上妙覺徧諸十方出生如來與一切法同本平等於諸脩行實無有二方便隨順其數無量圓攝所歸循性差別當有三種善男子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取靜為行由澄諸念覺識煩動靜慧生身心客塵從此永滅便能內發寂靜輕安由寂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中顯現如鏡中像此方便者名奢摩他此謂止絕一切妄想境界此名現相澄神現又名靜善男子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知覺心性及其根塵皆因幻化即起諸幻以除幻者變化諸幻而開幻衆由起幻故便能內發大悲輕安一切菩薩從此起行漸次增進

卷之四十二

卅二

彼現幻者非同幻故非同幻現皆是幻故幻相永離是諸菩薩所圓妙行如土長苗此方便者名三摩鉢提此謂等持持謂現諸法悉皆如幻此名起善男子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不取幻化及諸靜相了知身心皆為罣礙無知覺明不依諸礙永得超過無礙境界受用世界及與身心相在塵域如器中錚聲出於外煩惱涅槃不相留礙便能內發寂滅輕安妙覺隨順寂滅境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衆生壽命皆為浮想此方便者名為禪那此翻靜慮靜是止現慮是幻幻現止幻雙修真心絕待此名絕待又名奢摩他善男子此三法門皆是圓覺親近隨順十方如來因此成佛十方菩薩種：方便一切同異皆依如是三種事業

若妙圓澄即成圓覺善男子一切如來圓覺清淨本無修習
及修習者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於未覺幻力修習爾時
便有二十五種清淨定輪若諸菩薩唯取極靜力故永斷煩
惱究竟成就不起於坐便入涅槃此菩薩者名單修奢摩陀
名澄淨
息用現若諸菩薩唯現如幻以佛力變化世界種種作用備
行菩薩妙行於陀羅尼不失寂念及諸靜慮此菩薩者名單
修三摩鉢提名應丁若諸菩薩唯滅諸幻不取作用獨斷煩
惱煩惱斷盡便證實相此菩薩者名單修禪那名程若諸
菩薩先取至靜以靜慧心照諸幻者便於是中起菩薩行此
菩薩者名先修奢摩他後修三摩鉢提名應舟若諸菩薩以
靜慧故證至靜性便斷煩惱永出生死此菩薩者名先修奢
摩他後修禪那名湛海若諸菩薩以寂靜慧復現幻力種々
變化度諸生後斷煩惱而入寂滅此菩薩者名先修奢摩他
中修三摩鉢提後修禪那名首羅若諸菩薩以至靜力斷煩
惱已後起菩薩清淨妙行度諸眾生此菩薩先修奢摩他中
修禪那後修三摩鉢提名三點若諸菩薩以至靜力心斷煩
惱復度眾生建立世界此菩薩者名先修奢摩他齊修三摩
鉢提禪那名品字若諸菩薩以至靜力資發變化後斷煩惱
此菩薩者名齊修奢摩他三摩鉢提後修禪那名獨足若諸
菩薩以至靜力用資寂滅後起作用變化境界此菩薩者名

卷之四十

廿三

齊修奢摩他禪那後修三摩鉢提名果若諸菩薩以變化
力種々隨順而取至靜此菩薩者名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
摩他名先武若諸菩薩以變化力種々境界而取寂滅此菩
薩者名先修三摩鉢提後修禪那名功成若諸菩薩以變化
力而作佛事安住寂靜而斷煩惱此菩薩者名先修三摩鉢
提中修奢摩他復修禪那名幻師若諸菩薩以變化力無礙
作用斷煩惱故安住至靜此菩薩者名先修三摩鉢提中修
禪那後修奢摩他名神龍若諸菩薩以變化力方便作用至
靜寂滅二俱隨順此菩薩者名先修三摩鉢提齊修奢摩他
禪那名龍樹若諸菩薩以變化力種々起用資於至靜後斷
煩惱此菩薩者名齊修三摩鉢提奢摩他後修禪那名商那
若諸菩薩以變化力資於寂滅後住清淨無作靜慮此菩薩
者名齊修三摩鉢提禪那後修奢摩他名大通若諸菩薩以
寂滅力而起至靜住於清淨此菩薩者名先修禪那後修奢
摩他名空明若諸菩薩以寂滅力而起作用於一切境界用
隨順此菩薩者名先修禪那後修三摩鉢提名虛空若諸菩
薩以寂滅力種々自性安於靜慮而起變化此菩薩者先修
禪那中修奢摩他後修三摩鉢提名神若若諸菩薩以寂滅
力無作自性起於作用清淨境界歸於靜於此菩薩者名先
修禪那中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名安現若諸菩薩以寂

卷之四十

廿三

圖名
修如
觀意

卷之四十

蓋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

廿五

卷之四十

因往王舍城中護彌長者家為男求婚見其家僉設香花云
未旦請佛說法須達聞之心生驚怖何也須達本事外道乍
聞佛名所以怖至來日聞佛說法心開意解欲請佛歸佛
許之令須達先歸家卜勝地惟有祇陀太子有園方廣嚴潔
往白太子：戲曰若布金滿園我當賣之須達便歸家運
金側布八十頃園並滿是以太子更不復愛其金同建精舍
請佛說法曰祇樹給孤獨園金剛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推曰諦觀法王法：王法
如是世尊便下座禪宗正脈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
彼佛座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

卷之四十

其

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後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遠女
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
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
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後地湧出卻
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後定而出禪宗正脈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
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
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
為一義二義禪宗正宗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定說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
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
日定今日不定禪宗正脈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
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禪宗正脈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曰汝但於靜
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曰汝但於靜
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綽起一念便見普賢向

空中乘六牙白象禪宗正脈
看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於如來應正等處欲有問諸佛
哀許佛言普眼汝所問當為說今汝心喜普眼菩薩言世

卷之四十

其

普賢菩薩及住普賢所有行願諸菩薩眾成就幾何三昧
鮮脫而於普賢諸大三昧善入或出或入或出或入或出
不可思議廣大三昧善入或出或入或出或入或出或入
化無有休息普眼菩薩言善哉普眼汝於如來應正等處
而問斯義普眼菩薩言善哉普眼汝於如來應正等處
在神通出過一切諸菩薩今現在此已能成就無量諸
善陀羅尼門悉已清淨行行之行皆無退轉無量諸
善陀羅尼門悉已清淨行行之行皆無退轉無量諸
切衆生以本願力盡未來際中諸善陀羅尼門悉已清淨
說其三昧自在解脫未嘗離心而諸善陀羅尼門悉已清淨
則不可思議無量三昧其心無礙寂然不動智慧廣大難
測量境界甚深無量三昧其心無礙寂然不動智慧廣大難
如來性去未現在靡不普照所有福德不可窮盡一切神
皆已具足其諸善陀羅尼門悉已清淨行行之行皆無退
會周徧現察而竟不觀亦不見其然耳時普眼菩薩言
世尊普眼菩薩言善哉普眼汝於如來應正等處欲有
場衆會觀近我住初無動搖是時普眼菩薩言善哉普
道場衆會周徧現察而竟不觀亦不見其然耳時普眼
普薩其身及座佛言如是善男子汝等今者猶未得見普

子晉賢善薩住處甚深不可說故普賢菩薩獲無量智門
 入師子奮迅定得無上自在用入普賢菩薩一念念入
 三世諸佛無量別智一切功德等不能見其時普賢菩薩
 如未說普賢菩薩清淨功德三昧起不見其時普賢菩薩
 復遍說普賢菩薩清淨功德三昧起不見其時普賢菩薩
 千阿僧祇三昧起不見其時普賢菩薩清淨功德三昧起
 當知普賢菩薩三昧起不見其時普賢菩薩清淨功德三昧
 言普賢菩薩三昧起不見其時普賢菩薩清淨功德三昧
 密語境界深不可測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
 以金剛慧普賢菩薩三昧起不見其時普賢菩薩清淨功德
 無作無動轉至法界究竟無斷盡無所行無所住無所依
 善薩若得承事若得聞名若得見容若得相續若得生信若
 動現過者若得承事若得聞名若得見容若得相續若得生信若
 無空過者若得承事若得聞名若得見容若得相續若得生信若

願得瞻觀作如是言南無一切諸佛南無普賢菩薩如是三
 稱頭頂禮敬如時佛告普賢菩薩及諸眾會言諸佛子汝等
 宜更前行願入於不二真寶之法其心信解厭離一切世間
 生諸根差入於不二真寶之法其心信解厭離一切世間則當
 得見普賢菩薩是時普賢菩薩見普賢菩薩與
 諸善薩俱時頂禮求請淨見普賢菩薩與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推搡出終拈推乃
 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推不能卒世尊遂問迦葉
 汝擬摘那箇文殊迦葉無對 禪宗正脉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
 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物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
 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

謝世尊弟子曰人天眾前幸當得勝乃嘆曰我義兩處負墮
 見是若受負門處處是見不受負門處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
 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
 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
 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禪宗正脉 摩訶拘絺羅乃舍利弗之舅常論勝姊懷驚
 子論即不勝知懷智人寄掛母口遂往南天奈十八經無暇
 剪爪雖長爪梵志學半還家而期已為佛大弟子起大憍慢
 性佛所奪之佛今立論義墮負愧得法眼淨成阿羅漢獲四
 才辯

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良讚嘆
 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礼而去阿難白
 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禪宗正脉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
 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
 佛儀式世尊召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禪宗正脉
 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未
 供養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看梵志遂放下左手
 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看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
 召仙人放下看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個甚
 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

忍
禪宗正脉

禪宗正脉

卷之四十

卅

鮮此義禪宗正脉

禪宗正脈

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至尊却來相報及及

禪宗正脈

卷之四

世

子苑卷之四十一

釋



佛已奈毘迦棄昇須弥之頂而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
 得神通者當赴結集遂擊 鍾其偈因鍾聲而普聞應真羅
 漢皆會於畢鉢羅嚴唯阿難以漏未盡不淨即預宿戶外終
 夕思之及曉乃得正證遂扣戶以告迦葉：：曰若然汝可
 以神通自戶鑰中入阿難如其言而至 金藏三藏者宜何為
 羅因謂諸聖曰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
 梵行清淨野開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
 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
 實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衆心而宜偈言比丘諸君屬離
 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孔衆僧足陞
 法座而宣是言如是聞一時佛在 某處說其經乃至人天

卷之四十一

一五

寺作禮來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認予皆曰不
 異世尊所說次命後婆羅門以集毗尼藏復命阿難集阿尼
 達廣裁他部命迦葉延已而迦葉尊者即入 結集三昧現其
 所集果無異者然尊者處世方四十五年終以結集既畢而
 說法度人亦無量矣 佛鑑
 氏書儒者少習故佛鑑亦附焉

迦葉自念衰老宜入定於鷄足山以待彌勒故命阿難曰昔
 如來將般涅槃預以正法眼付囑於我：將隱矣此復付汝
 汝善傳持無使斷絕乃說偈曰法：本來何於一法中有法
 有不法阿難作禮奉命尊者入定於山 佛鑑

迦葉總多尊者 國人也姓南陀入定波旬密持瓔珞縷于祖頸
 祖出定乃以人狗蛇三尸化為華鬘酬奉波旬尸蛆臭穢波
 旬厭惡力不能去趨釋梵天求彼解脫梵王曰此十力弟子

所作十力者足處非處力知業力三昧力知根力 我不可
 釋汝須歸心尊者為說偈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

終無是理波旬乃哀露懺悔尊者令其皈依三寶 法僧也
 華鬘悉除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

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 佛鑑

祖行化至毘舍羅家其父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
 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審多 九祖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不

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
 言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家道者祖吞

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
 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七非離伏馱聞偈已

卷之四十一

十一

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悲願廣大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
 耳其父遂捨舍出家 佛鑑

脇尊者 祖 憇一樹下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
 言訖地變金色有長者子富那夜奢 祖也 合掌而立尊者問

曰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夜奢曰我
 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

佛夜奢曰諸佛亦非祖乃度之 脇尊者中印土人也本名難
 出家執侍九祖 佛鑑

富那夜奢尊者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 祖也 迎而作禮問

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本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鮮馬鳴豁然省悟祖者至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者昔為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蓮神通分身為畜故乃得衣後從生中印度馬人感悲鳴因難馬鳴是時大士以偈慰彼眾曰我見汝無衣心生保善護亦化於案國當得淨清淨度馬鳴大士至華氏園有魔名迦毘摩羅向祖作諸神變祖曰汝盡神力化性海得乎摩曰何謂性海祖曰性海者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毘摩羅聞言愈加問難知祖理勝遂發信心因以授法佛鑑

卷之四十一

三

龍樹尊者至南印度其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通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眾聞法音不觀祖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祖十五謂眾曰此是尊者現佛性体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彼眾頓悟佛鑑伽那提婆尊者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觀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佛鑑

羅睺羅多大士以右手擎金鉢奉至梵宮取彼香飯大眾有卻即命難提分座同食眾復疑之意其師弟子混而無品祖知之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與吾分座者乃過去娑羅王如來也應物降迹耳難提知眾有慢乃曰佛滅度後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眾見之乃悔過作礼佛鑑

伽耶舍多因風吹殿角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佛鑑

卷之四十一

四

問二僧對論一曰諸動一曰風動往復未契祖曰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恥此語疎然與之文曰草堂清神師謁黃龍曰示以風旛語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旛語子作麼生會師曰地無入處語久而不契龍曰子見猶兒捕鼠子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向地而究萬無一也師後是屏去開緣識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一也師後是屏去開緣識餘然然然悟以得告龍曰隨隨：昔昔：隨隨：後無人識夜未明月上孤峯元來教是這個賊龍隨之志適見大士問曰是何徒眾大士曰是佛弟子羅多即時開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應曰此舍無人祖曰若無者誰羅多聞語開門迎接祖指其舍簷之下大宿之處謂羅多曰汝父埋金於此今為犬以守之遂掘地果得金乃發宿命智授識出家祖度之佛鑑

祖鳩摩羅多至中天竺國闍夜多問曰我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繁疾瘵足所營作皆不如意隣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人見仁天暴壽逆言義凶便謂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通毫厘靡忒經綴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之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然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闍夜多頓悟佛鑑

漢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日光飛至殿庭旦問群臣傳教奏

卷之四十一

五

曰周昭王時西域有佛出世其形長一丈六尺而黃金色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書異記佐之帝遂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等一十八人使西域求佛法蔡愔等至天竺鄰境月氏國遇梵僧攝摩騰竺法蘭二人奉佛經像來震旦遂同東還摩騰入闕獻經像帝大悅館於鴻臚寺蘭亦間行而後至帝於城西雍門外別立一寺騰蘭居之以白馬馱經而來遂名白馬寺五嶽道士費叔牙褚善信等忌之斥言虛偽騰白於帝曰吾佛出闍世法水火不能壞諸與方士驗之帝敕叔牙等盡出所有奇經秘訣與沙門所持未經像就焚之火作而沙門諸經完然不燼方士稽首欽服帝益異之由

是騰蘭習漢言久之譯四十二章經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每

藏佛本行等五經佛鑑云子日漢明帝夜夢神人身上有日光明日問群臣通人傳教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率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秦景等之大氏月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

漢明帝嘗幸白馬寺騰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因而起夷之復然夜有光怪民呼為聖塚因祀之疑洛陽神也騰

曰按天竺金藏詮所誌阿育王藏如未舍利于天下凡八萬

四千所今支那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幸

聖塚而騰蘭隨往拜起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侍衛

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受

制度於騰蘭塔成九層高二百尺東天竺國阿育王碑七室

未造八萬四千室塔盡收西域及龍宮所藏世尊舍利一

塔之命耶舍尊者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捷疾鬼各隨一

光盡處安置一塔遍婆娑界震旦國者一十九所佛鑑

婆修盤頭嘗一食不卧六時礼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闍夜

多欲度之先問彼眾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

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

塵劫皆虛妄之本也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

心發隨真光之則則若行如操土成金者雖勞苦行而不

明本心為憐愛所縛則若行如黑月夜覆于險道汝欲明本

心者當審辨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現時心何所之是無邪

是有邪既無不隨有無處所則心殊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

許間隔未嘗有一刹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訛我師祖曰我

那頃斷續之相

卷之四十一

六

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礼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
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歆心無所希名之曰
道時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眾曰會吾語否
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
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眾抑挫仁者得無惱
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
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
策杖礼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
師示之師曰汝礼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
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况今復飲

卷之四十一

七

無上甘露而沒生熱惱邪佛鑑

摩拏羅大士祖也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瞿曇種族於

佛乘勤行精進一日行道處見一小塔高一尺四寸其色青

玄眾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三眾問塔所因眾莫

能辯祖為王曰此塔阿育王所造佛舍利塔也四面示相前

則尸毘王割股飼鷹救鵠後則慈力王剗身然燈左則薩埵

太子投崖飼虎右則月光王捐捨宝首四面皆是釋迦世尊

宿世修道之跡今王有緣故出現耳言已舉之佛鑑

鶴勒那問祖曰我有何緣鶴眾隨我祖曰汝昔嘗為比丘赴

會龍宮汝弟子眾咸欲隨從汝現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受

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
聖之有時汝即令其眾赴會是諸弟子福薄德微墮於羽族
然已五劫今乃轉受鶴身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
無上法實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處
實能幽隨流得性無害亦無憂時諸鶴眾聞偈飛鳴而去
佛鑑

安息國沙門安清字世高本世子常嗣位襲之叔父出家桓帝建和二年至洛

陽譯佛經二十九部凡一百七十六卷建寧四年因附舟浮

遊至廬山鄉亭廟其神能分風送往來之舟會贓舟奉牲請

福神降語曰舟有沙門可與來清至神曰吾昔與子俱出家

卷之四十一

八

學道吾好施然而多嗔報形極醜此湖千里皆所轄旦夕且

死必入地獄我有縑段綃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我生善

處因泣下清許之徐曰能出形相勞苦乎神曰形惡奈何清

曰第出之於是出其首帳中蓋巨蟒也悲淚如雨清取綃物

至豫章為建大安寺神報之曰生善處已後人於山西澤中

見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縣有大蛇村是也此江淮建寺之

始佛鑑

師子尊者祖也至罽賓國其國先有沙門婆曰梨迦專習

小乘禪觀梨迦之後其徒承其法者遂分為五家其學有曰

禪定有曰知見有曰執相有曰捨相有曰持不語然競以其

能相勝尊者皆往正之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動演般若說
為不語而反佛說耶次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青
白豈捨相耶次謂執相者曰佛至清淨自在無着何執相耶
次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
為無相何知見耶四眾皆服其五禪觀之首名達磨達磨有
知識眾皆尊之以四眾之屈憤然不甘遂造尊者欲相問難
尊者謂曰仁者習定何乃來此若此來也何嘗習定答曰我
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之來其習
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去
未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

卷之四十一

九

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乃當如此祖曰定若通
達必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所類答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
我心不亂猶若是珠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
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義屈遂禮之曰我於李道蓋虛勞
耳非聞斯言幾不知至尊者當容我師之祖乃謂曰諸佛禪
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酬因
答果世之業報而此法之中悉不如是汝若習定乃當然也
達磨至忻然奉教佛鑑
一長子曰斯多年二十常握手左其父求師子尊者賢之尊
者謂斯多曰可還我珠斯多遽開手奉珠長者欣然捨之出

家佛鑑

尉廩國王秉劍至師子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
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
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怪於頭王即揮刀斷尊者首白乳
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王宗記曰鶴勒那大士一日
指東北問眾曰是何氣像眾
不語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復有黑氣五道構互其中大士
曰吾城度後一百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要在汝身
佛鑑

卷之四十一

十

沙門耆域初至洛陽知世將亂辭歸天竺眾遮道請中食者
數百人域許之明日分應其家及發徐行而追者莫及域以
杖畫地曰于此訣矣是日有出長安者見域在大寺有賈胡
濕登者其夕會域宿於流沙佛鑑
天竺尸黎蜜多羅尊者讓王位出家永嘉中抵建康止建初
寺丞相王導見之曰我輩人也一時名公皆造門結友善說
法要明人呼為高座法師又作呪誦作梵唄清響凌雲佛鑑
佛圖澄服氣自養積日不食善誦呪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
綿塞之夜則拔綿出光以自照每臨溪從孔出腸渭洗濯還
納腹中石勒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呪之俄生青蓮勒神之
又曰澄以麻油塗掌占見數百里外聽浮屠鈴聲逆知禍
福勒甚敬信之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佛鑑
二十六祖將至東印土會其王方奉外道師長爪梵志
即集其徒謀挫之祖至王曰師何為來祖曰將度眾生王曰

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即以幻法化大山於祖上祖指之還壓其衆梵志怖懼後祖之怒之再指化山之隨城祖廼為王演說法要伴趣真乘世尊時有長爪梵志此其名偶同者也佛鑑符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後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現瑞山大起殿舍連樓臺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自稱鄒道元

羅什嘗從佛陀耶舍受學甚敬禮之什入長安姚興通以妾膝勸為非法舍聞之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佛鑑慧遠寓廬山東林寺時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聞遠公風競往從之號曰白蓮社佛鑑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宋文帝問求那跋摩中印人曰寡人常欲持齋不殺以自應物不獲所願師幸教之尊者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倘不克已苦節何以為用帝王四海為家萬民為主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輟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邪須貽勤儉尔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言可論天人之際矣佛鑑

宋文帝謂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名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

致太平矣尚之進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致太平是也佛鑑

南印土王香至施般若波羅蜜尊者祖也二十七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曰菩提多羅開士也祖以施珠問三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兩王子皆曰此珠七室中尊固無踰也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室未足為上於諸室中法室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上焉此諸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辨於此既辨此

卷之四十二

十二

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是室其即明其室不自室若辨其珠不自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室不自室者要假智室以明法室然則師有其道其室即現衆生有道心室亦然祖嘆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因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佛鑑

王問達磨諸人盡轉經唯師為甚不轉達磨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

兩卷 禪宗正脈

異見王輕毀三寶因問波羅提尊者無相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奔運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塵微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現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禪宗正脈

卷之四十一

十三

達磨以梁武帝普通二年至建康帝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禪宗正脈 頌古上云師達折肱下識此人否曰不識誌曰此現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達彼語之誌曰真道陸下詔盡國人去他亦不回達磨寓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現婆羅門佛鑑

慧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達磨曰諸佛法印非從人得

可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我與汝安心境林至人不遇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數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後崖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達磨曰我與汝安心境求何事光悲泣曰惟願和尚慈悲開門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勞苦行能悲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欺誑真乘徒勞苦行能悲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中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

卷之四十一

十四

達磨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盡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摠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禪宗正脈祖欲城度謂慧可曰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證密證十萬有餘汝當開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禪宗正脈 別記曰祖初居少林寺九年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之說心性曾未契理祖漸去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道慧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更無疑也正宗記曰祖為慧可等畧辨大乘入道四行其辭曰大入道多重要而祖之不出二種一理入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而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想所覆不能顯了若捨妄歸真狀

性理現無自他此聖一等堅住不移不入於文教此即
與行二時當念我從昔無數劫中棄本逐末流浪諸人
若受苦時當念我從昔無數劫中棄本逐末流浪諸人
起見甘言無受今雖無犯是我宿現時與果相應非天非
道故名報生若得勝報者衆生無我並去風因所感緣
無何喜之有行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
緣行無所求者世長迷處：禽畜者不悟真安心無爲
萬有皆空無息念無所求故終日有求皆苦無求乃樂是則無
安了達此處息念無所求故終日有求皆苦無求乃樂是則無
此理象相斯空無染無着無此無彼行若性淨之理因之爲法
捨智心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無性淨之理因之爲法
不取相此爲自修復利人莊嚴菩提之道禮佛化衆生而
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人莊嚴菩提之道禮佛化衆生而

舒州瀟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二

卷之四十一

十五

人俱白武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
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云某以卓錫爲記鶴先飛去
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遂卓於山麓而鶴驚上他所道
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室公大士諱
寶誌世稱寶
公學之也手足鷹爪初建康陽氏朱氏之婦聞見啼厲
中樺樹得之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專修禪現至
是齋時以剪尺拂扇持頭負之行要落嘗遇食齋者從而
求食唱者遺而薄之誌即水中之皆成活魚或云嘗於壘城
對梁武帝喚鐘昭明諸公乃吐出小魚依：鱗尾武帝異之
年矢師何爲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鱗尾武帝異之

宋武帝正旦謂臺宗曰朕何罪勞卿懺宗曰舜稱予違尔弼

禹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陛下寧得有異帝大悅佛鑑

梁帝初爲雍州刺史時夫人郝氏性酷妬既亡至是化爲巨
蟒入後宮通夢於帝求救帝閱佛經爲製慈悲道場懺法
十卷請僧懺禮夫人化爲天人空中謝帝而去其懺法行世
曰梁皇懺佛鑑

梁帝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爲作水陸大齋
而救拔之帝扣諸沙門寶誌公曰尋經必有因緣帝取佛經
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曰若此
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故言
訖按地一禮燈燭皆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金山寺依儀修
設帝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利洽幽明至今遵行焉佛鑑

卷之四十一

十六

梁帝假寶公神力見地獄苦相問何以止之室公曰惟聞鍾
聲其苦暫息於是詔天下寺院擊鍾舒徐其聲佛鑑
帝問傳大士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所無事
帝召大士見壽光殿共論真諦大士曰息而不滅帝又請講
金剛經大士揮按一拍而起帝不喻再請講士大乃索拍版
陞座唱四十九頌遂去佛鑑
大士一日頂冠被衲觀復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
道邪士以手指觀復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辭闕而還
禪宗正脉

大士以佛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中心立一

卷之四十一

十

卷之四十一

六

曰現是何人心是何物融無對 禪宗正脉

法融引四祖至庵所遶庵惟見虎狼之類祖舉手作怖勢融

曰猶有這箇在祖却於石上書一佛字融為悚然祖曰猶有

這個在法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

源一切戒門定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

煩惱業障本未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苦

汝今已得真無缺與相平等大過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

作現行亦莫發心莫起貪嗔瞋懷慈慮慈無礙任心自在莫

不現行亦莫發心莫起貪嗔瞋懷慈慮慈無礙任心自在莫

非無憂故名為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現行於境起心用快

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惡起心即起不許作現行於境起心

身無有變異法既不起真心任偏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

即名常住法

身無有變異法

身無有變異法

身無有變異法

身無有變異法

身無有變異法

卷之四十一

問丘胤來宮台州惠頭風不能行豈干至其家自謂善療其

疾以水洒之即愈問丘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

否干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賢宜就見之問丘抵任三日到寺

訪豈干遺跡謁二大士問丘拜之二士走曰豈干饒舌弥陀

不識礼我何為遁入巖穴其穴自合豈干垂跡天台國清

髮齊眉布裘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

字而已乘一虎遊松徑見一子可年十歲扣之無家無姓師

引之歸寺養于厨厨曰拾得有一箇士徒少

寒岩來曰寒山子三人相淨飲甚 佛鑑

弘忍大師童時道逢四祖：問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

姓祖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邪荅曰姓空故無

祖默識其法器 傳燈錄云弘忍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士者

一女子聞其能廣化邪儀若再未吾尚可遲汝延去行水邊見

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蒙而去女周氏季子也婦即孕父

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

生一子遂奉之成童因拋擲湯中明日見之於流而止氣休

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遠如未後遇信

五祖將授法令衆僧各述一偈以勘所得首座神秀衆所宗

仰乃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

莫佛意塵埃祖知秀所述歎曰依此修行亦得勝果時慧能

在碓坊聞偈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密倩人書偈於秀偈側

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見

偈曰亦未見性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能曰白也未歸祖

以杖擊碓三下能遂以三鼓入室授法 禪宗正脉

薛簡問祖云京城神聽皆云欲會道必須坐禪習定未審師

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

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所去若無生

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况

坐邪簡曰願和尚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是代謝之

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

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

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

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机大智上根悉不如

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量自然得入清淨心休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禪宗正脉

嘗有僧奉卧輪禪師偈曰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

卷之四十一

三

不起菩提日：長六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要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禪宗正脉

道明問五祖付法衣與盧行者即率同志追之舉衣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又問曰上未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在汝邊禪宗正脉

法達禪師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六祖向道汝但執念謂為功課者何異繫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

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讐家無念即正有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禪宗正脉

智通禪師看楞伽經不會三身四智六祖謂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令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

卷之四十一

四

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繫興永處那伽定轉前五識為妙現察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禪宗正脉

神會問歸曹谿闍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後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何物本有今無：何物誦經不見有何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

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瞽盲
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
即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
悟頓漸人心裡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
頓中漸證果漸中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
後慧先慧後定：慧後初何生為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
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
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
祖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
一切衆生心裡出佛止于唐者以祖至唐止也

卷之四十一

五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
如禽飛知學如擲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夢
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昧欲去鑑
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盥不及彼之有無在此不在
彼是以聖不去天地去識○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
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正名為妖不名為
道○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流者舟也所以流之
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
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
其故未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

原不古不今○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
執之而有於是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
莫：尔無曰渾：尔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
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
知之乎曰想如鬼心裸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
石者浮落罔象無所底止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想此
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
可卜及至來日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望月：
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胃中之天
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物生於土終

卷之四十一

廿六

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
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
者塵往來尔事者欲起滅尔吾心有大常者存○情生於心
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
受之則心不生物浮：然也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
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擊我之識知夫
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心感物生不心生情物交心
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尚非真何況于情而彼
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有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
為萬情：認之積為萬物：未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

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後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有人問于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向自不見我將為我東所誦至理已有冥契非其本末玄同何由而然

或問佛文中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

卷之四十一

王

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王通

子苑卷之四十一終

子苑卷之四十二

術解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鴻烈有相字天下之馬者若滅若亡若亡若失鴻烈作若其一若此者絕塵殫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

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繆薪菜鴻烈作薪者有九方皋鴻烈作雪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

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北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

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也鴻烈作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

卷之四十二

一

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泉之所見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泉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泉天下之馬也

沖虛。鴻烈下有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語善技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

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竅因其故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鄙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自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南華

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

卷之四十二

二

如其言王元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韓非

廣漢陽翁仲能聽鳥獸之音乘塞馬之野田間有放耿馬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耿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馬中馬塞馬此馬亦罵之耿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耿馬王元

巧藝

大駕指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

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位故後常建焉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輶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戴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暮年而還至始制車輶輶皆以鐵還至鐵以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濫具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濫中絕馬先生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濫也馬鈞曹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魏時人於西亦曰記里車、上為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

卷之四十二

三

行十里上層擊鐃尚方故事有作車濫古今注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崑崙不至奔山及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惟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現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現之翌日偃師謁見王、薦之曰若與俱偕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超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現之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大懼立剖剖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歸料之內則肝膽心肺

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無不畢具者
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
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
化者同功詔二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鸞自
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會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
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冲度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鴻烈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

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
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
矣故聖人恃道而不恃智巧周鼎著僂而彰其指先王有以

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冲度韓非有故不棄天地之寶而載
智此皆一葉之行也

子貢現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現於太廟
之堂未既輟還瞻北堂皆斷焉子作還復瞻彼將有說邪

匠之過也過邪孔子曰太廟之堂嘗有說官致良工
之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子作官致

墨子為木鸞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王之巧至能
使木鸞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
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于歲教今我為鸞三

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太巧：為輓拙為鸞非
論曰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鸞飛之三日而不
集夫言其以木為鸞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之也夫刻
木為鸞以象鸞形一飛能飛而不集乎既飛而安能至三
日如鸞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飛而安能至三
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其母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
御者其機關具載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鸞機關
日則木車馬等亦宜三日止于道路無為徑去以失其母二
者必失實

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
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
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
百金西京雜記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寶嬰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
道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畔揭
方：畔揭道張：究屈玄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
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
太博經一篇今世傳西京雜記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
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
一矢百餘又謂之為曉言如博之擊梟于掌中為曉傑也每
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西京雜記
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鰓尾皆動漢世然

之以祈雨往：有驗西京雜記

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又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
更為之為机環轉運四周而爐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
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為奇禽怪獸窮諸灵異皆自然運
動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
顓西京雜記

杜陵杜夫子善奕棊為天下第一人或訛其費日夫子曰精
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西京雜記

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為勞休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

卷之四十二

六

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棊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
紫絲履服以朝觀西京雜記

咸陽宮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
箏各有所執皆綴卷衣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
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絛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
人紐絛則衆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
二十六徽皆用心寶飾之銘曰璠璣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
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顯相吹息亦不復見銘曰
照華之瑄西京雜記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曰吾有二困未忘其石數子

卷之四十二

七

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園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
合又十餘轉曰西園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園門後出
米西園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堪一升東園
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
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
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
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
將五萬維羊豕鶩鴨皆道其數果厥有驗悉知其所乃曰此
資業之廣何供饋之褊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容無倉主人元
理曰粗上蒸狔一頭厨中荔枝一梓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
舉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傳項瑤：傳子
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西京雜記

或問蒼絕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聰或曰朱牖世不
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楊雄

或問渾天曰落下闳營之鮮于晏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
乎莫之能逮也楊雄

蔡倫漢黃門郎順帝之世搆故魚網為紙用代簡素自其始
也鄒道元

釋惠遠患山中無刻漏有僧慧要于水上立十二葉芙渠因
波而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名曰蓮花漏佛鑑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而欲作、而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徧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庖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謂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

卷之四十二

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掌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誦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人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盾著然後体全体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

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鍾磬升降超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教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厲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置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卷之四十二

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体也徐幹

葛洪見魏文帝典目自叙末及彈琴擊劍之事有意於畧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其言所不關焉洪体純性驚寡所玩好自摠髮垂髻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群未曾聞鷄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眴或強牽引覘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碁局上有幾道樗

蒲齒名亦念此輩未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財至于勝負未定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顧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耻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現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為也仲尼雖有畫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畫寢何者畫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開訟之變聖者猶常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亦一尺之書故因本不

卷之四十二

十一

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晉洪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古今注

射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鳥號之柘驛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妻聞奚公

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古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主出矣詩曰好是正直韓嬰

余按閔子稱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園之臺援弓東南而射之矢踰于孟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勢逸勁猶飲羽于石梁然則龜臺即是虎園臺也鄭道元

卷之四十二

十二

荆運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而生末之射而括中之矢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之者矣呂覽曰楚王有白猿由其射之始調子矯矢未發而援擁柱號矣有先中者也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現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于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

十則言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王充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為伏虎，將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兇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為虎，或以為兇，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飲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兇畏俱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為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為是張弓射之，盛精如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盾，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

卷之四十二

十一

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矢毫釐，安能使子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為三，况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徒器物精誠至矣。素奉一石者，倍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俱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萬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

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于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王充

楚之善射者曰陳音，越王問以射道，又善其說，乃使簡士習射北郊之外，鄰道元

孔子現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

卷之四十二

十一

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縣孤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豐相之圃，蓋現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奔軍之將，已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固之，衰序點揚解而語公固之，衰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礼不变，耆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家語甘蛇古之善射者，殺子而獸伏焉。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蛇，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曰：爾先學不瞬

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机下以目承掌提二年
之後雖雖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曰未也亞學視
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楚懸風于牖南
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
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鋒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
絕以告飛衛、曰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
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
交射中路矢鋒相触而墮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
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
注而投了校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卷之四十二

中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指杯水其肘上發之鏑子
過矢復咎方矢復當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
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莊子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於是垂在外指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
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尔於中也殆矣夫冲虛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闔尹子闔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
乎對曰未也也闔尹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闔尹子

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闔尹子曰可矣
守而弗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
亡而察其所以然冲虛

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為虛發而下鳥王曰然可於此乎曰
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博物

李悝為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
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
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韓非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鳥射之一矢即斃斷
其髀膝以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洩器示厭辱之也

卷之四十二

五

射者必心平体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
既抗了矢斯張射夫既同獻尔發功此之謂也孤之為言豫
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兕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
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
食穀故曰不素餐兮此之謂也說苑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室寒
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
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
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

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
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麋豕者示除害
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
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教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
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為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
故禮射祝曰嗟尔不率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充
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
射之射主何為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体
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
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

卷之四十二

十一

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取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
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為戒難也詩云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
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
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
也白虎通
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子耳意謂射既在六
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
追騎應絃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盾及單
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功入神若以此

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
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怠之末學辟如麟角鳳
距何必用之葛洪

賀若弼請射於文中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
曰矜而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王通

劍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而自
衛乎說元作子路請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古
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說死作聞千里

卷之四十三

十一

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仁固說元作仁固之何待劍乎
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家語
魏黑卵以睚嫌殺丘師車：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
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耻
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
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鏃鏑摧屈而体無癢捷
負其材視來丹猶雞穀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悲黑卵至矣
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
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
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通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

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触物也況然無際經物而物不竟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触也縞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触物也騖然而過隨過隨合竟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

卷之四十二

十八

不竟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体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冲虛

赤刀周之寶器也室劍名純鈞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劍皆歐冶子所作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劍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

吳王光金鐵之英奇氣絕靈可以折衝伐敵允常以湛盧獻吳王光公之劍也乃去而水行如楚吳越春秋曰湛盧之劍王湛盧之劍于昧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

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莫邪干將妻也傳物志云吳越春秋二劍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名劍蓋餘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名劍

胡風子固吳請干將歐冶亦作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

卷之四十二

十九

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莫邪干將妻也傳物志云吳越春秋二劍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名劍

蓋餘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名劍

胡風子固吳請干將歐冶亦作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

盛名不可圖也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將
來吉山國也建康乃要領宿屏人曰可共天學文知得
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
之否少時有相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常得寶劍佩之
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
為令密共尋之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大如斗氣非尋常劍也
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光如星牛斗間氣不復見焉煥以
西山北麓下土以試劍光芒顯發大氣盛水置劍其上視之
者精芒目送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
劍保徐君藥樹耳煥異之物也煥曰不化去不為人服也華
詳現劍文乃干將也煥何更不試劍乎煥曰天不生神物終
耳因以華陰上將也煥何更不試劍乎煥曰天不生神物終
出在煥幸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懷間躍
出墜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騰躍有
文章沒者恨而反漁史光劍水波湧騰于長教文騰躍有
華歎曰先君化嘉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卷之四十二

二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
從如影與響如龍之穿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
也聞不及聆呼不及吸足卒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
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泥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
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指讓乎廟堂之
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
之兵歟說苑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
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寶劍捨舊劍而服
之後漢之世惟聞高祖以所佩之劍斬白蛇而高祖嘗佩此

劍便謂此劍即斬蛇之劍也 古今注

漢帝相傳以泰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帝斬白蛇劍上有
七米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側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光
景猶照于外與提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
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西京雜記

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採首
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奉刀以示朔恐人
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為鵲赤色飛白雲中 西京雜記

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西京雜記
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猛狂使人多禮乎楊雄

卷之四十二

二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雷三曰辟邪
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
漏景 古今注

劉淵族子曜嘗隱居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
管岑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
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
服之劍隨時變為五色也 鄴道元

赫連龍昇七年造五兵器銳精利乃成百鍊為龍雀大銀號
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
神邪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遠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

元鄺道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為昆吾治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十洲記

楚東有沙水其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也鄺道元

晉太康地理志曰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是以龍泉之劍為楚室也縣出名金古有鉄官鄺道元

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師雅奴也文為夷師雅奴時山洲牧

卷之四十二

三

羊於澗水中得兩鯉魚隱藏挾帛規欲私食即知檢求文大慙惧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為魚也即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治錢鍛作兩刀奉刃向彰因祝曰鯉魚變化治石成刀所石彰破者是有鬼神文當治此為國君王所不入者是刀無神靈進所石彰如龍淵干將之斬芦莖由是入情漸附今所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孫如斬蛇之劍也鄺道元

御

造父風俗通曰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造父為御驂輪趙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城徐偃王日馳千趙城固以為姓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

甚卑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

弓之子必先為其良治之子必先為其良汝先現吾趨、如吾然後六轡可待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置而置履之而行超走往還無跌足也造父

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叢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之御也齊輯

乎擊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

卷之四十一

三

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覓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冲虛

昔者馮夷大雨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悅忽歷遠弥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挾抱羊角而上紀經山川蹈騰崑崙排闥闔闔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

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屬相目衛忌相髭許鄆相脫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臍肋陳悲相肢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

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清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盡有自云也絲圖幡薄從此生矣呂覽

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鴻烈作私自苦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

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鴻烈有天今昔臣夢受之鴻烈云故老子云致虛極守靜先為其

師言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現後世已呂覽

趙襄王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

卷之四十一

四

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

所貴馬休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

則欲速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

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韓非

傳云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

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

我今日之騎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

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騎

未其人之使我也至于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與而重之知

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騎來女不驕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韓嬰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現之而不說也嬖人嬖子欲

現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園中臺上以現之嬖子說之因

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曰翟王子羨

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

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

野之駕也公說之嬖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現今翟王子羨

之駕也公不說嬖子說公因之悅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

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

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伯諸侯今君一諸

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飢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耻而惟

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

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駉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

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

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

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

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

卷之四十二

五

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隣國之道也且賢良廢城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現乃罷滯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嬖子晏子

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飲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体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驚若城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雨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

卷之四十二

六

指不吐叱過滯雁于碣石軼鸛鷀於姑餘騁若飛鷲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滯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喻於六馬此以弗御之者也鴻烈

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相與之簡子覲現馬一人舉踉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踉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踉肩而踵膝夫踉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踵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踉馬而拙於任踵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踵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韓非。此下係馬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群一名逸驃一名紫驚騶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為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為王良俱還代即西京雜記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腦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在閭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犀為珂紫金為華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為患或加以鈴鐺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鐘磬若飛幡葆後得燕師天馬帝以玳瑁石為鞍

卷之四十二

六

鏤以金銀鏤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隻詔使獻二十枚西京雜記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疋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通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埭因騎馬逐繞日三匝然入漢閭、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為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駕塞之驢耳十洲記

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

故漢賦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歷無卑遂千里兮尋東道胡
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敦
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
武馬蹄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
天馬徑酈道元

昔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逆力至傷光壽元年四十九
矣而駿逆不虧雋奇之比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
讚錫頌其傍像成而馬死矣酈道元

馬穴山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
陸遜攻襄陽於此穴又得馬數十匹送建業蜀使至有家在

卷之四十二

十八

滇池者識其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流涕酈道元

若水又通會無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有馬徑
厥跡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
馬子酈道元

溫水又西南逕滇池於西北池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
淺狹似如倒池故曰滇池也長老傳下流淺言池中有神馬
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
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有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酈道元

子苑卷之四十三

字畫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
其妖變致其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
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
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為圖書倉頡作文
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
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
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通雨粟鬼偶夜哭而
雨粟鬼哭自有所為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

卷之四十五

應事而動也王元

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秦
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
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
檻車送之次仲首於道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酈道元

昔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
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蓋師宜官
八分体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觀之以為勝
宜官北宮勝題成是鵠筆南宮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常誕

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之
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所榜題
皆是式書鄺通元

漢魏以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鐫碑
載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廂蔡邕以嘉平四年與五
官中即將堂殿典光祿大夫彈議即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
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
刻立于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
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鄺通元

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黃帝之世倉頡

卷之四十五

二

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
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
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
史籀創著平正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有改籀
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
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者故用
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于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
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什說臨淄人發古塚得
銅棺前和外隱為隸字言齊太公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
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鄺通元

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
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体俱
足周事葛洪

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
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絀之絀絲由是以相屬也姓伯之伯族
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
是以有傳也禾之油、穀由是以登也雲由是以降也憂心
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止也故凡物之有
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程本○以下

夫文象烈而結絕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体貌而

卷之四十五

王

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栗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
王聲教書必同文賴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体總異音
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刑籀而
秦篆典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章律明著嚴法太史學童
教試六体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惧
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誤篇及宣城
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楊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
雅頌總閱音義鳴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
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
小篆轉疎復文隱訓滅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

現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宋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慕而詩書之襟帶也蒼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誥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君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休心既託聲於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續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劉勰

卷之四十三

四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指而立點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然不趨受指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槃礪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南華 此下係畫

客有為周君畫葵者三年而成君視之與葵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葵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現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葵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葵同 韓非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

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韓非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圖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樂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西京雜記

卷之四十三

五

相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韓詩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新序作問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現韓詩人之友新序作也現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新序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新序矣所謂吉人也現新序事君者也其友皆誠善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韓詩作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新序也現人主也其朝多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諍証諫新序作皆敢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新序作富顯日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現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伯天下韓詩作其所以任賢使

於是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伯功詩曰齊多士文王新序作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風夜不憚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相遂滅

伯功詩曰齊多士文王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

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莊子而走列子見之而

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壺丘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

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諱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惟

鳥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余以告壺子曰向吾示之

以地文罪乎不詭不止莊子作萌乎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

遇我也有廖矣莊子然有生矣吾見柱權矣列子入告壺

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机發於踵此為柱

權此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

之列子入告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莊子是殆

見衝氣幾也倪旋莊子之潘莊子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

之潘為淵溢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雍

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莊子

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無流水下八句作淵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

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之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

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

與之虛而猗移莊子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子靡因以

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

其妻饕餮莊子如事人於事無親離琢復朴塊然獨以其

形立怏然而封我莊子壺以是終六祖是終六祖是終六祖

有而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勅令與師試驗師問

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即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

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去西川看觀音菩薩再問汝道

看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僧問仰山長耳三藏第幾度為

什麼不見國師山曰前兩度是汝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

三藏第幾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

為大近按此雖非相大意與李義事同故附之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

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

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

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

泣是樂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

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

未嘗為牧而祥生於鼻未嘗好田而鵠生於突若勿怪何邪

未嘗為牧而祥生於鼻未嘗好田而鵠生於突若勿怪何邪

未嘗為牧而祥生於鼻未嘗好田而鵠生於突若勿怪何邪

未嘗為牧而祥生於鼻未嘗好田而鵠生於突若勿怪何邪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棄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徵怪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注也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幣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於是乎刑而幣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南華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唐有唐李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不如擇術形

卷之四十三

八

不勝心、不勝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李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引短昔者衛灵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伯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耳長短小大美惡

卷之四十三

九

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閼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繡伊尹之狀面無須臾焉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李邪直將差長短辯美惡而相欺傲邪古者桀紂長巨姦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慘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卿曲之像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束手有司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子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類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盡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

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殺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殺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歟而搏布器而蔡碩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荀卿

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

卷之四十三

十

公主高祖為泗上亭長常告婦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卿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王充

相工相黠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王充

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

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瘳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為堊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賣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王充

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休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主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王充

卷之四十三

十一

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壁雍之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從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奉在本朝遂至太傅王充

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為大將軍封為萬戶侯王充

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徵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王元

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及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

卷之四十三

十三

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為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王元昔內史叔服過魯公族教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魯竟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子上幾商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規邾魯滅文聰樂說陳成見張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李之相李兌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維司命班祿追叙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

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象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輿禮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軀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官終老不至于應瑞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現上記人君身脩正當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曆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

卷之四十三

十三

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王符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体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父家姓易滅也易之說卦與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部或在聲響面部欲得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欲安穩履戴音聲欲溫和中

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決王符

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嶽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蛟紮有川流之行五色鬱然有雲霞之現五聲鏗然有鍾磬之音善現察者猶風胡之別劍孫陽之相馬覽其机妙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角顓頊駢鬐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武王斷齒孔子逆字顏回重瞳泉陶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夏禹亦

卷之四十三

十

長頸鳥喙王莽之重瞳譬駢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一驥也禹之長頸鳥喙猶龍有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豐下叔與知有後衛青方類黠徒明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於餓死羊斟聲射叔姬鑒其滅族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夏孔甲畋於箕山大風晦暝入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后来而產是子不祥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多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析薪斧斬其左足遂為犬閼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漢文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當貧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得冶鑄後

假衣食寄死人家劉晔

命

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主巖墻之下動而微病行而招死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及子辰昌未之遲去之速也君子兢諸楊子

卷之四十三

十五

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飢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城門如必有命何其泰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小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

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休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休命當夭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論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行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犇橫行天下聚黨數千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

卷之四十三

七

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者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姪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瘡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礼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毋不謹慎心憂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体肥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臂白

卷之四十三

七

刃如頸蹈死亡之地當鋤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論衡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嚴牆何以異命不壓雖嚴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得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止於牆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為守者不立嚴牆之下與孔甲載子之宮同一實也論衡

鑿

神農經云上葉養命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葉養

卷之四十三

十八

性合歡融忿釐草忌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痛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痛也違

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設鬼神矣博物志

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

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鈞

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鈞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

亦惑乎博物志

幸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他孟三旬而後膠朝

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

復獻攻癰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

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他害常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他孟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症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為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叅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孔鮒

子華子居於荅塞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鑿子華子曰鑿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滄也滄者養也腑臟之伏也血氣之留也室竅之塞也閤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鑿以其所有餘

卷之四十三

十九

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損之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滄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鑿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滄也滄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鑿所不能為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于意不如無意之為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為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為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季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係于陰陽合氣而成休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中有陽：中有

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臟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臟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又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有所憶謂之意：之所存謂之志：之所造謂之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湯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悞則伏冤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固思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執而之問也触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部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微

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為火其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為木其氣為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瓠其神為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為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為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釜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燥之土以溼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圓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更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鑿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克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羸弱者養之使強負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思不能沮

也視聽言貌思不能事也夫是之謂太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為醫太和之俗無待于養而為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于虛矣心無累則道載于平矣平安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閑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程本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輩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休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卷之四十二

十二

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于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盞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冲虛扁鵲見蔡桓公新序作齊桓侯立有問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鑒之好說也說有欲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

居十日扁鵲望桓侯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齊新序作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韓非口新序云桓侯遂逃故良臣之治疾也攻之于腠理此事實治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膝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扁鵲過魏說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

壁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白弟說苑父弟父之為醫也以堯為席以菊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耒者說苑有李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踰跗說苑相踰跗之為醫也樹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說苑而吹竅說苑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

卷之四十三

十三

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小如子之方豈足以變說苑子哉扁鵲曰不然事說苑物故有味投說苑而中說苑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蹩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說苑亦陰陰當溫耳焦、如有啼說苑者若此者皆可活說苑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說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說苑之則冀土之息得

蒙天說死有復字地載長為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

言未卒而洋泣沾襟扁鵲說遂為診之先治軒光入砥鉞

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炷八拭之陽子同說家藥子明

灸陽說耳子游按磨說作子陽儀父神子越扶形於

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說死死人也扁鵲曰

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說

可說死藥而生也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說將

不可救藥言必三而已矣說作甚之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為醫對曰長兄於病

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

名不出于閭若扁鵲者鑿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

於諸侯說冠子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癱

逆脹滿支腸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

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癰不作無令財貨上流

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

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腸不作上

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

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諷不作夫重

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腹支休也心腹支休無疾則人主無疾

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

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

賢醫用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韓嬰

傳曰太平之時無瘡癰跛駘冠塞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

哭弟道無稚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

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醫在周

之庭紂之餘民也韓嬰

子苑卷之四十四

夢

太如夢見高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之子問聞梓化為松栢極柞竟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餘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下享于殷自發之夫生於今十年焉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移照乎博物志

春秋左傳稱唐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已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叅及生名之曰虞鄭道元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惧而走

卷之四十四

二

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尔門公拜頓首竟召史墨占之曰萬如君之言則蓍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因之且使國人賀魯舟之偽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于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誅之大國未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思俟將行以其族通晉三年虢乃已

說苑

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盥其

腦問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王元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竟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声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

卷之四十四

二

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頰論衡作頰以髯充作論衡上豐下倨作論衡身而揚聲指而多髮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充作論衡下倨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舊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晏子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常廡稱無罪焉公竟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

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於長勺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語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為善易矣晏子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二日聞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聞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于閭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聞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請及其書晏子曰毋久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

卷之四十四

三

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是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聞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晏子

声伯夢涉洹水或與其瓊瑤而食之注而又與瓊瑤盈其懷矣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瑤歸乎、瓊瑤盈吾懷乎後言之暮而卒是水也鄭道元

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之夢各異夜、之夢各異有天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虛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異我思多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異我痛多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孤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寃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

卷之四十四

四

人同夢于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寃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寃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寃。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簞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後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之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仰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閔尹子

寃有八徵夢有六候要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四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要謂

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以然其所由然則無所但一体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畫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竟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竟

卷之四十四

五

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冲虛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已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已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竟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儀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度審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竟一寐以為竟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也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未筋

力竭矣而使之踰勤晝則伸呼而接事夜則寐憊而熟寐精神盡散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摠一國之事遊燕宮現恣意所欲其樂無比竟後役人有怨喻其親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半吾晝為僕庸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此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淪藝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痛之以訪其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役之復數之常也若欲夢竟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火間冲虛

卷之四十四

六

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虞遂以為夢馬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虞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得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虞又夢得之也至與果桑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曰曰若初真得鹿矣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

君鄭君曰嘻士師將侵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竟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冲虛

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燧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對曰燧者諂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諂臣之言也王充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慮有時有及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尔子陟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維魚矣實惟豐年旒惟魚矣室家蕃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于乱世

卷之四十四

七

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夢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于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大恩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大風之夢使人翻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畫有所思夜夢其事作

卷之四十四

八

吉作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及現其所候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及其故也豈人竟為陽人寐為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于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于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耳由弗若弗夢也凡察夢之大休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汗腐爛枯槁絕露傾倚微邪剝削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計謀不從本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九器虛空皆為見欺給偈優俳俳侯小兒所戲之象皆為現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情憤胃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况於恍惚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尔是故君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禁而已也時有真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其封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

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者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現故其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為難也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微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惡之效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為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是故大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群神然後占于明堂並拜吉夢修發戒懼聞喜若憂能故成吉以有天下統公夢見蓍收賜之士田自以為有吉因史舊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減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王符

卜筮 天文地理雜占附

蓍一千歲而三百莖其本以老故知吉凶蓍末大于本為上吉莖必沐浴齋潔食香每月望浴蓍必五浴之浴道亦然明夢曰昔夏后莖乘飛龍而登于天而收占四華陶曰吉昔夏啟莖徙九鼎啟果徙之昔舜莖登天為神收占有黃龍神曰不吉武王伐殷而收占蓍老曰吉桀莖伐唐而收占蓍感曰不吉昔鮒莖注洪水而收占大明曰不吉有初無

後 蓍末大於本為卜吉次蒿次荊皆如是龜蓍皆月望浴之博物志

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兆占者曰凶太公曰龜兆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王充

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曰占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王充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於飛和鳴鏘有為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過現之否曰是謂現國之光利用實於王此其後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

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 風俗通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蓍莖葉可以得數何必以龜蓍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王充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調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家語

魯將伐楚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

行用是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楚果克之王元

古之善操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中示高小中示大：中示小一中示多：中示一人中示物：中示人我中示彼：中示我是道也其未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閔尹子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竟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卷之四十四

十一

也君曰漁者有龜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筮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刺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南華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郭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

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送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榆兵而南則鄆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效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孤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韓非

卷之四十四

十二

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蓍之為言耆也久長意也龜曰卜蓍曰筮何

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於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于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為於西方。東面蓋著之處也。卜時西嚮。已卜退東。向問著於東方。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積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積。筮于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不見吉凶。于著復以卜。何著者。陽道多變。乃成龜以荆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著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剝者取其究陰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者。何

卷之四十四

十三

以為嘔則是也。著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凡卜人君視休。大夫視色。士視墨。凡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白虎通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戚。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遷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垂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虎之勢。後為

也。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軍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聞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為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風俗通

天地開闢有神有民。神異業精氣流通行有招召。命有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謹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是之謂易。之得皋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即懼。懼而妄為。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

卷之四十四

十四

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主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書又曰。假尔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猷。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倘有隨時險易。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賸索隱。鈞深致遠者矣。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叔之戒。則驪姬堅牛之謀。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為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索于我。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思季氏

之旅泰山今俗人笑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王符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王悅

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為客龜大卜佐高夢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曾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酈道元

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

卷之四十四

五

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王通

文中子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王通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家語。以下係天文段元章善風角弟子滯元章封簡藥授之曰路有急難開之生到葭萌從者與津吏爭打傷其破頭者可以此藥裹之生乃歎服還卒業馬酈道元

漢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實闕其上至魏加平中武威太守條茂起李含築闕於此此泉太守填水造起門樓与李闕相望泉源徙發重導於斯故有灵淵之名也酈道元。以下係地理

江水又東逕緒山南虞翻嘗登此山四望示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祿位居江南則不昌也然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有江南者輒多淪替仲翔之言為有驗酈道元

穀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卞丘典盛墓南二碑存焉儉父也管輅嘗隨車西征過其墓而歎謂士友曰玄武藏頭青龍無足白虎衝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應滅族果如其言酈道元

卷之四十四

五

津鄉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洲中其百里洲最為大也中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語云洲下石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閭鼎之志乃漕一洲以充百數潛號數句宗賊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地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酈道元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失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之孫稱王酈道元

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于魚陵涉于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徒役几盡晉人聞有楚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矣鄭道元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社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說苑

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現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

卷之四十四

六

現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精思自知殷宋大失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王充

自秦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旧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書秘之希有見者于時間堂上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矣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廟山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

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詵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復男子張伯堂除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孔詵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鄭道元

卷之四十四

六

亦有妄傳姓于五者設五宅之符第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帝右據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發民名字者蓋所以別衆微而顯此人爾非以絕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声音語定行誤莫甚焉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即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即呼鳥為魚可內之水乎呼魚為鳥可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為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土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角神農火精承燔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羽維號百變音

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面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隲乃安吉商家向東入、又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聞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既然者放其上增損門數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無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伐或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伐或遷或免一官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祇神太歲豐隆鈞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若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

卷之四十四

十

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妻婢婦淺陋愚慙漸染既成又教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而強之以其所畏直以增病尔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事也然而至于遂不損者精誠去之也蓋奔神猛虎而不惶嬰人畏螻蟻而發聞今通士或欲強羸病之患人心之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于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能變之王符

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奠之壁自如故還味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為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願索隱窮神知化雖睡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聞來候師王叔茂請起位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士諸生無他異今幣重言甘誠有踧躅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諫再三尔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鷄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比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

卷之四十四

十

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放不暇何能致望于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縣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風俗通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昔岑彭与吳漢沂江水入蜀軍次是地知而惡之會日暮不移遂為刺客所害酈道元吳陸緒謂子續曰從今以後六十年車同軌書同文至太康元年晉果平吳酈道元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現坂從事何旅曰今所安營地名現上夫在下其徵不祥果為牙門張和所殺酈道元

郭緣生續述征記曰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鼓齊地將亂石人輒打石鼓聞數十里鄰道元

獵鈞附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說苑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捨群取禽不麇卵不

卷之四十四

十一

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說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搜驚鳥不搏搜獵不整鳥獸燕然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泰牢其謂之畋何聖人奉事必及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說苑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歌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捨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佐饗止則百姓吹獵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望

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不麇不卵不夭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皋陶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謙儉為工師百工致功益主廬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羗北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

卷之四十四

十一

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說苑文帝代服衣冠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雖刺虎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為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典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風俗通

東方朔稱武帝建元中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夜漏十刻乃出于外中常侍武騎待詔及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下故有期門之號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上大驩樂之上仍使太中大夫虞丘壽王与待詔能用竿者本指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

面提封頃畝及其賈宜屬之南山以為上林苑東方朔諫奏
起阿房而天下亂因陳泰階六符之事上乃拜太中大夫給
事中賜黃金百斤卒起上林苑故相如請為天子遊獵之賦
稱烏有先生亡是公而奏上林也 鄒道元

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
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離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
化之皆以雜寶錯廁翳障以青州茆葦為弩矢輕騎妖服追
隨於道路以為歡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
為上客 西京雜記

茂陵少年李亨妖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為之
佳名狗則有修毫矚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
冥金距之屬鷄則有從風鷄孤飛鷄揚萬年有猛犬名青駿
買之百金 西京雜記

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鈎錯以銀碧垂翡翠之
綸關子

子苑卷之四十五

運化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
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
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
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
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
也 冲虛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思得物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
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為終或為始思知其紀然自
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
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極朕何以
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極無盡之中復無極盡無極復無
極無盡復無極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
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
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
也西行至曲人民猶是也問曲之西猶復曲也朕以是知四
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
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

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紮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足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曰埽壚八紘九野之水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鵠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者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怒流于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禹殛使巨鯀十五季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時而龍伯之國有大人率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鰲合肩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教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洲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僊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

卷之四十五

子

有人名曰諄人長九寸刑之南有冥冥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生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蟪蛄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明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眇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醜侑師曠方夜耳倪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鵲鵲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卷之四十五

子

珥熊曰運轉已天地密移晷竟之我故物損于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晷竟之於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竟其成不竟其虧亦如人自少至老貌色智態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傳而不易也間不可竟俟至後知冲虛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美惡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丘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

卷之四十五
四

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遠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体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及其常者水之內度通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威義也廉而不剝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通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之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絕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水

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行三月如沮者何曰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羊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激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粗也察於微故修要之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塞而為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粗濁塞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伏聞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蜃蜃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于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焉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狀四尺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于焉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粗濁塞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聞能存而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焉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

卷之四十五
五

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雖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管子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中主十日主南子有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主主辰為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主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主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為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主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主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主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主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蜊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蛇吞者八獸而卵生蛆蟻者九數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

卷之四十五

六

為北蚌蛤龜珠與月為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墮土之人太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垠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蠟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軋川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性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家語周天之日為數三百有六十閏月之時為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為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為之長羽虫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為之長毛虫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為之長介虫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為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為之長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休而為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程本

卷之四十五

七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鱉皆此類或卵生影伏白鷄雉
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則雌孕 兔詆蹙望月而孕口
中吐子舊有此說余自所見也 大腰無雄龜鼈類也無雄
與蛇通氣則孕細腰無雌蜂類也取桑蚕則阜蠶子吮而成
子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是也 蚕三化先孕而後交不
交者亦產子後為鑿皆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憐物志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參於道
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
盡謂之死故命者始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
矣說天作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
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

卷之四十五

八

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
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作轉然後有見七月而生齒然後能
食著而生體然後能行三年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精通然
後能化陰窮及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及陰故陽以陰化是以
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說死二八而化女子七月而生
齒七歲而化二七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
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家語曰韓詩外傳云陽以陰變陰以陽
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
之人情縱欲及亂化是以年壽不長也性不長也詩曰乃如
之人學懷時不可過也夫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閉
而後傷時不可過也夫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閉
女其謀使我手城隅愛而不見極首趾雖欲以道義詩曰靜
思道之云遠易云能未急
時也其故終之日月也

卷之四十五

九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胚
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
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
肺主鼻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文子
阿難云何名為世界顛倒是所有分段妄生因此界主非
因所因無住所住遷流不住因此世成三世四方和合相涉
變化衆生成十二類是故世界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
香因香有触因触有味因味知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
區分由此轉輪是故世間聲香味触窮十二變為一旋復乘
此輪轉顛倒相故是有世界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
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阿難由因世
界虛妄輪迴動顛倒故和合氣成八萬四千飛沉亂想如是
故有卵羯邏藍此云流轉國土魚鳥龜蛇其類充塞由因世
界雜染輪迴欲顛倒故和合滋成八萬四千橫堅亂想如是
故有胎遏蒲曇此云流轉國土人畜龍仙其類充塞由因世
界執著輪迴起顛倒故和合煖成八萬四千翻覆亂想如是
故有濕相相蔽尸此云流轉國土含蠢蠕動其類充塞由因
世界變易輪迴假顛倒故和合触成八萬四千新故亂想如
是故有化相羯南此云流轉國土轉旋飛行其類充塞由因
世界留礙輪迴障顛倒故和合著成八萬四千精耀亂想如

是故有色相獨南流轉國土休咎精明其類充塞由因世界
銷散輪迴感顛倒故和合暗成八萬四千陰隱亂想如是故
有無故獨南流轉國土空散銷沉其類充塞由因世界圖象
輪迴影顛倒故和合億成八萬四千潛結亂想如是故有想
相獨南流轉國土神鬼精鬼其類充塞由因世界愚鈍輪迴
癡顛倒故和合頑成八萬四千枯槁亂想如是故有無想獨
南流轉國土精神化為土木金石其類充塞由因世界相待
輪迴偽顛倒故和合染成八萬四千因依亂想如是故有非
有色相成色獨南流轉國土諸水母等以綴為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相引輪迴性顛倒故和合呪成八萬四千呼召亂

卷之四十五

想由是故有非無色相無色獨南流轉國土呪詛叢生其類
充塞由因世界合妄輪迴圓顛倒故和合異成八萬四千因
互亂想如是故有非有想相成想獨南流轉國土彼滿虛等
異質相成其類充塞由因世界怨害輪迴教顛倒故和合恠
成八萬四千貪父母想如是故有非無想相無想獨南流轉
國土如土鳥等附現為兇及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為其子、
成父母皆遭其食其類充塞是名衆生十二種類楞嚴
若按若孟若瓶若壺若甕若盞皆能達天地兆龜數著破瓦
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萬物、皆包
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唯

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現者我之精神愛為
水現為火愛執而現因之為木現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
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現之以合彼之
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
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
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
得火絞之得水釜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
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
運而不已者為時色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
有示之者。環轉九、成而精思之而有煥白者存九中

卷之四十六

俄去殼而蟬彼蜨不思彼蜨奚白。鳥獸俄吻、俄自、俄
逃、草木俄茁、俄停、俄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
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
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
化譬如風雲須臾更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
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二幼相好及其壯
也相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
鷹鳩之化無昔無今。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
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
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

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尔物不知我、不知物聞尹子

子列子曰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于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變而為七、變而為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

卷之四十五

十一

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冲虛、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然周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南華

種有幾得水則為魚得水土之際則為蠹蟻之衣生于陵也則為陵焉、得薊棲則為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吐下其狀若脫其名為胡蝶、鳩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為食醢順輅生乎食醢黃輅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蠹羊奚比乎不筭父竹生青寧、生程、生馬、生人、又及入於

机萬物皆出於机皆入於机南華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嚙啖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古今注

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于樹木與為茂長集于聖人與為受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食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呂覽

輕水所多禿与癭人重水所多腫與癭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瘰人苦水所多狂与偃人呂覽

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

卷之四十五

十一

殺之論衡曰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与心變神与形化方其為虎也不知其當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二者代謝外馳各樂其成形狡猾鈍悍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鴻烈口郡道元曰交州記曰龍編更既言其化而化無不在牛哀易虎不識厥兄當其華狀安知其變哉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晝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鋪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虞淵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

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清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鴻烈

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合太陰在申歲名曰涓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閼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寅在甲曰閼逢卯在乙曰旃蒙辰在丙曰柔兆巳在丁曰彊圉午在戊曰著雍未在巳曰屠維申在庚曰上章酉在辛曰重光戌在壬曰玄默子在癸曰昭陽鴻烈

卷之四十五

五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者主幽圓者主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蛇照火上尊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燧而為火方諸見月則

卷之四十五

五

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聞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黃星墜而勃海決鴻烈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泉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聲林氣多瘴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暑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人水輕遲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水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刑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磁石上飛雲母走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中一段與家語同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道汾水濃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雖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鴻烈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通視則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梟稽閼風之所生也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窳生海人、生若蘭、生聖人、生庶人凡

爰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生鳳凰、生鸞鳥、
 生庶鳥凡羽者生于庶鳥毛積生應龍、生建馬、生
 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于庶獸介鱗生蛟龍、生鯢
 鯢鯢生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于庶魚介潭生先龍
 先龍生玄龜、生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于庶龜暖
 濕生寔暖濕生于毛風、生于溫玄、生羽風、生
 燠介、生鱗薄、生燠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著
 日馮生陽開、生喬如、生幹木、生庶木凡根拔
 木者生于庶木根拔生程若、生玄玉、生醴泉、
 生皇辜、生庶草凡莢草生于庶草海閭生屈龍、生
 容華、生葉、生萍藻、生浮單凡浮生不根莢者生
 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五百歲生缺、五百歲
 生黃埃、五百歲生黃頤、五百歲生黃金、千歲
 生黃龍、入藏生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
 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黃海偏土之氣御
 乎清天、八百歲生青曾、八百歲生青頤、八百
 歲生青金、八百歲生青龍、入藏生清泉、之埃
 上為青雲陰陽相薄而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
 而合於青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七百歲生赤丹、
 七百歲生赤頤、七百歲生赤金、千歲生赤龍、

入藏生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雷
 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
 九百歲生白皋、九百歲生白頤、九百歲生白金白
 金千歲生白龍、入藏生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
 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壯土
 之氣御于玄天、六百歲生玄頤、六百歲生玄金玄
 金千歲生玄龍、入藏生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
 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鴻烈
 蝦蟇為鶉水曼為應慈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鴻烈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
 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授之序也木生
 火、生土、生金、生水、生木、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
 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
 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而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
 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
 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
 冠金而養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
 行也五行之為言猶五行欤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
 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
 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

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
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
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
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之
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
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主若
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
五行之主也五行之氣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
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于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也不各
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董仲舒

卷之四十五

十一

天道大數相及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
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
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
而不各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
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
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從東方來而陽由西方來東
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
通右陽通左者其道順通右者其道逆氣左上順氣
右下故下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上所右
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陰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

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于中春之月陽
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
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日益而鴻故為煖熱初得大夏之
月相遇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通右陰通左
通左由下通右由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
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
入于申陰北還而入于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
也至于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者陰
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日益而鴻
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大寒下雪而物成成大

卷之四十五

十一

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之常道相及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
之行也陰與陽相及之物也或故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
秋俱北夏交于前冬交于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
其此文与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伏一其度一也然而不
同意陽之出常縣于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虛
空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于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
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
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
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虛也小以此察之天無常於

物而一于時：之所宜而一為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而至畢時而止終而復始其一者一也是於天凡在阼位者皆愚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及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為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及天之不可行如是，故古之人物而畫文止于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忠，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先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董仲舒

卷之四十五

二十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孰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漂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者陰與陽各居几何薰與漂其日孰多距物之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生于秋氣溫柔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于陽天乃于是時出漂下霜出漂下霜而大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天之功大究于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漂之日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阼與大阼不與少阼在內而大阼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于空，者重地而已不

連物也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大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大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董仲舒

豫章地多女鳥玄中記曰新陽男女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飛夜遊女矣 鄭道元

漢武帝時有竹王吳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城竹為姓所損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梓柯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

卷之四十六

廿一

所生求為王祠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父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 鄭道元

匯水又東南流出桂陽南至四會是崎之溪，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真女峽，西岸高岩名真女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中故名真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為石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啟生石中擊呖空桑斯抑類矣 鄭道元

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鈞命決曰情生于陰欲以時念也性生于陽以理

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于事見微者也信者成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休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為言干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為言任也任于恩也腎之為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為言辨也所以

卷之四十五

廿二

積積稟氣也五藏肺仁肝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為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為禮何心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礼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能通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于礼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

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為之候何竅能湧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无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為之候何口能啖味舌能知味亦能出音声吐涎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主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為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于目肺繫于鼻心繫于口脾繫于舌腎繫于耳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

卷之四十五

廿三

府者為藏官府也故礼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相為府也肝者木之精也木之為言收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脈張者是其效也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礼義：者有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腸為心脾主心為皮体主故為兩府也目為心視口為心談耳為心听鼻為心嗅是其支体主也喜在西

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魄魄者何謂魄猶位也也行不休于外也主于情魄者迫然著人主于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間提云支休萬化之本也白虎通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者親事故自周于一行尊于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卷之四十五

廿四

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誰也陰化沾濡任生木在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触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此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為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

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為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与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然傷成物辛所以然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然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

卷之四十五

廿五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氣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臭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穰南面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諸故其臭腥中央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月令曰東方其臭穰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還方也萬物還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少陽見演者演也律中大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央鍾乘于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藩屈

有節欲出時為春、之為言條、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
音角、者氣動耀也其帝太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句
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為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
於己、者物必起律中仲呂壯盛于午、物消長律中蕤賓
衰于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
時為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止也陽度
極也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者屬續其精為鳥離為
鸞故少陰見于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于酉、者老物收
斂律中南呂衰於戌、者滅也律中無射、者無声也其
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為秋、之為言愁已也

卷之四十五

其

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者強也其帝少皞、者少斂
也其神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之為言搏討也故太
陰見于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于子、者孽也律中黃鍾
衰于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
度也時為冬、之為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之為言
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者
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休象龜蛟珠蛤土為中宮其日戊
己戊者茂也己仰屈起其音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
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生
土、生金、生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

所勝老死囚故王者休見王火相何以知為臣土所以死者
子為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歸母木旺火相金成其
火燠金、生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
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
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
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金臣之義也臣可以勝其君何此謂
無道之君也故為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
蓋之土以應之微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
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為
朱害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避休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

卷之四十五

其

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為兩盛大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
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為一時王九十日
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
無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
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丑訖義相生傳曰
五行並起赴各以名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久有生
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
何以為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
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者施生故可
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畜養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

盛氣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于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為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為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為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亦明臣可以為君不可更為臣五行常在火作已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至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

卷之四十五

木

也木所以浮金所以威何子生于母之義肺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內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天人欲相嚮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為時五行為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夏之承春也善及子孫何法春生待夏復長思止其身何法秋熟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土用事于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

土勝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于君何法婦明于日也臣法君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逮子近孫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水逐金也君有象民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天雨

卷之四十五

火

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不以命廢主命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藏六府何法五行六合

也人目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日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白虎通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听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生情、生計中、生神明、生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左周

卷之四十五

子

何以為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惣名為人天地所以無惣名何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惣名也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為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反覆道也白虎通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此天為陰故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德放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者明

莫大乎日月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缺何婦功晦至朔且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為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通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日夏宿在東并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月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小明有陰陽

卷之四十五

子

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議曰閏者陽之餘白虎通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尚書曰暮三百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為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為上天尔雅曰一說春為蒼天

是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為四時據物為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為時也或言歲或言歲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月為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為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為載三王言年皆謂開闢故尚書三載四海遇宥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知開闢日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通虎漢末閔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著錄宮內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時說之了

卷之四十五

廿三

皆有次第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漢末發范交明冢奴猶活交明霍光女背說光家事廢主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或云尚存余聞之于人可信而目不可見也。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懷恩女年四歲病沒故埋塋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同時送女表視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塋至八日同塋入採桑間見生活今能飲食如常。京兆都張潛客居遼東還後為駙馬都尉閔內侯表言故為諸生太李時聞故太尉常山張顗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墮民爭取之即為一負石言縣府顯令

提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顯表上之藏於官庫後議即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條印宜可復置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廿三

子卷之四十六

政治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騷乘張若謂朋
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逵適
遇馬童子問逵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
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
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
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
若乘日之車而遊于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
六合之外夫為天下者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

卷之四十六

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
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執亦去其害馬
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帝譽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
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賈誼

顯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惡而為惡故非
吾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
慎一日其此已也賈子

堯帝曰吾存心於先古鴻烈作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
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

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
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鴻烈作教是以德
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
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
面及焦僂好賢而隱不逮矧於行而奮於志率以仁而恕至
此而已矣賈誼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不知億兆之願戴
已欤不願戴已欤頃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在野不知堯
乃微服遊於康衢間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尔為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

卷之四十六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
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
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
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
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
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接予子
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天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
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於天地而已矣南華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
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
愛親於天下之民見婦樂於天下之人而見貴信於天下之
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論教唯
以敬者為忠必服之賈誼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
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
曰吾論教猶未竭也久喻鴻烈作究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

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
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

卷之四十六

三

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
禹為君舜為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為人臣之大
體也韓嬰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
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
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其
其覺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
未始入於非人南華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
勸也故環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鴻烈作五湖而

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
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
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為之也賈誼

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
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畜其大寶用其新
棄其陳賡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
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
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
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
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

卷之四十六

四

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在於無為之之道曰勝天義
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替聽利身乎靜勝天順性順天則聰
明壽長乎靜則業進樂鄉替聽則奸塞不逞呂覽

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
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
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首
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
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鬻子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
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

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歆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歆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歆有為不成諸侯之歆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焉子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為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為善歟化而為惡人而不善者謂之歟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然後有道：然後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日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為教治政者術也終始之謂術子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戰則其於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戰則其於民也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戰則其於民也若何對曰君子既入其戰則其於民也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暝：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賈誼

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說苑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有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鬻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礼恭於人者謂之文礼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刑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賈誼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孚之以愛然後能以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賈誼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害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

卷之四十六

七

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媼，愚下不陰害，不辜宮室以費財，不多規，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

武王曰：善哉。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教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教更法令者，不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教更也。說苑

武王勝殷，入殷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呂覽

武王既反商，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菴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鵠，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韓嬰

卷之四十六

八

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賈誼

周成王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日先王與帝修道，而修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間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鬪閭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

九

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免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
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
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
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賈誼哀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
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
民富矣教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
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尔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撝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

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說苑

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之而勿利也呂覽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

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三日奠衣紫其明日國中奠衣紫三日境

內莫衣紫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者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
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
進者曰孟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真衣紫是月也國中真

卷之四十六

十

衣紫是歲也境內
莫衣紫○韓非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虔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韓非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舉
辟則民留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

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二四維章曰危有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傾
則滅情可正曰義三曰廉四曰禮不從枉故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維一則二則三則四則五則六則七則八則九則十則十一則十二則十三則十四則十五則十六則十七則十八則十九則二十則二十一則二十二則二十三則二十四則二十五則二十六則二十七則二十八則二十九則三十則三十一則三十二則三十三則三十四則三十五則三十六則三十七則三十八則三十九則四十則四十一則四十二則四十三則四十四則四十五則四十六則四十七則四十八則四十九則五十則五十一則五十二則五十三則五十四則五十五則五十六則五十七則五十八則五十九則六十則六十一則六十二則六十三則六十四則六十五則六十六則六十七則六十八則六十九則七十則七十一則七十二則七十三則七十四則七十五則七十六則七十七則七十八則七十九則八十則八十一則八十二則八十三則八十四則八十五則八十六則八十七則八十八則八十九則九十則九十一則九十二則九十三則九十四則九十五則九十六則九十七則九十八則九十九則一百則一百一則一百二則一百三則一百四則一百五則一百六則一百七則一百八則一百九則一百十則一百一十則一百二十則一百三十則一百四十則一百五十則一百六十則一百七十則一百八十則一百九十則二百則二百一則二百二則二百三則二百四則二百五則二百六則二百七則二百八則二百九則三百則三百一則三百二則三百三則三百四則三百五則三百六則三百七則三百八則三百九則四百則四百一則四百二則四百三則四百四則四百五則四百六則四百七則四百八則四百九則五百則五百一則五百二則五百三則五百四則五百五則五百六則五百七則五百八則五百九則六百則六百一則六百二則六百三則六百四則六百五則六百六則六百七則六百八則六百九則七百則七百一則七百二則七百三則七百四則七百五則七百六則七百七則七百八則七百九則八百則八百一則八百二則八百三則八百四則八百五則八百六則八百七則八百八則八百九則九百則九百一則九百二則九百三則九百四則九百五則九百六則九百七則九百八則九百九則一千則一千一則一千二則一千三則一千四則一千五則一千六則一千七則一千八則一千九則二千則二千一則二千二則二千三則二千四則二千五則二千六則二千七則二千八則二千九則三千則三千一則三千二則三千三則三千四則三千五則三千六則三千七則三千八則三千九則四千則四千一則四千二則四千三則四千四則四千五則四千六則四千七則四千八則四千九則五千則五千一則五千二則五千三則五千四則五千五則五千六則五千七則五千八則五千九則六千則六千一則六千二則六千三則六千四則六千五則六千六則六千七則六千八則六千九則七千則七千一則七千二則七千三則七千四則七千五則七千六則七千七則七千八則七千九則八千則八千一則八千二則八千三則八千四則八千五則八千六則八千七則八千八則八千九則九千則九千一則九千二則九千三則九千四則九千五則九千六則九千七則九千八則九千九則一萬則一萬一則一萬二則一萬三則一萬四則一萬五則一萬六則一萬七則一萬八則一萬九則二萬則二萬一則二萬二則二萬三則二萬四則二萬五則二萬六則二萬七則二萬八則二萬九則三萬則三萬一則三萬二則三萬三則三萬四則三萬五則三萬六則三萬七則三萬八則三萬九則四萬則四萬一則四萬二則四萬三則四萬四則四萬五則四萬六則四萬七則四萬八則四萬九則五萬則五萬一則五萬二則五萬三則五萬四則五萬五則五萬六則五萬七則五萬八則五萬九則六萬則六萬一則六萬二則六萬三則六萬四則六萬五則六萬六則六萬七則六萬八則六萬九則七萬則七萬一則七萬二則七萬三則七萬四則七萬五則七萬六則七萬七則七萬八則七萬九則八萬則八萬一則八萬二則八萬三則八萬四則八萬五則八萬六則八萬七則八萬八則八萬九則九萬則九萬一則九萬二則九萬三則九萬四則九萬五則九萬六則九萬七則九萬八則九萬九則十萬則十萬一則十萬二則十萬三則十萬四則十萬五則十萬六則十萬七則十萬八則十萬九則十一萬則十一萬一則十一萬二則十一萬三則十一萬四則十一萬五則十一萬六則十一萬七則十一萬八則十一萬九則十二萬則十二萬一則十二萬二則十二萬三則十二萬四則十二萬五則十二萬六則十二萬七則十二萬八則十二萬九則十三萬則十三萬一則十三萬二則十三萬三則十三萬四則十三萬五則十三萬六則十三萬七則十三萬八則十三萬九則十四萬則十四萬一則十四萬二則十四萬三則十四萬四則十四萬五則十四萬六則十四萬七則十四萬八則十四萬九則十五萬則十五萬一則十五萬二則十五萬三則十五萬四則十五萬五則十五萬六則十五萬七則十五萬八則十五萬九則十六萬則十六萬一則十六萬二則十六萬三則十六萬四則十六萬五則十六萬六則十六萬七則十六萬八則十六萬九則十七萬則十七萬一則十七萬二則十七萬三則十七萬四則十七萬五則十七萬六則十七萬七則十七萬八則十七萬九則十八萬則十八萬一則十八萬二則十八萬三則十八萬四則十八萬五則十八萬六則十八萬七則十八萬八則十八萬九則十九萬則十九萬一則十九萬二則十九萬三則十九萬四則十九萬五則十九萬六則十九萬七則十九萬八則十九萬九則二十萬則二十萬一則二十萬二則

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
而刑罰者數也凡牧民者教民之正也教民之正則微邪不
無不可不微也凡牧民者教民之正也教民之正則微邪不
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大禮之有禮則大禮
行小義不可不謹也小義不謹於國而求大義之有義則大義
也國而求百姓之有義則百姓之有義則百姓之有義則百姓
也國而求百姓之有義則百姓之有義則百姓之有義則百姓
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屬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義
微邪治之本也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
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
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無曠則民乃管上無量則民
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

卷之四十六

十一

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
恭祖舊則孝弟不脩四維不張國乃城亡管子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
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
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
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絕滅故刑罰不
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行
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
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實也錯
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

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
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
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
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源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
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
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
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
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
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
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
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
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管子

卷之四十六

十一

御民之嚮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名民之路在
上之所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
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之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
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管子此與韓非去好
去惡臣乃見棄之說異矣

昇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斷削也召茲
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形勢車曰
義於不親見哀之後或於不結見施之德義於不親見哀之
義於不親見哀之義於不親見哀之義於不親見哀之義於不
義於不親見哀之義於不親見哀之義於不親見哀之義於不

衆治之至也管子

卷之四十六

全

卷之四十六

富

十五

十六

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
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
治民有器為兵有教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
塞心術計教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
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
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
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
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
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
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教不明於則而

卷之四十六

七

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
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
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
朝操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敗衆移民猶使水逆
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
教而欲率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
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
變易俗教不知化不可敗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
不知心術不可率事必成不知計教不可管子
百匿傷上威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威傷則

重在下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今者不輯衆傷則從姓不
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從今者不輯則
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
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
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
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
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
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人君泄則言實之士
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
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

卷之四十六

八

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
也故不為重實虧其命故曰命貴于實不為愛親危其社稷
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
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
曰治人如治水濬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論道
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
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
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
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管子
德有六興義有七体礼有八經法有五務推有三度所謂六

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端積修道途便閭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道水潦利敗溝決渚渚清泥滯通壅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歛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宴賑罷露資乏絕此謂賑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歆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歆然後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有七休：一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恕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節整齊搏誅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脩飢饉敦樸純固以脩禍亂和協輯睦以脩寇戎凡此七者義之休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然後和調：乃能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

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為人夫者惇慤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然後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辦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辦事則率錯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才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現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末也政召之曰審時以率事以事動民以民動國以國動天下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率錯得率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度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諂惡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

淫巧以上誦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剽而地削軍名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悞謬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誦耳淫視誦目耳目之所好誦心之所好傷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墮田疇修墻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擗衣服則財用足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誅詐偽去諂慝則奸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歛毋苛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

卷之四十五

七

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于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彫琢采閨幾而不征市鄺而不稅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管子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上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

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母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母以使臣母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管子

卷之四十六

七

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恐于已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今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今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今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迷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凡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
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
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
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陵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
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
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
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礼義
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廢

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
疑心國無常經民力不竭歟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
自貴者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礼士無私議倨傲易令錯儀
畫制作議者盡誅故疆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
之以誅侈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徃引之而未彼
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况生倨
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
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收之民繩
之外也繩之外誅管子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

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
 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主儀以自正也故上不
 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
 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管子○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
 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文已自正
 誠達其本不亂于未知其要不惑于疑有諸已不非于人先
 諸已不責于所主于下者不廢于上禁于身即令行于身
 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檢度量故禁勝于身即令行于身
 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故禁勝于身即令行于身
 定之後中經者賞罰繩也人主之度量故禁勝于身即令行于身
 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而
 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主君
 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者術所以禁君使無得
 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者非
 為其不動也言
 其從已出也

政與教孰急管子曰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休鵬然若謫之靜動人意以悠蕩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徃教之始也身必脩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肯者化焉教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賢者少不肯者多使其賢不肯惡得不化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之微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管子

私故民離法而妄行害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
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伏樂馳騁弋獵鐘鼓等
瑟宮中之樂無禁園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
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
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園倉自實蓄積自多兵甲自彊群
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
其情以遇其主矣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
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冶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
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
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
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管子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正之服之勝
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爽如星辰之
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
之成之利民不得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
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禁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
之道以明之刑以禁之母失民命今之以終其款明之母徑
遏之以絕其志意無使民幸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明之
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
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罪人當名曰刑

卷之四十六

七

出今時當曰政當故不改曰法愛民無私曰德會民無聚曰
道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
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
德此四者位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
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
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為枉法者為毀令此聖
君之所自禁也故貴不能賤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
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
民移故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
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
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
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
不禁於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
則主日親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天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
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餽臣而行之離法
者為主離法而聽臣此所謂謂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
悲者告怨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謂而事之也近者以
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謂而親之也
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謂而美之也
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法制行之如
我人也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
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心以
聽於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亂君

卷之四十六

七

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
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
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
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管子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時謂遊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備衆端而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也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非也○韓非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

卷之四

七

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收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說苑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上亡者未之有也韓嬰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季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未楚王曰善冲聖○詹執一篇云楚王問詹何詹何以國為國可無為我以為國之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

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

卷之四

七

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說苑

子苑卷之四十六終

